

繡像
三寶太監下西洋通俗演義

商務印書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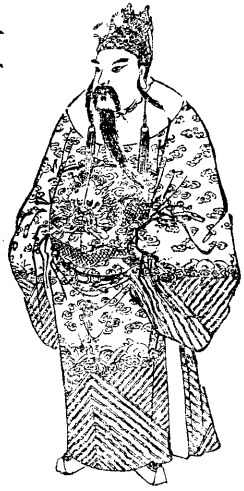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0 3007B

乙丑歲吳晦備百無
聊賴之時劉覽

張天師



明太祖



三寶太監



國師



王尚書



武狀元唐英



張西塘



劉蔭



王明



琅玕張柏



姜老星



王良



羊角大仙



王鳳仙



丈母



王蓮英



護法神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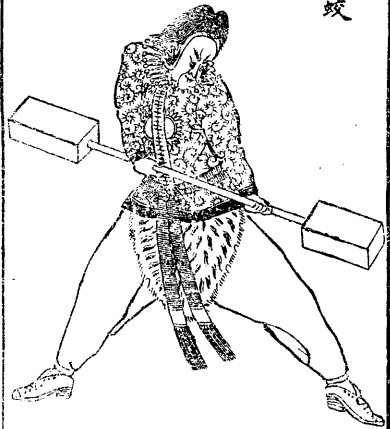
金角大仙



銀角大仙



西海蛟



鹿皮大仙



飛鉢禪師



陀羅尊者



引蟾仙師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目錄

| | | |
|------|---------|---------|
| 第一回 | 孟蘭盆佛爺揭諦 | 補陀山菩薩會神 |
| 第二回 | 補陀山龍王獻寶 | 湧金門古佛投胎 |
| 第三回 | 現化金員外之家 | 投託古淨慈之寺 |
| 第四回 | 先削髮欲除煩惱 | 後留鬚以表丈夫 |
| 第五回 | 摩訶薩先自歸宗 | 迦摩阿後來復命 |
| 第六回 | 碧峰會衆生證果 | 武夷山佛祖降魔 |
| 第七回 | 九環錫杖大施威 | 四路妖精皆掃盡 |
| 第八回 | 大明國太平天子 | 薄海外遐邇率賓 |
| 第九回 | 張天師金階面主 | 茅真君玉璽進朝 |
| 第十回 | 張天師與道滅僧 | 金碧峰南來救難 |
| 第十一回 | 白城隍執掌溧水 | 張天師怒發碧峰 |
| 第十二回 | 張天師單展家門 | 僧道們兩班賭勝 |
| 第十三回 | 張天師壇依金殿 | 金碧峰水滄天門 |
| 第十四回 | 張天師倒埋碧峰 | 金碧峰先朝萬歲 |
| 第十五回 | 碧峰圖西洋各國 | 朝廷選掛印將軍 |
| 第十六回 | 兵部官選將練師 | 教場中招軍買馬 |

| | | |
|-------|---------|---------|
| 第十七回 | 寶船廠魯班助力 | 鐵鑄廠真人施能 |
| 第十八回 | 金殿上大宴百官 | 三叉河親排鑿駕 |
| 第十九回 | 白鱗精鬧紅江口 | 白龍精吵白龍江 |
| 第二十回 | 李海遭風遇猴精 | 三寶設壇祭海濱 |
| 第二十一回 | 軟水洋換將硬水 | 喻鐵嶺借下天兵 |
| 第二十二回 | 天妃宮夜助天燈 | 張西塘先排陣勢 |
| 第二十三回 | 小王良單戰番將 | 姜老星九口飛刀 |
| 第二十四回 | 唐狀元射殺老星 | 姜金定圍淹四將 |
| 第二十五回 | 張天師計擒金定 | 姜金定水圍逃生 |
| 第二十六回 | 姜金定請下仙師 | 羊角仙計安前部 |
| 第二十七回 | 二指揮雙敵行者 | 張天師三戰天仙 |
| 第二十八回 | 長老誤中喻魂瓶 | 破瓶走透金長老 |
| 第二十九回 | 長老私行羊角洞 | 長老直上東天門 |
| 第三十回 | 羊角大仙歸天曹 | 羊角大仙錦囊計 |
| 第三十一回 | 姜金定三施妙計 | 張天師淨掃妖兵 |
| 第三十二回 | 金蓮寶象國服降 | 寶童龍國王納款 |
| 第三十三回 | 寶船經過羅斛國 | 寶船計破謝文彬 |
| 第三十四回 | 爪哇國負固不賓 | 咬海干特強出陣 |
| 第三十五回 | 大將軍連聲三捷 | 咬海干連敗而逃 |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鄰國借兵 王神姑途中相遇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護衛 張狼牙馘斬神姑

第三十八回 張天師活捉神姑 王神姑七十二變

第三十九回 張天師連迷妖術 王神姑誤掛數珠

第四十回 金碧峰輕恕神姑 王神姑求師火母

第四十一回 天師連陣勝火母 火母用計借火龍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峰神運鉢盂 金鉢盂困住火母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驪山老母 老母求太華陳搏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國師講和 元帥用奇計取勝

第四十五回 元帥重治爪哇國 元帥厚遇淳淋王

第四十六回 元帥親進女兒國 南軍誤飲子母水

第四十七回 馬太監征頂陽洞 唐狀元配黃鳳仙

第四十八回 天師擒住王蓮英 女王差下長公主

第四十九回 天師大戰女宮主 國師親見觀世音

第五十回 女兒國力盡投降 滿刺伽誠心接待

第五十一回 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

第五十二回 先鋒出陣吊了魂 王明取得隱身草

第五十三回 王明計進番總府 王明計取番天書

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陣總兵 天師戰金毛道長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峰勸化道長 金碧峰遍查天宮

第五十六回 護法神奶兒揚威 和合二仙童發聖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峰轉南京城 張三峰見萬歲爺

第五十八回 國師收金毛道長 國師度碧水神魚

第五十九回 國師收服撒髮國 元帥兵執錫蘭王

第六十回 兵過溜山大葛蘭 兵過柯枝小葛蘭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書古俚王 古俚王賓服元帥

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進金眼國 陳堂三戰西海蛟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殺西海蛟 三太子燒大明船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祕赤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帶箭回營 唐狀元單鎗出陣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舉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請三仙 三大仙各顯仙術

第六十八回 元帥收服金眼國 元帥兵阻紅羅山

第六十九回 黃鳳仙假觀世音 黃鳳仙戰三大仙

第七十回 鳳仙斬金角大仙 國師點大仙本相

第七十一回 國師收銀角大仙 天師擒鹿皮大仙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禮 木骨都險而難服

第七十三回 佗羅尊者先試法 碧峰長老慢逞能

| | | |
|-------|---------|---------|
| 第七十四回 | 佗羅尊者求師父 | 鏡鉞長老下雲山 |
| 第七十五回 | 番禪師飛鉞取頭 | 唐狀元中箭取和 |
| 第七十六回 | 關元帥禪師敘舊 | 金碧峰禪師鬥變 |
| 第七十七回 | 王尙書計收禪師 | 木骨國拜進降表 |
| 第七十八回 | 寶船經過刺撒國 | 寶船經過祖法國 |
| 第七十九回 | 寶船經過忽魯謨 | 寶船兵阻銀眼國 |
| 第八十回 | 番王寵任百里雁 | 王爺計擒百里雁 |
| 第八十一回 | 百夫人爲夫報讐 | 王克新計取鈴索 |
| 第八十二回 | 百夫人墮地身死 | 引仙師念舊來援 |
| 第八十三回 | 王克新兩番鐵笛 | 地里鬼八拜王明 |
| 第八十四回 | 引蟾仙師露本相 | 阿丹小國抗犬兵 |
| 第八十五回 | 黃鳳仙賣弄仙術 | 阿丹國貢獻方物 |
| 第八十六回 | 天方國極樂天堂 | 禮拜寺偏多古蹟 |
| 第八十七回 | 寶船撞進鄴都國 | 王明遇着前生妻 |
| 第八十八回 | 崔判官引導王明 | 王克新遍遊地府 |
| 第八十九回 | 一班鬼訴冤取命 | 崔判官秉筆無私 |
| 第九十回 | 靈曜府五鬼鬧判 | 靈曜府五官鬧判 |
| 第九十一回 | 閻羅王寄書國師 | 閻羅王相贈五將 |
| 第九十二回 | 國師透勘閻羅書 | 國師超度魍魎鬼 |

| | | |
|-------|----------|----------|
| 第九十三回 | 寶寶船離鄴都國 | 太白星進夜明珠 |
| 第九十四回 | 碧水魚救回劉谷賢 | 鳳凰蛋取出撒髮國 |
| 第九十五回 | 五鼠精光前迎接 | 五個字度化五精 |
| 第九十六回 | 摩伽魚王大張口 | 天師飛劍斬摩伽 |
| 第九十七回 | 李海訴說夜明珠 | 白鱗王要求祭祀 |
| 第九十八回 | 水族各神聖來參 | 宗家三兄弟發旨 |
| 第九十九回 | 元帥鞠躬復朝命 | 元帥獻上各寶貝 |
| 第一百回 | 奉聖旨頒賞各官 | 奉聖旨建立祠廟 |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一

第一回 孟蘭盆佛爺揭諦 補陀山菩薩會神

詞曰 春到人間景異常 無邊花柳競芬芳 香

車寶馬閒來往 引却東風入醉鄉 醜刺

酒 臥斜陽 滿攆三萬六千場 而今白

髮三千丈 還記得年來三寶太監下西洋

粵自天開於子便就有個金羊玉馬金蛇玉龍金虎玉兔
金鴉鐵騎蒼狗鱗鱗龍纏象緯羊角鶉精漉漉虺虺瀼瀼
稜稜無限的經緯中間却有兩位大神通一個是乘太陽
之真精行週天三百六十五度一日一周一個是乘太陰
之真晶行週天三百六十五度盈虧圓缺正所謂日行南
陸生微暖月到中天分外明也地關於丑分柔分剛便就
有個三社三內三界四履四裔四表五字五服五遂六詔
六狄六幕七墀七壤七徑八漸八紘八埏九京九圍九垓
十鎮十望十緊大千億萬閣浮嶼雉廡廡莽莽灑灑巖巖
無限的叮嚀中間也有兩位大頭目一個是形勢蜿蜒磅
且礴奇奇怪怪色蒼蒼靜而有常與那仁者同壽一個是

列名通地紀疏派合天津動而不捨與那智者同樂正所謂
謂山色經年青未改水流竟日聽無聲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故人生於寅便就有個胎生卯生形生氣生神生鬼生
濕生飛生日積月累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林林總總億
千萬劫便又分個儒家釋家道家醫家風水家著卜家丹
青家風鑑家琴家棋家號曰九流這九流中間又有三個
大管家第一是儒家第二是釋家第三是道家那一個是
儒家這如今普天下文廟裏供奉的孔夫子便是這孔夫
子又怎麼樣的出身却說這個孔夫子生在魯之曲阜昌
平鄉闕里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眉有一
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額似舜其頂似皐陶
其肩似子產學貫天人道窮秘奧龜龍啣負之書七政六
緯之事包括黃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美靡不精備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授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博徒六
萬達者七十二人歷代詔封他做大成至聖文宣王我朝
嘉靖爺登基止稱至聖先師孔子這孔夫子却不是小可
的萬世文章祖歷代帝王師是為儒家有贊為證

贊曰 孔子之先 胄於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

銘勒 防叔來奔 鄒人倚立 尼父誕聖 闕里

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

夾谷 歎鳳遼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敬 萬古

欽躅

唐睿宗御製贊曰 猗歟夫子 實有聖德 其道

可學 其儀不忒 刪詩定樂 百王取則 吾豈

匏瓜 東南西北

宋太宗御製贊曰 王澤下衰 文武將墜 尼父

挺生 海岳標異 祖述憲章 有德無位 哲人

其萎 鳳鳥不至

却說那一個是釋家。這如今普天下寺院裏供奉的佛爺

爺便是。這佛爺爺怎麼樣出身。原來這佛爺爺叫做個釋

迦牟尼佛。他當初生在西天舍衛國刹利王家。養下地來。

便就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捧住他兩隻

脚。他便指天畫地。作獅子吼聲。長大成。修道於檀特山

中。乞法煉心。乞食資身。投託阿蘇迦藍鬱頭藍佛處。做弟

子。一日三。三日九。能伏諸般外道。結成正果。佛成之日。號

為天人師。轉四諦法輪。說果演法。普度衆生。先度憍陳如

等五人。次度三迦葉。并徒衆一千人。次度舍利弗。一百人。

次度目乾連一百人。次度耶舍長者五十人。到今叫做阿

羅世尊菩薩。佛爺爺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相頂中配日

月光。能變能化。無大無不大。無通無不通。後一千二百一

十七年。教入中國。即漢朝明帝時也。漢明帝夜來得一夢。

夢見一個渾金色相的人。約有一丈多長。頭頂上放光。如

日月之象。明日升殿。訪問百官。百官中有一個叫傅寂。曉

得是西天佛爺爺降臨東土。當日稟明漢明帝。便就差中

郎蔡愔。齋一道詔書。逕到天竺國。問他的道。得他的書。又

領了許多的沙門來。傳到如今日新月盛。這便叫做釋家。

有詩為證。

詩曰 國開兜率在西方 號作中天淨梵王

妙相端居金色界 神通大放玉毫光

閻浮檀水心無染 優鉢曇花體自香

率土蒼生皈仰久 茫茫苦海泛慈航

浮杯萬里遠滄溟 徧禮名山適性靈

深夜降龍潭水黑 新秋放鶴野田青

身無彼此那懷土 心會真如不讀經

為問中華披剃者 幾人雄猛得寧馨

那一個是道家。這如今普天下觀裏供奉的太上老君的
便是。這太上老君。却怎麼樣出身。原來老君住在太清道

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他化身周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自從盤古鑿開混沌以來。傳至殷湯王四十八年上。這老君又來出世。乘太陽日精。化做五色玄黃。如彈丸般樣的大。時有玉女當晝而寢。他便輕輕的流入玉女的口中。玉女不覺。一口吞之。遂覺有孕。懷了八十一年。直到武丁九年。歲次庚辰。剖破玉女右脇而生。生下地時。頭髮已自欺霜。賽雪。就是個白頭公公。因此上人人叫他做老子。老人生在李樹下。指李樹爲姓。故此姓李名耳字鶴陽。到秦昭王九年。活了九百九十六歲。娶了一百三十六個婆娘。養了三百六十一個兒子。忽一日吃飽了飯。整整衣牽過一隻不白不黑不紅不黃青萎萎的兩角牛來。跨上牛背。竟出函谷關而去。那一個把關的官。也有些妙處。一手擋住關。一手挽著牛。只是不放。老子道。恁盤詰奸細麼。那官道。不是。老子道。俺越度關津麼。那官道。也不是。老子道。左不是。右不是。敢是要些過關錢兒。那官道。說個要字兒。到在柳。只是錢字又不在行。老子道。要些甚麼。那官道。要你那袖兒裏的。老子道。袖裏只有一本書。那官道。正是這書。老子不肯。那官要留。挨了一會。老子終是出關的心勝。只得拽起袖來。遞書與了那官。老子出關去了。這個書就

是道德經上下二篇。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八十章。道教大行於東土。和儒釋共爲三教。這是道家。有詩爲證。

詩曰 玉女度塵譁 和九咽紫霞 時憑白頭老

去問赤松家 瑤砌交芝草 星壇遶杏花

青牛函谷外 玄鬢幾生華

道詩 占盡乾坤第一山 功名長揖謝人間

書眠松壑雲瑛暖 夜漱芝泉石髓寒

曲按蝦蟆吹玉笛 火分文武煉金丹

榮華未必僂翁意 自是黃冠直好閑

這三教中間。獨是釋氏如來。在西天靈山勝境。婆婆雙林之下。雷音寶刹之中。三千古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大衆菩薩。幢幡寶蓋。異品仙花。你看他何等的逍遙快活。何等苦薩。因受果。正是無情亦無識。無滅亦無生。一任閻浮外。桑田幾變更。爾時七月十五日。孟秋之望。切照常年舊例。陳設盂蘭盆會。盆中百樣奇花。千般異果。佛祖高登上品蓮臺。端然兀坐。諸佛阿羅揭諦神等。分班皈依。作禮禮畢。阿懶捧定寶盆。迦葉佈散寶花。如來微開喜口。敷衍大法。宣暢正果。剖明那三乘妙典。五蘊楞嚴。等衆各各聳聽。皈依講罷。如來輕聲問道。遊奕官何在。原來佛祖雖在西天。

却有一個急脚律令職居四大部洲遊奕靈官。每年體訪四大部洲衆生善惡。直到孟蘭會上。回報所曹登錄文簿。達知靈霄寶殿。玉帝施行。故此如來問道遊奕官何在。道猶未了。只見一位尊者。

長身闊臂 青臉獠牙 手輪月斧 腳踏風車 停

一停抹過了天堂地府 霎一霎轉遍了海角天涯

原本是陰司地府中一個大急脚律令 而今現在佛祖寶蓮臺下 職守四大部洲遊奕靈官波那

他一聞佛祖慈音。忙來頂禮。應聲道有。如來道。爾時四大部洲。一切衆生。作何思惟。爲我說。靈官啓道。東勝神洲。敬天禮地。如故。北俱蘆洲。性拙情疎。如故。我西牛賀洲。養氣潛靈。真人代代衣鉢。如故。獨是南瞻部洲。自從傳得如來三藏真經去後。大暢法門。要旨。廣開方便。正宗。爲此有一位無上高尊。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鳳眉龍眼。美髯紺髮。頂九氣玉冠。披松羅皂服。離了紫霄峯。降下塵凡。治世。如來聽知。微微笑道。原來高尊。又臨凡也。當有大衆菩薩。齊聲上啓道。是那高尊。如來道。是玉虛師相。玄天上帝。衆菩薩。又啓道。玄天何事。又臨凡。如來道。當日殷紂造罪。惡毒恣橫。遂感六大魔王。引諸煞鬼。傷害下界衆生。元始乃命

玉皇上帝。降詔紫微。陽命武王伐紂。陰命玄帝收魔。爾時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黑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大魔王戰於洞陰之野。魔王以坎離二氣。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赫顯神通。躡於足下。又鎖阿呵鬼衆在。酆都大洞。故此纔得宇宙肅清。今日南瞻部洲。因爲胡人治世。箕尾之下。那一道腥羶毒氣。尙且未淨。玄帝又須佈施那戰魔王。躡坎離的手段來也。只一件來。五十年後。摩訶僧祇遭他厄會。無理解釋。道猶未了。原來諸佛菩薩。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只因如來說了這兩句話。早又驚動了一位老祖。這老祖却不是等閑的那謨。前一千。後一千。中一千。他就是三千古佛的班頭。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他就是萬萬菩薩的領袖。怎見得他是三千古佛的班頭。萬萬菩薩的領袖。却說當日有十六個王子。一個出家爲沙彌。年深日久。後來都得如來之慧。最後者就是釋迦牟尼佛也。在前早有八個王子出家。拜投妙光爲師。皆成佛道。最後成佛者燃燈古佛是也。釋迦如來是諸釋之法王。燃燈古佛。是如來授記之師父。有詩爲證。

詩曰 嘗聞釋迦佛 先授燃燈記

祇論前後智 前後體非殊 燃燈與釋迦 異中無一理

一佛一切佛 心是如來地

這驚動的老祖。却就是燃燈古佛。又名定光佛。你看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頂上光明。直冲千百丈。爾時在無上跏趺。一聞如來說道。五十年後。摩阿僧祇。遭他厄會。無由解釋。他的慈悲方寸。如醉如癡。便就放大豪光。廣大慧力。立時間從座放起飛鳥下來。一見了如來。便就說道。既是東土厄難。我當下世爲大千徒衆解釋。如來合掌恭敬回聲道。善哉善哉。諸佛阿羅菩薩等衆。齊聲道。善哉善哉。無量功德。老祖即時喚出摩阿薩迦摩阿二位尊者相隨。金光起處。早已離了雷音寶刹。出了靈山道場。香風渺渺。瑞氣氤氳。一個老祖。兩個尊者。師徒們慢騰騰的。踏着雲。躡着霧。磕着牙。摩阿薩道。師父此行。還用真身。還用色身。老祖道。要去解釋東土厄難。須索是個色身。摩阿薩道。既用色身。還要個善娘麼。老祖道。須索一個善娘。摩阿薩道。須用善娘。還要個善爹麼。老祖道。須索一個善爹。摩阿薩道。既要善爹善娘。還要個善地麼。老祖道。須索一個善地。迦摩阿道。弟子理會得了一要善娘。二要善爹。三要善地。師父師兄且慢。待弟子先到南瞻部洲。挨尋一遍。擇其善者而從之。老祖道。不消你去。南海有一位菩薩。

原是靈山會上的老友。大慈大悲救苦難。南瞻部洲第一家。不排香列案。供奉着他。那一個不頂禮精虔。飯依着他。我且去會他一會。諳問一處所。一個善男子。一個善女人。以便住世。道猶未了。按下雲頭。早到了一座山上。這山在東洋大海之中。東望高麗。日本琉球新羅。如指諸掌。西望我大明一統天下。兩京十三省。圖畫天然。自古以來。叫做梅岑山。我洪武爺登基。改名補陀落迦山。山上有個觀音峯。靈鷲峯。掛天峯。九老峯。筆架峯。香爐峯。又有個三摩巖。大士巖。海月巖。玩月巖。真歇巖。弄珠巖。又有個潮音洞。善才洞。槃陀洞。曇龍洞。華陽洞。又有個百丈泉。嘯吟泉。喜逢泉。九公泉。溫泉。弄九泉。掛珠泉。山後怪石峻嶒。吞雲吐霧。山前平坦。中間有一座古寺。前有掛錫卓峯。左有日臺。右有月巖。自古來叫做普陀寺。我洪武爺登基。改名補陀寺。名山古寺。別有一天。前賢有詩爲證。

詩曰 古寺玲瓏海濼中

海風淨掃白雲蹤

誰堪寫出天然景

十二欄杆十二峯

却說老祖按下雲頭。早到了這補陀落迦山上。領着那摩阿薩迦摩阿二位尊者。指定了補陀寺。直恁的走將進來。進了一天門。二天門。再進了上方上方寶殿。只見兩廊之

下奇花異卉。獻秀呈祥。雀巢雉雛。各相乳哺。老祖心裏想道。果然一片洞天福地也。摩訶薩輕輕的咳嗽一聲。只見寶蓮座下。轉出一位沙彌來。摩訶薩早已認得他了。叫聲惠岸。你好因果哩。把那一位沙彌。到吃了一驚。他心裏自忖道。這等面生遠來的和尚。如何就認得我。如何就曉得我的名字。好惱人也。心裏須則着惱。面皮兒却也要光。好個小沙彌。一時間便回噴作喜。陪個問訊。問長老緣何認得弟子。如何曉得弟子的賤名。摩訶薩道。且莫說你。連你的父親。我也認得他。我也曉得他名字。小沙彌道也罷。你認得我父親是甚麼人。你曉得我父親叫做甚麼名字。摩訶薩道。你父親叫做個托塔李天王。原是我一個老道友。我怎麼不認得他。我怎麼不認得你。小沙彌看見扞實了他。愈加恭敬。再陪一個問訊。說道原來是父執之輩。弟子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敢問老師父仙名。摩訶薩道。在下不足法名摩訶薩。小沙彌笑了笑。說道好個摩訶薩。果真如今天下事。只是摩訶薩。敢問那一位師父甚麼仙名。摩訶薩道。師弟叫做個迦摩阿。小沙彌又笑了一笑。說道也是會摩阿。敢問那一位老師父。甚麼法名。摩訶薩道。那一位是俺們的師父。却就是燃燈古佛。惠岸聽說是燃燈

老祖。心裏又吃了一驚。把個頭兒搖了兩搖。肩膀兒聳了三聳。慢慢的說道。徒弟到都摩訶薩。師父却不摩阿薩也。摩訶薩道。少敘閑談。師父何在。沙彌道。俺師父在落迦山紫竹林中。閑步去了。摩訶薩同了惠岸轉身便走。出門三四五里。但見竹陰濃密。竹林之下。一個大士。

體長八丈。十指纖纖。唇似抹朱。面如傅粉。雙

鳳眼。巧蛾眉。跣足權頭。道冠法服。觀盡世人

千萬劫。苦熬苦煎。自磨自折。獨成正果。一腔子救苦

救難。大慈大悲。左傍立着一個小弟子。火燄渾身。

右傍立着一個小女徒。彌陀滿口。綠鸚哥去去來來。

飛遶竹林之上。生魚兒活活潑潑。跳躍團籃之中。

原來是個觀世音。我今觀盡世間人。

原來是個觀音菩薩。這座補陀落迦山。正是菩薩發聖之地。故此老祖說道。南海有一位菩薩。原是靈山會上的老友。會他一會。誦問東土作何善惡。却說這菩薩高張慧眼。早已知道老祖下臨。抽身急轉蓮臺之上。兩家相見。分賓主坐。坐定。閑敘。敘及阿耨會。多羅會。蟠桃會。兜率會。九老會。須菩會。各各種因。各各證果。爾時惠岸站在邊廂。輕輕啓道。相見未須愁落莫。想因都是會中人。老祖道。勝會不

常樂因須種。即時撤座而起。步出山門。一個老祖和一個菩薩。把個補陀落迦山。細遊細玩。慢挨慢詳。遊罷玩罷。直上那靈鷲峯的絕頂。說經臺上。跌座而坐。左有老祖。右有菩薩。談經說法。密諦轉輪。惠岸直上香爐峯上。焚起龍腦噴天香。摩訶薩走上石鐘山上。撞起石鐘來。迦摩阿走上石鼓山上。撞起石鼓來。頃刻之間。只見滿空中瑞靄氤氳。天花迷落如雨。說經臺下。聽講的恰有四個異樣的人。頭上盡有雙角。項下俱有逆鱗。只是面貌迥然不同。第一個青臉青衣。數甲道乙。第二個紅臉朱衣。指丙躡丁。第三個白臉素衣。呼庚吸辛。第四個黑臉玄衣。頂壬禮癸。惠岸近前去打一看。原來不是別的。却是四海龍王。面青的是東海龍王。敖廣。面紅的是南海龍王。敖欽。面白的是西海龍王。敖順。面黑的是北海龍王。敖潤。爾時摩訶薩迦摩阿。位列下班聽講已畢。看見天花亂落。龍王各各聽講。輕輕問道。老祖菩薩說法。天雨花。龍王聽講。是何神通。菩薩道。是爾衆撞鐘撞鼓的因緣。摩訶薩道。如何是我等撞鐘撞鼓的因緣。菩薩道。我這個鐘。不是小可的鐘。我這個鼓。不是小可的鼓。却不知怎麼不是小可的鐘。怎麼不是小可的鼓。還有甚麼神通。還有甚麼鬼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補陀山龍王獻寶 湧金門古佛投胎

鐘詩 既接南鄰聲 還隨百里笙 平陵通曙響

長樂警宵聲 秋至含霜動 春歸應律鳴

欲知常待扣 金籬有餘清

鼓詩 軒製傳匏質 堯年韻土聲 向樓疑欲擊

震谷似雷驚 虢虎迎風起 靈囂帶水鳴

樂云行已奏 禮曰冀相成

觀音菩薩說道。我這個鐘。不是小可的鐘。其質本石。其形似鐘。自天開於子。却一團的輕清靈秀。都毓孕在這塊石頭上。故此這個石鐘。左有日月文。右有星辰象。燥則天朗氣清。潤則晦明風雨。其聲上。上通於三十三天。適來鐘響。驚動天曹。爲此天花墜落。這個石鼓。不是小可的鼓。其質本石。其形似鼓。自地闢於丑。那一股的精靈魂魄。都融結在這塊石頭上。故此這個石鼓。左有山岳聲。右有河海形。燥則河清海晏。潤則浪滾濤翻。其聲下。下通於七十二地。適來鼓響。驚動海神。爲此龍王聽講。摩訶薩迦摩阿。合掌齊聲道。善哉善哉。無量功德。爾時已過了七七四十九日。老祖撒講下臺。菩薩欠身施禮。老祖道。玄天上帝臨凡。摩訶僧祇。遭他厄難。何由解釋。菩薩道。須索老祖下世。爲大

衆解釋。老祖道何是善地。何是善爹。何是善娘。爾菩提爲我擇說。原來觀世音菩薩顯化南瞻部洲。故此南瞻部洲。家家頂禮。個個皈依。善的善。惡的惡。好的好。歹的歹。拙的拙。巧的巧。毒的毒。慈的慈。却都在菩薩慧眼之中。正是暗室勵心。神目如電。菩薩要個善地。要個善爹。要個善娘。一時就有了。合掌恭敬回復老祖道。南瞻部洲有個古蹟。名叫做杭州。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是個善地。老祖道有了善地。沒有善爹。菩薩道。杭州城湧金門外。左壁廂有個姓金的員外。他原是玉皇案下金童。思凡下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個善爹。老祖道有了善爹。沒有善娘。菩薩道。金員外的妻室。姓俞氏。他原是玉皇案下玉女。思凡下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又是個善娘。老祖一得了善地。二得了善爹。三得了善娘。飛身便起。只見摩訶薩高聲叫道。弟子願隨師父下世也。須得善地善爹善娘。迦摩訶也叫聲道。弟子願隨師父下世。須得個善地善爹善娘。老祖道。這都在菩薩身上。菩薩也不開口。也不回話。袖裏兒取出兩個錦囊。便一人交付一個與他。老祖看見兩位尊者。有了錦囊。飛身便走。又只見那四個龍王。一字兒跪着。高聲叫道。佛爺爺且住且住。那老祖是個慈悲方

寸。看見龍王這般光景。分明是要去得緊。暫且駐驂停驂。微微笑道。怎麼叫且住且住。法門無住。那四個龍王齊聲叫道。弟子兄弟們。今日個得聞爺爺的三乘妙典。五蘊楞嚴。免遭苦海沉淪。都是爺爺的無量功德。各願貢上些土物。表此微忱。老祖道。貪根不拔。苦樹常在。這的不消。四個龍王又齊聲叫道。多羅多羅。聊證皈依之一念。老祖未及開口。菩薩從旁贊相道。一念虛。念念虛。一心證。心心證。老祖道。那裏個善菩薩。愛人些些。笑了笑道。豈不聞海上龍王少了寶。只見那四個龍王又齊聲叫道。聞知爺爺下世。少了不得借肉生靈。弟子們會聞得五祖一株松。不圖粧景致。也要壯家風。會聞得六祖一隻碓。踏着關捩子。方知有與無。伏望爺爺鑒。受無量功德。無量生歡喜。老祖起頭一看。只道第一班跪着的青臉青衣。數甲道乙。手裏捧着。一掛明晃晃的珍珠。老祖微開善口。問道。第一位是誰。龍王道。弟子是東海小龍神敖廣。老祖道。手裏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掛東井玉連環。老祖道。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就是小神海中驪龍項下的大凡龍老則珠自褪。小神收取他的。日積月累。經今有了三十三顆。滿了三十三祖之數。老祖道。有何用處。龍王道。小神海水上鹹下淡。淡水終

吃鹹水不終吃。這個珠兒。他在鹽龍王頂下。年深日久。淡者相宜。鹹者相反。拿來當陽處看時。裏面波浪層層。背陰處看時。裏面紅光射目。舟船漂海。用他鋪在海水之上。分開了上面鹹水。却纔見得下面的淡水。用之烹茶。用之造飯。各待其宜。老祖點一點頭。想是心裏有用他處。輕輕的說道。吩咐他在南瞻部洲伺候。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好個東井玉連環。只見一道霞光。燭天而去。第二班跪着的紅臉朱衣。指丙躡丁。手裏捧一個毛鬆鬆的椰子。老祖道。第二位是誰。龍王道。弟子是南海小龍神敖欽。老祖道。手兒裏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個波羅許由迦。老祖道。是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椰子長在西方極樂國菴羅樹上。其形圓鑿。如圓光之象。未剖以前。是謂太極。既剖以後。是謂兩儀。昔年羅墮闍尊者。降臨海上。貽與小神。老祖道。有何用處。龍王道。小神海中有八百里軟洋灘。其水上軟下硬。那上面的軟水。就是一匹鳥羽。一葉浮萍。也自勝載不起。故此東西南北。船隻不通。若把這椰子鏹做一個瓢。你看他比五湖四海還寬大十分。舟船漂海。到了軟洋之上。用他取起半瓢。則弱水盡去。硬水自然上生。却不是撥轉機輪成廓落。東西南北任縱橫。老祖也點一點頭。想是

也有用他處。輕輕的說道。分付他到南瞻部洲。龍王答應。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好個波羅許由迦。只見一道青烟抹空而去。第三班跪着的白臉素衣。呼庚吸辛。手兒裏捧着一個碧澄澄的滑玻璃。老祖道。是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玻璃是須彌山上的金翅鳥殼。其色碧澄澄。如西僧眼珠子的色道。性最堅硬。一切諸寶。皆不能破。好食生鐵。小神自始祖以來。就得了此物。傳流到今。永作鎮家之寶。老祖道。要他何用。龍王道。小神海中有五百里吸鐵嶺。那五百里的海底。堆堆砌砌。密密層層。盡都是些吸鐵石。一遇鐵器。卽沉到底。舟船浮海。用他垂在船頭之下。把那些吸鐵石子兒。如金鎔在型。了無渣滓。致令慈航直登彼岸。老祖也點一點頭。想是也有用他處。輕輕的說道。分付他南瞻部洲發落。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你看好個金翅吠琉璃。只見他一道清風掠地而去。第四班跪着的黑面玄裝。頂壬履癸。手裏捧着一隻黑雲雲的禪履。老祖道。第四位是誰。龍王道。弟子是北海小龍神敖潤。老祖道。手兒裏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隻無等等禪履。老祖道。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禪履是達摩老爺的。達摩老爺在西天爲二十八祖。到了東晉初年。東土有難。老爺由水路東來。經

過耽摩國。羯荼國。佛逝國。到了小龍神海中。猛然間貝鬘頓起。撼天關。搖地軸。舟航盡皆淹沒。獨有老爺兀然坐在水上。如履平地一般。小神近前打一探。只見坐的是隻禪履。小神送他到了東土。求下他這隻禪履。永鎮海洋。老爺又題了四句詩在禪履上。說道。吾本來茲土。傳法覺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老祖道。有何用處。龍王道。小神自從得了這禪履之後。海不揚波。水族寧處。今後舟船漂海。倘遇貝鬘。取他放在水上。便自風憩浪淨。一真湛寂。萬境泰然。老祖也又點一點頭。想也是有用他處。輕輕的說道。分付他南瞻部洲聽旨。龍王把個手兒朝上拱一拱。好個無等等禪履。只見一朵黑雲漫頭撲面而去。四龍王滿心歡喜。合掌跪着告回。老祖飛身又起。只見那水族隊裏大千衆生。一齊跪着。一齊高聲叫道。爺爺且慢去。且慢去。老祖終是慈悲方寸。看見衆生這般光景。分明是要去得緊。又只得權時間解羽回鱗。又微微笑一笑道。怎麼叫慢去慢去。法門無去。大千衆生齊聲叫道。衆生們願永受爺爺法戒。各各貢上土物。頂禮皈依。老祖起頭看時。只見鯤鼈以頭獻。長鯨以口獻。靈鼈以鼓獻。蟠蛟以細頸獻。蒼虬以稜髻獻。元龜以篋籌獻。尺鯉以錦梭獻。怪鱗以百卵獻。

神輪以雲雨獻。犀牛以獸狀獻。螭蟾以其甲獻。精衛以木石獻。螭蟾以蛇狀獻。螭蟾以雙螯獻。螭蟾以蚊巢獻。山滲以獨足獻。蚌蛤以夜明獻。南鱷以祭撰獻。巨蜃以車渠科斗獻。麋兪以龍爪虎文獻。夔夔以人面蛇身獻。蛻蛇以朱冠紫衣獻。鮪魚以西施乳味獻。老祖道。善哉善哉。爾衆生作甚麼因果。衆生齊聲叫道。願各捨所有。頂禮皈依。老祖道。不用爾衆生施捨。衆生齊聲叫道。願佛爺爺鑒受。老祖道。我這裏不受。衆生齊聲高叫道。不捨不受。衆生們怎麼得出離苦海。怎麼得超度慈航。老祖道。善哉善哉。諸法空相。無捨無受。無無捨無無受。於是向衆生而說偈曰。

若以色見我

以聲音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水族衆生捧着老祖的真言密諦。飛的飛。躍的躍。鼓的鼓。舞的舞。上的上。下的下。遠的遠。近的近。一湧而退。老祖又飛身而起。只見那羽蟲毛蟲兩族隊裏。大千衆生。兩班跪着。兩班兒齊聲叫道。佛爺爺且來且來。老祖到底是個慈悲方寸。看見兩班的衆生。恁的跳叫。分明是勒馬登程。只得又投鞭轉掉。又微微笑一笑道。怎麼叫且來且來。無去亦無來。兩班大千衆生齊聲叫道。水族已受真言密諦。願

詩曰

滄海桑田事渺茫
爲言故國遊麋鹿

行逢遺老色荒涼
謾指空山號鳳凰

詩曰

遙知汴水東流畔
荒山欲逐鳳凰鷲

雨多蒼齋上宮牆
更有平蕪與夕陽

土厚尙封南渡骨
海門有路雙龍去

月明不照北歸魂
沙渚無潮萬馬屯

左側有個南高峯。右側有個北高峯。相峙相親。如二人拱立之狀。俱有詩爲證。

詩曰

南望孤峯入翠微
雲中犬吠劉安過

梵王宮殿易黃昏
樹杪春深望帝歸

白鶴曾留華表語
朱孺玉柙今何許

蒼官合掌錦衣圍
一笑人間萬事非

詩曰

杳杳孤峯上
奎斗自分明

寒陰帶遠城
不知山下雨

又曰

翠出諸峯上
獨臥斗杓寒

湖邊正北看
夜來雲霧散

前有西湖。山川秀發。景物華麗。自唐朝傳到如今。爲東南

遊賞勝處。有詩爲證。

詩曰

湖上春來似畫圖
松排山面千重翠

亂峯圍繞水平鋪
月點波心一顆珠

碧毯線頭抽早稻
未能拋得杭州去

靑羅裙帶展新蒲
一半勾留是此湖

又曰

混元神巧本真形
春水淨於僧眼碧

匠出西湖作畫屏
晚山濃似佛頭靑

蓼蘋翠渚搖魚影
往往鳴榔與橫笛

蘭桂煙叢閣鷺翎
斜風細雨不堪聽

湖心裏有一個孤山。獨印波心。一峯突起。愈加是湖山勝絕處。有詩爲證。

詩曰

樓臺聳碧岑
無雲水自陰

一徑入湖心
不雨山長潤

猶憶西窗夜
鐘聲出北林

這都說得是金員外宅上前後左右的形勝。老祖熟視了

一回。無量生歡喜。正欲移步近前。只見湖上又有一個嶺

阜。霞光燦爛。霞中有一道怨氣。直射斗杓。老祖心裏想道。

這還是恁般的。怨氣未消。好個老祖。定一定元神。睜一睜

慧眼。却原來是個棲霞嶺。嶺下是個岳武穆王的墳。岳武

穆王的祠堂。有詩爲證。

李閣老詩曰 苦霧四塞 悲風橫來 義景縮地

下沉蒿萊 坤輿內折 鼎足中頽 大霆無聲

枯葉槁菱 羯虜騰突 狼風崔嵬 龍困沙漠

麟傷角摧 齊仇九誓 楚戶三懷 奸宄賣國

忠臣受猜 積毀消骨 遺禍成胎 命迫十使

功垂兩涯 盟城不恥 借寇終諧 重器同劇

羣兒共哈 髮豎檀冠 潮浮五骸 氣奮胡醜

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 大運成乖 魂作唐厲

形細漢臺 天不祚國 人胡爲哉 壯士擊劍

氣聲殷雷 日落風起 山號海哀 樹若可轉

江爲之回 乾坤老矣 歡息英才

邵尚書詩曰 六橋行盡見玄宮 生氣如聞萬鬣

風 松檜有靈枝不北 江湖無恙水猶東 千

年宋社孤墳在 百戰金兵寸鐵空 時宰胡爲

竊天意 野雲愁絕夕陽中

高學士詩曰 大樹無枝向北風 千年遺恨泣英

雄 班師詔已成三殿 射虜書猶說兩宮 每

憶上方誰請劍 空嗟高廟自藏弓 棲霞嶺上

今回首 不見諸陵白露中

却說岳廟裏怨氣未消。老祖也自歎了一歎。老祖心裏想

道。杭州真是善地。金員外果是善爺。喻孺人果是善娘。只

一件。託生之後。還要一個好法門善世。不如趁此時先自

選擇罷。拽開步來。把個杭州城裏城外的洞天福地。逐一

磨勘一番。逐一查刷一番。都有些不嫌他的尊意。急轉身

來。復到西湖之上。金員外門前。只見百步之內。就有一座

摩阿古刹。前面一個山門。矮矮小小。次二一個天王殿。兩

邊列着各風調雨順。儘有些雄壯。次二一個金剛殿。前後

坐着個國泰民安。越顯得威風。到了大雄寶殿之上。三尊

古佛。座獅座象座蓮花。略略的轉東。另有一所羅漢殿。中

間有五百尊羅漢。每尊約有數丈高。寺前面有個孤峯挺

立。秀削芙蓉。峯頭上一個峻嶒古塔。不記朝代。一寺一峯。

翼分左右。如母顧子。外面看時。霞光閃閃。紫霧騰騰。老祖

拽起步來。直入大雄寶殿。熟看一凜。原來這寺叫做個淨

慈寺。說起這個淨慈二字。就有許多的古跡。怎見得有許

多的古跡。原來這個寺不是一朝一代蓋造的。是周顯德

中蓋造的。那峯叫做個雷峯。說起這個雷峯二字。也有許

多的古跡。怎麼也有許多的古跡。原來這個山峯。不是杭

州城裏堆積的是西天雷音寺裏佛座下一瓣蓮花。飛來東土。貪看西湖的景致。站着堤上。猛然聞金雞三唱。天色微曛。飛去不得。遂成此峯。後有西僧法名慧理。說他這一段的緣故。此叫做個雷峯。周顯德中蓋造佛寺。就取雷音清淨慈悲之義。故此這寺叫做個淨慈寺。老祖本來是西天的佛祖爺。見了這個雷峯淨慈寺。俱是西天的出身。正叫做是美不美。江中水。親不親。故鄉人。他自無量生歡喜。說道道在邇。而求諸遠。得之矣。得之矣。轉身便向金員外家裏來。此時約有二更上下。正是。

地遠柴門靜

天高夜氣淒

寒星臨水動

夕月向沙堤

原來金員外是個在家出家的。從祖上來吃齋把素。到金員外身上。已經七代。喻孺人又是胎裏帶得素來。真個是夫妻一對。天上有地下無。家裏供奉着一個觀音大士。也不記其年。飲食必祭。疾疫必禱。大士也是十分顯化他。只是少了一口氣。却說老祖來到金員外宅子上。這時正是洪武爺爺治世。號吳元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三品水官解厄之日。金員外夫婦二人自從五更三點時分起來。洗了臉。梳了頭。擺了供案。發了寶燭。燒了明香。斟了淨茶。獻了

淨果。設了齋飯。展開那三乘妙典。啐動那五蘊楞嚴。聲聲是佛。口口是經。一直念到這早晚。已自是二更上下。念經已畢。懺悔已周。夫婦二人閒步庭院之中。只見天上一輪皓月。萬顆明星。素練橫空。點塵不染。那院子裏有一個洗臉架兒。架兒上有一個銅盆。銅盆裏有這等幾杓兒水。那一天星映着這盆兒裏的水。這盆兒裏的水。浸着那一天星。微波盪漾。星斗斡旋。也不知星在天之上。也不知水在盆兒裏。就是一盆的星。真個愛殺人也。員外見之。滿心歡喜。連聲叫着孺人來看孺人見之。滿心生喜。連忙的捲起兩隻衣袖來。伸出這兩隻手。到那盆兒裏去撈那個星。左撈也撈不着。右撈也撈不起。好老祖弄一個神通。即時就變做個流星。雜在盆兒裏。就和那天上的星一般。孺人先是左撈也撈不着。右撈也撈不着。忽然一下撈着一個星兒在手裏。正叫做是掬水月在手。論不的喜喜歡歡。直是舉起手來。和星和水。一口吞之。却不知吞了這個星後。有些甚麼吉凶。有些甚麼報應。還是有喜無喜。還是生女生男。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現化金員外之家 投託古淨慈之寺

詩曰 夜夜生蘭夢 年年種玉心 充闔看氣色

入戶試啼聲 明月還珠浦 高枝發桂林
北堂書報日 不啻萬黃金

却說喻儒人在水盆中撈起一個星來。雙手捧着。一口吞之。自家到也不覺。員外其實吃了一驚。說道恁的不仔細也。儒人道。昔人杯影懼吞蛇。我這也是一差二誤。員外道。杯影是假的。這星是真的。儒人道。這正是弄假成真。員外道。且是可惜這一個好亮光光的星子。儒人道。偏你又說甚麼星子可惜哩。員外道。惺惺自古惜惺惺。大家反又取笑了一回。纔收拾安寢。則個明日起來。只說是掬水誤吞星。那曉得是燃燈古佛。投胎現世。借肉生靈。直到對月。紅信愆期。却曉得是有喜。儒人一則是初叶。二則是吞星。心下十分疑慮。員外也不放心。二人商議到關爺廟裏。祈求一籤。看後面是凶是吉。員外親自拿了香燭紙馬之類。來到關帝廟裏。五拜三叩頭。把前項口詞細說一遍。雙手捧着籤筒。剛剛的搖了一搖。就有一根籤翻身落地。員外低了頭。拾將起來。看一看原來是五十三籤。下面有個中平兩字。員外又加禱祝一番。說道果是五十三籤。願求兩個聖筮。果然兩個聖筮。略不穿破。員外唱了喏。謝了關爺。到於西廊之下。進了籤房。見了道士。施了禮。遞了一個紙包。

兒。道士拿出五十三籤籤詩來。遞與員外。員外接過來讀一讀。這詩就說得有些蹊蹺。

詩曰 君家積善已多年 福有胎兮禍有根

八月秋風生桂子 西風鶴唳哭皇天

金員外讀了這籤詩。心中轉惱。道士看見金員外吃惱。問道。這籤何處用。員外帶着惱頭兒。答應道。問六甲。道士說道。若是問六甲。大吉大吉。員外道。怎見得道士說道。八月秋風生桂子。這不是大吉如何。員外道。多了一個哭皇天。只怕不吉。道士說道。你原只問生子。不會問甚的禍福。那一句是個搭頭。假如問禍福的。這八月秋風生桂子一句。就落空了。道士雖然是解得好。金員外心上。到底有些疑慮。辭了道士。轉入家門。喻儒人連忙接着問道。求的籤如何。員外把個籤詩朗讀一遍。儒人道。似此籤詩。凶多吉少。員外又把個道士的話說。又傳述了一遍。儒人道。那是面諛之詞。難以憑准。員外道。我還有個道理。儒人道。怎麼樣。的道理。員外道。我前日在通江橋上。看見一個先生。頭上戴的是呂洞賓的道巾。身上披得是二十四氣的板摺。脚下穿的是南京轎夫營裏的三鑲履鞋。坐一瓣背北面南京的黑漆新店。店門前。豎着一面高脚的招牌。招牌上寫

着易卦通神的四個大字。那求筮問卦的。如柳串魚。是我陪個小心。到他的鄰居家裏問他。是個甚麼先生。那鄰居道。也不知他的姓名。只是聞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混名鬼推。這等的先生。易卦通神。我且去問他一個卦來。看是如何。孺人道。言之有理。好個員外。整一整巾。抖一抖袖。摳衣緩步。竟望通江橋而來。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撥不開的人頭。移不動的脚步。金員外站得腿兒麻。腳兒酸。還輪他不上。沒奈何只得叫上一聲鬼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個舊相識。連忙的說請進請進。金員外把個兩隻手排開了衆人。方纔挨得進去。兩下裏相見禮畢。那先生道員外占卦。請先說個姓名。居住占問緣由。員外道。小可是湧金門外姓金名某。今敬問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那先生是個慣熟的。轉身就添一炷香。唱上一個喏。口兒裏就念動那。

虔叩六丁神。文王卦有靈。吉凶合萬象。切莫順人情。夫卦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皇天無私。卦靈有感。謹焚真香。虔誠拜請八卦祖師。伏羲聖人。文王聖人。周公聖人。大禹聖人。孔子聖人。鬼谷先生。袁天罡先生。李淳風先生。陳希夷

先生。邵康節先生。前傳後教。演易宗師。再伸關請卦中六丁六甲神將。千里眼。順風耳。縮天縮地神將。報卦童子。擲卦郎君。直日傳言玉女。奏事功曹。本境五土祀典。明神。本屬府縣城隍大王。本家門中宗祖。隨來香火。福神。虛空過往一切神祇。咸望列聖。下赴香筵。鑒今卜筮。今據大明國浙江道杭州府仁和縣。求卦信人金某的。敬爲六甲生產吉凶休咎。難以預知。今月今日。敬叩列聖八八六十四卦內占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內占一爻。爻莫亂動。卦莫亂移。莫順人情。莫遂鬼意。吉則吉神上卦。凶則凶神上卦。吉則吉神出現。凶則凶神出現。伏望諸位聖賢。仔細檢點。仔細推詳。人有誠心。卦有靈信。爻通天地。卦通鬼神。列位聖賢。靈彰報應。

念罷了。把個銅錢。擲了六擲。看來是個雷水解卦。先生道好一個解卦。解者難之散也。且是天喜上卦。卦書說道。紅鸞天喜遇。凶少吉更多。男遇添妻子。女遇得同和。六甲生子無疑矣。員外道。勞先生再看一看。君子問禍不問福。直說不妨。那先生看見金員外是個達者。難以隱藏。却說道。這個卦却好個卦。只有一件不足些。員外你休怪我說。員外道。正要先生直說。怎麼說個怪字。先生道。今日是個丑

日身在五爻。鬼也在五爻。這叫是個身隨鬼入墓。便只多了這些。却有天喜臨門。逢凶化吉。員外但放心不妨的。金員外聽知身隨鬼入墓五個字。就是五條丈八的神鎗。一齊趨到他心坎上。好不吃疼也。你看他眉頭不展。臉帶憂容。遞了個課錢。把個手兒拱上一拱。腳兒輪上幾輪。早已到了自家門首。噲。孺人接着。這叫做是個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噯了一聲說道。原來占課又弗吉。金員外却把課名天喜及鬼墓等事。細說一遍。孺人未及開口。忽聽得員外身背一人高叫道。問甚麼。卜求甚麼。神員外急轉身來。孺人睜開雙眼。却是街上化緣的阿婆。約有八九十歲。漫頭白雪。兩鬢堆霜。左手提着一個魚籃兒。右手扶着一根紫竹的拐棒。孺人道。阿婆怎見得不要問卜。不須求神。阿婆道。

如來觀盡世間音

遠在靈山近在心

禍福古來相倚伏

何須問卜與求神

這四句詩不至緊。即時點破了金員外噲孺人。孺人道。阿婆言之有理。請進裏面坐着。待我來布施布施。孺人剛剛的轉得身來。員外眼睛一霎。早已不見了個阿婆。他夫婦二人便知得是觀音大士現身點化。即時擺列着香案。貢

上三炷寶香。展開那紙爐。化了一回千張甲馬。至誠飯舊像。虔叩阿彌陀。不覺的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原來這夜却不是等閑之夜。八月十五。是個中秋之夜。這月又不是等閑之月。八月十五。是個中秋之月。金員外分付收過香案。疊起紙爐。孺人道。今夜是個中秋佳節。已自備辦的獻餅獻茶。禮天禮地。供案且自由他。不上半餉之久。果然是獻了茶餅。禮了天地。只見一輪月滿。萬里雲收。真個是愛殺人。也有賦爲證。

賦曰 維彼陰靈。三五闕而三五盈。流素彩而冰淨。湛寒光而雪凝。顧兔騰精而夜逸。蟾蜍絢彩以宵驚。容仙桂之託植。仰天星而助明。乍喜哉生。還欣始萌。經八日而光就。歷三月而時成。呂鑄射之而占姓。闕澤夢之而見名。若夫西郊坎壇。秋風夕祭。類在水。故應於潮。義在陰。故符於禮。取象后妃。視秩卿士。故以爲上天之使。人君之姊。瞻瑞彩於重輪。其清光於千里。爾其遊西園之飛蓋。聘東鄙之妍詞。會稽愛庭中之景。陸機攬堂上之輝。圓光似扇。素魄如圭。同盛衰於蛤蟹。等盈缺於珠龜。暈合而漢圍未解。影圓而虜騎初來。若乃珥戴爲瑞。朏魄示冲。爲地之理。作陰之

宗降祥符於漢室。通吉夢於吳宮。視爪牙而爲咎。見側隱而爲凶。觀其素景流天。芳輝入戶。婦順苟或不修。王后爲之擊鼓。物惟徐孺之說。窟見揚雄之賦。彌關山而布影。入廊櫺而積素。厥御兮維何。望舒兮纖阿。垂靄靄之澄輝。弄穆穆之金波。聞感精之女狄。傳竊藥之嫦娥。皎兮麗天。昭然離畢。應魚腦而無差。驗階奠而靡失。亦有畫蘆灰而暈缺。捧陰燧而輝流。擣聞白兔。喘見吳牛。乍認媚眉。遙驚玉鉤。得不薦鳴琴。而滅華燭。玩清質之悠悠。

正是秋半高懸千里月。夜深寒浸一天星。金員外喻孺人貪看了一會。不覺的二更將盡。三鼓初傳。孺人猛地裏精神倦怠。情思不佳。叫聲員外大家安寢如何。一覺直到明日天明。日高三丈。這不是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決有個緣故。只見孺人起來。開眼一看。已自產下了一個大娃子。也不知是天上吊下來的。也不知是地上長出來的。也不知是自家產出來的。也不知是外人送將來的。也不知是黃昏戌時。也不知是鐘鳴亥時。也不知是半夜子時。也不知是雞鳴丑時。也不知是日出寅時。也不知是朝頭卯時。叫道一聲苦。一手又着床。一手挽着員外。那

員外還在睡夢之中。便不會開眼。一夫一婦。雙雙的閉了眼。合了掌。跌跏在臥榻之前。那娃子金光萬道。滿屋通紅。却說那左右鄰友。附近居民。到了天色黎明。日高三丈。無一個不起來。無一個不梳洗。正是士農工商。各居一業。只聽得天上吹吹打打。鼓樂齊鳴。鼻兒裏異樣的天香。一陣一陣開門。作一看時。金家宅上的火光燭天。霞彩奪目。好鄰居好親友。一擁而來。只見金家的大門。尙然未開了。無人語。這風火事。豈是等閑。大家撞門而入。門裏也不見個人。堂前也不見個人。直是搶門到了臥房之內。只見禿禿的一個娃子。坐在床上。金員外夫婦二人。閉了眼。合了掌。跌跏在臥榻之前。衆人見了。又驚又呆。好說不是被火頭裏。又赤燄紅光。好說是被火。如今又烟消火滅。好說不是生產。床上却端正是個娃子。好說是生產。娃子不合恁的莊嚴。好說不是被人謀。故他夫婦兩人。却已魄散魂飛。好說是被人謀。故他兩人身上。却沒個刀痕斧跡。到是一樁沒頭的公事。中間有等老成練達的。說道。這人命關天。事非小可。莫若前去稟明了府縣官員。聽他發落。庶免林木之災。衆人就推陸阿公爲首。連名首官阿公姓陸。是個耆老年高有德。坊牌人無一個不欽仰他。故此推他爲首。陸

阿公聽了衆人的計議。諾諾連聲。拂袖而起。人叢裏面。猛地閃出一個小夥兒來。雙手扯住陸阿公衣袖。說道。且慢些個。阿公問道。你是甚麼人。扯住我的衣袖。那小夥兒道。小可的就是本家。這死的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第四的阿弟。小可的叫做金四。兄死弟埋。何稟官之有。陸阿公道。你阿哥有些死的不明白個。焉得不去稟官。金四說道。不消稟官。陸阿公說道。要去稟官。爭了一回。終是個四不拗六。連名一紙狀兒。稟了杭州府堂上。清天太爺。這太爺是清江浦人。姓田氏。田齊之後。居官清正廉能。杭州人有個謠言。說道太爺清清而正。一個人情也不聽。太爺廉廉而能。半點苞苴也不行。故此人人叫他個清天太爺。那太爺接了這個連名的狀兒。審了幾句口詞。拿了一個道理。即時披破狀詞。說道。據狀金某之死。雖有疑無傷。可驗。遺孩之生。雖無母有息當全。仰地方收骸殯殮。遺孩責令出家。存沒兩利。毋得異詞再擾。陸阿公領了這些地方鄰佑。磕了幾個頭。答應了幾句。是是。急轉身來。買了兩口棺木。收了金員外夫婦二人的屍骸。衆人又商議道。屍骸雖已殯殮。停柩何所。娃子出家。是甚麼年紀上。是甚麼佛寺裏。須則再去稟明太爺。那太爺正叫做高臺明鏡。朗照四方。

只見這些耆老鄰佑。剛剛的進衙門。一字兒跪在丹墀之下。未及開口。太爺就說道。你只斷又來稟我。只是停柩出家兩項的緣由。這些耆老鄰佑連忙的。磕上幾個頭。答應道。太爺神見。太爺道。我已籌之熟矣。停柩須則昭慶寺裏北面。那慶忌塔下。那娃子出家。又須雷峯之下。淨慈寺裏。溫雲寂長老名下。作弟子。也就在今日。不可遲誤。分付已畢。即時叫過該房。寫了兩個飛票。差了兩個快手。一個快手。拿了一個飛票。逕到西湖之上。昭慶寺內。通知本寺住持停柩。差下一個快手。拿了一個飛票。逕到雷峯之下。淨慈寺裏。通知本寺雲寂長老。收養小徒。兩下裏處置得宜。存歿均感。那曉得人間才合無量福。天上飛將禍事來。本寺是滿天上鼓樂齊鳴。遍城中異香飛散。怎得不驚駭人也。且除了軍民人等在一邊。只說得布按三司。撫按三院。南北兩關。這都是甚麼樣的衙門。這都是甚麼樣的官府。恰好就有一個費周摺的爺爺。在裏面。還是那一位爺爺。這爺爺

玉節搖光出鳳城

羣奸白晝嫌霜冷

當道豺狼渾斂跡

威催山岳鬼神驚

萬姓蒼生喜日晴

朝天驄馬獨馳名

九重更借調元手

補袞相期致太平

他坐在烏臺之上。早已曉得金員外這一樁沒頭的公事。比時就差下了一個精細的聽事官。到那府門前去探個消息。看那太爺還是怎的處置。他餉午蹉些。聽事官來回報說道。清太爺如此如此。那一位爺爺。即時差下兩個旗牌官下府來。提該房文卷上去。要親自勘問。提到了該房。接了文卷。正在作難。那清天的太爺。早已到了。庭參相見。相見禮畢。那爺爺就開口道。人命重情。豈容輕貸。太爺道。非敢輕貸。但這一樁事。須說沒頭。下官其實明白。那爺爺道。怎見得明白。請問其詳。太爺道。下官每日五鼓而起。沐浴焚香告天。然後出廳理事。今日五鼓起來。告天已畢。猛聽得天上鼓樂齊鳴。撲鼻的異香馥郁。下官心下想道。這番端的有個祥瑞也。須臾之間。果見一朵祥雲。自西而下。祥雲之上。幢幡寶蓋。羽仗霓旌。雙排鼓樂。四塞呵護。隱隱約約。中間早有兩輪龍車。並馳鳳輦。逕下城之西北隅。未久中間。其雲却自下。而上。那左邊車上端坐的一個男子。右邊車上端坐的一個女人。愈上愈高。不可窮究。適來地方人等。口稱金某夫婦二人吃齋。以此下官省悟。止責令收骸停柩而已。那爺爺道。現停在何處。太爺道。現在昭慶

寺裏。慶忌寶塔之下。那爺爺道。娃子有何奇異。太爺道。娃子的事。下官不會見甚奇異。止是地方人等。口稱遠望其家。紅光滿屋。近前視之。只見這娃子兀然端坐。雙手合掌。兩脚趺跏。以下官之愚見。必是個善菩薩。臨凡。故止責令出家而已。那爺爺道。現在何處出家。太爺道。現在淨慈寺裏。雲寂和尚之名下。那爺爺道。賢太守言之有理。處之得宜。只一件來。下民狡詐百端。我和你居上者。不可不詳察。太爺道。唯命。那爺爺道。既然如此。說賢太守請回本衙。俺這裏別有個道理。太爺已出。那爺爺傳個號令。叫過杭州前衛。杭州右衛。觀海衛。臨山衛。四衛的掌印衛官來。又傳個號令。叫過海寧守禦千戶所。澉浦守禦千戶所。乍浦守禦千戶所。大嵩守禦千戶所。霽衛守禦千戶所。健跳守禦千戶所。隘頑守禦千戶所。滿岐守禦千戶所。八所的掌印所官來。又傳個號令。叫過赭山巡檢司。石墩巡檢司。王江涇巡檢司。白沙灣巡檢司。皂林巡檢司。皇塘巡檢司。四安巡檢司。天目山巡檢司。八司的司官來。仰衛官各帶馬軍三十。所官各帶步軍三十。巡司各帶弓兵三十。鮮明盔甲。精銳器械。齊赴西湖之上。昭慶寺裏。慶忌塔下。開棺見屍。多官眼同相驗。有無傷痕。驗畢時。赴雷峯之下。淨慈寺裏。

雲寂僧房。多官眼同點檢。有無徒弟。火速回報。無得稽遲。取罪。這叫做個只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却說這些衛官所官司官。有許多的官員馬兵步兵弓兵。有許多的軍馬。一湧而來。把個昭慶寺裏。就圍得周周匝匝。鐵笛相似一般。嚇得衆和尚們魂不附體。那些官長。那一個心裏不想着今日檢出傷痕。第一功也。那些軍馬。那一個心裏不想道。今日檢出傷痕。合受賞也。那曉得抬過棺材來。劈開一個。一個是空。劈開兩個。兩個是空。多官們面面相觀。衆軍士個個相挨。沒奈何只得轉過淨慈寺裏去也。來到淨慈寺裏。那雲寂長老不是等閑的長老。除了肉眼。不在部下。法眼最下。慧眼稍中。天眼稍上。佛眼纔是他的家數。這些軍馬。全不在他眼裏。軍馬臨門。他早已知得是按院爺爺查點。一手抱着那個娃娃。一手拄根拐棒。更不打話。逕望察院進步而去。衆官府們一則說他年老。二則有個娃娃抱在手裏。事有難憑了。故此不攔不阻。一路回來。此時已天色漸昏。歸鶉遂陣。按院爺爺還坐在堂上。等着衆官們來回話。只見衆官們魚貫而入。挨序次跪在階前。那爺爺問道。開棺檢點。有甚傷痕。衆官齊聲回復道。兩個棺材俱是空的。那爺爺笑了一笑。點一點頭。更不問第二句。止

問道。娃娃兒何在。衆官又齊聲回復道。現有和尚在門外。那爺爺分付衆官各散。另帶和尚進來。衆官散去。和尚慢慢的挨也挨進丹墀裏來。那爺爺便自家站起立着。分付道。和尚不要行禮。一直走上廳來。那爺爺把頭一抬。只見一個老和尚。抱着一個小娃娃。那娃娃頭長額闊。目秀眉清。鼻拱耳環。唇紅齒白。養下來纔一日。就是個布袋的和尙行藏。那爺爺滿心歡喜。問道。這娃娃今日可曾吃着甚麼來。和尚道。這娃娃須則是養下來一個日子。其實的有許多彌羅。爺爺道。怎見得。和尚道。早間承清天的太爺發下來做徒弟。小僧念他出胎失母。乳哺無人。叫過那香火來。抱他到施主家裏去。布施些乳哺。到一家。他一家不開口。到兩家。他兩家不開口。到三家四家。就是十家。他也只是一個不開口。及至抱轉山門之時。天將暝。日已曛。小僧心裏想道。這弟子莫非是隨佛隨緣的。是小僧將佛前供果。搥破些與他吃。他就是一口一轂。輾吞將下去。吞之方纔兩口。適逢爺爺的官兵降臨。故此小僧抱着他遠來虔叩。伏乞替天行道的爺爺。俯加詳察。那爺爺還不會開口。只見那把門官高聲稟道。府上太爺參見。那爺爺一邊分付和尚起來。好生廝養。一邊的接着太爺。太爺廷參。那爺

爺雙手攙將起來。嘻嘻的笑着說道。今日之事何如。太爺道。俺學生不過聞而知之。太爺道。何為見而知之。何為聞而知之。那爺爺道。大凡神仙下界。借肉住靈。這靈性就是仙。那肉身却是個軀殼。靈性既昇。軀殼隨化。故世人謂之曰屍解。賢太守早間親見金某夫婦昇仙。俺學生心裏想道。這二人的肉身。必定隨風化去。不在棺材裏面了。故此責令多官。開棺相驗。一則顯賢太守之神明。一則可印俺學生之粗見。這却不是賢太守見而知之。俺學生聞而知之。太爺連聲稱謝。那爺爺又道。賢太守怎見得那娃子是個善菩薩。臨凡。太爺道。據地方人等的口詞。下官之臆見。那爺爺道。今番俺學生是個見而知之。賢太守是個聞而知之。太爺道。願聞其詳。那爺爺道。賢太守據地方人等的口詞。憑胸中之高見。俺學生適間親見那長老抱着那娃娃進來。你看他頭長額闊。目秀眉清。鼻拱耳環。唇紅齒白。喜阿阿笑彌彌。就是一個布袋和尚的形境。這却不是俺學生見而知之。賢太守聞而知之。正是

一切須菩提

心如清淨

佛言世希有

所未曾見聞

若復有人聞

清淨生實相

若復有人見

成就第一天

無見復無聞

是人即第一

這個按院爺爺。和那清天天太爺。雖說是各有所聞。各有所見。那曉得其中就裏有許多的因果。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還是甚麼因果。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先削髮欲除煩惱

後留鬚以表丈夫

詩曰

由來跡狀甚殊常

脫落人間宅渺茫

鑄煮山川深有象

瓢藏世界妙無疆

冲天淨假能飛翼

服日常居不老鄉

漢武秦皇求未得

豈因浪說事荒唐

却說這個金員外。是玉皇案下一個金童。喻孺人是玉皇案下一個玉女。他兩個都思凡。兩個同下世。兩個就結成鸞鳳偶。那靈霄殿上。纔方瞬息。不覺的人世上已經七七四十九歲。這一日只因老祖臨凡。他的萬道金光。直冲着靈霄寶殿。以此玉帝陞殿。查點這金童。照刷那玉女。怕他不頃刻裏復命歸根。却說那產下來的娃娃。又有許多的因果。越加耳不及聞。目不及見。怎的娃子的因果。越加不聞不見。原來這娃子是個燃燈古佛臨凡。解釋五十年摩訶僧祇的厄難。却又怎麼叫做燃燈佛。他原當日在西天

做太子受生之初。一落地時。已自身邊光燄。如燈火之亮。故此叫做個燃燈佛。因他錠身置燈。燈字又從金。因是錠身後世翻爲錠光佛。如今人省做這個單定字有偈爲證。

偈曰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除是身畔燈

纔方是慧日

却說這娃子是燃燈老祖的色身。自出胎時。父母棄世。進

了淨慈寺裏雲寂長老名下。做個弟子。雲寂長老看得他

十分珍重。只是這個弟子有許多的古怪蹊蹺處。怎麼有

許多的古怪蹊蹺處。他自從進了山門之後。胎裏帶得素

來。素便罷了。還有一件來。一日與他三餐五餐。他餐餐的

吃。一餐與他三碗五碗。他碗碗的吃。也不見他個飽。三日

五日不與他吃。他也不來要吃。也不見他個飢。還有一件

來。也是一般的眼。也是一般的黑白。只是一個不睜開。也

是一般樣的口。也是一般樣的舌頭。只是一個不講話。也

是一般樣的耳朵。也是一般樣的輪廓。只是一個不聽見。

也是一般樣的手。也是一般樣的十指纖纖。只是一個不

舉起。也是一般樣的脚。也是一般樣的跟頭。只是一個不

輪動。却只一個坐字。就是他的往來本命星君。或在禪堂

裏坐。對着那個磚牆。一坐坐他個幾個月。或在僧房裏坐。

對着那個板壁。一坐坐他個半週年。迅駒驟隙。飛電流光。

不覺的三三如九。已自九年上下。師父雖則珍重他。他却

有這許多不近人情處。不免也有些兒。忽一日一個遊脚

僧人。自稱滕和尚。特來叩謁雲寂。雲寂請他至僧房裏面

相見。雲寂見他有些骨氣。有些丰姿。就留他坐。待他茶齋

他飯。兩家子講些經。翻些典。正是空華落影。陽燄翻波。光

發襟懷。影合法界。滕和尚起頭。只看見一個弟子。團團的

坐在板壁之下。問雲寂道。此位坐的是誰。雲寂道。是小徒

滕和尚道。他怎坐的恁端正哩。雲寂道。小徒經今坐了九

個年頭。滕和尚道。長老你也不問他一聲。雲寂道。便自問

他。他耳又不聞。只因這兩句話。打動了一天星。好個弟子。

你看他輕輕的離了團坐。拽起步來。望禪房門外。竟走。你

看他走到那裏去。只見他一直走到佛殿之上。參了佛。禮

了菩薩。拜了羅漢。上鼓樓上。擊幾下鼓。上鐘樓上。撞幾下

鐘。翻身又進禪房裏來。先對着師父一個問訊。後對着滕

和尚一個問訊。睜開眼。調轉舌。說道。

問道道無可聞 問法法無可問

把個雲寂滿心歡喜。笑色孜孜。滕和尚道。果真可喜。恁般

的陀羅。聲入心通。耳無順逆。那弟子應聲道。

迷人不悟色空 達者本無逆順

滕和尚道。法門尚多哩。難道個達者本無逆順。那弟子又應聲道。

八萬四千法門 至理不過方寸

滕和尚道。這方寸地上。煩惱其實有。浮華其實無。那弟子道。

煩惱正是菩提 浮華生於泥糞

滕和尚道。你這話兒只好駭我遊方僧。那弟子又應聲道。

識取自家城邑 莫浪遊他州郡

滕和尚道。貧僧原有這等一個短偈。你這話兒都是雷同了我的弟子道。佛以一音而演說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

三世諸佛此一音。六代祖師此一音。天下和尚此一音。何雷同之有。滕和尚道。雖則一音也。分個昔日今日前後之不同。弟子道。昔日今日。照無兩鮮。昔日風。今日風。鼓

無二動。滕和尚道。這陀羅既有傾峽之口。倒嶽之機。我且考你一考。那弟子道。願聞。滕和尚道。怎麼叫做個道。弟子

道。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生不滅。性相自如。常住不遷。這

就叫做個道。滕和尚道。怎麼叫做個禪。弟子道。萬法俱明

謂之禪。一切不取謂之禪。滕和尚道。怎麼叫做個佛。怎麼

又叫做個佛祖。弟子道。不觀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勸措。不

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通慧心。不與凡聖同

纏。超然獨詣。這就叫做個佛。這就叫做個佛祖。滕和尚道。

佛爺爺的法身何在。弟子道。無在無乎不在。滕和尚道。這

殿上坐的。敢是法身麼。弟子道。金叅丈六。不是法身。滕和

尚道。似此說來。佛豈無身。弟子道。有身。滕和尚道。何為佛

身。弟子道。六度為佛身。滕和尚道。佛豈無頭。弟子道。有頭。

滕和尚道。何為佛頭。弟子道。正念為佛頭。滕和尚道。佛豈

無眼。弟子道。有眼。滕和尚道。何為佛眼。弟子道。慈悲為佛

眼。滕和尚道。佛豈無耳。弟子道。有耳。滕和尚道。何為佛耳。弟子道。妙音為佛耳。滕和尚道。佛豈無鼻。弟子道。有鼻。滕和尚道。佛豈無口。弟子道。有口。滕和尚道。何為佛口。弟子道。甘露為佛口。滕和尚道。佛豈無舌。弟子道。有舌。滕和尚道。何為佛舌。弟子道。四辨為佛舌。滕和尚道。佛豈無手。弟子道。有手。滕和尚道。何為佛手。弟子道。四攝為佛手。滕和尚道。佛豈無指。弟子道。有指。滕和尚道。何為佛指。弟子道。平等為佛指。滕和尚道。佛豈無足。弟子道。有足。滕和尚道。何為佛足。弟子道。戒定為佛足。滕和尚道。佛豈無心。弟子道。有心。滕和尚

道。何爲佛心。弟子道。種智爲佛心。滕和尚道。陀羅却差矣。弟子道。怎見得差。滕和尚道。你又說無。你又說有一。腳踏了兩家船。却不是差了。弟子道。妙有而復非有。妙無而復非無。離無離有。乃所謂法身。滕和尚道。這些話兒。是被你抵擋過去了。我還要考你一考。弟子道。再願聞。滕和尚道。我且問你。讀佛書可有個要領處。弟子道。衣之有領。網之有綱。佛書豈無個要領處。滕和尚道。要領處有多少哩。弟子道。只好一個字。滕和尚道。是一個甚麼字。弟子道。是一個空字。滕和尚就嘎嘎的大笑起来。說道。今番差了些。弟子道。怎麼會差了些。滕和尚道。一個空字。能有幾大的神通。怎麼做得佛書的要領。弟子道。老師父看小了這個空字。滕和尚道。怎麼會看小了他。弟子道。我也問你一聲。滕和尚道。你問來。弟子道。佛爺爺可有憂。可有喜。滕和尚道。無憂無喜。弟子道。佛爺爺可有苦。可有樂。滕和尚道。無苦無樂。弟子道。佛爺爺可有得。可有喪。滕和尚道。無得無喪。弟子道。可知哩。滕和尚道。怎見得可知哩。弟子道。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力割香途。何苦何樂。根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忘憂喜。齊苦樂。輕得喪。這空字。把個佛爺爺的形境都盡了。莫說是佛書

不爲要領。滕和尚道。今番又被你胡塞賴了。我還問你。經上說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怎麼是色。怎麼又是空。弟子道。你不見水中月。鏡裏花。還是色。還是空。滕和尚道。經上又說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怎麼叫做個無我。弟子道。火宅者。只我身。可是句經。滕和尚道。這是一句經。弟子道。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不能燒。明知無我。滕和尚道。怎麼叫做個無人。弟子道。人居色界。可是經典。滕和尚道。這也是一句經。弟子道。若人有色界。此土憑何而立。既無色界。明知無人。滕和尚道。怎麼叫做個無衆生。弟子道。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可是經典。滕和尚道。這也是一句經。弟子道。若有衆生。應火不能壞。既火能壞。明知無衆生。滕和尚道。我還要考個你的去處。弟子道。真好惱突人也。滕和尚道。陀羅也。只怕考哩。弟子道。說甚麼怕考兩個字。滕和尚道。一個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還在那一頭。弟子道。澄江一片月。三隻船兒同玩賞。頃刻之間。一隻不動。一隻往南。一隻往北。月還在那個船上。滕和尚道。一般樣的水。海自鹹。河自淡。佛性還在鹹處。還在淡處。弟子道。東邊日出。西邊下雨。天道還在雨處。還在晴處。滕和尚道。你恁的會答應。我還把個世故考你一考。弟子道。甚麼世故。

滕和尚道。那個飛來峯。既飛得來。怎麼不飛得去。弟子道。一動不如一靜。滕和尚道。觀音大士。怎麼又念觀音呪。弟子道。求人不如求己。滕和尚道。長老怎麼三日化的一文錢。弟子道。多得不如少得。滕和尚道。你怎麼今日走上殿去。動一會響器。弟子笑一笑道。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滕和尚未及開口。弟子說道。師父考到弟子身上來。想只是肚子裏乾了。待我弟子也考師父一考。滕和尚道。也任你考。弟子道。閻浮世界之中。萬物不齊。這萬物果有個一定麼。滕和尚道。有個一定。弟子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生卽死。有死卽生。何得爲定。滕和尚道。萬物果真不定。弟子道。萬物若是不定。何不指天爲地。呼地爲天。召星爲月。命月爲星。只消這兩句話。把個滕和尚撐住了。兩下裏正在作笑。忽聽得半空中。劃刺刺一個聲響。雲寂說道。恁兩家說一個不住。致干天怒。道猶未了。只聽得一個聲氣說道。直饒有傾峽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他不着。把個雲寂連忙的望空禮拜。說道。小弟子不合饒舌。望乞恕罪。滕和尚自家想道。話兒也是多了些。就此告辭。雲寂道。徒弟你拜謝了滕師父。滕和尚道。不用拜。雲寂道。要拜。好個滕和尚望門外。只是一跑。雲寂忙忙的扯住他說。

道。既不用小徒拜謝。容貧僧一言。滕和尚道。有何見諭。雲寂道。小徒自進山門來。經今九歲。眼不開。耳不聽。話不說。手不舉。足不動。貧僧只恐他墮落輪迴。永無上乘。適蒙老禪師下教。致使他圓通朗照。弄響飛揚。這正叫做個。這正叫做個。好雲寂連說了兩聲。這正叫做個。却没有下面一句巧話兒來湊合。猛抬起頭。只見一個彈弦兒。唱道情的。打廊簷下走過。好個雲寂。便就見景生情。說道。小徒蒙老禪師下教。致令他圓通朗照。弄響飛揚。這正叫做個。琴瑟笙簫。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滕和尚聽知這兩句話兒。有些機竅。他口兒裏告辭。袖裏兒取出一個黃紙的紙包來。遞與雲寂。雲寂剛剛的接了他的包兒。眼打一霎。早已不見這個和尚。雲寂到吃了一驚。面上雖是吃了一驚。心裏想道。這決是個禪師下界。點我這個小徒弟。這個小徒弟。決也不是個凡胎。急轉身來。叫上一聲徒弟。那弟子連忙的答應幾聲。有有。雲寂道。適來的長老。來有影去無蹤。不知是那一位那謨。弟子道。他自己稱爲滕和尚。師父可就把這滕和尚三個字。到各經典上去查一查。便知端的。雲寂道。言之有理。一時間那個觀音經。華嚴經。金剛經。孔雀經。能仁經。般若經。涅槃經。圓覺經。法華經。楞嚴

經楞伽經遺教經。一一的擺將出來。只說是水中捉月。海底撈針。那曉得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剛剛的展開那經卷。用眼一瞧。就有一個偈兒說道。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悟色空。達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過方寸。煩惱正是菩提。浮華生於泥糞。識取自家城邑。莫謾遊他州郡。

那偈兒後面。又有一個標題。說道騰騰和尚偈。雲寂見之。滿心歡喜。叫聲徒弟。那弟子連忙答應道。有有有。雲寂道。適來和尚果真是過去的禪師。弟子道。可是姓滕麼。雲寂道。滕便是滕。却不是那個滕字。弟子道。是甚麼滕字。雲寂道。是個雲騰的騰字。叫做個騰騰和尚。弟子道。可有甚麼說來。雲寂道。適來你那個問道。無可問。七言的古風。是他的。小偈。弟子道。徒弟却不知道。雲寂道。你怎的說將出來。弟子道。他那裏問一聲。我這裏應二聲。信口說將出來。雲寂道。終不然。你口口是經。弟子道。除是師父們聲聲是佛。雲寂道。再不必多言。只一件來。這騰騰和尚。既是個禪師。神通不小。纔方那個黃紙包兒裏面。一定有個道理。弟子道。何不拆開他的來看他。一看。雲寂道。有理有理。口兒裏說道有理。手兒裏一撈。把個包來拆開。只見包兒裏

面端正。有兩件波斯。還是那兩件波斯。一件是個羚羊角。一件是個寶鐵刀兒。雲寂道。這還是個甚的禪機。弟子道。這個禪機。不離是經典上的。好個雲寂。沉思了半晌。猛省起來。叫聲徒弟。這個禪機。我解得了。弟子道。願聞。雲寂道。這個禪機。出於金剛經上。弟子道。怎見得。雲寂道。金剛世界之寶。其性雖堅。羚羊角能壞之。羚羊角雖堅。寶鐵能壞之。弟子道。這個解釋。只怕略粗淺了些。雲寂道。意味還不止此。弟子道。還有甚麼意味。雲寂道。金剛譬喻佛性。羚羊角譬喻煩惱。寶鐵譬喻般若智。這是說那佛性雖堅。煩惱能亂之。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之。弟子道。騰騰和尚把來送我們。還是甚麼意思。雲寂道。敢是指點我老僧戒煩惱也。好個弟子。早已勘破了騰騰和尚這個機關。說道。這個禪機。不是指點老師父戒煩惱。雲寂道。怎見得不是指點我戒煩惱。弟子道。老師父明心見性。清淨慈悲。又有甚的煩惱。還是超度我做徒弟的。雲寂道。怎見得弟子道。我做徒弟的。雖入空門。尚未披剃。雖聞至教。尚未明心。這個羚羊角。論形境。就是徒弟的。牛角。論譬喻。就是徒弟的煩惱。却又有個寶鐵。明明的是叫徒弟披剃去煩惱也。雲寂道。說

得好個道理。只一件來。既入空門。少不得的披剃。莫若取皇歷過來。選擇一個吉日。一個良時。和你落了這個髮。拔了這個煩惱的根苗。叫一聲小沙彌。取皇歷過來。一個小沙彌。拿了一本皇歷。奉上雲寂。雲寂接過手來。展開在佛案上看一看。說道。今日是個四月初六。明日初七。又明日初八。這初八日本是佛爺爺的生日。已自大吉。况兼歷日上寫着結婚姻。會親友。上表章。進人口。冠帶。沐浴。立柱。上梁。剃頭。立券。交易。移徙。宜用辰時大吉之日。徒弟擇取初八日和你落髮罷。弟子道。謹依尊命。一日又一日。不覺的就是初八日。雲寂清早起來。分付燒了水。磨了刀。親自焚了香。禱告了菩薩。和那弟子落下了那一頭的青絲細髮。光光乍。一個好彌陀。這是燃燈老祖。託生杭州。捨身淨慈寺。溫雲寂門下。執弟子。削髮除煩惱一節。有詩爲證。

詩曰 自入禪林歲月長

今朝削髮禮穹蒼

一真湛湛三乘透

五蘊空空萬慮忘

鉢底降龍時溢水

圈中伏虎夜焚香

渾然失却人間事

一點禪心自秘藏

却說這弟子削了髮。參了佛。禮了菩薩。飯了羅漢。拜了師父。師父道。自今以後。毋得再像前面那九歲的事體。弟子

道。那九歲何如。雲寂道。那九歲之內。只是個好坐。誦經說法。全沒半星。弟子道。經典上有一句說得好哩。雲寂道。是那一句。弟子道。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雲寂道。便你行來。我看看。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觸動了這弟子的機輪。你看他。今日個說經。明日個講典。一則是小師父能說能道。善講善談。二則是杭州城裏那些吃齋巴素的多。聽經聽典的多。只見每日間蜂屯蟻聚。魚貫雁行。把個杭州城裏。只當了一個經堂。把個杭州城裏的善菩薩們。只當一班大千徒衆。却說飛來峯下。有一個禪寺。叫做個靈隱寺。就是風魔和尚罵秦檜的去所。靈隱寺裏有一個經會。叫做個碧峯會。因是飛來峯油澄澄的。就像胡僧眼碧。故此取名爲碧峯會。當原先大志禪師在這個會上講法。華經。晃朗閒雅。絕能清轉。能使聽者忘疲失倦。法建禪師在這個會上講華嚴經。聲不外徹。有人倚壁而聽。但聞聲聲溜溜。如伏流之吐波。這等一個會場。經過兩個這等大禪師。那有個法門不盛演也。後來年深日久。世遠人亡。這壇場也冷落了。這等三五十載。到今日也。莫非是否極泰來。貞下元起。撞遇這等一個能說能道善講善談的小師父來。却只見東半城的會首。姓遲。名字叫做個遲再。忙忙

的望西半城走。西半城的會首。姓巴。名字叫做個巴所。忙忙的望東半城走。東半城的會首。望西半城走。說道好去請那位能說能道善講善談的小師父。到碧峯會上談經。西半城的會首。望東半城走。說道好去請那位能說能道善講善談的小師父。到碧峯會上說典。果真一請。請得這個小師父。到碧峯會上。敷衍真言。開廣善世。一日。三。九。一月。三。三月。九。一年。三。三年。九。人人說道這等一位大禪師。豈可沒個法名。這等一位活菩薩。豈可沒個徽號。遲再忙說道。我們做弟子的。怎麼敢稱他的法名。只好奉上一個徽號。巴所的說道。這個徽號。也不是等閑奉承得的。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同聲同口的。都說道要上這會上的師父尊號。內中有等看眼色的。說道這位師父。胡僧碧眼。合就號做個碧眼禪師。內中又有等信鼻子動的。說道這位師父。鼻如峯拱。合就號做個鼻峯禪師。內中又有等山頭上住的。說道這位師父。前日出家。淨慈寺。在雷峯之下。今日講經靈隱寺。在飛來峯之下。合就號做個雷峯禪師。合就號做個飛峯禪師。也有叫碧眼禪師的。也有叫鼻峯禪師的。也有叫雷峯禪師的。也有叫飛峯禪師的。正是個人多口多。口多號多。到底都說的不

的確。還是這遲再的有個斟酌。還是那所說的。有個裁剪。那遲再的怎麼說。那遲再的道。號碧眼的。號鼻峯的。這都是近取諸身。丈六金姿。不是法身。不必近取諸身。號雷峯的。號飛峯的。這都是遠取諸物。雖在世間。無有由來。又不必遠諸取物。巴所的道。既不近取諸身。又不遠取諸物。怎麼會有個號來。遲再的道。就在這個會字上生發。巴所的道。怎麼會字上有生發。遲再的道。我和你這個經會。叫做甚麼會。巴所的道。這經會叫做個碧峯會。遲再的道。可知哩。這會叫做個碧峯會。這位師父是個會主。我和你們。不過是個會中的人。既是會主。就號做個碧峯長老。何如。巴所的道。好個碧峯長老。一個傳十。十個齊說道。好個碧峯長老。十個傳百。百個齊說道。好個碧峯長老。百個傳千。千個齊說道。好個碧峯長老。千個傳萬。萬個齊說道。好個碧峯長老。因此上傳到如今。叫做個碧峯長老。又因他俗姓金連。着金字。叫做個金碧峯長老。這號碧峯長老的時節。長老已自約有二十上。三十下一。嘴的連鬚。鬚子。淨慈寺裏的師父。也久已陞仙去了。止是長老一身。一個光頭。一嘴鬚子。這個鬚子。不是小可的。有詩爲證。

詩曰 堂堂六尺屬仙郎 更喜豐髻品字傍

風急柳綠飛渡口

雨餘苔跡上宮牆

龍歸古洞神先醉

鳳出丹山尾帶狂

惟有美髯公第一

滿腔忠義越加長

却說碧峯長老。一嘴連鬚。鬚鬚子。人人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毗沙門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三藐三佛陀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弗把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泥犁陀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優婆塞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優婆夷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陀羅尼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諸檀越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就是僧綱僧紀僧錄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就是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也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人人口口口聲聲。碧峯長老。只把他當做個對江過告訴風。却不知這個碧峯長老。這個削髮留鬚。還是按些甚麼經典。還是有些甚麼主張。還是到底削髮留鬚。還是到底削髮留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摩訶薩先自歸宗

迦摩阿後來復命

詩曰 四月八日遲遲

雨後薰風拂面吹

魚躍亂隨新長水

鳥啼爭占最高枝

紗廚冰簟難成夢

羽扇綸巾漸及時

淨梵中天今日誕

好將檀越拜階墀

却說碧峯長老。任他們說道何事削髮留鬚。他只是還他一個不答應。口兒裏雖然不答應。他心兒裏却自有個歸除。且喜的這一日。就是四月初八日浴佛之辰。碧峯會上聽講的堆山塞海。席地幕天。好個碧峯長老。心裏想道。今日中間。若不把這個削髮留鬚的因果剖破了。如入寶山空手回。你看他起先時。端正在碧峯會蓮花寶座之上。頃刻裏。金光起處。早已不見了個碧峯長老。衆弟子們。只是個磕頭禮拜。都說道。老爺的法門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弟子四衆人等。實指望拔離了苦海。永不蹉地獄之門。今日圓滿。尙且未脩。怎麼就起身而去。伏乞老爺返席回輪。禱告未了。只聽得走路的都說道。六和塔上。一個老爺。金光萬道。好現化人也。衆弟子聞知碧峯老爺在六和塔上。只是虔誠禮拜。念佛懇求。碧峯長老。心裏想道。這回却好。點破他們了。金光一起。翻身又在碧峯會上。寶蓮禪座中間。端端正正的坐了。四衆人等。齊聲上啓道。老爺何事見棄衆生。碧峯長老道。我見你衆生們。班次混亂。污我的眼睛。故此到那塔上去亮一亮。這個眼珠兒。四衆人等。又齊聲上啓道。望乞老爺指教。那些兒班次混亂。碧峯長老道。

你衆生們。有有鬚的。有沒鬚的。有鬚多的。有鬚少的。都站在那一馱兒。怎麼不是混亂。四衆人等。又齊聲上啓道。望乞老爺指教。怎的樣兒分班。碧峯長老道。有鬚的站一邊。無鬚的站一邊。好個四衆人等。即時間分作左右兩班。有鬚的居左。無鬚的居右。碧峯長老又道。鬚多的站一邊。鬚少的站一邊。四衆人等。即時間又分作上下兩班。鬚多的居上。鬚少的居下。碧峯長老道。分班的齊不齊。四衆人等齊聲道。班齊。碧峯長老弄了一個神通。問聲道。那丹墀裏左側站的甚麼人。四衆人等起頭看時。果真是丹墀裏左側站着一位聖賢。身長十尺。面似抹朱。鳳眼蠶眉。美髯絳幘。碧峯長老道。你甚麼聖賢。那聖賢道。

手擎三國 脚踏五湖 人人道我 美髯丈夫

碧峯長老道。既是美髯公。請回罷。劃刺一聲響。早已不見了這位聖賢。碧峯長老又問道。那丹墀裏右側。又站着甚麼人。四衆人等起頭看時。又只見丹墀裏右側。也站着一位聖賢。身長十尺。面似靛青。環眼劍眉。虬髯絳幘。碧峯長老問道。你是甚麼聖賢。那聖賢道。

不提漢末 只說唐初 人人認我 虬髯丈夫

碧峯長老道。既是虬髯公。請回罷。也劃刺一聲響。就不見

了這位聖賢。四衆人等站在班上。齊聲道。阿彌陀佛。無量功德。碧峯長老道。不是阿彌陀佛。一個是美髯丈夫。一個是虬髯丈夫。爾衆生那個像丈夫。四衆人等齊聲上啓道。左班有鬚的像丈夫。右班無鬚的便不像丈夫。上班鬚多的像丈夫。下班鬚少的便不像丈夫。碧峯長老得了衆生這句話。便起一手。撚着自己的鬚。一手指定了衆生。問道。我這的鬚可也像丈夫麼。四衆人等。如夢初醒。如醉初醒。齊聲道。弟子們今番却解脫了。老爺是留鬚表丈夫。只這句話。雖則是個五字偶聯。傳之萬古千秋。都解得碧峯長老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有詩爲證。

詩曰 名山閱萬古 明月來幾時 願海屬中秋

| | | |
|-------|-------|-------|
| 萬里雲霧披 | 心閒境亦靜 | 月滿山不移 |
| 况茲飛來峯 | 秀削清漣漪 | 下有碧峯會 |
| 颯颯儂風吹 | 主者碧峯老 | 崑玉不磷淄 |
| 茲山暫寄逸 | 所至琴且詩 | 削髮除煩惱 |
| 躋彼仙翁毘 | 留鬚表丈夫 | 怡然大雅姿 |
| 雲駢與風馭 | 來往誰可知 | 但聞山桂香 |
| 繽紛落殘卮 | 媿我羈軒冕 | 妄意臯與夔 |
| 那知涉幻境 | 百歲黍一炊 | 風波世上險 |

日月壺中遲 何如歸此山 相從爲解頤
朝霞且沈澹 火齊兼交梨 晨夕當供給
足以慰渴飢 此事未易談 聳耳聽者誰
洗盞酌山靈 吾誓不爾欺 天空萬籟起
爲奏壘與篪

却說碧峯長老。剖破了這個留鬚表丈夫的醜謎兒。莫說是四衆人等念聲阿彌陀佛。就是毗沙門子三藐三佛陀。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佛把提泥犁陀。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優婆塞。優婆夷。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陀羅尼諸檀越。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僧綱僧紀僧錄。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一個個的念聲阿彌陀佛。碧峯長老照舊個登臺說法。四衆弟子們。照舊個聽講皈依。却不知烏飛兔走。寒往暑來。人人道。講經的講到妙處。好做圓滿哩。個個道。聽經的聽到妙處。好做圓滿哩。那曉得佛門無了又無休。刻刻時時上水舟。怎見得刻刻時時上水舟。却說四衆人等弟子。要做圓滿。便就有個弄神通闡法力的那謨來了。只見碧峯長老。坐在上面。那些四衆弟子。列在左右上下四班。每日家這些弟子進門時。剛剛的坐下。一個人懷兒裏。一疋三汗絹。或是一疋四汗絹。幫晚來出門時。一個個

又不見了這一疋絹。因此上街坊上嘈嘈雜雜。都說道碧峯會上聽經的失了絹。正叫是尊前說話全無准。路上行人口似飛。一下子講到了碧峯長老的耳朵裏面去了。碧峯長老心裏想道。聽經的失了絹。這的絹從何而來。從何而失。中間一定有個緣故。待我明日與他處分。到了明日天明之時。只見四衆弟子一個個的魚貫而來。剛剛的坐下。分了左班右班。上班下班。長老微開善口。講了幾句經。說了幾句典。問聲道。爾衆生懷袖裏可有甚麼子。沒有。那些四衆人等。聽知長老問道。連忙的把個懷袖裏揣揣揣來。還是昨天的那疋絹。齊聲答應道。弟子們懷袖裏一個人一疋絹。長老道。果是一疋絹麼。四衆人等齊聲道。果是一個人一疋絹。長老道。你們都交到我這裏來。這些弟子們一個人交了一疋絹。長老道。你們還坐定了。這些四衆弟子們。仍舊的分了四班。長老又講了幾句經。說了幾句典。長老道。這是甚麼時候。左班領班的弟子。就是那個遲再。遲再的站起身來。走到時辰牌下打一看。已自是午未未初。轉身回復長老道。此時已是午未未初。長老道。既是午未未初。爾衆生趁早散罷。長老說的一聲散。衆弟子們起得一個身。長老面前那些絹。却又不見了。長老道。你

們且慢去。待我來。一個個的驗下過。好個長老高張慧眼。收定元神。一站站在門首。把這些弟子們排頭兒數過。唱名而出一數。數到一個弟子。原是個出家人。

幾載棲雲住梵林

三乘透徹玄機妙

玉塵揮時龍虎伏

紅爐一點鵝毛雪

琅琅清演發餘音

萬法通明覺海深

寶花飄處鬼神歎

消却塵襟萬慮心

碧峯長老看見這個弟子。有些仙風。有些骨氣。心裏自忖道。端的就是這個陀羅賣弄也。狠着的喝上一聲。正是巫峽中霄動。滄江二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那個弟子看見這個長老來得兇哩。掣手便走。這個長老看見那個弟子去得緊哩。金光一聳。颼地裏趕將來。那個弟子却不是走。却是會飛。是個長老。又不是會飛。又不是騰雲。又不是駕霧。一道金光。就在半天之上。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叫做個緊趕上。趕得個弟子沒奈何。那弟子情知是走不出杭州城來。却也又是有些家所的。把個眼兒一睜。只見桑園之內。一個小小的人家。兩扇籬門兒。一個高高的架子。那架子十二簇的青頭蟲兒。是個甚麼蟲兒。他

吐絲不羨蜘蛛巧

飼葉頻催織女忙

三起三眠時化運 一生一死命天常
却原來是個蠶婦養的蠶蟲兒。那蠶蟲兒一個個的頂着一個絲窩兒。是個甚麼窩兒。只見他

小小彈丸渾造化

待看獻與盆纏纒

一黃一白色相當

先奉君王作袈裳

却原來是個蠶蟲兒作的絲繭兒。好個弟子。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蠶。坐在那繭兒裏面去了。這碧峯長老却又是積慣的番身。就趕將進去。趕將進去。不至緊。反又遇着一個禪師。那禪師道。來者何人。碧峯道。在下金碧峯便是。那禪師道。來此何幹。碧峯道。適來有個法門弟子。賣弄神通。是我趕將他來。故此輕造禪師道。那弟子轉身就出去了。碧峯道。老禪師尊名大號。願聞其詳。那禪師道。不足是法名慧達。碧峯道。何事宿於繭室之中。慧達道。我晝則坐高塔上去說法。夜則宿繭裏面棲身。碧峯道。怎麼說法要到塔上去。慧達道。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碧峯道。棲身怎麼要到繭室中去。慧達道。石室金谷。無形留影。碧峯道。謝教了。好個長老。剛說得謝教兩個字出口。已自渾身上金光萬道。騰踏到了半天。高張慧眼。只見西湖之上。陸宣公祠堂左側。有一個小小的雜貨店兒。那店兒裏面。擺着兩路

紅油油的架兒。那架兒上鋪堆着幾枝白白靜靜有節有孔的果品兒。是個甚麼樣果品兒。

家譜分從泰華峯

冰姿不染俗塵紅

體含春繭千絲合

天賦心胸七竅通

入口忽驚寒凜烈

沾唇猶惜玉玲瓏

暑天得此真風味

獻納須知傍袞龍

却原來是一枝藕。那弟子又弄了一個神通。閃在那藕絲孔兒裏面去了。這個神通。怎麼瞞得碧峯長老的慧眼過去。果然好一個長老。一轂碌逕自趕進那藕絲孔兒裏面。今番趕將進去不至緊。却又遇着裏面一個禪師。那禪師道。來者何人。碧峯道。在下金碧峯便是。那禪師道。來此何幹。碧峯道。適來有個法門弟子。賣弄神通。是我趕將他來。故此輕造。禪師道。那弟子轉身就出去了。碧峯道。老禪師尊名大號。願聞其詳。禪師道。不足是法名阿脩維。碧峯道。何故宿在這藕絲孔裏。阿脩羅說道。是我與那帝釋相戰。戰敗而歸。故此藏身在這藕絲孔裏。碧峯道。老禪師戰怎麼會敗。阿脩羅道。摩天鳩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碧峯道。老禪師藕絲孔裏怎麼好宿。阿脩羅道。七孔斷時凡聖盡。十身圍處剎塵周。碧峯道。謝教了。剛說得謝教兩個

字。只見渾身上金光萬道。早已騰踏在不雲不霧之中。把個慧眼一張。只見西湖北首寶石山上。

一聲響亮。四塞昏沈。紅氣撲天。黑煙障日。風

聲刮雜。半空中走萬萬道金蛇。熱氣轟騰。遍地裏滾

千千團烈燄。山童土赤。霎時間萬屋齊崩。水沸林

枯。一會裏千門就圯。無分玉石。崑岡傳野哭之聲。

殃及魚蝦。炎海播燭天之禍。項羽成陽。肆炎州之照

灼。牧童秦塚。慘上郡之輝煌。關伯商邱之戰。非瓊

瑩之能禳。宋姬亳社之妖。雖奮搗以爲備。訝圓淵

之灼。照靡竺之貨財殆盡。驚武庫之焚蕩。臨邛之井

灶無存。雖不是諸葛亮赤壁慶兵。却沒個劉江陵

返風霈雨。

這一天的火光利害也。碧峯長老慧眼一開。又只見那個

弟子弄了一個神通。躲在那紅通通的火燄裏面。長老也

自趕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金光閃處。一手把個保

叔塔的塔搭。攔將過來。連那搭上的九個生鐵盤兒。都也

帶將過來。左手疊在右手。右手疊到左手。把那一個塔搭

揉做一根禪杖。把那九個鐵盤兒。揉做九個鐵環。這就是

那一根九環錫杖。碧峯老爺終身用的。有詩爲證。

九節蒼蒼碧玉同

隨行隨止伴禪翁

寒溪點雪鳩頭白

春徑挨花鶴膝紅

縮地一從人去後

敲門多在月明中

扶危指佞兼堪用

亘古誰知贊相功

却說碧峯長老拿了這根九環錫杖。眼兒裏看得真。手兒裏去得溜。照着那個火頭。狠的還他一杖。這一杖不至緊。打得個灰飛烟滅。天朗氣清。這個弟子今番却没有飛處。你看他平了身。合了掌。雙膝兒跪在地上。口兒裏叫道。師父師父超拔了弟子罷。碧峯道。你是甚麼人。敢在我會上弄神通賣法力哩。弟子道。今番再不敢弄甚麼神通。賣甚麼法力。碧峯道。會上失了絹。就是你麼。弟子道。是。碧峯道。前此還有個傳說。道會上不見了許多皮。敢也是你麼。弟子道。也是。碧峯道。你既是做了這等的無良。你好好的吃我一杖。方纔舉起杖來。那弟子嘴兒且是快。叫聲道。師父且不要打。這是弟子的禪機。碧峯道。你是甚麼禪機。弟子道。昔日有個大志禪師。在這個會上講法華經。見朗閒雅。絕能清嘯。能使聽者忘疲。能使聽者忘倦。今日師父說經。就是大志禪師一樣腔調。能使聽者忘疲。豈真是失了皮。能使聽者忘倦。豈真是失了絹。這兩句話。說得有些譜。就

是長老也。自無量生歡喜。說道。既這等說。却是疲敝之疲。不是皮革之皮。却是勞倦之倦。不是紬絹之絹。弟子道。便是。碧峯道。疲倦兩個字。便是解得好。你叫我做師父。這師父兩個字。有些甚麼因緣。弟子道。這師父兩個字。在南海普陀落迦山上帶得來的。碧峯道。怎麼是普陀落迦山上帶得來的。弟子道。補陀山錦囊受計。願隨師父臨凡的。便是。碧峯道。我也不記得甚麼錦囊。只一件來。你既有錦囊。那錦囊裏面有甚鈐記。弟子道。錦囊之中只有三個字兒。碧峯道。那三個字。弟子道。是個天開眼三個字。碧峯道。這天開眼三個字。有何用處。弟子道。用來轉凡住世。碧峯道。果真住在天眼上麼。弟子道。因為是沒去尋個天眼。就費了許多的周摺哩。碧峯道。後來住的何如。弟子道。把個南贍部洲排門兒數遍了。那裏去討個天眼來。一直來到這杭州西北上二三百里之外。有一個山甚高。有三千九百餘丈。周圍約有八百餘里。山有兩個峯頭。一個峯頭上一個水池。一個屬臨安縣所轄地方。一個屬於潛縣所轄地方。東西相對。水汪汪的。就像兩隻眼睛兒。名字叫做個天目山。我心裏想道。這個莫非天開眼了。況兼道書說道。這山是三十四洞天。碧峯道。有何為證。弟子道。有詩為證。碧

峯道。何詩爲證。弟子道。宋人鞏豐詩曰。

我來將值日午時

雙峯照耀碧玻璃

三十四天餘福地

上中下池如仰箕

人言還有雙徑雄

勝處豈在阿堵中

兩泓秋水淨於鑑

恢恢天眼來窺東

碧峯道。既得了那錦囊中的鈐記。你托生在那裏。弟子道。

就托生在山脚底下姓鄞的鄞長者家裏。碧峯道。你出家

在那裏。弟子道。就出家在山之西寶福禪寺。碧峯道。你叫

甚麼法名。弟子道。我的脚兒會飛去飛來。口兒會呼風喚

雨。因此上叫做個飛喚。碧峯道。這却不像個法名。你原日

在西天之時。叫做個甚麼名字。飛喚道。叫做個摩訶薩。碧

峯道。只你一個摩訶薩。飛喚道。還有徒弟迦摩阿。碧峯道。

迦摩阿在那裏。飛喚道。他也從補陀山上討了一個錦囊。

碧峯道。他的錦囊。却怎麼說。飛喚道。他的錦囊。又是五個

字。碧峯道。五個甚麼字。飛喚道。是鴈飛不到處五個字。碧

峯道。他這五個字。却怎麼樣住。凡。飛喚道。他也曾把個南

瞻部洲細數了一遍。碧峯道。畢竟怎麼一個樣兒的。鴈飛

飛喚道。直在温州府東北上百里之外。有一個山。約有四

十里高。東連溫嶺。西接白巖。南跨玉環。北控蒼括。頂上有

一個湖。約有十里多闊。水常不涸。表歸時。多宿於此。名

字叫做個雁蕩山。徒弟說道。這個莫非就是鴈飛不到處

也。碧峯道。你纔方說道春鴈來歸。怎麼當得個鴈飛不到

飛喚笑一笑道。將以反說約也。碧峯道。這句又是儒家的

話語了。飛喚又笑一笑道。三教同流。碧峯道。好個同流二

字。只這鴈蕩山有何爲證。飛喚道。也有詩爲證。碧峯道。何

詩爲證。飛喚道。王十朋的詩爲證。

歸鴈紛飛集澗阿

不貪江海稻梁多

峯頭一宿行窩小

飲啄偏堪避網羅

又有林景熙的爲證。

驛路入芙蓉

秋高見早鴻

蕩雲飛作雨

海日射成虹

一水通龍穴

諸峯盡佛宮

如何靈運屐

不到此山中

碧峯道。他既得了錦囊中的鈐記。却托生在那裏。飛喚道。

他就托生在山脚底下姓童的童長者家裏。碧峯道。他出

家在那裏。飛喚道。他就出家在東內谷峯頭之下白雲禪

寺。碧峯道。如今叫做甚麼法名。飛喚道。他地場是個東內

谷。禪林是個白雲寺。他就雙關兒取個法名。叫做個雲谷。

碧峯道：你那裏聽得來的。飛喚道：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床前。碧峯道：原來你是看見的。飛喚道：曾遊松下路。看見洞中天。碧峯道：先覺覺後。自利利他。你快去叫將徒弟來。飛喚道：悟由自己。印乃憑師。弟子就去也。真好個飛喚口兒裏說得一個去。半天之上。只聽得一陣響風呼。早已到了那個鴈蕩山。把那一個鴈蕩山一十八個善世寺。叫喚了一遭。又把個東邊的溫嶺。西首的白巖。南邊的玉環。北首的蒼括。搜刷了一周。又把個東外谷五個峯頭。東內谷四十八個峯頭。西內谷二十四個峯頭。西外谷二十五個峯頭。翻尋了一遍。又把個大龍湫。細龍湫。上龍湫。下龍湫。檢點了一番。並不會見個徒弟的影兒。飛喚心裏想道：師父命我來尋徒弟。沒有徒弟。怎麼回得個師父話來。好個飛喚翻身又到那一十八個善世法門裏面去挨訪。只見過了個靈巖寺。就是個能仁寺。飛喚起頭一看。到也好一個洞天福地也。祥雲蕩蕩。瑞氣騰騰。飛喚直望裏面跑着。轉轉灣。抹抹角。却早有一個道院。各家門兒。另家戶門額上寫着。西山道院四個字。飛喚進到裏面。却早有一個禪房。兩邊子却是些禪僧。飛喚打一個問訊說道：徒弟雲谷在這裏麼。人人默坐。個個無言。內中只有個老僧

答應道：過了大龍湫。還上去數里。叫做個上龍湫。那山巖壁立的中間。有一個石洞兒。就是雲谷的形境。飛喚得了這兩句話兒。就是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再陪一個問訊。望外面只是一蓬風。找至大龍湫。上了上龍湫。只見飛流懸瀉。約有幾千丈。果真那個山巖壁立。怪石峻嶒。中間可的有一個小洞兒。方圓止有八九尺。洞外奇花異卉。洞裏石蹬石床。飛喚看了一周。洞便是個洞。却没有欄雲谷在那裏。心裏想道：到底是個未完。心兒裏一邊籌度。眼兒裏一邊睜着。過來只見洞門上有幾行字。隱隱約約。細看之時。原來是一首七言八句。這七言八句。怎麼說。

詩曰 蓬島不勝滄海寒

巨鰲擎出九泉關

洞中靈怪十三子

天下塊奇第一山

權由浩歌蒼靄外

幔亭高宴紫霞間

金芽自斲詩人骨

何必神丹煉大還

却說飛喚看了這詩。讀了這詞。心兒裏就有一個主意。他思想道：找不着徒弟。找得着徒弟的詩句。轉去回復師父的話。也有個准憑。就把這七言八句。都已記將他的來。聽地裏一聲響。早已轉到了杭州城上來。回復碧峯長老的話。却不知七言八句的詩。有些甚麼意味。又不知碧峯長老

看了這七言八句的詩。有何剖判。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二

第六回 碧峯會衆生證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

詩曰 濃濃秋露鶴聲長 靈隱仙壇夜久涼

明月照開三島路 冷風吹落九天香

青山綠水年年好 白髮紅塵日日忙

休問人間蝸兩角 無何認取白雲鄉

却說飛喚捧了這個七言八句的詩兒。逕來回復碧峯長老的話。碧峯長老道。雲谷在麼。飛喚道。雲谷早已不在。廬蕩山了。長老道。那裏去了。飛喚道。却不知道他在那裏去了。只見洞門上貽下的有幾行龜文鳥跡的字兒。碧峯道。那字是個甚麼詞兒。飛喚道。是個七言八句的詞兒。碧峯道。你可記得麼。飛喚道。記得。碧峯道。你念來我聽着。好個飛喚。他就把那個七言八句的詞兒。一字字的朗誦。一句句的高談。碧峯長老聽着。把個頭來點了一點。飛喚道。師父是個點頭。即知我弟子却還坐在糲糊盆裏。碧峯道。他這個詩。是武夷山的詩。多在武夷山去了。飛喚道。師父。我和你到武夷山去走一走。何如。碧峯道。要走就是個行。

脚僧了。飛喚道。昔日有個飛錫來南國。乘杯渡北溟的。豈不是個那謔。碧峯長老看見他說個飛錫乘杯。都是些實事。心上也有點兒生歡生喜。說道。你也思慕着南國北溟麼。飛喚道。莫論南國北溟。只這南瞻部洲有五個大山。叫做五岳。四個大水。叫做四瀆。我弟子還不會看一看哩。碧峯道。你既要看那五岳。也沒有甚麼難處。飛喚道。師父肯做一個領袖麼。碧峯道。且慢。飛喚道。怎麼且慢。碧峯道。今日尋徒弟。尋的費了力。我今日個等你。等的費了神。我和你且在這個寶石山頭上坐一回。纔方說得一個坐字。長老已自蟠了脚。合了掌。閉了眼。收了神。師父如此。徒弟不得不如此。正是德均平等。心合無生。却待個飛喚閉了眼。定了神。好個碧峯長老。輕輕的張開口來。念了幾句密諦。輕輕的伸出手來。丟了一個神通。頃刻之間。飛喚的啐上一個噴嚏。開眼來。連聲叫道。師父師父。你好現化我弟子也。碧峯長老。只作一個不知不覺的。輕輕的說道。怎麼叫做個現化你們。飛喚道。弟子已經遊遍了五岳哩。碧峯道。敢是吊謊麼。飛喚道。看得到。記得真。怎的敢吊謊。碧峯道。你既不是吊謊。我且盤你一盤。飛喚道。請教碧峯道。你既到東岳來。看見個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個齊天仁聖。

大帝金虹氏。碧峯道。他職掌些甚麼事理。飛喚道。看見他職掌的是人世上貴賤高下之分。祿科長短之事。一十八重地獄卷案文籍。七十五個分司壽夭死生。碧峯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個山

俯首無齊魯

東瞻海似杯

斗然一峯上

不信萬山開

日抱扶桑躍

天橫礪石來

秦皇松老

仍有漢王臺

碧峯道。你到西岳來看見個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個金天順聖大帝姓善名里。碧峯道。他職掌些甚麼事理。飛喚道。他職掌的是人世上金銀銅鐵錫五寶五金陶鑄坑冶埴埴坯埴。兼管些羽毛飛類鳥雀鸞鳳。碧峯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個山

西入秦關口

南瞻驛路連

彩雲生闕下

松樹到祠邊

作鎮當官道

雄都俯大川

蓮峯徑上處

彷彿有神仙

碧峯道。你到南岳來看見個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個司天昭聖大帝姓崇名里。碧峯道。他職掌些甚麼事理。飛喚道。他職掌的是人世上星辰分野九州十方。兼管些鱗甲水族蝦鱉魚龍。碧峯道。看見山是怎麼樣兒。飛喚道。這個

山

曲磴行來盡

松陰轉寂寥

不知茅屋近

却望石梁遙

葉啣疑聞雨

渠寒未上潮

何如迴鴈嶺

誰個共相招

碧峯道。你到北岳來看見個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個安天玄聖大帝姓晨名萼。碧峯道。他職掌些甚麼事理。飛喚道。他職掌的是世界上江河海湖溪澗溝渠。兼管些虎豹犀象蛇虺昆蟲。碧峯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個

元氣流行鎮朔方

金枝玉樹爛祥光

包燕控趙奇形壯

壓地擎天秀色蒼

張果岩前仙跡著

長桑洞裏帝符藏

夜深幾度神仙至

月下珊瑚嚮瓊瑤

碧峯道。你到中岳來看見個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個中天崇聖大帝姓憚名善。碧峯道。他職掌些甚麼事理。飛喚道。他職掌的是世界上地水火澤山陵川谷。兼管些山林樹木異卉奇葩。碧峯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個

峻極於天一柱青

誕生申甫秀鍾英

石存搗臼今無杵

地鑿中天舊有名

萬壑風生開虎嘯

五更日出聽雞鳴

當年武帝登臨處

贏得三呼萬歲聲

碧峯道。這是南贍部洲五個大山。叫做五岳。還有四個大水。叫做四瀆。你削性去看一看。來到好哩。飛喚道。今番再不去也。碧峯道。既是不去。我和你且轉到法會上去來。飛喚道。就請師父到武夷山去罷。碧峯道。會上要做圓滿。怎麼就去得飛喚道。既如此請回。碧峯長老一則是得了這個飛喚徒弟。二則是得了這根九環錫杖。你看他生歡生喜。轉到這個法會上來。師徒們兩個人一駝兒坐着講的講。聽的聽。則見那風送好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却不覺的就是一更二更三更半夜。飛喚的略把個眼兒圍一圍。碧峯長老就輕輕的伸起一個指頭兒來。到地上畫了一個圓溜溜的小圈兒。這個圈兒不至緊。又有許多的妙處。一會兒長老咳嗽一聲。把個飛喚吃了一驚。口兒裏亂說道。咳嗽險些兒。險些兒。碧峯道。又胡話了。飛喚道。却不是遊湖的話。却是江河淮濟的話。碧峯道。怎麼有個江河淮濟的話。飛喚道。却好又是師父現化我也。碧峯長老又做個不知不覺的。說道。怎麼又是現化你也。飛

喚道。弟子已經遊徧了四瀆哩。碧峯道。你既是遊徧了四瀆。看見個甚麼神道來麼。飛喚道。看見江瀆之上。一個廣源順濟王。楚屈原大夫的。是河瀆之上。一個靈源。弘濟王。漢陳平的。是淮瀆之上。一個長源。永濟王。唐裴說的是。濟瀆之上。一個清源。博濟王。楚作大夫的。是碧峯道。看見水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個水

運行不息妙流通

逝者如斯本化工

動樂有機春潑潑

虛名無物劍空空

深源自出先天後

妙用原生太極中

尼聖昔形川上歎

續觀瀾者越何窮

碧峯道。你看了那個五岳四瀆。心下何如。飛喚道。我心上還有許多解不脫的去處。碧峯道。是誰個網縛你來。飛喚道。雖則不是個網縛得來。却不知這個五岳要這等的高。怎麼。碧峯道。聳高阜於慢。山橫遮法界。飛喚道。四瀆要這等的深。怎麼。碧峯道。洶長波於貪海。吞盡欲流。飛喚道。那高山上的茂林脩竹。滿地閑花。却是怎麼。碧峯道。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飛喚道。既是法身。又是般若。怎麼山又會崩。花又會謝。碧峯道。俗念既息。幻境自安。塵翳既消。空華自謝。飛喚道。那四瀆的水。川流不息。却

是怎麼。碧峯道。川何水而復新。水何川之能故。飛喚道。也有個時候注而不流。却又怎麼。碧峯道。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飛喚道。既有這等妙處。怎麼教弟子在夢裏過了。碧峯道。豈不聞一夕之夢。翱翔百年。一尺之鏡。洞形千里。這些話兒。都是碧峯長老點化。這個飛喚徒弟。把個飛喚點化得他。如風捲烟。如湯沃雪。碧峯長老看見這個弟子。已自超凡入聖。又叫上他一聲。說道。徒弟。你可省得了麼。飛喚應聲道。省得了。碧峯道。你省得甚麼來。飛喚道。我省得個空華三界。如風卷烟。幻影六塵。如湯沃雪。碧峯道。你果是省得了。只你的法名。還有些不省得。飛喚道。弟子的法名。有違正果。伏乞師父與我另取一個。如何。碧峯道。另取便是。另取。只你自家也要取一個。我也和你取一個。飛喚道。請師父先說。碧峯道。我和你不要說。飛喚道。既是不說。怎麼得知。碧峯道。我却有個處分。飛喚道。怎麼樣的處分。碧峯道。你取的法名。寫在你的手兒裏。我和你取的法名。寫在我的手兒裏。飛喚道。又笑了一笑。說道。這是個心。心相證。師徒們各各取上一付筆墨。各人寫上兩個字兒。碧峯道。你拿出手來。飛喚道。師父也請出手哩。碧峯就拿出了一個手兒。放在外面說道。手兒我的。在這裏。却要你

的手先開。飛喚道。還是師父先開。師父叫徒弟先開。徒弟請師父先開。兩家子都鬧出手來打一看。只見那兩隻手兒裏。俱是那兩個字兒。俱是一般兒呼。俱是一般兒寫。俱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呼。却不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寫。還是個甚麼兩個字。俱是一般兒呼。俱是一般兒寫。俱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呼。却不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寫。原來是個舊法名的飛字一般兒呼。却是個是非的非字。却不是舊法名的飛字一般兒寫。原來是個舊法名的喚字一般兒呼。却是個幻杳的幻字。却不是舊法名的喚字一般兒寫。碧峯長老看見他的心印了。徒弟的心。徒弟的心印了他的心。不知怎麼樣的生歡生喜。說道。你今番却叫這個非幻了。這非幻是金碧峯的高徒弟。後來叫做個無涯永禪師。非幻道。這兩個字。却是一般樣兒呼。怎麼一個中取一個。不中取。碧峯道。你豈不知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世音。喜舍。即是勢至。能淨。即是釋迦。平直。即是彌陀。道猶未了。這個非幻化身。雖在東土。心神已自飛度。在西天之上。了。連忙的飯依叩禮。只見一個茶頭。送將茶來。看見這個非幻小師父。虔誠禮拜。他也自曉得。他得了根宗。歸了正果。叫聲淨頭哥。快取床蓆兒來。裹着這

個小師父。淨頭說道。怎麼樣兒。小師父要個蓆兒裏。茶頭說道。這個小師父今朝得了道了。淨頭說道。怎麼今朝得了道。又要蓆兒。茶頭道。你豈不聞朝聞道夕死。碧峯長老聽見說道講的麼。閑談。你和我到西園裏去看一看來。茶頭道。看些甚麼。長老道。你看那果樹上的果子。可曾熟麼。茶頭道。我方纔在園裏出來。只看見果樹滿園。果子滿樹。長老道。既如此。快些兒收拾做圓滿哩。即時間收拾起法場。做下了圓滿。做到那七七四十九日。只見那天上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樓閣雲。一切種種色妙衣雲。一切無邊清淨旃檀香雲。一切妙莊嚴寶蓋雲。一切燒香雲。一切妙曼雲。一切清淨莊嚴貝雲。只見這會上一切比丘僧。一切比丘尼。一切優婆塞。一切優婆夷。又只見這四衆人等。一切清淨法身。一切圓滿報身。一切千百億化身。又只見這三身之內。一切過去心。一切現在心。一切未來心。又只見這三心之內。一切本來寂淨通達無涯的真智。一切自覺無明割斷煩惱的內智。一切分別根門識了塵境的外智。又只見四衆人等。頭上頂的一切。以不思議爲宗的維摩經。一切以無任爲宗的金剛經。一切以法界爲宗的華嚴經。一切以佛性爲宗的涅槃經。又只

見四衆人等。手裏捧着的一切金輪寶。一切白象寶。一切如意寶。一切玉女寶。一切主藏寶。一切主兵寶。一切紺馬寶。又只見清中溝外。駐綵延華。一切銀色世界。一切金色世界。一切寶色世界。一切妙色世界。一切蓮花色世界。一切簷蔔色世界。一切優曇鉢羅花色世界。一切金剛色世界。一切頗黎色世界。一切平等色世界。把這些四衆弟子。一個個身是菩提。一個個心如明鏡。就是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也。一個個罪花零落。一個個業果飄消。就是經猿談鳥也。自一個個六時來拜。一個個掌上飛食。就是金毛獅子。無角鐵牛也。自一個個解脫番身。一個個長眠少室。故此杭州城裏傳到如今。那個處所。不是善地。那個人不是善男子。那個人不是善女人。有一曲讚佛詞爲證。

詩曰

| | | |
|-------|-------|-------|
| 羣相倡明茂 | 四炁適清和 | 凌晨將投禮 |
| 苜蓿事奢摩 | 閃居太陽來 | 朗躍周九阿 |
| 諸天從帝釋 | 旌拂紛婀娜 | 修羅戢怨刀 |
| 波旬解障魔 | 馥郁旃檀樹 | 彪炳珊瑚柯 |
| 醍醐釀甘露 | 徐挾神飄過 | 千葉青芙蓉 |
| 一一凌素波 | 流鈴相間發 | 寶座鬱嵯峨 |
| 上有慈悲父 | 金頂繡青螺 | 端嚴八十相 |

妙好一何多 微吐柔細旨 雍和鳴鳳歌

惠澤徹無間 哀響徧婆娑 密跡中躡躍

大士亦隗俄 獨解舍利子 回心乾闥婆

靈花散優鉢 智果結庵羅 法鼓撞震方

慧燈導恆河 方廣詎由旬 成道僅剎那

冥心歸真諦 毋使歎蹉跎

却說碧峯會上。圓滿已周。長老說道。你四衆弟子在這裏。今日做了個圓滿。我貧僧也要伸一個敬。四衆弟子齊聲念一句阿彌陀佛。說道。蒙老爺超拔天堂。永不墜地獄。已自無量功德。怎麼敢受老爺的敬。長老道。不是別的就是那西園之中。果樹滿園。果子滿樹。這都是數年之中。我貧僧親手種的。你們到園裏面去。一人取一個。人人要到手。個個要到口。纔不枉了我貧僧種果的初心。四衆弟子不敢違拗。齊齊的離了法會。進了西園。真個的果樹滿園。果子滿樹。挨次兒。一人取一個。人人到手。一個咬一口。個個到口。其中滋味。也有甜的。也有酸的。也有苦的。也有澁的。味雖不同。却都是一般的。得了正果。魚貫兒轉到會上來。只說是圓滿。又圓滿。無了又無休。那曉得碧峯長老帶着個非幻神僧。已別尋一個洞天福地去也。正行之際。非幻

說道。師父你把前日的詩兒再加詳細一詳細。却不要錯了門哩。碧峯道。你不看見這就是一個山。這個山總有三十六個峯頭。那前面一個秀削的就叫做個大王峯。又叫做天柱峯。當先原有個魏王子騫和張湛等一十三個人。都在這個峯頭下得道。就住在這個峯窩兒裏面。那裏面雖則是一個石室。却別是一個天地。別是一個日月星辰。別是一個山川岳瀆。峯頭上有一樣檜柏異竹。有一樣仙橘仙李。有一樣長生芝草奇花。故此他的詩上說道。洞中靈怪十三子。非幻道。這一句是了。那天下瑰奇第一山。在那裏。碧峯道。那一句又是合而言之。非幻道。怎叫做個合而言之。碧峯道。總說這個山碧水丹崖。神剗鬼削。龍驤虎踞。馬驟蜺蟾。是普天之下第一個山。非幻道。權曲浩歌蒼溟外。這在那裏。碧峯道。這山下溪流九曲。繚繞之玄有一等蘭舟桂棹。來往其間。長嘯浩歌。山谷震動。却不是權曲浩歌。蒼靄外。非幻道。又怎麼叫做個幔亭高宴紫霞間。碧峯道。大王峯轉過北一首。有一個幔亭峯。是秦始皇時候。玉帝爲大姥魏真人武夷君。設一座虹橋跨空。上面建立的是幔亭綵屋。中間鋪設的是紅雲綉。紫霞襪。請些鄉裏人來飲酒。名字叫做個曾孫酒。唱的是寶雲曲。舞的是

擲雲屨。後來這些男女們在橋上吃過酒來的。都活了二三百歲。故此叫做個幔亭高宴紫霞閣。非幻道。師父既是認得這個山。這個山還叫做個甚麼名字。碧峯道。昔日有個仙人住在山上。自稱武夷君。故此這個山叫做個武夷山。非幻道。山便是武夷山。却不知徒弟在那裏。碧峯道。且下來再作道理。好個碧峯長老。說聲上就是上。說聲下就是下。收了金光。恰好到了那六曲溪流的左側一個小小峯頭之上。那峯頭上的石頭。都生成是個仙人的手掌。紅光相射。紫霧噴花。碧峯心裏想道。這個仙人遺掌。十指春葱。也都是個般若哩。叫聲道。非幻。你看見這幾片仙掌石頭麼。非幻聽見師父呼喚。連忙的近前頂禮。碧峯抬頭看來。只見是兩個非幻在前面站着。碧峯心裏想道。這却又是個小鬼頭來賣弄也。心兒裏雖則曉得是個小鬼頭。却終是慈悲爲本。方便爲門。面上却沒些兒火性。微開善口。叫聲非幻。他兩個齊齊的答應上一聲。有。碧峯道。那個是真非幻。他兩個人齊齊的答應道。我是真非幻。碧峯道。是真非幻。過左。兩個人齊齊的過左。碧峯道。是真非幻的。過右。兩個人齊齊的過右。碧峯道。是真非幻的。把那前面的仙人掌都勸將來。勸這仙人掌不至緊。一勸。勸出許多的

妖魔鬼怪來了。怎麼就勸出許多的妖魔鬼怪來了。原來這六個仙人掌。是六塊石頭。只是形狀兒像個仙人的手掌。上面又有些掌紋兒。一個方頭。約有千百斤之重。長老分付一聲道。是真非幻時。勸將仙人掌來。只見六塊石頭。就是六個非幻勸將來了。這六個非幻。却比頭裏的又多。了四個。長老坐在峯頭之上。高張慧眼。只見這六個之中。有兩個是人。却有四個是鬼。碧峯心裏想道。渾濁不分鱗共鯉。水清方見兩般魚。待我與他一個頂門針。叫聲道。把個仙人掌勸上來些。只見六個非幻勸的六個仙人掌。逕直走到面前來。好長老拿定了這根九環錫杖。照前還他一杖。這一杖打得個山鳴谷應。鶴唳猿啼。只有兩個非幻站在面前。那四個非幻。一個一跟頭。都做個倒栽葱。栽在那瀑布飛泉的裏面去了。長老看見走了四個。還有兩個。心兒裏就明白了。叫聲非幻。他兩個人又來齊齊的答應。長老微開善口。輕輕的呵上了一口氣。只見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砮剝。可的是兩樣的人。一個是非幻。一個不是非幻。雖則一個是一個不幻。却兩個都不會說話。長老心裏曉得這都是妖氣太重了。又呵上一口氣。與他只見一陣清風劈面來。師父徒弟都明白非幻心裏纔

明白了。看見是個徒弟。心裏又着惱。又好歡喜。說道：你做這等個神頭鬼臉。怎的雲谷道。不是我做這個神頭鬼臉。來。其中有好一段緣故。非幻道。且不要說甚麼緣故。師祖在上面。雲谷聽知道師祖兩個字。就有三分鬼見愁。連忙磕頭禮拜。拜了師祖。又拜師父。纔方像個法門弟子。這雲谷是金碧峯的小徒孫。後來叫做個無盡薄禪師。非幻把個鴈蕩山看詩的事。故武夷山找尋的緣由。細說了一遍。雲谷滿口只是一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碧峯道：你方纔有甚麼一段好緣故。雲谷道：弟子自別了師父。實指望踏遍紅塵。看山尋水。松林聚石。竹徑搖風。那曉得個好事多磨。碧峯道：磨磨折折。金頭玉屑。却甚麼事磨折。雲谷道：這個山自古以來。有個鈴記。碧峯道：甚麼鈴記。雲谷道：鈴記說是

· 溪曲三三綠

峯環六六青

三三都見鬼

六六盡埋精

碧峯道：原來鬼怪這等多也。雲谷道：多便多。還有一個大得回的。碧峯道：纔方勸仙人掌的。可就是他。雲谷道：纔方的。只當個怪孫兒。碧峯道：那大的還在山上。還在水裏。雲谷道：就在這九曲溪流的裏面。碧峯道：怎見得。雲谷道：時

常變做個船兒。在水面上。有等的生黨人兒不曉得。誤上了他的船。就着了他的手。他若是出來時。遇晴天便烏風黑雲。遇陰雨便就雨散雲收。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弟子在這裏。受他的氣。也有年罷了。碧峯道：他自在水裏。與你何干。雲谷道：他水裏不得手。又變化到岸上來。碧峯道：你纔方怎麼又下手師父哩。雲谷道：不是下手師父也。只因這一個老怪。時常間帶着些兒大精小怪。或變做我的師父。或變做我的師兄。是我弟子連番與他賭個勝。鬪個智。賽個寶。顯個神通。那曉得今日裏。果真一個師父師祖來也。碧峯道：怎麼今日不會見他出來。雲谷道：他有數的。來便來。七七四十九個日子。去便去。七七四十九個日子。今日這些小怪。受了搪突。一定前去報知他了。只在四十九日後。他纔出來。碧峯道：你可扞得他的根脚兒着。雲谷道：却不曉得他的根脚是怎麼樣的。好個碧峯長老。叫聲非幻。站着左壁廂。叫聲雲谷。站着右壁廂。自家口裏念動幾句真言。宣動幾句密語。片時間。有許多的文武武紅紅綠綠。老老少少。長長矮矮的人來了。也不知是個神。也不知是個鬼。非幻問聲道：來者何人。那些來的。看見了這個長老。坐在峯頭上。金光萬道。那

邊的小長老紫霧騰空。嚇得他一個個挨挨札札怕向前來。非幻又說聲來者何人。各道名姓。那些來者却繞一字兒跪着。一個說道。東方揭諦神參見。一個說道。西方揭諦神參見。一個說道。南方揭諦神參見。一個說道。北方揭諦神參見。一個說道。中方揭諦神參見。一個說道。日遊神參見。一個說道。夜遊神參見。一個說道。巡山邏候參見。末後有一個。老又老。矮又矮。跛也跛的。跛將來。說道。本境土地之神參見。長老道。土地之神跪上些。那土地又跛也跛的。跛將上來。長老道。你山裏有個甚樣的精怪在這裏。麼。土地回復道。若論小精小怪。車載斗量。若論半精半怪。籠貫箱張。若論大精大怪。雖則只是一個。却也狠似閻王。長老道。他怎的這等狠哩。土地道。不管他狠事。他一家兒都是些兄弟兵。却不知這個怪有個甚麼兄弟兵。却不知後來碧峯長老怎麼樣降服他的兄弟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九環錫杖大施威

詩曰 岩下飄然一老僧

論時自許窺三昧

高閣松風傳夜磬

全憑錫杖連環響

四路妖精皆掃盡

會求佛法禮南能

入聖無梯出小乘

石床花雨落寒燈

掃蕩妖氛誦法楞

却說長老問這個精。怎的這等狠。土地道。不管他狠事。只因他一家兒。都是些兄弟兵。長老道。他是甚麼兄弟兵。土地道。他一門有四個房頭。都是精怪。只是大房頭。更加茂盛些。一個老兒。養了三十二個兒子。個個神通廣大。個個變化無窮。其餘的三個房頭。都是單傳的一家一個兒。長老道。可有個姓麼。土地道。也不知其姓。長老道。可有個名字麼。土地道。也不知他的名字。長老道。既沒有姓。又沒有名字。却怎麼樣兒稱呼。土地道。他大房裏人多。就號做天罡精。二房裏只一個。號做鴨蛋精。三房裏一個。號做葫蘆精。四房裏一個。號做蛇船精。長老道。你這山上的是那房裏。土地道。這山上是四房裏蛇船精。故此只在九曲溪流之上。長老道。那三房都住在那裏。土地道。第三房住在羅浮山上。第二房住在峨眉山上。大房裏住在五台山上。長老一直扞實了他的底兒。纔方分付這些神道。各回本位。一個長老。兩個神僧。就在這個山上。遇曉便行。遇晚便宿。遇峯頭便上峯頭。遇岩洞便進岩洞。遇寺觀便坐寺觀。遇祠廟便住祠廟。遇長老講上幾句經。遇衆生教他幾句偈。遇強暴引他進善門。遇慈悲掖他登法界。遇龍與他馴。遇虎導他仁。遇鶴任其舞。遇鳥雀隨其飲啄。不覺的鳥飛

兔走。日復一日。這一日坐在齊雲谷的齊雲亭上。那亭外豎着一座碑。石碑上鐫着一首七言四句的詩。長老問道。那碑上的詩是甚麼人題的。非幻看了一看。回聲道。是朱文公題的。長老道。你把那詩念來與我聽着。非幻的慌忙走近前去念。說道。

九曲將窮眼豁然

桑麻雨露見平川

漁郎更覓桃源路

除是人間別有天

一個天字纔念得出聲。猛省得半空裏火光一閃。颯地裏一陣的響將來。只見

視之無窮。聽之有聲。噫大塊之怒號。傳萬竅之跳叫。穴在宜都。頃刻間弄威靈於萬里。獸行法獄。平地見鞠陵於三門。一任他兵兵兵。栗栗烈烈。撼天關。搖地軸。九僊天子也。愁眉那管他。青青紅紅。皂皂白白。翻大海。攪長江。四海龍王同縮頸。雷轟轟。電閃閃。飛的是沙。走的是石。直恁的滿眼塵埋春起早。雲慘慘。霧騰騰。折也喬林。摧也古木。說甚麼前村燈火。夜眼遲。忽刺刺前呼後叫。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龍鳳閣。也教他萬瓦齊飛。吉都都橫衝直撞。亂捲斜拖。卽如千丈虎狼穴。難道是一毛不拔。雖不終朝。却負大翼。么的戴松之失牛。喝。的韓

幹之墜馬。纔聞虎嘯。復訝鷲鳴。愁的雞豚之罔柵。怕的烏雀之移巢。縱宗生之大志。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雖列子之冷然。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似這等的惡神通。那裏去聽個有虞解慍之歌。黃帝吹塵之夢。須別樣的善菩薩。才贏得這個高祖豐沛之樂。光武汾陽之詩。正是萬里塵沙陰晦。幾家門戶響敲推。多情折盡章臺柳。底事掀開杜屋茅。

真好一陣怪風也。非幻見了。只是縮了個頭。雲谷見了。只是伸出個舌頭來。長老坐在齊雲亭上。只把他當一個耳邊風。這一陣風。纔方息了。又只見黑沈沈的世界。滿地裏傾盆倒鉢的下將來。只見

泔然淒淒。霈焉祁祁。納於大麓而弗迷。自我公田而及私。王政無差。十日爲期。未能破塊。才堪濯枝。微若草間委露。密似空中散絲。飲酒方觀於御叔。假蓋定聞於仲尼。若夫月方離畢。雲初觸石。紆灌壇之神馭。儼高唐之麗質。雖潤不崇朝。而暴難終日。爾其驂屏翳。駕玄冥。曠室中之恩婦。集水上之焦明。蜀道淋鈴。周郊洗兵。罷陸楯於秦殿。奏簫鼓於劉城。或以占中國之聖。或以伐無道之邢。及夫舟運渡頭。水生堂上。喜甘樂之已飛。伊百

穀面是仰。亦有洞中鞭石。鞍上飛塵。煩河伯之使。藉無爲之君。則有諒轉聚艾。戴封積薪。溧麥已稱於高鳳。流粟仍傳於賈臣。隨景山之行車。折林宗之角巾。亦聞文侯期獵而守信。謝傅出行而致怒。或勤閔而求。或霰靈爲苦。忤羅浮之神龜。鳴武昌之石鼓。復見商羊奮躍。石燕飛翔。玉女振衣。雷君出裝。認天河之浴狶。觀卯日之羣羊。利物爲神。零雲有香。霈則喻宣。尼之相魯。霖則爲傅說之輔商。又云。欒巴喫酒。樊英嗽水。浮朱鼈於波上。躍黑蜃於水底。陰陽脗合而風多。日月蔽虧而雲細。或因掩骼而降。或爲省冤而致。考於義易。悵西郊之未零。玩彼麟經。睠北陵而可避。正是茅屋人家。烟火冷。梨花

庭院夢魂驚。渠添濁水通魚入。地秀蒼苔滯鶴行。

好却又一陣驟雨也。非幻伸出手來。把個指頭兒算一算。雲谷道。你算個甚的。非幻道。我算一算來。今日剛剛的是七七四十九個日子了。雲谷道。這孽畜真是會呼風喚雨的。非幻道。少說些罷。只見碧峯長老坐在那亭子上。合了眼。定了神。只當一個不看見的。須臾之際。雨收雲散。皎日當天。一撲刺一個猛漢。站在長老的面前。貓頭貓嘴。露齒露牙。長老心裏想道。今番却是那畜生來也。開了眼。輕輕

的問道。你是甚麼人。那猛漢道。你還不認得我哩。我是當方的有名的蛇船大王。長老道。你到這裏做甚麼。猛漢道。你無故久占我的山頭。我特來和你賭個賽。長老道。你這等一個矮矮的人兒。要賭個甚麼賽。那猛漢聽知道說他矮。他就把個腰兒拱一拱手。手兒伸一伸。恰好就有幾十丈高。就像個九層的寶塔。長老道。高便有這麼樣兒高。只是個竹竿樣兒。終不濟事。那猛漢知道說他矮小。他又把個身子兒搖幾搖。手兒擺幾擺。恰好就有十丈寬大。就像個三間的風火土庫。長老要他變高了根。便不看見下面的動靜。長老要他變瘦了腰。便不會如常的屈伸。長老想道。却好算計他了。雙手揸定了這根九環錫杖。謹照著他的腰眼骨兒。著實斷送他一下。把個孽畜打得一個星飛。纏亂魄散魂飄。咬著牙。忍著疼。望正南上逕走。好個碧峯長老。拽著根九環的錫杖。帶著二個證佛的高徒。金光起處。早已趕上了這個孽畜。這孽畜看見後面趕得緊。只是望著第三個哥哥處奔。他那裏前面走得緊。我這裏後面趕得緊。這孽畜一走。走到一個高山之上。逕自奔到那個峯頭兒。只是一閃。長老起頭看來。只見這個山約有五六千丈的高。約有三四百里的大。有十五個嶺頭。神光燦燦。有

三十二個峯頭。瑞氣漫漫。却再來一看來。原本是兩個山。如今合做一個山。長老心裏明白了。把個頭兒點了一點。非幻問道。師父這却是個甚麼山也。長老道。這是道書上十大洞天之一。雲谷道。想也就是那個土地菩薩說的羅浮山。非幻說道。既是羅浮山。却不是他第三的哥哥家裏。長老道。不要管他甚麼第四第三直恁的碾將他去。好個碧峯長老。說了一個碾字。金光起處。就在那個高峯頂上去了。起眼一瞧。並沒有一些兒動靜。長老道。非幻你把那個峯頭的上下細細的挨尋一遍。來回我的話。雲谷道。弟子也要下去尋他尋。長老道。你也去走一遭兒。却一件來一個望東而下。自西而上。一個自西而下。望東而上。兩個小長老同領了師父的佛旨。同時下山來挨尋。你也指望捉妖縛精。師父面前來討賞。我也指望擒魔殺怪。師父面前去獻功。非幻的自東而下。自西而上。兩手摸著一個空雲谷的自西而下。望東而上。半星兒都是假。兩個人走到師父面前來。你也說道沒有。我也說道沒有。好個碧峯長老。把個慧眼一張。只見那個峯窩兒裏面。有這等一點兒妖氣。長老道。你兩個回到那個峯窩兒裏瞧一瞧來。看那裏是些甚麼物件。快來回話。兩個人走將下來。並不曾見

有些甚麼物件的。復回身來。非幻走得快些。一脚絆了一下。照地下就是一穀碌。雲谷走上前去打一看。原來絆了脚的。是一根葫蘆籐兒。這根籐儘有老大的。非幻心裏就有些兒狐疑。雲谷心裏就有些兒費想。兩個人更不打話。逕直跟著了這根籐兒。只是走。大約走三五百步。只見一個石巖裏面。一個大毛鬆鬆的葫蘆。非幻道。這敢就是那話兒。雲谷道。却不是怎的。兩個人抽身便轉。轉到峯頭上。回了長老的話。長老金光一盞。那個石巖就在面前。好長老掣起那根九環錫杖。照著個葫蘆。只聽得一聲响。把那葫蘆打得個望巖上。只是一漉。原來那裏是個葫蘆。却是一個毛頭毛臉的老妖精。手裏還牽著那個貓頭豬嘴的猛漢。長老又照著他一杖。把這兩個妖精打得存札不住。他兩個就走到玉鵝峯上去。長老就打到玉鵝峯上去。他兩個走到麻姑峯上去。長老也打到麻姑峯上去。他兩個走到仙女峯上去。長老也打到仙女峯上去。他兩個走到會真峯上去。長老也打到會真峯上去。他兩個走到會仙峯上去。長老也打到會仙峯上去。他兩個走到錦繡峯上去。長老也打到錦繡峯上去。他兩個走到玳瑁峯上去。長老也

打到金沙洞裏去。他兩個走到石臼洞裏去。長老也打到石臼洞裏去。他兩個走到朱明洞裏去。長老也打到朱明洞裏去。他兩個走到黃龍洞裏去。長老也打到黃龍洞裏去。他兩個走到朱陵洞裏去。長老也打到朱陵洞裏去。他兩個走到黃猿洞裏去。長老也打到黃猿洞裏去。他兩個走到水簾洞裏去。長老也打到水簾洞裏去。他兩個走到蝴蝶洞裏去。長老也打到蝴蝶洞裏去。他兩個走到大石樓上去。長老也打到大石樓上去。他兩個走到小石樓上去。長老也打到小石樓上去。他兩個走到鐵橋上去。長老也打到鐵橋上去。他兩個走到鐵柱上去。長老也打到鐵柱上去。他兩個妖精愈加慌忙。又走到跳魚石上去。長老也打到跳魚石上去。他兩個又走到伏虎石上去。長老也打到伏虎石上去。池兩個精妖也無計奈何。雙雙的鑽在那阿耨池裏面去。碧峯長老也打到阿耨池裏面去。他兩個又鑽在夜樂池裏去。長老又打到夜樂池裏去。他兩個一鑽。又鑽在卓錫泉裏去。好個碧峯長老。把那九環的錫杖。望地上略略的响一聲。只見他兩個妖精。和那泉水兒。同時朝著面上一瀑起來。兩個妖精。心生一計。逕走到御花園裏柑樹上。搖身一變。閃在那柑子裏面去了。碧峯長

老。已自看見。就遠遠的打一杖來。他兩個又安身不住。却又搖身一變。藏在那御花園裏龍葱竹兒裏面去了。長老照著這個竹兒。又是一杖來。他兩個更是安身不住。却只見山上有一羣五色的小雀兒。共飛共舞。他兩個又搖身一變。恰好變做個五色的小雀兒。也自共飛共舞。碧峯長老把個九環的錫杖。對著雀兒一指。那些真雀兒。一齊吊下地來。只有他兩個假雀兒。趁著這個勢頭兒。一蓬風飛了。他兩個在前面飛。長老拽著一根錫杖。領著兩個徒弟。緊著在後面趕他。兩個逕望西北上飛。長老也望西北上趕。正在追趕的緊溜處。非幻說道。這兩個妖精。只望西北上飛。莫非是到峨眉山上。去討救兵來也。長老道。我已自理會得了。雲谷道。憑著祖師這根錫杖。怕他甚麼百萬妖兵。師徒們正在閑談。閑論。不覺的就是峨眉山了。他兩個妖精。雖則靈變。却要駕著霧。借著雲。才會飛。碧峯長老。他本是個古佛。臨凡。不駕霧。不乘雲。金光起處。還狼似飛。故此他兩個妖精。再走不脫。他兩個剛剛的飛到峨眉山上。叫一聲。二哥哩。到也。好個二哥。平地跳將起來。却是三個妖精。打做了一夥。雲谷說道。這個妖精。又是個藍頭藍面的。非幻道。這就是那土地老兒說的鴨蛋精。長老更不

叙話趕上前又還他一杖。今番又是三個妖精沒處跑了。只見大峨眉山上。打到中峨眉山上。中峨眉山上。打到小峨眉山。小峨眉山上。又打到中峨眉山上。山上。打到小峨眉山下。把那八十四個磨盤灣。做了個銀瓶墜井。山脚下。又打到山頂上去。把那六十餘里的之玄路。做了個寶馬嘶風。一百一十二座石頭的靠龕兒。龕龕的流星趕月。一百二十四張石頭的牀兒。牀牀的弩箭離弦。大小洞約有四十餘個。那個洞裏。不聽得這九環錫杖。瑯瑯玳瑯。洞裏穴。約有三十六雙。那個穴道。不聽得這九環錫杖。砢砢礮礮。雖則是光明禪師。也做不得個萬間廣廈。縱然有普賢菩薩。也做不得個西道主人。那三個妖精。也自計窮力盡了。大家商議道。和尚狠得緊哩。我和你莫若奔到五臺山去。就著那些天罡精。再作道理。說猶未了。後面又追將來。三個妖精沒奈何。捨著命直衝正北上走。長老拽著錫杖。領著徒弟。也望正北上趕將來。却趕的有十之七八。雲谷道。祖師前面是甚麼山。碧峯道。就是五臺山。雲谷道。還怎叫做個五臺山。碧峯道。這個山是北岳恆山的頭。太行山的尾。綿亘有五六百里的路。按東西南北中的方位。結就金精水火的氣脈。却是五個峯頭。那峯頭上平平坦坦。

坦。就像臺基兒一般。故此叫做個五臺山。非幻說道。那三個妖精。已自奔到峯頭上去了。師父快些掣出杖來。長老道。今番却又不。在。打上只見那三個妖精。慌慌張張。吆吆喝喝。這個峯頭上。又跑到那個峯頭上。那個峯頭上。又跑到這個峯頭上。長老也不舉杖。也不追他。只是坐了中間的臺上。念動幾句真言。宣動幾句密語。拽著根錫杖。領著兩個高僧。且自尋個善世法門入定去了。却說他三個妖精。東邊也叫著天罡精哩。西邊也叫著天罡精哩。那些天罡精。東邊也跳出一個來。西邊也跳出一個來。叫的叫了二三日。纔叫得遍。跳的跳了二三日才跳得全。你看那三個妖精。又得了這三十三個天罡。如虎生翼。每日間在這些峯頭上。跳的跳。叫的叫。飛的飛。跑的跑。吼的吼。啐的啐。每日間。又在這個長老入定的門前。呼風的呼風。喚雨的喚雨。吸霧的吸霧。吞雲的吞雲。移山的移山。倒岳的倒岳。攪海的攪海。翻江的翻江。飛鎗的飛鎗。使棒的使棒。撒瓦的撒瓦。拋磚的拋磚。擻烟的擻烟。弄火的弄火。雲谷聽知得門外這等樣兒。鬧鬧吵吵。走將出去。看一看。只見那三個。一個是蛇船精。貓頭豬嘴。一個是葫蘆精。毛頭毛臉。一個是鴨蛋精。藍頭藍面。新添的這三十三個天罡精。好不

標紋哩。一個個光頭光面。是白盈盈的。就是個傅粉郎君。雲谷也自有三分的懼怕。叫聲師父。你來看也。非幻忽聽見外面叫他。也自跑將去。看見這些妖怪。神通廣大。變化多般。心裏也是有二分的慌張。一個師父。一個徒弟。二個人正在恁恁懔懔。懔懔懔懔。猛聽得裏面長老叫上一聲。嚇得他師徒兩個。狠著一個大躡躡。忙忙的走將進來。回覆道。師父有何呼喚。長老道。我入定有幾個日頭了。非幻道。已經七七四十九個日頭了。長老道。外面的妖怪如何。雲谷道。兇得回哩。長老道。你們看見他麼。雲谷道。適來我和師父二個人。眼同面見的。長老道。待我出來。好個長老。從從容容出了定。淨了水。納了齋。一隻手攬了髭髻。一隻手拽了那九環錫杖。後面跟著二個高僧。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去。早有一個小妖精。就看見了。那小妖精口兒裏。吹上一個鬼號。舌兒上調出一個鬼腔。長老剛剛的坐在山頭上。只見前後左右。四遠八方。盡是些妖怪。都奔著妖精的面前來。奔便是奔到長老面前來。及至見了長老的金身。也自有三分兒鬼扯腿。長老道。你們是甚麼人。貓頭豬嘴的說道。你豈不認我是蛇船大王。毛頭毛臉的說道。你豈不認我是葫蘆大王。藍頭藍面的說道。你豈不認我是

個鴨蛋大王。那些光頭光臉。標致些的。跳上跳下。嘈嘈雜雜。說道。我們兄弟。是個天罡大王。你本然不會認得我哩。長老道。你們到這裏做甚麼。蛇船精說道。趕人不過百步。你趕我。怎麼直趕到這裏來。葫蘆精說道。一身做事一身當。便我的兄弟。有不是處。你怎麼連我也趕將來。鴨蛋精說道。家無全犯。你怎麼樣一聯兒欺負我兄弟三個。那些天罡精人多口多。齊齊說道。你不合這等的上門欺負人。長老道。既是這等說來。你們也有些手段麼。衆妖精齊聲說道。你不要小覷了人。我們有神有通。能變化。長老道。口說無憑。做出來纔見。衆妖精齊聲說道。你教我們怎麼做出來。長老道。你們說道有神有通。你們就顯個神通我看看。衆妖精說道。看風哩。說聲風。這些妖精大夥兒。撮撮弄弄。果真是個飄飄。一氣怒呼號。伐木摧林。鳥失巢。風便是一陣大風。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是不見了這個風。衆妖精說道。看雨哩。說聲雨。果真是個游人脚底一聲雷。倒鉢傾盆瀉下來。雨便是一陣大雨。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個雨。衆妖精說道。看霧哩。說聲霧。果真是個山光全暝。水光浮。佳氣氤氳滿八坡。霧便是一天大霧。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個霧。衆妖精說

道看雲哩。說聲雲。果真是個如峯如火更如綿。雨未成時漫障天。雲便是一天黑雲。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個雲。衆妖精說道看山哩。說聲山。果真是個秀削芙蓉萬仞雄。天然一柱幹維東。山便是一座高山。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個山。衆妖精說道看海哩。說聲海。果真是個巨海澄瀾勢自平。百川歸處看潮生。海便是一個大海。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個海。衆妖精說道看鎗哩。說聲鎗。果真是個丈八蛇矛勢儼然。萬人叢裏獨爭先。鎗便是一根長鎗。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根鎗。衆妖精說道看磚瓦哩。說聲磚瓦。果真是個點點磚飛如雨亂。磷磷瓦走似星流。磚瓦便是許多磚瓦。長老就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許多磚瓦。衆妖精說道看烟火哩。說聲烟火。果真是個黑燄濛濛逼紫霄。一團茅火隔烟燒。烟火便是一番烟火。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個烟火。非幻站在左壁廂。看見這些妖精。這麼樣兒搬弄。說道師父你莫道此人全沒用。也有三分鬼畫符。雲谷站在右壁廂。說道豈不聞呆者不來。來者不呆。長老說道。你們有這些閑話。且待我來收拾他。長老道。你們的神通。我已自看見了。你們又說

道。能變化。你們再弄個變化我看看。衆妖精說道。還是身裏變。還是身外變。長老道。先變個身外變來看。原來那些妖精。本也是個通達的。你看那一字兒擺著。你也口兒裏嚶嚶。我也口兒裏嚶嚶。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株松。長老道。這的到是個耐歲寒。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叢竹。長老道。這的到是個君子。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剪梅。長老道。這的到是個春魁。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朵桃。長老道。這的到是個紅孩兒。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盤銀杏。長老道。這的到是個甜苦相勻。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枝柳。長老道。這的到是個清明節。猛然間一個妖精唱說道。一變已周。再看再變。長老道。你們再變來。只見那些妖精。你也口兒裏唧唧。我也口兒裏唧唧。一會子。一個人手裏一挂龍。長老說道。怎的到是個有頭角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雙鳳凰。長老道。這的到是個五色成文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對麒麟。長老道。這的到是個應聖人之瑞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隻白鐺。長老道。這的到是個美玉無瑕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雙獅子。長老道。這的到是個認得文殊師利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頭白象。長老道。這的到是個不拜安祿山的一會兒。一個人

手裏一隻老虎。長老道。這的到是個山君有名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拿個豹兒。長老道。這的到是個南山隱霧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個金絲犬。長老道。這的到是個渾金色相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個玳瑁貓。長老道。這的到是個有好皮毛的。又猛聽得一個妖精唱聲道。再變已。周三看三變。長老道。你們三變來。只見這些妖精。你也口裏兒喀喀喀。我也口兒裏喳喳。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錠馬蹄金。長老道。這的也只得他是黃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錠元寶銀。長老道。這也只得他是白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架景陽鐘。長老道。這也只是雜銅雜鐵鑄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面漁陽鼓。長老道。這也是雜皮兒漫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籠料絲燈。長老道。這也只是和他人指路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個草蒲團。長老道。這也只是聽別人打坐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面古銅鏡兒。長老道。這也只是自家心裏明白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把泥金扇兒。長老道。這也只是自家身上涼快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壺茶。長老道。這的原是盧全的一會兒。一個人手裏一瓶酒。長老道。這的原是杜康的。又猛聽得一個妖精唱聲道。茶酒已周理無有變。長老道。

這却都是個身外變哩。今番却要個身裏變哩。却不知這一個長老說個身裏變。還是甚麼樣的千變萬化。又不知那些妖精的身裏變。還是些甚麼樣的神通。機關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大明國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邇率賓

詩曰 縹渺祥雲擁紫宸 齊明箕斗瑞星辰

三千虎拜趨丹陛 九五龍飛兆聖人

白玉塔前紅日曉 黃金殿下碧桃春

草萊臣庶無他慶 億萬斯年頌舜仁

却說金碧峯長老。分付那些妖精。要個身裏變。原來那些妖精。正待要賣弄他的本事。高強機關巧妙。等不得這個長老開口哩。長老一說道。你們變個身裏變來。看著那衆妖精響響的答應道。一聲有才說得一個有字。你看他照舊時一字兒擺著。說道怎麼樣變哩。長老道。先添減衆妖精說道。看添哩。你看他一班兒湊湊合合。果真就是一個添。怎見得就是一個添。原來舊妖精只是三個。新妖精也只是三十三個。一會兒。一個妖精添做十個妖精。十個妖精添做百個妖精。百個妖精添做千個妖精。千個妖精添做萬個妖精。本等只是一個山頭兒。放了這一萬個妖

精。却不滿眼都只見是些妖精了。把兩個非幻。喫了一驚。說道。師父還是那裏到了一船妖精麼。把個雲谷。喫了兩驚。怎麼雲谷又多吃了一驚。只因他學問添些。故此多吃了一驚。他又說道。想是那裏空到了個妖精窖哩。長老看見他添了一萬個妖精。又說道。再從身上添來。又只見這些妖精。咕咕呱呱。一會兒。一隻手添却十隻手。十隻手添做百隻手。百隻手添做千隻手。只見一個妖精。管了一千隻手。一萬個妖精。却不是管了萬萬隻手。這也真是三十年的寡婦。好守哩。好手哩。長老又說道。再從身上添來。又只見這些妖精。嘻嘻嘎嘎。一會兒。兩隻眼添做四隻眼。四隻眼添做八隻眼。長老道。把眼兒再添些。衆妖精說道。你也没些眼色。只有這大的面皮。如何鑽得許多的珠眼。長老道。再從身上別添罷。又只見這些妖精。唵唵噫噫。一會兒。一寸長的鼻頭。添做一尺長。一尺長的鼻頭。添做一丈長。一丈長的鼻頭。添做十丈長。本等只是一個精怪。帶了這等十丈長的鼻頭。委實也是醜看。長老道。忒長了些。不像個鼻頭。衆妖精齊聲說道。不是個象鼻頭。怎麼會有恁的長哩。長老道。再從身上添來。又只見這些妖精。吓吓吧吧。一會兒。一個口添做二個口。兩個口添做三個口。三個

口添做四個口。四個口添做五個口。五個口添做六個口。六個口添做七個口。七個口添做八個口。八個口添做九個口。九個口添做十個口。長老道。添得都是甚麼口。衆妖精說道。添得都是儀秦的口。怎麼得這等的多。長老道。再從身上添別罷。又見這些妖精。嗞嗞响响。一會兒。一個耳朵。添做兩個耳朵。兩個耳朵。添做三個耳朵。三個耳朵。添做四個耳朵。四個耳朵。添做五個耳朵。五個耳朵。添做六個耳朵。六個耳朵。添做七個耳朵。七個耳朵。添做八個耳朵。八個耳朵。添做九個耳朵。九個耳朵。添做十個耳朵。長老道。可再添些麼。衆妖精說道。就是你要減。我也不聽你了。長老道。添便是會添。却不會減了。衆妖精道。有添有減。既會添。豈不會減。長老道。你減來我看著。只見這些妖精。一聲响。原來還是原來舊妖精。還是三個新妖精。還是三十三個妖精。一個妖精。還是一隻手。一個妖精。還是一雙眼。一個妖精。還是一個鼻頭。一個妖精。還是一張口。一個妖精。還是一雙耳朵。長老道。你再減來我看著。衆妖精一會兒。沒有了這雙手。長老道。好。沒有手省得搵。一會兒。沒有了這雙眼。長老道。好。眼不見爲淨。一會兒。沒有了

鼻頭。長老道。好。沒有鼻頭。省得受這些污穢臭氣。一會兒沒有了一張口。長老道。好。穩口深藏舌。一會兒沒有了一雙耳朵。長老道。好。耳不聽。肚不悶。一會兒沒有了一個頭。長老道。好。省得個頭疼發熱。一會兒沒有了一雙腳。長老道。好。沒有了腳。省得個胡亂踹。一會兒這些妖精要轉來了。恰好的不得轉來了。你也吆喝著。我的手哩。我也吆喝著。我的脚哩。東也吆喝著。我的頭哩。西也吆喝著。我的眼哩。左也吆喝著。我的鼻頭哩。右也吆喝著。我的口哩。我的耳朵哩。長老只是一個不講話。口兒裏念也念。手兒捻也捻。原來長老的話兒。都是些噱法。噱他去了頭。去了手。去了脚。那些妖精。只說是平常問要。去就去。要來就來。那曉得這個長老。是個緊箍子咒。一去永不來了。却說這些妖精。沒有了頭。也只是個不像人。還不至緊。沒有了手。却便搵不住。沒有了脚。却就站不住。恰像個風裏楊花。滾上滾下。長老口裏念得緊。這些妖精一發。叫得緊。長老手裏捻得緊。這些妖精一發。滾得緊。越叫越滾。越滾越叫。長老看見他恁的滾。恁的叫。心裏想他這會好收拾也。擎起杖來。一個妖精照頭一杖。一個個反本還原。一宗宗歸根復命。長老叫聲非幻。只見非幻的應聲道。有。長老又叫聲雲谷。

只見雲谷的也應聲道。有。長老道。你兩個近前去看他。且看這些妖精。原是個甚麼物件。非幻的走近前去看。一看。雲谷的也走近前去看。一看。長老道。你兩個看得真麼。非幻道。看得真。雲谷道。看得真。長老道。你兩個數得清麼。非幻道。數得清。雲谷道。數得清。長老道。還是些甚麼物件。非幻道。一個是一隻禪鞋。雲谷道。一個是一個椰子。非幻道。一個是一個碧琉璃。雲谷道。這其餘的都是些真珠。光溜溜的。長老道。你們擎來我看著。非幻擎將那隻禪鞋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蛇船精麼。長老道。便是。非幻道。這是個甚麼禪鞋。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一個等閑的禪鞋。非幻道。怎麼不是個等閑的禪鞋。長老道。你便忘却了。普陀山上北海龍王的人事。非幻道。哎。原來是個無等等天君。長老道。便是。雲谷擎將那個椰子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葫蘆精麼。長老道。便是。雲谷道。這是個甚麼椰子。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個等閑的椰子。雲谷道。怎麼不是個等閑的椰子。長老道。你忘却了。普陀山南海龍王的人事。雲谷道。哎。原來是個波羅許由迦。長老道。便是。非幻又擎將那個碧琉璃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鴨蛋精麼。長老道。便是。非幻道。是個甚麼琉璃。

璃。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個等閑的琉璃。非幻道。怎麼不是個等閑的琉璃。長老道。你又忘却了普陀山西海龍王的人事。非幻道。原來是個金翅吠琉璃。長老道。便是。雲谷又盛將那些珠兒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天罡精麼。長老道。便是。雲谷道。這是個甚麼珠兒。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個等閑的珠兒。雲谷道。怎麼不是個等閑的珠兒。長老道。你又忘却了普陀山東海龍王的人事。雲谷道。原來是三十三個東井玉連環。長老道。便是。原來這四處的妖精。都是四樣的寶貝。這四樣的寶貝。都是四海龍王獻的。金碧峯長老。原日分付他南瞻部洲伺候。故此今日見了他各人現了本相。後來禪鞋一隻。就當了一雙在腳底下穿。椰子瓣。開來做了個鉢盂。長老的紫金鉢盂。就是他。碧琉璃隨身的杭貨。那三十三個真珠。穿做了一串數珠兒。攢在長老的手上。却說這五台山附近的居民。却不曉得他這一段的緣故。又且看見這個長老削髮留髻。有些異樣。人人說道。有這等降魔禪師。也有這等異樣的長老也。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一隣傳里。一里傳黨。一黨傳鄉。一鄉傳國。一國傳天下。執弟子的。無論東西南北。四遠八方。那一

個不來皈依。那一個不來聽講。碧峯長老。無分春夏秋冬。起早睡晚。那一時不在說法。不在講經。這時正是永樂爺爺登龍位治天下。聖人作而萬物覩。有一首聖人出的樂府詞。為證

詞曰

聖人出。格玄穹。祥雲護。甘露濃。海無波。山不童。人文茂。年穀豐。聲教洽。車書同。雙雙日月照重瞳。但見聖人無為。時乘六龍。唐虞盛際。比屋封。臣願從君兮佐下風。

這個萬歲爺登基。用賢如渴。視民如子。勵精圖治。早朝晏罷。每日聞金雞三唱。宮裏陸殿。文武百官。濟濟跼跼。有一律早朝詩為證。

詩曰

雞鳴闔闔曉雲開。遙聽宮中響若雷。
玉鼎浮香和霧散。翠華飛杖自天來。
仰叨薄祿知何補。欲答賡歌媿不才。
却憶行宮春合處。蓬山仙子許追陪。

萬歲爺坐在九重金殿上。只見淨鞭三下響。文武二班齊。左班站著。都是些內閣文淵閣東閣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這一班少師少保少傅的相公。和那詹事府翰林院這一班春坊諭德洗馬侍講侍讀的學士。又有那吏

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尙書。帶領著各部的清吏司的司官。又有那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一班的大九卿。又有那太常寺光祿寺國子監應天府太僕寺鴻臚寺行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一班的小九卿。又有那十三道一班的御史。又有那六科一班的給事中。又有那上江兩縣雜色分理一班的有司。一個個文光燦燦。喜氣洋洋。有一律李閣老的宰相詩爲證。

詩曰

手扶日轂志經綸

天下安危繫此身

再見伊周新事業

却卑管宴舊君臣

巍巍黃閣羣公表

皤皤蒼生萬戶春

自是皇風底清穆

免令憂國鬢如銀

右班列著都是些公侯駙馬伯。和那五軍大都督。又有那京營戎政。又有那禁兵紅盔。又有那指揮千百戶。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有一律唐會元樞密詩爲證。

詩曰

職任西樞著武功

龍韜虎略熟胸中

身趨九陛忠心壯

威肅三軍號令雄

刁斗夜鳴關塞月

牙旂秋拂海天風

聖朝眷顧恩非小

千古山河誓始終

傳宣的問道。文武班齊麼。押班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

武官無差。班次已經齊整了。傳宣的道。各官有事引奏。無事的退班。道猶未了。只見午門之內。跪著一班老者。深衣幅巾。長眉白髮。手裏拄著一根紫竹杖。脚底穿著一雙黃泥鞋。鴻臚寺唱名說道。外省外府外縣的耆老們見朝。傳宣的說道。耆老們有何事見朝。可有文表麼。耆老們道。各有文表。傳宣的道是甚麼文表。耆老們道。俱是進祥瑞的文表。傳宣的道是甚麼祥瑞。耆老們道。自從萬歲爺登龍位之時。時暘時雨。五穀豐登。百姓們安樂。故此甘露降。醴泉出。紫芝生。嘉禾秀。小的們進的。就是甘露醴泉。紫芝嘉禾。這四樣的祥瑞。傳宣的道。那個是甘露。文表班頭上一個老者說道。小的是潞州府耆老進的。是甘露。傳宣的道。接上來。潞州耆老當先。雙手的進上了表文。後來雙手的捧上甘露。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甘露詩爲證。

詩曰

良宵靈液降天衢

和氣融融溢二儀

瑞應昌期濃似酒

香涵仁澤美如飴

零灑寒滴金莖柱

錯落光疑玉樹枝

朝野儒臣多贊咏

萬年書賀拜丹墀

傳宣的道。那個是醴泉文表。班次中一個老者說道。小的

是醴泉縣耆老。進的是醴泉。傳宣的道接上來。醴泉耆老當先雙手的進上了文表。後來雙手的捧上醴泉。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醴泉詩為證。

詩曰 太平嘉瑞溢坤元

麴蘖香浮金井水

瓢嘗解駐顏齡遠

枯朽從今盡榮茂

甘醴流來豈偶然

葡萄酒映玉壺天

杯飲能教痼疾痊

皇圖帝業萬斯年

傳宣的道。那個是紫芝文表。班次中一個老者說道。小的。是香山縣耆老。進的是紫芝。傳宣的道接上來。香山縣耆老。當先雙手的進上了文表。後來雙手捧上紫芝。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紫芝詩為證。

詩曰 氣稟中和世道亨

謝庭昔見呈三秀

翠羽層層從地產

療飢却憶龐眉叟

人間一旦紫芝生

漢殿會聞串九莖

朱柯燁燁自天成

深隱商山避姓名

傳宣的道。那個是嘉禾文表。班次中一個老者說道。小的。是嘉禾縣耆老。進的是嘉禾。傳宣的道接上來。嘉禾耆老

當先雙手的進上了文表。後來雙手的捧上一本九穗嘉禾。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邱閣老的嘉禾詩為證。

詩曰 靈稼生來豈偶然

仁風毓秀青連野

九穗連莖鍾瑞氣

文人墨客多歌咏

嘉禾有驗吐芳妍

甘露涵香綠滿田

三苗合穎兆豐年

寫入堯天擊壤篇

却說這四樣的祥瑞。挨次兒進貢了。龍顏大悅。即時傳下了一道旨意來。賞賜耆老們。給與脚力回籍。又只見午門之內。跪著一班兒異樣的人。是個甚麼異樣的人。原來不是我中朝文獻之邦。略似人形而已。頭上包一幅白氈的長布。身上披一領左衽的衣服。脚下穿一雙犛牛皮的靴。口裏說幾句侏儻的話。鴻臚寺報了名。說道外國洋人進貢。傳宣的問道。外邦進貢的。可有文表麼。各洋人的通事說道。俱各有文表。傳宣的說道。為甚麼事來。進貢洋人通事的說道。自從天朝萬歲爺登龍位之時。天無烈風暴雨。海不揚波。故此各各小邦知道中華有個聖人治世。故此齎些土產。恭賀天朝。傳宣的問道。進貢的是甚麼物件。各洋人通事的說道。現有青獅白象名馬。羴羊鸚鵡孔雀。俱在

丹陛之前。傳宣的道。一國挨一國。照序兒進上來。我和你傳達上。只見頭一個是西南方哈失謨斯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一道文表。貢上一對青獅子。這獅子。

金毛玉爪日懸星

羣獸聞知盡駭驚

怒向熊羆威凜凜

雄驅虎豹氣英英

已知西國常馴養

今獻中華賀太平

却羨文殊能爾服

穩騎駕馭下天京

第二個是真正南方臘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一對白象。這個白象。

慣從調習性還馴

長鼻高形出獸倫

交趾獻來爲異物

歷山耕破總爲春

踏青出野蹄如鐵

脫白埋沙齒似銀

怒目祿山終不拜

誰知守義似仁人

第三個是西北方撒馬兒罕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十匹紫駱馬。這個紫駱馬。

俠客重周遊

金鞭控紫騮

蛇弓白羽箭

鶴轡赤茸鞦

發跡來南海

長鳴向北州

匈奴今未滅

畫地取封侯

第四個是正北方鞞韃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

文表。貢上了二十隻獬羊。這獬形似吳羊。角長六尺五寸。滿嘴髭鬚。正是

長髯主簿有佳名

獬首柔毛似雪明

牽引駕車如衛玠

叱教起石羨初平

出郊不失成君義

跪乳能知報母情

千載匈奴多牧養

堅持苦節漢蘇卿

第五個是東南方大琉球。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一對白鸚鵡。這個白鸚鵡。

對對含幽思

聰明憶別離

素衿渾短盡

紅嘴漫多知

喜有開籠日

寧慚宿舊枝

白應憐白雪

更復羽毛奇

第六個是東北方奴兒罕都司。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表文。貢上一對孔雀。這孔雀。

翠羽紅冠錦作衣

托身玄圃與瑤池

越南產出種穗美

隴右飛來黼黻奇

萱蔻圖前頻起舞

牡丹花下久棲遲

金屏一箭曾穿處

贏得婚聯喜溢眉

却說這個進貢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番王。還有一等沒名沒姓的。進貢金珠寶貝。菴蘿。波羅。薰薩。琉璃。加蒙絞布。獨

峯福祿緊鞞兜羅。號珀珊瑚。車渠瑪瑙。賽蘭翡翠。砂鼠龜筒。還有一等果下馬。只有三尺高。八梢魚。八個尾巴。浮胡魚。八隻脚。建同魚。一個象鼻頭。四隻脚。長尾雞。長有一丈。蚊子鹽。是馬蚊兒的卵煮熬得的。菩薩石生成的佛像。猛火油。偏在水兒裏面猛烈。萬歲棗。長了有千百年。篤耨香。直冲到三十三天之上。朝霞大火珠。火光照到七十二地之下。歌畢。花樹。點點滴滴。都是那蜜淋漓金顏香。樹上生成的。香香噴噴。直透在凡人身上。這些進貢的。都不在話下。只見文武百官。三呼萬歲。叩頭稱賀。都說道。還邇一體。率賓歸王。萬歲爺見之龍顏大悅。即時傳下旨意。著四洋館款待洋人。著光祿寺筵宴大宴。羣臣宴罷。大小官員各各賞賜有差。這正是宴罷蓬萊酒一卮。御爐香透侍臣衣。歸時不辨來時路。一任顛東復倒西。却說明朝早起。官裏陞殿。百官謝恩。謝恩已畢。傳宣的說道。文武兩班有事出班引奏。無事捲簾朝散。鴻臚寺唱說道。百官平身散班。百官齊聲呼道。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湧而退。只見班部中一個老臣。戴的朝冠。披的朝服。繫的朝帶。穿的朝靴。手執的象板。口裏兒呼的萬歲。一個兒跪在金階之下。不肯散班。却不知這個老臣。姓甚麼。名字叫做甚麼。鄉貫科目又是

甚麼。跪在金階之下。口裏兒還是說些甚麼。心兒裏還要做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張天師金階面主 茅真君玉鬘進朝

詩曰 孤雲無定鶴辭巢 自負焦桐不說勞

服藥幾乎辭碧落 驗符何處咒丹毫

子陵山曉紅霞密 青草湖中碧浪高

從此人稀見蹤跡 還因選地種仙桃

却說文武百官。謝恩已畢。各自散班。獨有一個老臣。跪在階之下。口稱萬歲萬歲爺道。階下跪的甚麼人。這老臣奏道。臣龍虎山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領道事張真人某。萬歲爺道。原來是個張天師。不知卿有何事。獨跪金階。天師道。臣蒙寶恩。天高地厚。有事不敢不奏。萬歲爺道。有事但奏不妨。天師道。昨日諸番進貢的寶貝。都是些不至緊的。萬歲爺道。那裏又有個至緊的麼。天師道。是有個至緊的。萬歲爺說道。朕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天下之民皆吾子。天下之財皆吾財。天下之寶皆吾寶。豈有個至緊之寶之理。天師道。這個寶不是天下之寶。都是帝王家裏用的寶。萬歲爺道。若求生富貴。除是帝王家。朕纔承父王基業。西華門裏左首。見有廣惠庫。廣積庫。承運庫。甲字庫。乙

字庫。內字庫。戊字庫。二座丁字庫。共是九庫。內殿另有寶藏庫。珍珠。琥珀。車渠。瑪瑙。珊瑚。玳瑁。鴉青。大綠。貓睛。祖母。顛不喇的。還有許多。怎麼又有一個帝王家裏用的至緊之寶。天師道。萬歲爺赦臣死罪。臣方敢奏。若不赦臣死罪。臣不敢奏。萬歲爺道。赦卿無罪。但奏不妨。天師道。陛下朝裏的寶貝。莫說是斗量車載。就是堆積如山。也難以拒敵。這一個寶。萬歲爺道。敢是個驪龍項下的夜明珠麼。天師道。夜明珠越發不在話下了。萬歲爺道。似此稀有之寶。可有個名字麼。天師道。有個名字。萬歲爺道。是個甚麼名字。天師道。叫做傳國寶。萬歲爺道。這傳國寶可載在典籍上麼。天師道。就載在資治通鑑上。萬歲爺道。三教九流。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那一本書。朕不會過眼。怎麼不會看見。這個傳國寶哩。天師道。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故此不會看見。萬歲爺道。怎麼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你說來與我聽著。天師道。帝王之學。只講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所以然。豈肯下同於布衣寒士。尋朱數墨。逐字逐句。鬪靡誇多。故此陛下不會看見。這個傳國寶哩。萬歲爺道。既如此。卿說來與朕聽著。天師道。當原日三皇治世。五帝爲君。唐虞堯舜。三代夏商周。

傳至周末。列國分爭。叫做個秦楚燕魏趙韓齊。却說楚武王當國。國中有一個百姓姓卞名和。閒游於荆山之下。看見一個鳳凰。栖於石上。卞和心裏想道。璞玉之在石中者。這塊石頭。必定有塊寶玉。戴之而歸。獻於武王。武王使人視之。玉人說道。石也。武王說和欺君。刑其右足。文王即位。獻於文王。文王使玉人視之。玉人說道。石也。文王說和欺君。刑其左足。卞和抱著這塊石頭。日夜號哭。淚盡繼之以血。聞者心酸。楚武王聽見他這一段的情事。方才把個石頭解開來。只見裏面果真是一塊嬌滴滴美玉無瑕。後來秦始皇併吞六國。得了這玉。到了二十六年上。揀選天下良工。把這塊玉解爲三段。中一段碾做一個天子的傳國璽。方圓約有四寸。頂上鐫一個五龍交紐。面上李斯鐫八個篆字。是那八個篆字。是受命於天。富壽永昌。八個篆字。左一段碾做一個印形。其紐直豎。直豎紐。上有兩點放光。如人的雙目炯炯。右一段碾做一個印形。其紐橫撇。橫撇上。霞光燦燦。這兩段却不曾鐫刻文字。到二十八年上。始皇東狩。過洞庭湖。風浪大作。舟船將覆。始皇懼。令投橫紐印於水。投迄。風浪稍可些。又令投豎紐印於水。投迄。風浪又可些。遂令投傳國璽於水。投迄。風平浪靜。穩步而

行。最後三十六年。始皇巡狩到華陰。有個人手持一物。遮道而來。護從的問他是甚麼人。其人說道。持此以還祖龍。從者傳與始皇。始皇看來。只見是個傳國璽。始皇連忙問道。還有兩顆玉印。可一同拏來麼。護從的跟問那個人。那個人已自不見踪跡了。故此只是傳國璽復歸於秦始皇。始皇崩。子嬰將璽獻與漢高祖。王莽篡位。元祐皇太后將印去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黃金鑲之。光武得此璽於宜陽。孫策得此璽於新殿南井中。婦人死屍頂下。曹操得此璽於許昌。唐高祖得此璽於晉陽。宋太祖得此璽於陳橋兵變之中。元人得此璽於崖山之下。萬歲爺道。這傳國璽現在何處。天師道。這璽在元順帝職掌。我太祖爺分遣徐常兩個國公追擒順帝。那順帝越輪越走。徐常二國公越勝越追。一追追到極西。上叫做個紅羅山。前面就是西洋大海。元順帝只剩得七人七騎。這兩個國公心裏想道。今番斬草除根也。元順帝心裏也想道。今番送肉上砧也。那曉得天公另有一個安排。只見西洋海上一座銅橋。赤磳磳的架在海洋之上。元順帝趕著白象。駝著傳國璽。打從橋上竟往西番。這兩個國公趕上前去。已自不見了。那座銅橋轉到紅羅山。天降角端。口吐人言。徐常兩國公才

自撤兵而回。故此這個歷代傳國璽。陷在西番去了。昨日諸番進貢的寶貝。却沒有個傳國璽在裏面。却不都是些不至緊的。萬歲爺道。第二顆玉印。現在何處。天師道。現在三茅山元符宮華陽洞正靈官處職掌。萬歲爺道。這顆印是怎麼的來歷。現在三茅山。天師道。句容縣東南五十里。有一個山。形如句字。就叫做個句曲山。道書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漢時有個姓茅的。兄弟三人。原是茅濛真人的元孫。長的叫做個茅盈。恬心玄漠。遍遊天下名山。遇著王真君點化他。傳與他道籙符水。漢初元中。過句曲山。升高而望。心裏說道。這山有異樣的形境。遂入其山。煉丹於華陽洞。丹成。有一白髮老者來謁。口稱有物相贈。茅盈舉手接著。只見是一個錦囊。茅盈開口問他。錦囊中還是甚麼物件。已自不見了。那個白髮老者。及至開了錦囊。中是個朱紅小匣。扭開金鎖。只見是一顆玉印。方圓有四寸。其紐直豎。豎紐上有兩點放光。恰像人的雙目炯炯。面上却没有鐫刻文字。茅盈心裏說道。此莫非是山靈授我以印。章。後來募化良工。把個印面鐫了九老仙都之印六個字。就占住在句曲山第一個峯頭上。道號太元真君。這個真君姓茅。因此上句曲山改名茅山。萬歲爺道。怎麼又叫做

三茅山。天師道。茅盈第二個兄弟叫做茅固。官居武威太守。第三個兄弟叫做茅衷。官居上郡太守。聞知道茅盈得道成仙。那兩個都棄了官職。尋到茅山。來見了哥哥。日夜修煉。後來俱成地仙。茅固道號定籙真君。占住第二個峯頭上。茅衷道號保命仙君。占住第三個峯頭上。因此上傳到如今叫做個三茅山。萬歲爺道。這顆印後來何人職掌。

天師道。自從三茅真君現化之後。廣招天下道士。崇祠香火。分爲上下二宮。歷代欽賜田地。約有萬餘畝。俱是下宮職掌上。宮世襲靈官。這顆印俱是靈官輪流執掌。萬歲爺道。第三顆玉印。現在何處。天師道。現在小臣府中。萬歲爺道。這顆印是怎麼的來歷。現在卿的府中。天師道。小臣貴溪縣西南八十里有一座山。其峯峭拔。兩面對峙。如龍昂虎踞之狀。故此叫做個龍虎山。道書爲三十二福地。臣祖名喚張道陵。乃漢留侯八世的孫。生長在浙之天目山。自幼兒學長生之術。遍遊天下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仙岩洞。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纔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登蜀之雲台峯。拿住一個鬼王。乞命不得。遂出一物自贖。臣祖開視。只見是一顆玉印。其紐橫撇。紐上霞光閃閃。臣祖自從得了

這顆印。雖不曾篆刻文字。他的術法益神。漢朝孝章皇帝封爲天師。遂將玉印開洗。在上面有漢天師張真人之印八個字。後於龍虎山升仙而去。如今飛昇台遺址尚存。所遺經籙符章印劍。傳與子孫。龍虎山下有個演法觀。古松夾道。後來蓋造。做個天師府。臣家世襲真人。居於此府。宋江萬里有詩爲證。

詩曰 鑿開風月長生地

占卻煙霞不老身

虛靜當年仙去後

不知丹訣付何人

萬歲爺道。這顆印却在卿的府中。天師道。是在臣府中。萬歲爺道。既是卿府中有此玉印。何不進來與朕。天師道。印雖是在臣府中。臣等但能用。却不能執掌。萬歲爺道。怎麼能用不能執掌。天師道。臣祖上這顆印。却收在天上。老天師處。萬歲爺道。老天師在天上那裏。天師道。現在兜率天清虛府的便是。萬歲爺道。怎麼用這印來。天師道。臣府中從山下有一條小路。直到飛昇台上。已前的真人。俱從那飛昇台上昇天。取印來用。萬歲爺道。這如今怎麼。天師道。後來世遠事乖。到於唐末。聽著一個風水先生指教。把那條路徑兒鑿斷了。故此傳到如今。不得上天去了。萬歲爺道。既不得上天。怎麼得這顆印用。天師道。臣祖遺下有一

個指甲。臣等急要用印之時。焚起香來。把那個指甲。放在香煙之上。薰他一薰。名喚做燒難香。臣祖就在半天之中。現身顯化。凡有奏疏。一印可管萬千張紙。這就是臣等用印的機緣。萬歲爺道。朕用的須得傳國璽來。天師道。傳國璽已經遠在西番去了。怎麼得來。萬歲爺道。既有番人走的路。豈無我中國人走的路。朕即時調動南北二邊人馬。五府侯伯四十八衛指揮千百戶。竟往西洋去征戰一番。有何不可。天師道。西洋道路遙遠。崎嶇險峻。南朝的人馬。寸步難行。萬歲爺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天師你好差意了。你又不曾到西洋去走過。怎麼曉得西洋的道路。是這等樣兒難上難。天師道。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陛下問臣。臣不敢不以難奏。萬歲爺道。你把那難走的路兒說與我聽者。天師道。難走的路兒到肯說。只恐怕萬歲爺吃驚。臣該萬死。萬歲爺也略略笑了一笑。說道。朕在北平鎮守之時。到邊牆外去砍蓬子。砍得他尸積如山。血流成溝。朕只當掃了幾隻雞兒。朕在百萬軍中。取大將之首。如探囊取物。神色自如。就是饒他會搖天關。摧地府。朕也只當個兒戲一般。怎麼到個吃驚的地位。天師道。請下了旨意。赦臣無罪。臣纔敢說。萬歲爺道。不必太謙。只請說下天

師道。府州縣道集場埠泊一切。赦臣不說了。萬歲爺道。正是要找捷些。你只把那險峻關津。崎嶇隘口。說與朕知。便罷。天師道。天覆地載。日往月來。普天之下。有四大部洲。一個是東勝神州。一個是西牛賀洲。一個是南瞻部洲。一個是北俱盧洲。陛下掌管的山河。就是南瞻部洲。陛下命將出師。由水路而進。先從洋子大江。出到孟河口。上過了日本扶桑琉球交趾。前面就有吸鐵嶺。五百里難行。過了吸鐵嶺。前面又有紅江口。千里難行。過了紅江口。前面又有白龍江。三百里難行。過了白龍江。前面一步也去不得了。一步也去不得了。萬歲爺道。怎麼一步也去不得了。天師道。前面就是八百里軟洋灘。却怎麼去得。萬歲爺道。怎麼叫做個軟洋灘。天師道。九江八河五湖四海。那水都是硬的。舟船穩載。順風揚帆。惟有這八百里的水是軟弱的。鵝毛兒也直沈到底。浮萍兒也自載不起一根。却怎麼會過去得。萬歲爺道。過了這個軟水洋。前面是甚麼去處。天師道。軟水洋這一邊。還是南瞻部洲。過了軟水洋那邊。去就是西牛賀洲了。萬歲爺道。西牛賀洲何如。天師道。到了西牛賀洲。說不盡的古怪刀鑽。數不了的蹺蹺懶懶。萬歲爺道。你只把那有頭緒的說來。天師道。有頭緒的。頭一個是

個金蓮寶象國。第二國是個爪哇國。第三國是個西洋女兒國。第四國是個蘇門答刺國。第五國是個撒髮國。第六國是個溜山國。第七國是個木葛蘭國。第八國是個柯枝國。第九國是個小葛蘭國。第十國是個古俚國。第十一國是個金眼國。第十二國是個吸噶刺國。第十三國是個木骨都國。第十四國是個忽魯謨斯國。第十五國是個銀眼國。第十六國是個阿丹國。第十七國是個天方國。第十八國是個豐都鬼國。這十八個大國。各國有謀士。各國有軍師。各國有番將。番將有萬夫不當之勇。各國有番兵。番兵有遮天掩日之能。也有一等婦人女子。也會調兵設策。還有一等丫頭小廝。也會舞鎗施棒。還有一等草仙鬼仙人。仙神仙地仙天仙祖師真君。中品天尊。一個個都會呼雷吸電。還有一等番僧胡僧聖僧禪僧游脚僧喇抹僧靠佛僧。一個個都解役鬼驅神。只殺得翻江攪海。地動天搖。這正是強龍不鬥地頭蛇。南朝人馬。怎麼去得。萬歲爺道。廝殺的事。不在話下。只是爲著這塊石頭。亦不當勤兵於遠天師道。傳國靈終是不得來了。萬歲爺道。傳國靈已是求之不得。卿府玉印。又在兜率天清虛府。不知茅山的印。朕可用麼。天師道。凡夫修到神仙地位。三朝天子福。七輩狀

元才。天子神仙。一而二。二而一。豈有三茅祖師之印。陛下用不得之理。萬歲爺道。傳下一道旨意。發下一面金牌。差下一個能達的官員。前往三茅山宣印見朕。連問了三聲。那一個官去得。階下並沒有一個官員答應。只見姚太師站在萬歲爺御座左側。說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就差張真人前去。奉聖旨是。萬歲爺退朝。張天師齋了這一道聖旨。領了這一面金牌。帶了這一班校尉。星夜奔馳。不敢違誤。出了通濟門。過了高橋門。竟奔句容縣去。這九十里路上。心裏想道。姚太師分明是個出家人。做了這許多勾當。今日看見我們儒釋道。本是個廢世遺家了。他就把這個宣印的差栽陷我好沒來由哩。轉想轉惱。却不覺的到了句容。句容縣官來迎。天師道。旨意在身。不及施禮。竟往三茅山而去。却說三茅山的正靈官。也是從八品的官。副靈官也是從九品的官。這一日。正是三月十八日洗殿之日。兩個靈官。領著兩班當值的道士。收拾了殿宇。鎖鑰了殿門。各自下山。各歸各宮安置。那曉得睡到半夜三更。只聽得外面的人。吶吶喝喝。都說道。山頂上發了南方丙。那一個道士不起來。那一個靈官不起來。及至跑到山頂上。却又不見了火光。轉到上宮下宮。又只見火光燄燄。衆

道士說道不好了。想必有甚麼禍事臨門。靈官道。火發敢是主大貴人至。道猶未了。金雞三唱。曙色朦朧。只聽知說道聖旨已到。快排香案開讀。把這些道士嚇得慌上慌。一個個都到小酒店裏去討法衣。把這靈官嚇得忙上忙。一個個都到徒弟牀上去摸冠兒。天師捧了聖旨。校尉捧了金牌。竟到山頂大殿之內開讀。開讀已畢。天師參見三茅祖師。金鼎內捻了一炷明香上來。天師參見祖師。不行跪拜禮。只得把個手兒舉三舉。把個牙齒兒叩三叩。竟出前殿坐下。那個靈官捧著那顆玉印。裝在蟠龍匣裏面。付與天師。天師心忙意急。抽身便轉南京。正是

急遞思鄉馬 張帆下水船 流星不落地

弩箭乍離弦

天師捧了這個蟠龍匣兒。逕進通濟門會同館住著。等到五更時分。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臨軒啓扇似雲收 率土朝天極水流

瑞色含春當正殿 香煙捧日在高樓

三朝氣早迎恩澤 萬歲聲長繞冕旒

請問漢家功第一 麒麟閣上識鄼侯

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傳宣的問道。文武班齊麼。押

班的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將無差。班次已經齊整了。傳宣的道。各官有事的引奏。無事的退班。道猶未了。黃門官說道。張天師在門外聽宣。萬歲爺道。宣他進來。只見三宣三召。宣至金鑾。天師五拜三叩頭。三呼萬歲。萬歲爺道。著卿宣印。印在何處。天師道。現在午門不敢擅入。萬歲爺道。宣璽進朝。天師聽知。宣印進朝的旨意。忙忙的走到午門上。舉起個蟠龍匣兒。奉與禮部尚書接著。奉與掌朝的閣老。掌朝的閣老。接著奉與司禮監的太監。司禮監太監。獻上龍顏。龍顏見之。果真這顆璽。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龍顏大喜。只是上面還有六個字不合摺些。不知還是那六個字不合朝廷使用。不知後來把幾個字更替他。才合朝廷使用。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張天師與道滅僧 金碧峯南來救難

詩曰 璠瑒琢就質堅剛 布命朝廷法制良

寶盒深藏金縷鈿 硃砂新染玉文香

宮中示信流千古 闕下頌榮遍四方

却憶卞和三獻後 到今如斗鎮家邦

却說萬歲爺看了這顆玉璽。龍顏大喜。只是印面上是個九老仙都之印六個字。萬歲爺道。這玉璽委實是精。只不

知朕可用得麼。天師道陛下用得。萬歲爺道。朕富有四海之內。貴爲天子。用了這個九老仙都之印。朕却不反。又做了個道士也。這句話兒。雖是萬歲爺盤駁的不至緊。天師心裏想道。似這等說來。反爲欺侮朝廷了。嚇得他魂不附體。慌忙的五拜三叩頭。說道。臣啓陛下。這顆印朝廷可用。只是玉璽可用。非是九老仙都之字可用。萬歲爺道。既是這個字不可用。却待怎麼處分他。天師還不會回話。只見那個姚太師又在御座左側。又說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個字不可用。也在天師身上哩。萬歲爺道。這個字不可用。須在天師身上。天師道。臣有一計。伏望天裁。萬歲爺道。你說來與我聽著。天師道。這印面上的篆文。當原日也不過是個鐫刻的。這如今伏乞陛下傳出一道旨意。揀選天下良工。鐫刻上朝廷爺的字號。便是朝廷爺用的。有何不可。萬歲爺道。天師之言有理。即時傳出一道旨意。著尙寶寺正堂錢某朝夕守護。又傳出一道旨意。著工部正堂馬尙書管理鐫刻。又傳出一道旨意。著文華殿掌中書事中書舍人劉某。篆與他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你看旨意已到。誰敢有違。只見尙寶寺的卿。領了旨意。捧著這顆玉璽。朝夕不離。工部尙書。領了旨意。即時發下了許多的

文書。寫下了許多的牌票。就仰五城兩縣。揀選碾玉匠人。眼同考校。精上要精。強上要強。每城限取五名。五五二十五名。每縣限取五名。二五一十名。拘齊火速赴部聽用。毋違。不覺的五城二縣。帶領著一班兒碾玉的匠人來。見尙書道。解官銷繳文書。各回本職。衆匠人叫上紀錄司取過紀錄簿來。把這些匠人的名姓。逐一計開。以便有功者賞。有罪者罰。紀完發放街下俟候。原來這個玉璽。不敢輕自碾動。又不敢發落該房。逕在工部大堂上。就排了兩張公案。公案上糊鋪錦繡。繡引芙蓉。又且關會欽天監。擇取吉日良辰。馬尙書朝衣朝冠。焚香拜告天地。拜告已畢。轉身又拜了玉璽。方自到尙寶寺手裏。請出璽來。安在這個公案案牘檯之上。衆匠人各各拜天禮地。燒紙拈香。方才走近前來。只見這顆璽霞光萬道。瑞彩千條。欲待不動手。却是聖旨不敢違拗。欲待動手來。這璽好怕人也。只聽得堂上一聲雲板響。尙書道。辰時已到。衆匠人與工。衆匠人只得動手。原來這些匠人。不是胡亂的動手。先前分定了上中下三班。匠人九名。三班共三九二十七名。餘八名。兩名添砂。二名換水。二名補空。二名提點。周而復始。序次而行。每日間也不是時時刻刻用工。寅時匠人進衙。卯時還不動

手辰時興工。巳時又興工。午時正是磨洗。未時還磨。申時歇斷。一日間。怎麼有這許多分派。原來寅卯時日初出。太陽尚斜。辰巳午未。太陽居頂。申牌時分。太陽西墜。故此一日之中。有用工時。有不敢用工時。馬尚書心裏想道。這個聖若是磨洗得工成。還有衣錦還鄉的日子。若是磨洗得不成。却不知怎麼是好哩。衆匠人心裏想道。磨洗這個聖。若有功果。羊酒花紅。若有疎虞。禍來不測。一個個拎着腦袋兒在手裏。一個個掛著心胆兒在刀上。却不覺的光陰迅速。時序推遷。轉眼就是三十個日子。一個月日已周。工程圓滿。馬尚書眼睜睜的看。看這玉璽上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馬尚書眼見的璽面上是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二家兒一同歡喜。叫過把總來。權插一對金花。權掛一疋大紅緞子。叫過衆匠人等。權且散些賞賜。俱待聖旨看來。另行重重頒賞。尚寶寺仍舊捧了這顆玉璽。馬尚書逕到朝門外來。覆著旨意。只見五更三點。萬歲爺陸殿文武百官進朝。傳宣的道文武班齊麼。押班的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將無差。班已齊整了。傳宣的道。各官有事的引奏。無事的退班。道猶未了。黃門官說道。現有工部馬尚書聽宣。聖旨道。宣進朝來。三宣兩召。宣至金鑾。馬尚書五拜。

三叩頭。三呼萬歲。聖旨道。煩卿開工。用工何如。馬尚書道。萬歲爺的洪福齊天。開璽的工程。已經完備。聖旨道。現在何處。馬尚書道。現在午門。請旨定奪。聖旨道。宣璽進朝。尚寶寺聽知。宣璽進朝。雙手舉起。奉與禮部尚書。禮部尚書接著。奉與掌朝閣老。掌朝閣老接著。奉與司禮監太監。司禮太監獻上龍顏。龍顏見之。果是奉天承運之寶的篆文。聖旨道。著司禮監將璽用紙上我看著。乘筆的太監慌忙裏刷上硃砂。司箋的太監慌忙裏展開繭素。一連用上兩三顆璽。聖旨掀開看時。原來又是九老仙都之印的篆文。聖旨已自有三分不寬快了。故此不宜尚寶寺。止是傳出一道旨意。宣上工部尚書。另行開洗。馬尚書領著這顆玉璽。轉到本衙。悲悲切切。兩淚雙拋。心裏想道。空負了我十載螢窗之苦。官居一品之尊。今日斷送在這個璽上。沒奈何。只得喚個該房來。寫了飛票。用了印信。仍舊拘到原舊的碾玉匠人。這些匠人。聽知這段事故。也都哭哭啼啼。怕遭刑憲。却又官差不自由。只得前來。分班的仍舊分班。添砂換水的。仍舊添砂換水。補空提點的。仍舊補空提點。每日間。寅時進衙。仍舊進衙。卯時不動手。仍舊不動手。辰時興工。仍舊興工。巳時又興。仍舊又興。午時磨洗。仍舊磨洗。

未時還磨。仍舊還磨。申時歇斲。仍舊歇斲。今番比著前番做的更加燒辣些。故此不及一個月日子。已經完備。馬尙書仔細看來。明明的是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却又進朝復命。只見萬歲爺在謹身殿議事。馬尙書心忙意急。投謹身殿而來。黃門官道。工部尙書在殿外聽宣。聖旨道。宣他進來。尙書也不待三宣兩召。逕自進來。聖旨道。卿來的何事。這等促迫。尙書道。開鑿工完。特來復命。聖旨道。鑿在何處。尙書道。鑿在門外聽宣。聖旨道。宣鑿進來。即時宣進玉璽。到於謹身殿內。龍顏看之時。委是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忙刷硃砂。印在紙上。掀起了看來。仍舊又是九老仙都之印。聖旨已自有七令不快了。又宣工部尙書領出去重造。尙書仍舊點起匠人。匠人仍舊用工開洗。尙書揆著這個二品的官。衆匠人揆著這個一條的命。尙書道。今番要把舊字洗得清。却纔新字開得明。衆匠人都說道理會得。舊字洗得清。新字開得明。只說著洗得清三個字。就把個璽洗薄了一半。豈又有不清之理。只說著開得明三個字。却在那新半個上鑄刻了字。又豈有不明之理。分分明明是個奉天承運之寶。不覺的工程又滿。明日五更宮裏陞殿。尙書進上璽來。忙刷硃砂。印在紙上。掀起看來。仍復

又是九老仙都之印。萬歲爺一時間。怒發雷霆。威推山岳。舉了此印。望九間殿丹墀之下。只是一擲。罵說道。縱是能者。不過草仙而已。怎敢戲弄朝廷。即時傳出一道旨意。宣上錦衣衛掌印的堂官。到於午門之外。押將玉印重責四十御棍。永不敘用。錦衣衛都指揮領了聖旨。喝令校尉五棍一換。四十御棍。換了八個校尉。把個玉璽。打得一命歸泉。不中重用。怎麼一個璽叫做一命歸泉。不中重用。原來這塊玉璽。是個活的。夜食四兩硃砂。一印千張紙。自從打了四十御棍之後。不食硃砂。一印只是一張紙。却不是個一命歸泉。不中重用。到如今這顆印原是茅山侍奉靈官收管。却說萬歲爺撒座。文武百官散班。正是青天白日。跑著一個顯夕子。莫道無神也有神。到了半夜二更。三茅祖師。見說打了他的玉璽四十御棍。兄弟們心懷忿恨。一個人一拳。一個人一脚。把個華陽洞踹沈了。當原先這個華陽洞。洞裏坐得百十個多人。丹灶丹鼎。石床石凳。各樣的奇異物件。不計其數。只因三位祖師踹沈了。故此這如今只留得一個洞口在了。這三位祖師踹沈一個華陽洞。不至緊。即時間駕起祥雲。霞光萬道。竟奔金陵建康府而來。實在有個不良之意。只見萬歲爺正在乾清宮龍牀之上。

斝斝的熟睡。頭頂上現出真身。三茅祖師才知道萬歲爺是玉虛師相。玄天大帝臨凡。原來玄武爺比著三茅祖師還大幾級。不是個對頭。好三茅祖師。知己知彼。袖手而歸。不覺的金雞三唱。曙光朦朧。宮裏陸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鐘傳紫禁纔應徹

漏報仙闈儼已開

雙闕薄烟籠茵苔

九成初日照蓬萊

朝時但向丹墀拜

仗下應從紫殿迴

聖道逍遙更何事

願將巴曲贊康哉

萬歲爺陸殿文武百官進朝。淨鞭三下響。文武二班齊。聖旨一道。特宣龍虎山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領道事張真人見朝。天師見了旨意。忙來朝謁。五拜三叩頭。三呼萬歲。萬歲爺道。昨日三茅山的印。已經打了四十御棍。不中用了。卿府的璽。又在兜率天清虛府不能用了。朕到今日。還把那個璽來用。天師道。陛下用的還是傳國璽。萬歲爺道。依卿說起來。傳國璽又去得遠哩。天師道。西番路途遙遠。險崎嶇。一時往來不便。萬歲爺道。須得一員能達的官往西番去走一遭。天師還不會回復。姚太師站在御座左側說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須就著在張真

人身上要也。萬歲爺道。張真人這璽却在你身上要也。天師心裏想道。這個姚太師。我和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他苦苦的計較我們。忒來得緊了。我怎麼也設一個計較。也還一個禮兒。好個天師。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姚太師他本是個僧家。我今日就在這個取璽上。要滅了他的僧家。教他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日噬臍。悔之無及。因是萬歲爺著他要璽。他就回復道。臣有一計。要這個傳國璽。如探囊取物。手到擊來。萬歲爺道。卿有何計。說來與朕聽著。天師道。臣有一事。依臣所奏。然後纔敢獻上計來。萬歲爺道。依卿所奏。欽此。欽遵。天師道。陛下要用取璽之計。先將南北兩京一十三省庵廟禪林裏的和尙。一齊滅了。方才臣有一計。前往西洋。取其國璽。手到璽來。萬歲爺只是取璽的心勝。便自准依所奏。即時傳出一道旨意。盡滅佛門。該禮部知道。禮部移文關會二京一十三省。曉諭天下僧人。無論地方遠近。以關文到日爲制。俱限七日之內下山還俗。七日以內未下山者。發口外爲民。七日以外不下山者。以違背聖旨論。俗家全家處斬。四隣通同不行舉首者。發邊遠充軍。自古道。近火者先焦。這個金陵建康府。近在輦轂之下。禮部發下了告示。五城兵馬司追銷。天下名山僧占多。

南朝有四百八十座寺。無萬的僧人。龍蛇混雜。一例兒都要碾他下山。况兼聖旨的事重。又豈可容情得的。衆僧人那一個敢執拗。只得收拾行囊包裹。一個個高肩擔兒挑著。哭哭啼啼。也有師父哭徒弟的。也有徒弟哭師父的。也有師公哭徒弟的。也有徒弟哭師公的。也有師父師公哭著別個房頭徒弟徒弟的。也有徒弟徒弟哭著別個房頭師父師公的。也有張和尚帽子。李和尚戴得去的。也有李和尚的驢。張和尚騎得去的。正是削髮又犯法。離家又到。家袖拂白雲歸洞口。杖挑明月浪天崖。可憐樹頂新巢鶴。辜負籬邊舊種花。却說這些僧人下山出於無奈。那一個不致怨一聲。人多怨多。却就驚動了五臺山清涼寺裏那一位講典的碧峯長老。長老正在升座玄談。信風到了。長老便知其情。心裏想道。摩訶僧祇。果真有此厄會。我若不行。佛門永不得興起。我原日爲甚麼來住世也。即時按住經典。分付提科的殿主上來。你可對衆僧人說。好好的看守祈場。我往南京去走一遭來。只見左善世右善世。左闡教右闡教。左講經右講經。左覺義右覺義。正提科副提科。正住持副住持。正僧會副僧會。正僧科副僧科。正僧綱副僧綱。正僧紀副僧紀。個個說道。老爺經典。正講在玄妙之

處。弟子們實指望拔離苦海。永不蹉地獄之門。怎麼今日要去。又只見一切比丘僧。一切比丘尼。一切優婆塞。一切優婆夷。四衆人等。人人說道。老爺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弟子們實指望拔離苦海。永不蹉地獄之門。怎麼今日要去。又只見徒弟非幻。徒孫雲谷。也說道。走千家不如坐一家。怎麼又向南京去。碧峯長老道。你們不須望牽。我快去。快來也。衆人說道。老爺此去幾時來。長老道。往還只好二三個日子。怎麼五臺山走到南京。往還只要二三個日子。原來碧峯長老。是個古佛臨凡。金身起處便行。金光按下便住。故此與凡人不同。衆人說道。老爺若去。弟子們度日如年。二三日也難捱了。長老終是去的心勝。更不打話。你看他頭戴的圓帽。身穿的染色直裰。腰繫的黃絲細縲。脚踏的暑襪禪鞋。肩挑的九環錫杖。金光起處。便早已離了五臺山。頃刻間就到了南京上清河。舉頭一望。好個南京。真個是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有一曲帝京瞻望詞爲證。

詞曰

漢室金陵吳建業

盤旋百里帝王國

三山二水壯皇圖

虎踞龍蟠旺地脈

鍾靈佳氣鬱葱葱

萬歲嵩呼遣劍弓

紫霧寒浮山月曉

紅雲晴挾大明東

巍峨闕殿隱靈谷

星列辰分環輦轂

天上清虛廣寒宮

人間玉藻瓊枝屋

閱江樓下撫紅泉

鶴鳥台上眺青天

分服不殊周鎬洛

授時猶守舜璣璇

主家戚里連朱戶

執戟三千食帝祿

長楊校獵疾如飛

熊館驅馳如破竹

鐘鼓堂皇肅未央

嚴更躡道儼周行

帶礪共盟千古石

金甌永稱萬年觴

此時天子尊文教

求賢直下金門詔

草茅愿策治安書

葵曝敢揮清平調

石渠天祿宛蓬瀛

經筵御日對承明

作賦未能遭狗監

注書甘自老虞卿

吁嗟世人嗜竿不嗜瑟

真履繽紛誰察別

安貧獨有子雲賢

寂寞玄成聊自適

世事湛浮似轉丸

由來先達笑彈冠

咫尺君門遠萬里

令人惆悵五雲端

又有願子山清涼寺二律詩為證。

詩曰 萬仞顛崖俯大江

天開此險世無雙

符堅小見堪遺笑

魏武雄心入挫降

一統與圖新氣象

六朝形勝舊名邦

題詩未覺登臨晚

笑折黃花酒滿缸

不用芒鞋竹杖扳

肩輿直到翠微間

生逢王氣千年地

秀拔金蓮一座山

佛殿倚空臨上界

僧房習靜隔塵寰

傳杯暫借伊周手

且放經綸半日閒

却說長老到了南京上清河。按下金光。竟投雙廟兒落下。

此時已自三更天矣。正是

靜夜有清光

閒堂仍獨息

念身幸無恨

志氣方自得

樂哉何所憂

所憂非我力

却說三更天氣。長老已自到了上清河雙廟兒落下。這個

廟裏雖有幾個神通。他看見長老金光萬道。曉得他不是

個巧主兒。都各自去了。長老進了廟門。坐在他供案之

上。只見一陣的風過。好風呀

無踪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刮將一位神道進來了。這位神道怎麼樣打扮。只

見他戴的漢巾。披的綠錦。玉帶橫腰。青龍刀凜凜。長老道。

是何聖賢。那神說道。佛弟子是十八位護教伽藍。長老道。

原來是玉泉山顯聖的關聖。那神說道便是長老道。請回本位。不敢有勞。這一位神道去了。又只見一陣風過。好呀

有聲無影遍天涯

庭院珠簾日自斜

夜月江城傳戍鼓

夕陽關塞遞胡笳

風過處又刮將許多神道進來了。長老道來者何神。各通姓名。只見這些神道。各人自通姓名。原來一個是日游神。一個是夜游神。一個是增福神。一個是掠福神。一個是糾察神。一個是虛空過往神。又有五個是五方揭諦神。長老道。諸神各回本位。不必相勞。這些神道各自散了。又只見一陣風過。好風呀

無影無踪一氣回

花心柳眼亂吹開

分明昨晚西樓上

斜捲笙歌入耳來

風過處又刮將一位神道來也。這位神道又怎麼打扮。只見他頭戴的皂幘。頭身穿的大紅袍。腰繫的黃金帶。手拿的象牙笏板。當張刀。且自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傅粉的臉。三分的鬚鬚。見了長老。邊佛三匝。叩齒通虔。長老道。是何神聖。那神說道。小神是南京城內斬妖縛邪呵護真命皇帝御駕的便是。長老道。你呵護那個真命皇帝來。那神說道。太凡真命皇帝下降。百神呵護。小神是保護洪武

爺御駕的便是。長老道。現在那裏管事。那神說道。小神現今在裏十三外十八把守江東門的便是。長老道。你會斬甚麼妖。縛甚麼邪。那神說道。自從胡元入主。中國乾坤顛倒。妖邪極多。精怪無數。及至洪武爺下界。小神呵護斬縛這些妖怪。方才遠走他方。這地方方纔寧靜。長老道。有何憑據。那神說道。有一個三山街賣藥的賀道人為證。長老道。怎麼賀道人為證。那神說道。賀家是南京城裏一個古跡人家。是漢末三分時候住起的。那賣藥的道人。也有幾分靈性。日裏醫人。夜來醫鬼。有一個精怪。時常來到賀道人的家裏取藥。走動了約有三五十年。忽一日五更三點。哭號號的來辭賀道人說道。業師業師。我今番再不來取藥了。賀道人說道。仙家你為何發出此言。那精怪說道。自今洪武爺治世。按上界婁金天星玉皇有旨。差各城隍各門把守。我們邪不能勝正。怎麼又敢進門來也。呼的一聲風響。這個精怪就去了。這却不是小神斬妖縛邪的憑據麼。長老道。原來你是個城隍菩薩哩。那神說道。便是。長老道。既是城隍。請通名姓。城隍說道。小神姓紀名信。長老道。天下城隍都是你一個人麼。城隍道。不但這個江東門。天下城隍姓紀。不但天下。就是海外東洋西戎南蠻北狄萬

國九洲普天下的廟宇城隍。都要姓紀。這話兒還不會說得了。只見眼前又有一個神道。也頭戴的皂幘頭。也身穿的大紅袍。也腰繫的黃金帶。也手裏擎的象牙笏板。當張刃。高聲說道。少說些哩。城隍說道。怎麼少說些。那神說道。你說天下城隍都姓紀。海外城隍都姓紀哩。城隍說道。却不是天下城隍都姓紀。海外城隍都姓紀。怎麼。那神說道。且莫講天下。且莫提海外。只怕咫尺之間。就有一個城隍不姓紀哩。城隍菩薩大怒。說道。你是甚麼人。敢學我們裝。敢來搶白我們說話也罷。你說得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便自干休。若說不得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我教你吃我的象牙板這一齣。那神說道。你這等性如火爆。常言道。有理不在高聲。還有這個佛菩薩。做個證明功德。長老道。你兩家也不要傷了和氣。各人說出各人的話來。自有公論。在那裏城隍說道。少敘閑話。你只說出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來。便罷。那神說道。我問你應天府管幾縣哩。城隍道。管的七縣。那神說道。七縣中間可有個溧水縣麼。城隍道。有個溧水縣。那神說道。溧水縣城隍姓甚麼哩。城隍道。都是我姓紀的。那神道。却不姓紀。城隍道。姓紀。那神說道。不姓紀。兩家兒都不認輸。長老道。難憑

你兩家硬證。你們說姓紀的。說出一個姓紀的緣由來。說不姓紀的。也說出一個不姓紀的緣由來。却不知溧水縣的城隍。果真是姓紀。果真是不姓紀。不知這個城隍說出一個甚麼姓紀的緣由來。又不知那一位神道。說出個甚麼不姓紀的緣由來。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三

第十一回

白城隍執掌溧水

張天師怒發碧峯

詩曰

萬峯秋盡百泉清

舊鎖禪扉在赤城

楓浦客來煙未散

竹窗僧去月猶明

盃浮野渡魚龍遠

錫響空山虎豹驚

一字不留何足訝

白雲無路水無情

這詩是單道僧家的。却說城隍說過天下城隍都姓紀。那一位神道說道。溧水縣城隍不姓紀。長老道。難憑你兩家硬證。你們說天下城隍都姓紀的。說出一個都姓紀的緣由來。你們說溧水縣城隍不姓紀的。說出一個不姓紀的緣由來。城隍菩薩就搶出說道。小神親事漢高祖。見危授命。爲臣死忠。以此勅封我爲天下都城隍。到如今歷了多少朝代。熬了多少歲寒。豈有天下之大。另有一個天下。都城隍之外。另有一個城隍。以此天下城隍都姓紀。長老道。你說溧水縣城隍不姓紀的。怎麼說。那神說道。這話兒說起來。且是長哩。長老道。但說不妨。那神說道。當原日中八洞神仙。前赴西池王母大宴。那七位神仙去得快爽些。獨

有呂純陽駕著躡著雲霧。自由自在。迤邐而行。正行之際。猛聽得下界歌聲滿耳。他便撥開雲頭。望下睃著。只見是個南朝城中百花巷裏一所花園。花園之內。一個閨女。領著幾個丫環。行歌互答。原來這個閨女。領了幾個丫環。看見那百草排芽。雜花開放。不覺的唱個舊詞兒。說道。二九佳人。進花園。手扯花枝淚漣漣。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內中就有個知趣的丫頭。就接著唱一個說道。可歎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寸陰使盡金還在。過去光陰那裏尋。天下事有個知趣的。就有個不知趣的。那不知趣的。就唱一個。說道。三十三四正當時。只我十八十九還婚姻遲。二十三十容顏退。衾寒枕冷那個知。呂純陽聽知這些歌兒。心裏說道。小鬼頭春心動也。待我下去走一遭來。便自按住雲頭。落在花園之內。呂純陽本是標致。再加變上了一個。越加齊整。真個是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你便是個鐵石人。也自意惹情牽。你看他頭戴的紫薇折角巾。身穿的佛頭青縐紗直裰。腳穿的褲腿兒。暑襪三鏤的履鞋。竟迎著那閨女兒走。那個女孩兒家。臉皮兒薄薄的。羞的赤面通紅。轉身便走。好個純陽。粧著個嘴臉兒。趕上前去陪一個小心。唱一個喏。那閨女沒奈何。也自

回了一拜。純陽說道：小娘子休怪。那閨女帶著惱頭兒說道：君子你既讀孔聖之書，豈不達周公之禮，怎麼無故擅入人家。純陽又故意的陪個小心，說道：在下不枉，是鬻門中一個秀才，適纔有幾位窗友，拉我們到勾欄之中去耍。子是我怕宗師訪出來，飲酒宿娼，有虧行止，不便前程。因此上迴避他，不覺的擅入潭府，搪突之罪，望乞恕饒。那閨女說道：既是如此，叫丫頭過來，你送這位相公到書房裏去，迴避一會罷。女孩兒抽身先自歸到內房去了。那曉得這個丫環聽著個秀才唆撥，到不領他到書房裏去，反又領他到臥房兒裏面來。這個女孩兒一則是早年喪了父，嬌養了些，二則是這一日母親到王姨娘家裏去了，三則是禁不得那個秀才的温存，四則是吃虧了這些丫頭們的攪掇，故此呂純陽就得了手。自後日去夜來，暗來明去，頗覺的熟穩了。却說母親在王姨娘家裏歸來，那曉得這一段的情故。只是女兒家容顏日日覺的消瘦，唇兒漸漸淡，臉兒漸漸黃，爲母的看見，心下不忍，只見明日是個七月初一日，母親說道：兒子你今夜早些安歇了。明日是個初一日，我和你到南門外梅廟裏去進一炷香，進了香回來，我和你到長干寺裏去聽一會講經說法，散一散你的

悶兒來。果然是到了明日，兩乘轎子出了門，進了廟，拈了香，摺回來竟投長干寺而去。只見寺裏正在擂鼓，法主升座說經。四衆人等聽講，歇一會香盡經完，法師下座，看見了這個白氏女，問道：這個道人貴姓，還是那家的。只見那母親向前下拜，說道：弟子姓白，這是弟子的小女，小名叫做白牡丹。法師道：他面上却有邪氣，白氏母道：邪氣敢害人麼。法師道：這條命多則一個月，白氏母道：望乞老爺見憐，和我救他一救。法師道：你回去問他，夜晚間可有些甚麼形跡，你再來回我的話。我却好下手救他。白氏母轉進家門，把個女兒細盤了一遍，女兒要命，也只得把個前緣後故，細說了一遍。明日個白氏母再到長干寺，見了法師，把個前項事，也自對他細細的說了。法師道：善菩薩，你來我教你一段工夫，如此如此。白氏母歸來，對著女兒道：我教你救命的工夫，如此如此。這女兒緊記在心，果然是二更時分，那秀才仍舊的來，仍舊的事。這女兒依著母親的教法，如此如此，把那個呂純陽激得爆跳。原來呂純陽人說他酒色財氣，其實的全無此說。這場事豈爲貪花，却是一個探陰補陽之術。那曉得那個法師打破了機關，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此呂純陽激得只是爆跳，飛劍就來斬

這白氏女。這女兒却慌了。跪著討饒。就說出長干寺裏的法師來。那純陽飛劍到長干寺裏去。斬那個法師。原來那個法師。又不是等閑的。是個黃龍禪師。這口劍飛起來。竟奔禪師身上。那禪師喝聲道。孽畜不得無禮。用手一指。竟插在地上。洞賓看見那口雄劍不回來。急忙又丟起個雌劍。雌劍也被他指一指。插在右壁廂。洞賓看見。却自慌了。駕雲就走。黃龍將手一指。把個洞賓一個筋斗翻將下來。洞賓轉身望黃龍便拜。說道。望慈悲見恕罷。黃龍道。我也肯慈悲你。你却不肯慈悲別人哩。洞賓道。今後曉得慈悲了。黃龍道。你身上穿得甚麼。洞賓道。是件納頭。黃龍道。可知是件納頭。你既穿了納頭。行如閨女。坐像病夫。眼不觀邪色。耳不聽淫聲。纔叫做個納頭。焉得這等貪愛色慾。洞賓道。這的是我不是。從今後改却前非。萬望老師還我兩口劍罷。黃龍道。我待還你劍來。其實你又傷人。洞賓道。再不傷人了。黃龍道。這兩口劍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門上。與我護法。雌的還你罷。洞賓先生走向前去。拔出雌劍來。擊在手裏。黃龍法師說道。劍便還你。還不是這等的佩法。先生道。又怎麼個佩法。黃龍法師道。你當日行兇。劍插在腰股之間。分爲左右。今日這口劍。却要你佩在背脊上。要斬

他人。拔出鞘來。先從你項上經過。斬妖縛邪。聽你所用。如要傷人。先傷你自己。先生道。謹如命。故此叫做個洞賓背劍。洞賓得了這口劍。又說道。弟子沒有了丹田之寶。赴不得西池王母蟠桃大會。望老師再指教一番。法師道。我教你到龍江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儀真縣。儀真縣叫船。七十里水路。竟到揚州府。揚州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高郵州。到了高郵。不要去了。你就在那個地上。尋個處所。養陽九年。功成行滿。再朝玉京。洞賓先生得了口劍。又得了養陽的處所。竟自拜謝而去。至今高郵州有個洞賓養陽觀的古跡。却說白氏女叫做個白牡丹。得了純陽的至寶。月信愆期。身懷六甲。懷了二十個整月。方纔分娩。生下一個娃娃來。不至緊。只見頂平額闊。天倉飽滿。地角方圓。雖則初然降生。就像個兩周三歲的模樣。白氏母沒奈何。只得養了他。養到五周六歲。投師開蒙。七歲八歲。四書五經。無不通解。九歲十歲。旁及諸子百家。十一歲二。淹貫了三教九流。總括了五車百藝。十三歲入學。十四歲中舉。十五歲登黃甲。初任句容縣知縣。六年考滿。考上。行取進京。補廣東道監察御史。柱下彈劾。驄馬風生。三遷九轉。一轉轉到兵部侍郎之職。回馬南朝謁陵。逕往灤

水縣住下。這個白侍郎一清如水。與百姓水米無交。秋毫無犯。只是心上喜好的有一件東西。是個甚麼東西。却說白侍郎秋毫不染。只是歡喜的雞子。每日侵早起來。要雞子做上一碗湯。潤其心肺。因此上逢府州縣行頭鋪戶。逐日買辦進來。送進衙來。交與貼身的門子。忽一日鋪戶進了雞子。門子接了他的。就安在衣廚之內。到了三更時分。門子們都已睡了。只有白侍郎眼睜睜的睡不成來。只見一羣鼠耗。把些雞子盡行搬運去了。怎麼鼠耗搬得雞子動。原來二個鼠耗同來。一個仰著。睡在廚裏。把個雞子抱在肚上。四個爪兒攪定了。這一個把個嘴兒。咬著那個睡的尾巴。逐步的拖也拖將去了。拖來拖去。盡行去了。白侍郎見之心裏想道。天下事那裏沒有個屈情。明日個起來。不見了這些雞子。門子沒有甚麼交付廚子。廚子沒有甚麼去做湯。侍郎坐在堂上。只作不知。故意兒叫過四個門子來。拷究他一番。打的打夾的夾。拶的拶攢的攢。也有招道偷吃了的。也有招道偷出去了的。那個省得是個鼠耗之災。侍郎看見這等屈打屈招。心裏想道。天下有多少屈情的事。我做了數十年官。錯斷了多少屈情的事。我爲官受祿一場。不能爲國爲民。反做下了這等無常孽帳。枉耽

了這個人身。咬著牙齒。革叮一聲响。猛地裏照著廷柱上。哮通一個哮通不至緊。撞得腦漿似箭。口血如流。命染黃泉。身歸那世。當有諸神上表。奏知玉皇大帝說道。下方有這等的清官。怕屈了民情。寧可己身先喪。玉帝差了許真君。傳下旨意。把個白侍郎進兜率宮。竟到靈霄寶殿。玉皇設宴款待了他。因他在溧水縣身亡。就勅封他爲溧水縣城隍管事。寫勅與他。到任管事。故此溧水縣城隍姓白。你怎麼道天下城隍沒有個別姓。長老道。我和你解了罷。天下城隍姓紀。溧水縣城隍姓白。那神說道。好了他些。長老道。你敢就是白城隍麼。那神說道。不是。長老道。你既不是白城隍。怎麼來費這許多的唇口。那神道。不公不法。許諸人直言無隱。長老道。你是何神。那神說道。小神是天下的都土地。長老道。你怎麼和城隍一樣。都土地說道。我本與他對職的。只有那下面站的小土地。方受他的節制。長老抬起頭看來。只見下面一些矮矮的老兒頭戴的一色東坡巾。穿的一色四鑲直裰。繫的一色黃絲襪。腳蹬的一色三鑲儒履。手柱的一色過頭拐杖。長老道。你們是何神道。那些矮老兒說道。小神都是當境土地之神。長老道。到此何幹。衆土地說道。特來迎接。長老道。連都土地俱

請回罷。長老發放了這些土地。此時已經是四更時分。長老拽了九環錫杖。離了雙廟兒之門。只見街坊上的人。鬧鬧哄哄。他看見個民居稠密。心裏想道。也是到南瞻部洲來走一遭。不免度一個超凡入聖。正果朝元。方纔是我爲佛的道理。你看長老的法身。長有八尺五寸。好不軀躰。方面大耳。削髮留髻。好不忸怩。一手抗著九環錫杖。一手托定紫金鉢盂。口裏吟喝著。貧僧化你的一殮齋。行了這等幾十家的門面。並不會見一個發慈悲的世主來。再走到前面。一個十三間的門面。長老道。此中高樓大廈。一定有個善菩薩來結緣。那曉得走到他的門前。叫聽貧僧化你一殮。齋門裏閃出一個不羸不秀。不三不四。不上串的臘黎頭來。人便是個臘黎頭。嘴却是個鷹嘴。看見長老化齋。他說道。老爺再過一家兒罷。長老站著不動。他就捺著長老的偏衫。竟自推到隔壁的人家裏去。那隔壁的門裏。又閃出一個不慙不尬。不恰不俐。沒擺佈的。適邊頭來說道。你這人好沒踏毆。你家門前的和尚。推到我家門上來。那臘黎頭性急如火。揪著這個適邊頭。就是燻毛。就是搗眼。兩下裏混打做一堆。歇會兒。街坊上走出幾個咯咯確確。確紇紇絡絡的地方來。到不去勸鬧。且加上個破頭楔說

道。這和尚化甚麼齋。衆人到把個長老推了幾推。一推推。到街那邊去了。街那邊又推到街這邊來。爲甚麼把個長老推上推下。原來當今是永樂爺。興道滅僧。故此地方上嚴禁。長老只好笑一笑。心裏想道。經典上說南無南無。果真是慈悲方便的。南瞻部洲却也無。此時已是五更天氣。萬歲爺要陞殿。文武百官要進朝。長老拽開步來。離了上新河。進了江東門。又進了三山門。過了陡門橋。過了行口。過了三山街。過了淮清橋。過了大中橋。過了崇禮街。過了五條街。竟到正陽門上。正走之間。撞著一位黃門官來了。那打道的官牌。吟喝著下來。長老吟喝著化齋。那官牌起頭一看。只見一個光光的頭。戴著瓢兒帽。穿著染色衣。一手是個鉢盂。一手是條錫杖。明明的是個和尚也。那官牌且是利害。看見是個和尚。鞍籠裏抽出一根荊條來。掃腳就打。那曉得和尚到不會叫疼。自家脰膝頭兒上。到吃了。一下苦。把個官牌。急將起來。一發恨的和尙緊。不覺的黃門官到了面前。問道。甚麼人在這裏喧嚷。這却是公案傍邊一句言。官牌說道。聖旨滅僧興道。五城二縣。現在挨。街坊上頭髮稀兩根的。也要拏去搪限。臘黎禿子。躲得不敢出門。這個和尚。大搖大擺。吟喝著化齋。不知仗了那

個的勢力。靠了那個的門牆。黃門官道。你這和尚是山上長的。是水裏漂來的。你也有二個耳朵。豈不聽得當今聖旨。與道滅僧。長老道。小僧是外京來的。故此不知。黃門官道。既從外京而來。我這京城的禁門。裏十三。外十八。你從那一門進來。長老心裏想道。我若說了從那一門進來。却便難爲了把門官。我心何忍。好個長老。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反請問朝使大人。仙鄉何處。黃門官到也是個有德器的。見這長老問他。他答應道。學生是徽州人。長老道。既是徽州。便可知道。黃門官道。怎麼是徽州。便可知道。長老道。若是本京人。却不知道外京的事故。外京的府州縣道。俱有城墻。城墻上俱有城樓。城樓上俱有白粉的牌。牌上俱有黑墨寫的字。寫著甚麼門。走路個便曉得進了甚麼門。京城是日月脚下。建都之地。城墻雖然高聳。却沒有個城樓。沒有個牌匾。况且小僧又是三更半夜。知道那個裏十三。外十八。那打路的官牌。風氣不散。稟說道。小的押他舊路回去。看是進的那一門。長老道。小僧來時。倒了幾個灣。轉了幾個角。知道那是走的舊路。黃門官道。既如此。我這裏不究門官。專一究你。長老道。多謝搭救。貧僧貧僧無恩可報。黃門官道。說甚麼搭救。我這裏追究著你。長老道。追

究還是何如。黃門官道。輕則祠祭司拏問。重則梟首示衆。長老道。朝使大人好意。小僧不會見過大事。黃門官道。怎麼不會見過大事。長老道。若要貧僧梟首。就相煩朝使大人替了。也不是甚麼大事。黃門官道。自古只有個仗義疎財。那裏有個仗義疎命的。長老道。當原日有個喜見菩薩。放火焚身。供佛三日。又有個妙莊王。香山修行。爲因父王染病。要骨月手眼煎湯作引子。就卸下手眼。救取父王。以致現出千手千眼。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纔登觀世音正果。又有錫臙太子。捨了十萬里江山。雪山修行。以到烏鴉巢。項盧筍穿膝。且又捨身喂虎。割肉餵鷹。看起來已前的人。都捨的死。如今的人。到都捨不得死。官牌道。好個大話。黃門官道。且押著他。待我進朝請旨定奪。道猶未了。只見金殿上鐘鼓齊鳴。已是早朝時分。只見

大明宮殿鬱蒼蒼 紫禁龍烟直署香

九陌華軒爭道路 一投寒玉任烟霜

須聽瑞雪傳心語 更喜文鴛續鸞行

共說聖朝容直氣 期君此日奉恩光

卻說早朝時分。萬歲爺陸殿。文武百官班齊。黃門官奏道。午門外有一個和尚聽宣。萬歲爺道。我這裏滅僧。怎麼又

有個和尚來見朝。想必是有些神通本事的纔來。旨意一道。宣他進朝。那長老聽見宣他進朝。他大搖大擺走將進去。他又不走左邊文官的街。他又不走右邊武官的街。他逕直走著萬歲爺的金階御道。兩邊校尉喝聲道。那是爺的御道。怎麼和尚敢走。長老道。我自幼兒胎小的人。三條路只走中間。見了萬歲爺。也不行大禮。只是打個問訊。把個手兒略節的舉一舉。鴻臚寺說道。和尚怎麼不拜。長老道。國泰民安。只可說個興。怎麼說個敗。萬歲爺已經是滅僧。看見這個和尚搶了御道。又不行禮。龍顏大怒。喝令當駕的官綁出午門外去梟首。只見殿東首履聲琤琮。玉珮琤琤。閃出一位大臣。叫聲陛下。留人。原來是個新襲誠意伯的。姓劉名某。只見他垂紳正笏。萬歲爺呼說道。臣啟陛下。天下寺院甚多。寺院裏僧家最衆。面奏朝廷的却少。今日這個和尚面君。多因有個來歷。望陛下詳察之。果於禮法不順。再斬不遲。萬歲爺道。依卿所奏。放那和尚進來。和尚却又進來。萬歲爺道。和尚有甚冤屈。捨身見朝。長老道。因爲上位滅我僧家。特來見駕。萬歲道。是我滅你僧家。你有什么話說。長老道。昔日漢文帝不曾斬得僧頭。希夫人不曾破得僧戒。上位乃是千千代帝王之班頭。萬萬年皇王

之領袖。天高地厚。春育海涵。於人何所不容。況且三教九流。都同是上位之赤子。上位何厚何薄。何愛何憎。今日這等滅僧興道。萬歲爺道。這原是龍虎山張天師奏的本道。猶未了。只見黃門官奏道。龍虎山張天師收雲下來。現在門下聽宣。聖旨一道。宣天師進朝。天師進了朝。五拜三叩頭。行禮已畢。萬歲爺道。先生海上風霜。多有勞頓。天師道。這都是爲臣的理當。怎麼說個海上風霜四個字。原來天師過海去採長生芝草。進貢朝廷。故此海上風霜。天師轉眼一看。只見丹墀裏面站著一個和尚。忙忙的又奏說道。陛下既已滅僧興道。怎麼又把這個和尚放進朝門之內。這叫做是己身不正。焉能正人。伏乞陛下詳察。萬歲爺道。自從五鼓設朝。直到這早午。文武二班在此。國事不曾分理半毫。著這和尚進來。盤今博古。將凡比聖。偏然有個許多閑談。我也是沒奈何處。天師大怒。喝令圓牌校尉。擎送禮部祠祭司。却不知這個和尚。擎送禮部祠祭司。他怎麼樣兒分說。却不知禮部祠祭司。擎到這個和尚。怎麼樣兒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張天師單展家門 僧道們兩班賭勝

詩曰 交光日月煉金英 一顆靈珠透室明

擺動乾坤知道合 逃移生死見功神

逍遙四海留踪跡 歸去三清立姓名

直上五雲雲路穩 鸞紫朱鳳自來迎

這都是說道家的詩兒。却說天師大怒。喝令圓牌校尉。擊

送禮部祠祭司。長老微微而笑。說道。拏我到祠祭司。却待

怎麼。天師喝道。追你的度牒。發你邊遠充軍。長老心裏想

道。我生時還沒有日月。那裏有天地。這三教九流。都自我

們的後輩。何況一張真人。心裏雖是這等想。却又不可

洩漏天機。問道。你莫是個張真人麼。天師道。我是與天

地同休的天師。麒麟殿上無雙士。龍虎山中第一家。你豈

不知道。長老道。你也只是這等一個人物。天師道。你又是

甚麼樣的人物。長老道。我們出家人。也不支架子。也不貪

真癡。也不欺心。滅那一教。是法平等。無有高低。但不知你

有何能。欺心滅我佛教。天師道。你還不曉得我的道法。

獨處乾坤萬象中 從頭歷歷運元功

縱橫北斗心機大 顛倒南辰膽氣雄

鬼哭神號金鼎結 雞飛犬化玉鑪空

如何俗士尋常覓 到得稀夷第一宮

你還不曉得我的修煉

水府尋鉛合火鉛 紅紅黑黑又玄玄

炁中生炁肌膚換 精裏含精性命團

藥返便為真道士 丹還本是聖胎仙

歹僧入定虛華事 徒費工夫萬萬年

你那曉得我的丹砂

誰知神小玉華池 中有長生性命基

運用須憑龍與虎 抽添全仗坎兼離

晨昏煉就黃金粉 頃刻修成白玉脂

齋戒餌之千日後 等閒輕舉上雲梯

你那裏曉得我的結證

曾經天上三千劫 又在人間五百年

腰下劍鋒橫紫炁 鼎中丹藥起雲烟

纔騎白鹿過滄海 又跨青牛入洞天

假使無為三淨在 也應聯轡共爭先

你那裏曉得我的住家

舉世何人悟我家 我家別是一年華

盈箱貯積登仙祿 滿鼎收藏仗火砂

解飲長生天上酒 閑栽不死洞中花

門前不但蹲龍虎 遍地紛紛五彩霞

你那裏曉得我的神劍

金水剛柔出上曹
凌晨開匣玉龍嘯
手中氣概冰三尺
石上精神蛇一條
奸血點隨流水盡
凶豪氣逐瀆痕消
削除塵世不平事
惟我相將上九霄
你那裏曉得我的玉印

朝散紅光夜食砂
傳家玉璽最堪誇
精神命脈歸三要
南北東西共一家
天地變同飛白雪
陰陽會合產金花
須知一印千張紙
跨鳳騎龍謁紫霞
你那裏曉得我的符驗

篆却龍文片紙間
飛傳地軸與天關
呼風喚雨渾能事
遣將驅兵只等閒
關動須彌翻轉過
擊來日月逆周旋
若還鬼怪妖魔也
斂手歸降敢撒蠻
你還不曉得宋仁宗皇帝御製一篇賦單道三教之內
惟道爲尊。三教之內。惟道至尊。上不朝於天子。下不謁
於公卿。避凡籠而隱籍。脫俗網以似真。樂林泉兮絕名
絕利。隱岩谷兮忘辱忘榮。頂星冠而耀日。披布褐以長

春。或蓬頭而跣足。或丫髻以包巾。摘鮮花而砌笠。折野
艸以成茵。吸甘泉而漱齒。嚼松柏以延齡。歌闌鼓掌。舞
罷遏雲。遇仙客兮。則求玄問道。會道友兮。則詩酒講文。
笑奢華之濁富。樂自在之清貧。豈一毫之罣礙。無半點
之牽纏。或三三而參同契悟。或兩兩以話古談今。話古
談今兮。歎前朝之興廢。參同悟契兮。究性命之根因。任
寒暑更變。隨烏兔逸巡。蒼顏返少。白髮還青。搜單篋兮。
臨清流。潔齋糧炊爨。以充飢。提籃鋤兮。入山林。採藥餌
遍世以濟人。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回生。脩生者骨
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判吉凶兮。開通易象。定禍福
兮。密察人心。闡道法揭太上之正教。書符籙除人世之
妖氛。降邪魔於雷。上步罡氣於雷門。扣玄關天昏地暗。
激地戶鬼伏神蹲。默坐靜室。存神奪天地之秀氣。閑游
通衢。過處探日月之精英。運陰陽而煉性。養水火以胎
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按四
時而採取。弄九轉以丹成。跨青鸞直冲紫府。騎白鶴遍
游玉京。參乾坤之正色。表妙道之慇懃。比儒教兮。官高
職顯。富貴浮雲。比釋教兮。寂滅爲樂。豈脫凡塵。朕觀三
教。惟道至尊。

張天師這一席話。也不是個漫言無當。也不是個鬪靡誇多。大抵只是要壓倒個僧家。好滅和尚的。長老心裏想道。我若是聞言。便傷了和氣。却又沒個甚麼大進益。不如穩口深藏。舌權做個癡呆懵懂人。故此只作一個不知。天師看見個長老不開口。他又把個言語兒挑他一挑。說道。你做和尚的也。自說出你和尚的家數來。長老滿拚著輸的自已。說道。我們游方僧。有個甚麼大家數哩。住的不過是個庵堂破廟。穿的不過是個百衲鶉衣。左手不離是個鉢盂。右手不離是根禪杖。天師得了他的輸著。好不歡喜也。說道。可知是和尚的家數了。住的菴堂破廟。就只是個花子的伴當。穿的百衲鶉衣。半風子也有幾斗。左手的鉢盂。是個討飯的傢伙。右手的禪杖。是個打狗的本錢。天師嘴裏說著。到不至緊。兩邊文武百官也。覺得天師犯了個貳字兒。可的姚太師又馳驛還鄉去了。故此天師放心大口說話。長老道。既是天師的道法精妙。可肯見教小僧麼。天師道。憑你說個題目來。長老道。就請教個出神游覽罷。天師道。此有何難。萬歲爺看見這個天師發怒生嗔。恐有疎失。即時傳旨。著僧道各顯神通。毋得粗糲生事。天師得了旨意。越加精神。就於金階之下。閉目定息。出了元神。

多官起眼看時。只見天師面部失色。形若死屍。去了半晌。尙然不回。及至回來。心上覺得有些不快。心裏雖則是有些不快。面皮兒上做個洋洋得意的。說道。我適來出神。分明要遠去。偶過揚州。只見瓊花觀裏。瓊花盛開。是我細細的玩賞一番。長老道。怎麼回得遲。天師道。遇著后土元君。又進去拜謁太守。又從海上戲耍一番。故此來遲。長老道。想是帶得瓊花來了。天師道。人之神炁。出游只可見物知事而已。何能帶得物件來也。和尚既出此言。想是你也會出神。想是你的出神。會帶得物件來也。長老道。貧僧也曉得幾分。天師道。你今番却出神游覽來。我看著。長老道。貧僧已經隨著天師去游覽瓊花觀來。天師道。你帶得瓊花在那裏。長老把個破瓢帽兒挺一挺。取出兩朵瓊花來。天師接手看著。果是瓊花。百官見之。果是瓊花。即時獻上萬歲爺。爺說道。天師此行好像個打雙陸的。無梁不成。反輸一帖。原來天師出神去了。長老站在丹墀之中。眼若垂簾。半醒半睡。也在出神。只是去得快來得快。人不及知。天師出神。只到得揚州。去了許久。都是長老把根九環錫杖。橫在半路中間。天師的元神。撞著個毒龍作耗。沿路稽遲。及至長老收起了錫杖。天師才得回來。却說天師吃了虧。

心裏明白。只是口裏不好說得。其實的豈肯認輸。說道和尙你既是有些神通。我和你同去罷。長老道。但憑天師尊意。天師道。先講過了。不計蠱毒蠱魅。長老道。出家人怎敢。卻說天師依舊在金階之上。閉目定息。出了元神。長老的眼不會閉。早已收了神。笑吟吟的站在丹墀裏面。天師又去了熱多時。纔出一身冷汗。睜開眼來。天師又是強鬪鬪說道。今番和尙出神。會在那裏游覽來。長老道。天師到那裏。貧僧也到那裏。天師道。我已經在杭州城裏西湖之上。遊覽一番。長老道。貧僧也在西湖上來。天師道。我已帶得一朶蓮花爲證。和尙你帶些甚麼物件來。長老道。貧僧帶的是一枝藕。天師道。你的藕是那裏得來的。長老道。就是天師花下的。天師道。你試拏來我看著。及至長老拏出藕來。還有個小蒂兒在上面。卻是接著天師蓮花的。這百官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天師得的還是妍華。長老得的到是根本。天師心上十分不快。說道。和尙你既有這等神通。今番我和你遠去些。長老道。但憑尊意。小僧願隨。天師收拾起一股元神。仍舊在於金階之下。閉目定息。長老也仍舊在丹墀之中。閉目定息。長老終是來得快。天師又過了半晌纔來。長老又笑著。天師覺的又有些惱頭兒。說道。

和尙你今番却在那個遠處來也。長老道。你在那裏收桃子時。我也在那裏了。天師道。我在王母蟠桃會上來。可惜的去遲了些。止剩得三個桃子。都是我袖了他的來。長老道。貧僧也收了一個來。天師聽知長老也收了一個。心上狐疑。把隻手伸到袖裏。掏一掏。左也只是二個。右也只是一雙。天師道。和尙的桃子。敢是偷得我的。長老道。是我拾得來的。天師道。敢是說謊。長老道。說謊的吊了牙齒。一手挺起一個瓢帽。一手取出一個仙桃。天師又覺的掃了他的桃子些。文武百官本是說天師高妙。也有說道和尙却不是個等閑的那謨。內中只有個劉誠意。他是個觀天文。察地理。通幽明。知過去未來的。看見天師兩番收神遲慢。他袖占一課。心上就明白。原來天師杭州轉來。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緊著在路上。變做了一座深山。天師悞入其中。不知出路。長老收了錫杖。天師纔找出路。天師王母蟠桃會上轉來。又是長老把個九環錫杖。在於歸路上畫成一條九曲神河。天師循了河而走。走一個不休。長老收了杖痕。天師纔找著歸路。又撮了小小一個術法。弄了他一個仙桃。故此三番兩次。長老收得快。天師收得遲。却說萬歲爺看見這個和尙好有些不遜。天師處。卽時發

下一道旨意來。說道適來兩家賭賽。都是些旁門小乘。以後不宜如此戲謔。天師就趁著這個旨意。要奈何這個長老。說道。和尙我今番明明白白。和你賭個。勝長老。老碇碇。確說道。但憑但憑。天師道。都要呼的風。喝的雨。令牌响處。天雷霹靂。遣將幾位天將下來。教他東。他不敢往西。教他南。他不敢往北。却要這等樣的神通。長老道。賭些甚麼。天師道。我輸了。我下山。你輸了。你還俗。請旨定奪。不得有違。長老道。這罰的輕了些。天師道。還要怎麼樣的重罰。長老道。都要罰這個六陽首級。我輸了。我的六陽首級砍下來。與你。你輸了。你的六陽首級砍下來。與我。天師道。就罰了這個六陽首級罷。把個文武百官。嚇得只是心裏叫苦。口裏不敢作聲。萬歲爺聽知罰了六陽首級。也慮及天師怕一時有些差錯。即時傳旨宣天師上殿。三宣兩召。直至金鑾殿。擎天柱下。萬歲爺坐在九龍墩榻之上。把個玉圭。指定了天師。說道。這個和尙遠來尋你。必有大能。你須自家想定了。有個真傳實授。你便與他賭個輸贏。但若是傍門小術。到也不消露相罷。待我發起怒來。趕出他到午門外。去體面上。還好看些。天師道。臣的印劍符章。都是從始祖以來。傳授到於今日。現有符驗一箱。神書十卷。驅神役鬼。

正一法門。臣豈懼這個和尙。聖旨道。既是如此。任你施爲。下去罷。又傳聖旨宣那和尙上來。只見碧峯長老。大搖大擺。擺將上來。萬歲爺道。你與我國天師賭勝。事非小可。你不可看的恁般容易。長老道。輸贏勝敗。人間常理。萬歲爺道。你輸了。不要哀告於我。我這裏王法無親。長老道。普天之下。那一座名山洞府。沒有個捨身岩。那還是平地地。攬將下去。跌似一塊肉泥。貧僧今日賭勝而死。死得有名。何懼之有。萬歲爺道。你不要說這等的大話。你且到丹墀底下去看。長老方才下來。只見殿東首閃出一位大臣來。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萬歲道。見朕者何人。那一位大臣奏道。臣誠意伯劉某。萬歲道。有何奏章。劉誠意道。僧道比勝。比軍門廝殺不同。那軍門廝殺的。還按個軍令收放。有個號頭。這兩家賭勝。都是些書符諷咒。役鬼驅神。贏了的歡喜。輸了的羞慚。臣恐羞慚的。擊石有火。遣下惡神惡鬼來。却這九間金殿不便。萬歲爺道。却要預防他兩家。不致後患。纔爲穩便。劉誠意道。今日僧道二家。須則各要幾個官保。才無後患。萬歲爺道。依卿所奏。卿且退班。劉誠意下班。即時傳下旨意。說道。今日僧道賭勝。著文武班中取保。願保者書名畫字。後有疎虞。連坐不貸。旨意已到。班部中閃出

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成國公朱某。願保天師。書名用印。簽押關防。退本班而去。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英國公張某。願保天師。書名用印。簽押關防。退本班而去。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衛國公鄧某。願保天師。書名用印。簽押關防。退本班而去。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天師。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定國公徐某。願保天師。書名用印。簽押關防。退本班而去。萬歲爺心裏想道。天師是我的心腹。百官恰好就都保天師。却說這個萬歲爺。終是個皇王氣度。天地無私。看見那個和尚沒有個人保他。坐在九龍墩楊上。連聲問道。文武班中。何人肯保僧家。一連問了幾遍。只見班部中鴉鵲不鳴。風行草止。原來張天師往在龍虎山中。自從漢朝起。傳留到於今日。根深名大。而且屢次遣將驅兵。人人曉得。故此保的多。料定了張天師。決無大疎失。若是那個和尚。他本等是個北方來的僧人。不知他在那個破廟裏居住。他的嘴兒又硬。口說的無憑。倘有疎虞。他那裏又來顧我。故此不保和尚的多。這叫做是個扶起不

扶倒。萬歲爺問得發性。坐在九龍墩楊上。問著怎麼保和尚的。不見出來。只見文武百官中間。也有說道。那個敢保和尚。也有說道。媒人不挑擔。保人不還錢。保了僧人。終不然就要兌命。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頭戴臘雪鬢。壓秋霜。說道。老臣願保僧人。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這個老臣。還是洪武爺未登龍位以前的人物。今年壽登九十三歲。學貫五車。才傾八斗。本貫太平府當塗縣人氏。現任大學士之職。姓陶某。願保僧人。他一邊寫着保狀。一邊問著僧人說道。你實實的叫個甚麼名字。我好保你。長老道。我俗姓名金。號為碧峯。叫做金碧峯的長老。陶學士說道。我定保你了。書名用印。簽押關防。退回本班而去。去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一位青年大臣。說道。小臣願保僧人。萬歲爺龍眼看時。只見是個誠意伯劉某。願保僧人。書名用印。簽押關防。退回本班而去。却說僧道兩家賭勝。俱有了保官。只見文官武將。議論做一陀兒。說道。今日這樁事。保天師的雖多二員。却都是我輩中人物也。保和尚的雖少二員。這二員却有許多的勾當。怎見得有許多的勾當。陶學士年將百歲。多見多聞。劉誠意善知天文。能察地理。通達過去未來。這二位高人到保了和尚。莫非和尚今

日有幾分贏了。內中又有人說道。張天師却不是等閑之人。你不記得洪武爺朝裏。他與鐵冠道人賭勝。四九天道。他還借轉來。做個三伏天道。去綿襖。更汗衫。有旋天轉地之力。何愁一個和尚。內中也不說道。不必就寢。頃刻便見。只見天師傳下號令。仰上江二縣。要不會見過女人的桌子。用七七四十九張。要不會經過婦人手的黃絨繩。用三百根。要向陽的桃樹椿八根。要初出窰門的水缸。用二十四隻。要不會經禽鳥踏過的火爐。用二六一十二隻。要沒有妻室的高手的丹青。用六十名。要唇紅齒白的青童。用五十六名。要不會開簾的符水紙。用千百餘張。要朝天宮平素有德行的道官。用一百二十名。要神樂觀未出童限的樂舞生。用六十名。辰時出牌。限已時初刻一切報完。如違以軍令施行。却說上江兩縣。俱是有能幹的清官。兩縣的民快。俱是有家私的好漢。照牌事理施行。即時搬運到皇城裏面去了。天師就於九間金殿上立壇。把那桌子一張上層一張。層得有數丈之高。黃絨繩周匝。細的細。總的纏。把個桃樹椿。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八卦方位。擺開來。用八個青童。頭上貼著甲馬。手裏擎著槌兒。不住的打。用丹青手綵畫了五方五帝凶神旗號。一按東方甲

乙木。立着青旗。旗上畫着青龍神君。二按南方丙丁火。立著紅旗。旗上畫的火德星君。三按西方庚辛金。立著白旗。旗上畫的白虎神君。四按北方壬癸水。立著皁旗。旗上畫的黑殺神君。五按中央戊己土。立著黃旗。旗上畫的靈官神君。把那二十四隻水缸。按二十四氣擺開來。用青童二十四個。頭上貼著甲馬。手裏擎著棒兒。不住的把水來攪。把那二十四座火爐。跟著二十四隻水缸。一隻間一坐。用青童二十四個。頭上貼了甲馬。手裏擎著扇兒。不住的把火來搨。叫那朝天宮一百二十個道官。口裏諷誦著黃庭經。叫那神樂觀六十名樂舞生。口裏吹動著响器。壇下許多素齋素食。還有許多香燭紙馬。還有許多巡風料哨。還有許多飛報道情。還有許多拾遺補缺。天師原是個肯愛奢華的。把個皇城裏收拾得相像個極樂天庭一般的景象。壇場已畢。請天師臨壇。天師齋戒沐浴。越宿而來。來到壇下。直上到桌子頂上。披著髮。仗著劍。踏著罡。步著斗。捻著訣。念著咒。初然臨壇。還是五更時分。那時節萬里無雲。一天星斗。到這早晚。已自天色漸明。天師在桌子上撮弄得緊。道官在那邊念。呱得緊。樂舞生在四下裏吹打得緊。攪水的攪得緊。煽火的煽得緊。打椿的又打得緊。就把乾

坤也逼勸得沒奈何。只見西北方一朵黑雲。漫天而上。卓旗已是得了風。風兒漸漸宣。雲兒漸漸漫。立地裏天昏地黑。文武百官說道。這早晚要個天神下來。何難之有。早有個當駕的官。奏上萬歲爺說道。此時天昏地黑。怕走了和尚。萬歲爺傳下旨意。關了皇城四門。不許走了和尚。却說朝內文官武將。大約有四百多員。這四百員文武官員。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道士的。又豈沒有個六親出家做和尚的。做道士的。看見天師這等作爲。其心大喜。做和尚的。看見天師這等誇張。心上却也有一點。恰好就有一個官長山南人氏。現居正二品吏部侍郎之職。姓陳名某。他有七個公子。第六個公子。華蓋星照命。也在善世法門中。這個陳侍郎。老大有些不足。天師處。心上分明要去作與那個僧家。却又不見個和尚在那裏。東邊也叫聲年兄。和尚在那裏。西邊也叫聲年兄。和尚在那裏。畢竟不知這個侍郎老爹尋著那個和尚。還是怎麼樣兒作與他。不知那個和尚得了這個侍郎老爹作與。還是怎麼樣兒顯聖。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張天師壇依金殿 金碧峯水滄天門

詩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 道家丹鼎煮烟霞

眉藏火電非閑說 手種金蓮不自誇
三尺太阿爲活計 半肩符水是生涯
幾回遠出遊三島 獨自歸來只月華

這一首詩。也是說道家要勝僧家之意。卻說陳侍郎着人去。找和尚。忽有一個年家用手一指。說道。那玉闌干下。不是一個和尚麼。這個和尚。叫做個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陳侍郎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和尚。站在玉闌干下。自由自在。不覺不知。好一個陳侍郎。走近前去。舉起牙笏。把個長老的背脊上。輕輕的點了一點。長老道。甚麼人。侍郎道。你也幹出你的勾當來也。長老道。叫我幹出那一件來。侍郎道士農工商。各執一業。你們既與天師賭勝。也像個賭勝的纔好哩。長老道。怎麼像個賭勝的。侍郎道。天師立了許大的壇場。站在壇上。披着髮。仗着劍。踏着罡。步着斗。捻着訣。念着咒。這早晚天昏地黑。他的神將料應是下來了也。你也須立個甚麼法場。書個甚麼符。驗個甚麼咒語。遮攔着他的天神。不降壇場。却纔有個贏手。長老道。天師有人答應。會立壇場。我貧僧沒人答應。不會立壇場。道士會捻訣。我僧家不會捻訣。道士會念咒。我僧家不會念咒。侍郎道。普庵咒極能劈邪。你可念些。長老道。普庵咒梵語重

疊。貧僧不會學的。侍郎道。既不念咒。只念你自家的經典罷。長老道。連經也不會誦。侍郎道。心經又明白。又簡易。這是好念的。長老道。若是心經。在幼年還念得一半。到如今就是懸本也。念不清了。侍郎道。你還是自幼兒出家。你還是半路上出家。長老道。我是自幼兒出家的。侍郎道。怎麼不從個師父。長老道。我也拜過好幾個名師來。侍郎大笑說道。再不拜過名師。還不知怎麼樣的螻蛄。長老看見這個官長。有許多的作與他。他把個慧眼。瞧他一瞧。原來這個人已經五世。到了七世爲男子。就是地仙。長老心裏想道。待我點他點兒。說道。你愁我不會念經。我有兩句話兒告訴你。你可聽我。侍郎道。學生也在門裏。怎麼不聽。長老道。你可記得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上用工夫。若將紙上尋門路。筆尖點沒了洞庭湖。侍郎大驚失色。說道。你賭了勝。待我來拜你爲師。長老道。你果是在門之人。侍郎道。這早晚天愁地暗。衆天將只在目下降壇。你若是輸了。佛門也不好看相。長老道。你甚麼要緊。這等替我着急。侍郎道。我到爲你。你自家越加不理着。這是甚麼時候。這如今正在天翻地覆。鬼哭神愁。你要些甚麼東西怎麼。再不開口。長老道。你問得緊。我說了罷。侍郎道。是個甚麼。長老道。

待我先尋個物件去取來。侍郎道。要尋個物件。或是各牙行去支取。或是官府家去借辦。或是朝廷裏面去請旨。快當些說罷。長老道。這個都不潔淨。莫若還是我自家的罷。侍郎道。也快當些取出來。長老把隻手到袖兒裏面。左掏右掏。又問說道。你高遷的衙門。是文是武。還是那裏管事。那陳侍郎心裏吃緊。咬的牙齒齧齧齧兒響。却又撞遇着這個和尚。就是個棉花團兒。前也拉扯不斷。急得他放出聲來。說道。你管我甚麼高遷。且拿出你的家仗來也。長老左掏右掏。左摸右摸。摸出一個鉢盂來。陳侍郎說道。你這個師父。原來越發是個碍口飾羞的。這早晚還沒有用齋哩。長老道。不是用齋。侍郎道。既不是用齋。却用些甚麼。長老道。要些水兒。侍郎道。要些水兒。就費了這許多的唇舌。恰好的有一個穿白靴的。走將過來。侍郎問他道。你是個甚麼人。其人道。小的是一個巡班的圓牌校尉。侍郎道。你替這師父舀些水來。那校尉掣着鉢盂就走。長老連聲叫道。舀水的快轉來。侍郎道。老師你忒費事。與他舀水去罷。怎麼又叫他轉來。長老道。你不曉得。我要的甚麼水。那校尉到也是個幫襯的。連忙的轉來說道。你要的甚麼水。長老道。你把洗了手脚的水不用舀。校尉道。小的怎麼敢。長

老道缸盤裏的水不用舀。房簷兒底下的水不用舀。養魚池裏的水不用舀。溝澗裏的水不用舀。侍郎急得沒奈何。說道。老師只管說個不用舀的。你把個用舀的水叫他舀。便罷。長老道。不是你這個破頭楔。這不用舀的水。說到明日。這早晚還說不盡。侍郎聽之。又惱又好笑。說道。你這等的磨賴。纔做得和尙。你還是要些甚麼水。長老道。我要個沒根的水。那校尉聽見的沒根兩個字。放下鉢盂。望外就走。侍郎道。你且站着。怎麼就走。校尉道。樹木便有根。竹子便有根。不會見過水說甚麼有根沒根。我不會舀得。另尋一個來舀罷。侍郎又問道。同是一樣的水。老師怎麼講個有根沒根的話。碧峯長老道。那長流的活水。通着江海。這就叫做是沒根。那校尉曉得了沒根的水。拿起鉢盂。又走。長老又叫道。舀水的快轉來。侍郎道。老師你怎麼這等三番兩次。叫人轉來。長老道。還有話不會說得完。校尉又轉來。說請說完了。待我舀去罷。長老道。舀水時。左手舀起。就是左手拿來。不要放到右手裏去。右手舀起。就是右手拿來。不要放到左手裏去。行路之時。不要挨着那裏。不要靠着那裏。也不要站住在那裏。一竟捧着到我貧僧面前來。這纔是沒根到底。那校尉連聲道。曉得曉得。急忙的就

走。長老又叫道。舀水的還轉來。侍郎也厭煩了。不去問他。只是那個校尉有緣。又跑轉來。說道。還有甚麼分付。長老道。你拿這個鉢盂去。舀水之時。止好在鉢盂底上。皮皮兒一層。多了便拿不起來。校尉說道。曉得曉得。却急忙的離了九間金殿。出了五鳳樓前。直走到玉河之上。校尉心裏想道。這個水直通江海。却是個沒根的。待我下去。舀起一盂兒來。心裏又想道。那長老分付道。舀多了水。便自拿不起來。看將起來。這個鉢盂。只有恁的大。我的膂力。可舉百鈞。怎麼拿不起他來。我且把個盂鉢滿滿舀了。看是何如。果真的舀滿了。便就拿不起來。那怕你兩隻手。那怕你儘着力。只是個拿不起來。去了些還拿不起來。又去了些。還拿不起來。再又去了些。還又拿不起來。一直去到底兒上。只有皮皮的一層。方纔拿將起來。這個校尉也就曉得。這隻腳跑着路。又不敢偷閑。又不敢換手。一直拿到長老面前來。拿得那個校尉渾身是汗。遍體生津。老爺說道。放在地上。還要柳枝兒兩根。好個校尉放了鉢盂。轉身又取了兩根柳條兒。遞與長老。也不辭而去。長老把個賭勝。只當個耍子兒。把個指甲。挑出一爪甲兒水來。放在磚街之上。

寫了個水字。左脚踏了。把個鉢盂。放在右壁。廂柳條兒擔着。右脚踏着。侍郎說道。你也立個壇場。做些手法。長老道。我也沒個壇場。況且沒個手法。侍郎道。你不要礙口。飾羞的。你就用一百張桌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張椅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口水缸。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個火爐。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根桃木椿兒。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面五方旗號。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上堂僧。諷經。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青童。也是有的。你就用五百名軍勞。也是有的。你就用一百擔千張馬甲。也是有的。長老道。這都是天師用的。貧僧用他不着。侍郎道。既用不着時。却怎的能取勝。長老道。我這鉢盂兒的水。就穀了。侍郎嘆上一聲說道。箭頭不行。送折了箭桿。也是沒有用處。長老道。不消你發急。我這裏自有個處分。侍郎也沒奈何。告辭長老。退回本班而去。却說僧道賭勝。張天師在九間金殿上。立了壇場。文武百官。多半都是他的心腹。也有念謠歌的。也有唱道情的。都只是助張天師的興。金碧峯長老。站在玉闌干之下。只作不知。天師又意大心高。老大的不放。金碧峯在心上。長老看見那一天的雲。向東南上漸漸的散了。天清氣朗。知道天師有些不肢節了。伸起手來。指着

桌子。上高聲大叫。說道。張天師。你也遣下天神來。待我貧僧取下六陽首級。與你哩。一連叫了兩三聲。那天師自從五鼓上壇做法。到了日中。還沒有些甚麼證明功德。恰又聽見和尙在壇下揚言。心下也有幾分不自在了。傳下一個法令。分付誦黃庭經的。且把黃庭經歇了。吹打的。且把樂器歇了。只許五方廳。游校尉。麾動五方神旗。他自家在七七四十九張的桌兒上。披着髮。仗着劍。踏着罡。步着斗。捻着訣。念着咒。法用先天一氣。將用自己元神。忙忙的取出令牌。拿在手裏。連敲三下。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開。三擊馬趙溫關赴壇。天師還是有些傳授。果然的。又是東南霧起。西北風生。真好一陣大風。有一律秋風詞爲證。

詩曰

白帝陰懷肅殺心

梧桐落盡又楓林

江蘆爭刮盈盈玉

籬菊搖開滴滴金

張翰棄官知國難

歐陽問僕覺商音

無端更妬愁人睡

亂送孤城月下砧

此時正是太陽當頂。午牌時分。被這個風一陣刮。一陣直刮得。天日無光。伸手不見掌。面前不見人。百官們多半是天師的心腹。那個不說道。神將即刻降壇。那個不說道。和

尙却賭輸了也。朝廷看見這個天昏地黑。又怕走了和尙。差許多的官。圍住了雲路丹墀。那丹墀中高照點了一百二十對。那高照又有些妙處。也不知是生來的好。也不知是制作得好。風越大。燈越明。話說這個燈到不怕風。只是天上的雲。到有些怕風。原來刮得風大。把個黑雲。都吹散去。了一時間。雲開見日。正交未時。太陽當空。萬里明淨。沒有了雲也罷。連風也沒有了些。天師心上的官員。又說道。似這等萬里無雲。神將想是在半路上回去了。張天師在於七七四十九張桌上。激得只是爆跳。渾身是汗。直透重衣。心裏又激得慌。太陽又晒得慌。把那些符牒。一道未了。又燒一道。一道未了。又燒一道。一氣兒燒了四十八道。符便燒了四十八道。天將却不曾見有半隻腳兒下來。碧峯長老對着那個桌兒上。高聲大叫道。我把你當個神仙的後代祖師的玄孫。原來盡是些障眼法。欺侮朝廷。只這三日費了朝廷多少錢糧。你這懶懶的道人。怎麼敢與我真僧賭勝。我待欲贏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又恐怕動了戒殺之心。我欲待饒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却又沒有些甚麼還你的滅僧之罪也罷。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自古道。饒人不是癡。癡漢不饒人。我且饒了你罷。我自回名

山去也。道猶未了。渾身上金光萬道。原來這個和尙。早已有影無形了。衆保官一齊上殿。面見萬歲爺爺。齊聲奏道。今日僧道賭勝。和尙早已回名山去了。萬歲爺道。僧道兩家。那個贏。那個輸。衆保官說道。張天師說道。燒了四十八道。並不會見過天將赴壇。那僧家說道。朝廷在上。文武百官在前。我且饒了你罷。我自回名山去也。萬歲爺道。僧家饒得他。我這裏却饒不得他。我若饒了天師。護相容隱。怎麼叫做個王法無私。即時傳下旨意。着錦衣衛掌印官。即將張真人網下壇場。前赴市曹處斬。獻上首級。毋違。一聲叫斬。文武百官都吊了魂。只見三尺劍從天分付。一羣虎就地飛來。割刺刺推下人去。血淋淋獻上頭來。這個君王。的旨意。就是一百張口也難分辨。一傍綁下天師。一傍開刀要斬。天師口口聲聲叫着冤枉。萬歲爺是個不嗜殺人之君。聽知天師口口冤枉。誠恐他屈死不明。即時又傳下個旨意。權赦天師上殿分理。天師上殿。萬歲爺道。你今日賭勝不見勝。欺侮朝廷。怎麼叫做冤枉。天師說道。臣有飛符五十道。纔燒了四十八道。還有兩道飛符不會燒。赦臣兩個時辰的死罪。臣再登壇。遣神調將。若是再無天神降壇。那時斬臣首級。臣死甘心。聖旨一道。准赦張真人兩個

時辰死罪。天師再上七七四十九張桌兒上去。也沒有個人去打桃樹椿。也沒有個人去壓五方旗。也沒有個人去動水缸兒裏的水。也沒有個人去煽火爐兒裏的火。也沒有個道官去念黃庭經。也沒有個道士去吹動樂器。只是自家被着髮。仗着劍。躡着罡。步着斗。捻着訣。念着咒。蹠踏了一會。却又取出那個令牌來。拿在手裏。連敲三下。喝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馬趙溫關赴壇。敲了三下。令牌急忙裏把個飛符燒了兩道。猛聽得半空中劃刺刺一聲響。響處吊下了四位天神。同是一樣兒的長。有三十六丈。同是一樣兒的大。有一十八圍。只是第一位生的白白的白如雪。

一稱元帥二華光 眉生三眼照天堂
頭戴又叉攢頂帽 五金磚在袖兒藏
火車脚下團團轉 馬元帥速赴壇場

鐵作幘頭連霧長 烏油袍袖峭寒生
漬花玉帶腰間滿 竹節鋼鞭手內擎
坐下斑斕一猛虎 四個鬼左右相跟

第三位生得青青的青如靛

藍靛包巾光滿目 翡翠佛袍花一簇
硃砂髮梁遍通紅 青臉獠牙形太毒
祥雲靄靄離天宮 狠狼牙妖精盡伏

第四位生得赤赤的赤如血

鳳翅綠巾星火裂 三綰鬚鬚腦後撇
臥蠶一皺肝膽寒 鳳眼圓睜神鬼怯
青龍刀擺半天昏 跨赤兔壇前謾謁

原來面白的是個馬元帥。面黑的是個趙元帥。面青的是個溫元帥。面赤的是個關元帥。這四位元帥齊齊的朝着天師。打了一個恭。齊齊的問道。適承道令宣調吾神。不知那廂聽用。天師看見了四位天神。可喜又可惱。可喜又可和尙。這却不是個可喜又可惱。怎麼叫做個可喜又可喜。終是得了這四位天神赴壇。纔免了那鋒鏑之苦。這却不是個可喜又可喜。天師問道。我與和尚賭勝。諸神何不早赴壇場。四位天神齊聲答應道。並不會曉得天師賭勝。天師道。我有飛符燒來。諸神豈可不會看見。天神齊聲道。不會看見。天師道。我燒了四十八道。豈可一道也不會看見。天神齊聲道。止是適纔看見兩道。天師道。除這兩道之外。

先燒了四十八道。天神齊聲道。若說四十八道。諸神實不曾看見。天師道想是天曹那一個。匿按我的飛符不行。天神齊聲道。天神誰敢匿按飛符。天師道。諸神都在那裏。公幹不曾看見飛符。天神齊聲道。今年南天門外大水。就是倒了九江八河。就是翻了五湖四海。浪頭約有三十六丈多高。滄了靈霄寶殿。險些兒撞倒了兜率諸天。故此小神們都在南天門外。辱水適纔落了早潮。就有兩道飛符來到。小神們見之。特來聽調。天師辭謝了四位天將。下壇繳旨。當有圓牌校尉。觀看陳侍郎笑了一笑。陳侍郎觀着校尉。點一點頭。怎麼圓牌校尉笑了一笑。陳侍郎點一點頭。原來南天門外的大水。就是金碧峯鉢盂裏的水。金碧峯鉢盂裏的水。就是圓牌校尉舀的。玉河裏無根的水。別的耳聞是虛。陳侍郎眼見是實。故此校尉笑一笑。侍郎點一點頭。却說文武百官。看見四位天將。對着天師講話。一個個一句句都傳與萬歲爺得知。萬歲爺聽知天將說話。又聽知上方有這個水。也滄了靈霄殿。險些兒撞倒了兜率天。萬歲爺道。隱宮尚且如此有水。不知今年天下百姓如何。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只見天師下壇。俯伏金塔繳旨。萬歲爺道。上界有水。天將來遲。恕卿死罪。只一件來。死罪

可恕。活罪又不可恕。天師道。既蒙聖恩。恕臣死罪。怎麼又有個活罪難恕。聖旨道。要卿前往西番。取其玉璽。與朕鎮國。這却不是個活罪難恕。天師道。伏乞陛下寬恩。要取玉璽。苦無甚麼難處。聖旨道。怎麼取璽不難。好個天師。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心裏想道。今日受了這個和尚許多周折。就在取璽上還他一個席兒罷。回復道。容臣明日。上本保舉一人。前往西洋。取其玉璽。全然不難。聖旨道。朕要玉璽甚急。明日本。又費了事。修書不如面覲。就是今日。從直口奏罷。天師道。依臣口奏。臣保舉適纔賭勝的和尚。本事高強。過洋取寶。手到寶來。聖旨道。適問的和尚。也不知其姓名。怎麼叫他取璽。天師道。陛下。究問保宮。便知他的端的。聖旨一道。宣陶學士。劉誠意。二卿上殿。二臣即時俯伏。金階奏道。陛下何事。宣臣。聖旨道。二卿保舉僧家。那僧家甚麼名姓。陶學士道。小臣保狀上。已經有了。那僧人俗家姓金。道號碧峯。叫做個金碧峯和尚。天師道。就是這個金碧峯。下洋取寶。手到寶來。劉誠意道。天師差矣。朝廷要璽。你無故。奏上朝廷。滅了和尚。今日你賭輸了。與和尚。又保舉和尚。下西洋。你這還是侮慢朝廷。你這還是顛倒和尚。這兩個話兒。不至緊。把個張天師。連燒四十八道飛符的。

汗。又嚇出來了。只見金階之下。一字兒俯伏着四位老臣。上問道。四位老臣是誰。原來第一位成國公朱某。第二位英國公張某。第三位是衛國公鄧某。第四位是定國公徐某。四位老臣說道。天師既滅和尚。又保和尚。一功一罪。伏乞天恩寬宥。則個聖旨道。怎麼見得該寬宥他。四位老臣道。因是天師滅却凡僧。纔得聖僧。若不是滅却凡僧。怎麼得這個聖僧。功過相準。伏乞寬恩。聖旨道。依四卿所奏。赦天師無罪。只是那僧人不知何處去了。到那裏去尋他來。天師道。小臣有個馬前神算。容臣算來。聖旨道。着實算來。天師笑了一笑。說道。臣算他在西北方五台山文殊師利寺裏講經說法。聖旨道。你會算他居住。怎麼不會算他本事。又和他賭勝。天師道。臣已經算他四卦。第一卦算他是個廩膳生員。第二卦算他是個王府殿下。第三卦算他是個乞丐之人。第四卦算他是個九十八九歲的老兒。到有個八十七八歲的沒踏跌的媽媽隨身。所謂陰陽反復。老大的不識得他。劉誠意道。天師滿肚子都是算計人的心腸。怎怪得陰陽不准。聖旨一道。着張真人明日五鼓進朝。領旨前往五台山欽取金碧峯長老無違。百官散班。欽此。文武百官出朝。天師也就出朝。那保天師的四位老臣說。

道適來的和尚。就是屬起火樹的。天師道。怎見得那老臣道。你不曾看見他響的一聲。就上天了。那兩個保僧人的大臣說道。那長老是個騎硫磺馬的天師道。怎見得那大臣道。你不看見他屁脰裏一漏烟。只見一個吏部侍郎姓陳。聽見這些國公學士都在取笑。說道。今日的和尚。到是個熟讀嫖經的。衆官道。怎見得陳侍郎道。你不看見他。得趣便抽身。只是一個圓牌侍尉。在陳侍郎馬足之下走。他也說道。這個和尚不但是熟嫖經。大學中庸也熟。侍郎道。怎見得校尉道。老爺不曾看見他的鉢盂裏的。是個今夫水一勺。却又大家取笑了一會。各人歸衙。不覺轉身便是半夜。便是五更。金雞三唱。曙色朦朧。宮裏陸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進朝領旨。却不知天師領了旨意。取的碧峯長老。有功無功。却不知碧峯長老。知道天師領了旨意。取他來也不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張天師倒埋碧峯

金碧峯先朝萬歲

詩曰

天仗宵嚴建羽旄

春雲送色曉雞號

金爐香動螭頭暗

玉佩聲來雉尾高

戎服上趨承北極

儒冠列侍映東曹

太平時節難身遇

郎署何須笑二毛

這詩單道得是早朝的。却說僧道賭勝。過了明日五更三點。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早已在午門見駕。朝廷爺和文武官。議了國事。宣上天師。付了他一道欽旨。又付了他一面金牌。萬歲爺道。南京前往五台有多少程途。天師道。有四千六百里。萬歲爺道。你怎麼曉得這個程途。天師道。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道途遠近。無不周知。萬歲爺道。你今日去。幾時回朝。天師道。臣今日去。明日回朝。萬歲爺道。四千多里路程。怎麼得這等的快。天師道。大凡欽差官。旱路驢一頭。要登山度嶺。水路船一隻。要風順帆開。小臣既不是旱路。又不是水路。萬歲爺道。莫非卿家有個縮地的法麼。天師道。也不是縮地法。臣騎的是條草龍。騰雲駕霧。故此限不得路程。萬歲爺道。既如此快去。快來。天師辭了聖上。出了午門。諷動真言。宣起密咒。跨上了草龍。雲慘慘。霧騰騰。起至半天之中。竟往五台山文殊寺而去。却說碧峯長老。坐在法台上講經。早已就知其情了。即時按住經典。離了法台。心裏想道。這個天師。儘有二人分鏢。鏢我也。我和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怎麼又在朝廷面前保我去下西洋。只有一件。我若是去。不像個和尚家的人。當我若是不去。佛門又不得作興。沈吟了一會。設了一

計。叫聲家主僧上來。分付本山大小和尚。都要得知。今日朝廷有一道旨意。有一面金牌。欽差的就是張天師。特來此中。取我進朝。去下西洋。取其國璽。天師心懷不良之意。我設一個妙計。搪抵天師。你們大小和尚。依計而行。不可違拗。誤事不便。衆和尚齊聲念上一聲阿彌陀佛。說道。弟子們誰敢執拗。長老對了家主僧。附耳低聲。說道。如此如此。長老起身便走。徒弟非幻。徒弟孫雲谷。兩個說道。師父也教我們一教。却好回復天師的話語。長老道。你兩個跟我來也。一個師父。一個徒弟。一個徒弟。慢慢搖擺。一直擺到那海潮觀音殿裏去了。師父坐在上面入定。徒弟坐在東。一首入定。徒弟坐在西。一首入定。正是。

蕭寺樓台對夕陰 淡煙疎霧散空林
風生寒渚白蘋動 霜落秋山黃葉深

雲盡獨看晴塞雁 月明遙聽遠村砧
高人入定渾閒事 一任縱橫車馬臨

却說張天師收了雲霧。卸却草龍。落將下來。撇過五台山。竟投文殊師利的古寺而來。纔進得寺門。天師高聲叫道。聖旨已到。和尚們快排香案。迎接開讀。只見走出一千僧人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長長矮矮。一個人一個白瓢帽。

一個人一身麻衣。一個人腰裏一條草索。一個人腳下一雙草結的履鞋。大家打夥兒抬着佛爺爺面前的一張供桌。就是佛爺爺座前的花瓶。就是佛爺爺座前的香爐。迎接聖旨。天師大怒罵說道。這和尚家。這等意大。你們終不然不服朝廷管罷。衆和尚說道。怎麼說個不服管的話。天師道。既是服管。你寺裏還有一個爲首的僧人。叫做個金碧峯。怎麼不來迎接。你們這些衆和尚。怎麼敢這等披麻帶孝出來。衆僧說道。欽差老爺息怒。實不相瞞。金碧峯是我們的師祖師父。我們是他的徒子徒孫。天師道。他怎麼不來迎接聖旨。衆僧說道。他來日來到南京。和欽差老爺賭勝。受了老爺許多的氣。回來本寺。轉想轉惱。不期昨日三更時分。歸了西天。天師道。你看他這等的胡說。他是個萬年不能毀壞之人。怎麼會死。衆僧說道。欽差老爺不信。現今停柩在方丈裏面。天師心上却有幾分不信。拽起步來。望方丈裏面竟走。走進方丈門來。果真的一口棺材。棺材蓋上。釘了四個子孫釘。棺材頭上。搭了一付孝轆。棺材面前。燒了一爐香。點了兩枝蠟燭。供獻了一碗齋飯。天師見之。大笑了一聲。說道。金碧峯不知坐在那裏。把這個假棺材。反來埋我哩。衆僧道。棺材怎麼敢有假的。天師道。

既不是假的。待我打開來看。說聲打開來看。嚇得那些僧人面面相覷。天師心下越加狐疑。叫聲着刀斧過來。連叫了兩三聲。衆僧人沒奈何。只得拿刀的奉承刀。拿斧子的奉承斧子。天師叫聲開棺。沒有那個和尚敢開。天師叫着這一個開。這一個說道。我是個徒弟。敢開師父的棺材。叫着那一個開。那一個說道。我是個徒弟。敢開師父的棺材。天師看見你也不開。我也不開。心裏全是疑惑。自家伸出手來。舉起個斧子。好個天師。兩三斧子。把個棺材劈開來了。開了看時。佛家有些妙用。端的是個金碧峯。一條直直睡在裏面。天師道。敢是活的。睡在裏面。謊我們。伸隻手到裏面去摸一摸。只見個金碧峯。兩隻眼閉的緊如鐵。渾身上冷的冷如雪。果真是個死的。天師心上又生一計。說道。怕他敢是個閉氣法。我若是被他籠絡了。不但辜負了數千里而來。且又便饒了他。耍着寡嘴。我不如削性加上他一個楔。免得個他日噬臍。悔之無及。只見衆和尚說道。欽差老爺。你眼見的是實了。俺們師父果真是個死屍。天師面上鋪堆着那一片假慈悲來。說道。我初見之時。只說是個假死。那曉得真個是他死了。他這今停柩在家。不當穩便。我和你埋了他罷。衆和尚說道。怎麼要欽差老

爺埋我們的師父哩。天師道。你們衆人有所不知。你師父在南京與我賭勝之時。蒙他饒了我的性命。我却無以報他活命之恩。是我就在法壇之下。大拜了他四拜。拜你老爺爲師。今日你的老爺歸天。我該有一百日總麻之服。我有服的師弟。肯教他暴露尸骸。死而不葬。故此你們也趁我在這裏大家安埋了他。豈不爲美。天師是個欽差。他說的話。那個敢執拗他的。只得是奉承他二八分。衆和尚說道。但憑欽差老爺內中有個不開口的。各人有各人的忖度。天師道。你這個禪寺。可有一所祖隴麼。衆和尚道。有一所祖隴。天師道。在那裏衆和尚道。就在山門左側百步之內。天師道。傍祖安葬。這也是個人情之常。衆和尚道。但憑欽差老爺就是。天師道。我與你三五個知事的。先到祖隴上定個向。點個穴。誅個茅。破個土。築個坑。砌個礦。你衆人在寺裏。照依每常舊例。出殯而來。天師領了幾個和尚。先到祖墳上去了。其餘的這些和尚在寺裏。敢違背了天師的號令。只得擡出柩來。哭了幾聲。師父動了幾下響器。列了幾對幢幡。張了一雙寶蓋上來。却說天師到了那祖墳上。親自點了一個穴。直點在祖墳後高岡之上。衆和尚道。恐怕忒上了些。於天罡有損。天師道。碧峯老爺。他不比

甚麼凡僧。埋得高。纔照得西天近。及至築坑砌壙。天師站着面前。分付工人。方圓廣闊。止用三尺。直深却用一丈。衆和尚道。欽差老爺。這個坑却築得有些不尷尬。天師道。你們有所不知。碧峯老爺。是個聖僧。葬埋之法。自與凡僧不同。及至綑棺入土。天師又揭開棺材。來看了長老的尸首。他便親手綑着。把個棺材頭先下。棺材腳向上。倒豎着。在那坑裏。衆和尚道。欽差老爺。這却不是個倒埋了。天師道。你們都是些俗人之見。有所不知。把他的兩脚朝天。却不是踏着雲。躡着霧。輪動就是天堂。若是兩脚朝地。起步就蹉了地獄。我這個都是葬埋聖僧之法。載在典籍。你們莫嫌知事少。只欠讀書多。衆和尚也只有家主僧心裏好笑。其餘的心裏吃惱。好笑的心上解悟。說道。天師不該這等樣兒。待我師父。天師空費了這一段心機。吃惱的不曾解悟。說道。怎麼家主僧心上解悟。原來碧峯長老。預先曉得天師到來。預先曉得天師來時。有個不良之意。故此叫過家主僧來。附耳低聲。教他見了天師。只說是師父死了。又曉得天師不肯准信。教他到山門之外。隣居家裏。借了一口壽材。停柩在於方丈之內。又曉得天師一定要開棺驗尸。又教他把師父的九環錫杖。安在裏面。又曉得天師要

倒埋他。教他不要違拗。憑他怎麼樣兒處分。這都是將計就計。佛爺運用之妙。碧峯長老領了一個徒弟。又一個徒弟。坐在海潮殿上。高張慧眼。瞧着那個天師。那麼鬼弄鬼弄。猛然間大發一笑。說道：「喜得我還是一個假死。若是真死。豈不被他倒埋了。我非幻道。倒埋了。却待何如。」長老道：「自古說得好。大丈夫頂天立地。終不會頂地立天。雲谷道。我和你怎麼樣兒處分他。」長老道：「有個甚樣兒處他。我和你先到南京。見了聖上。教他個一籌不展。滿面羞慚。好個碧峯長老。金光一聳。帶着徒弟徒孫。直冲南京。來見聖上。張天師還不解其中的緣故。倒埋了碧峯。服了這口氣。心上老大的寬快。即時間出了文殊寺。離了五台山。諷起真言。宣動神咒。跨上草龍。雲慘慘。霧騰騰。起在半空之中。竟轉南京而來。却說五更三點。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月轉西山回曙色 星懸南極動雲城

千年瑞鶴臨丹地 五色飛龍遶赭袍

闔闔殿開香氣香 崑崙台接珮聲高

百官敬撰中興頌 濟濟瑤宮上碧桃

却說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碧峯長老到了南京。收

了金光。把個徒弟徒孫安頓在會同館裏。自家竟到午門外來聽宣。只見萬歲爺和那文武百官商議了幾宗國事。裁定了許多朝政。黃門官奏道：「前日在雲路丹墀裏。面和張天師賭勝的和尙。戴着瓢帽。穿的染衣。一手鉢盂。一手禪杖。站在午門之外。口口稱道。聽宣。聖旨道：宣字輕了些。不可說宣他。只可說請他。當駕官傳旨道：請長老進朝。那長老照舊時大搖大擺擺進朝中。見了聖駕。也不行禮。只是打個問訊。把個手兒略節舉了一舉。朝廷待他比初見時。老大不同。着實是十分敬重他了。請到金鑾殿上。賜他一個繡墩坐下。稱他爲國師。說道：朕有金牌淡墨。差着天師前到國師的大剎禪林。可曾看見麼。」長老爺說起天師來。一言難盡。萬歲爺道：「怎麼叫做一言難盡。」長老道：「天師雖則是受了欽差齋了旨意。捧了金牌。來到貧僧荒寺。這都是萬歲爺的鈞命。他也是出於無奈。若還他的本心。到底是個敬德不服。老貧僧深知其心。是貧僧略使了些小手段。教小徒以生作死。回了他。他開了貧僧的棺。驗了貧僧的尸。他就趁着這個機會兒。把貧僧倒埋了。纔下山來。萬歲爺道：「這個怎麼使得。埋人不如埋己。道猶未了。」黃門官奏道：「張天師在午門外聽宣。長老爺。萬歲爺着臣另坐。」

在那裏。且看天師進朝。怎的繳旨。怎的回話。聖旨道。叫當值的。引這個國師到文華殿上打坐。另有旨來相請。長老去了。方纔傳下旨意。宣進天師。只見天師頭戴的三梁冠。身穿的斬衰服。腰繫的草麻縑。腳穿的臨江板。做個哭哭啼啼之狀。走進朝來。萬歲爺明知其情。故意問他說道。天師你這重服。還是何人的。若論憲綱。除是父母的嫡喪。見朕乞求諭葬。乞求諭祭。方纔穿得重服進朝。若是外孝。再沒有個戴進朝來之理。天師道。小臣的孝服。是家師的。萬歲爺道。怎麼師父也有這等的重孝。天師道。天地君親師。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故此小臣爲着家師。戴此重孝。萬歲爺道。是那一位令師。朕聞得卿是家傳的本事。並不會從遊着。甚麼令師。天師道。就是前日賭勝的金碧峯家師。萬歲爺道。你兩家誓不兩立。豈有個從他爲師之理。天師道。自從前日賭勝。蒙他饒了臣的六陽首級。是臣望空大拜了四拜。拜他爲師。萬歲爺道。金碧峯是你的師。你戴的是金碧峯的孝。終不會金碧峯有甚麼不測之變。天師道。金碧峯歸到五台山殊寺。半夜三更。西歸去了。萬歲爺道。你去時。可曾見他面麼。天師道。去遲了些。不會得相見。萬歲爺道。你怎麼樣盡個禮兒。天師道。小臣說那一切拜哭

之禮。俱屬虛文。自古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日碧峯家師已死。臣無以爲情。只得替他傍祖安葬。是小臣和他親自定的向點的穴。誅的茅。破的土。築的坑。砌的礮。安葬了他。然後回轉南京。今日見駕。萬歲爺道。金碧峯和你驟面相識。今日無常。你到殯葬了他。你如今受了朝廷的高官顯爵。享了朝廷的大俸大祿。朕如一日有所不免。你却怎麼樣兒相待朕來。天師那曉得萬歲爺的意思。只要奉承得萬歲爺的喜歡。高聲答應道。萬萬年龍歸滄海。卽如待師父一同。萬歲爺道。似這等說起來。連朕也要倒埋了。天師聽知得倒埋兩個字。把那連燒四十八道飛符的汗。又嚇出來了。萬歲爺道。天師你也不要吃驚。只有一件。沒有了這個和尚。怎麼得這個傳國璽回朝。天師道。沒有了這個人。委是難得其璽。萬歲爺道。別的和尙可去得麼。天師道。除了金碧峯之外。再沒有這等一個僧人。萬歲爺道。你昨日到五台去了。又新到了一個和尚。也道你不合滅僧。也要與你賭勝。天師心裏想道。這莫非是我命裏犯了和尚星剋度。不是剋度。怎麼去了一個。又來一個。朝着聖上問道。這新來的和尚。現在那裏。聖上道。現在文華殿打坐。天師道。宣來與臣相見何如。聖上道。你再

不可又與他賭甚麼勝。天師道謹遵明旨，再不敢有違。金鑾殿上，傳下一道旨意，選到文華殿，宣出一個和尚來。那和尚遠遠的走將來。這天師遠遠的就認得了，却認得是個甚麼人。原來是天師的家師，已經倒埋了的。天師認得是個金碧峯，羞慚滿面，冷汗沾衣，心裏想道：這和尚分明是我倒埋了他的，如何又會起來。長老看見天師問道：天師，你這渾身重孝，爲着那個來。天師無言可答，急急的除了涼冠，脫了斬服，解了孝纜，忙忙的簪上道冠，披了法服，圍了軟帶，合着掌，望長老盡禮，也學僧家打個問訊。長老道：你既是我的徒弟，你怎麼不拜我。天師道：弟子低頭便是拜。長老道：徒弟倒埋師父，得何罪。天師滿口只說是不敢不敢。長老道：倒埋還是報德，還是報仇哩。天師道：今後弟子也再不敢胡爲。望乞赦罪。聖上道：國師請坐。朕有一事請問。長老坐下了，回復道：願聞。聖上道：國師俗姓金，禪號碧峯，可是哩。長老道：是姓金，是號碧峯。聖上道：朕長見出家人鬚髮落地，國師何爲落髮留鬚。碧峯長老道：貧僧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萬歲爺聽見他這兩句話，心下老大的重他，却就把個下西洋的事，央浼他了。說道：朕請國師進朝，有一事相說。長老道：悉憑聖旨。萬歲爺

道：朕有傳國玉璽，陷在西洋，曾有陰陽官奏朕，說道：帝星出現西洋，這如今要到西洋取其國璽，須煩國師下海去走一遭。國師肯麼。長老道：須是天師才去得。天師道：還是國師才去得哩。若論小臣傳授祖宗的，不過是些印劍符水，止可驅神役鬼，斬妖縛邪而已。若是前往西洋，須索是斬將奪旂，登先陷陣，旋開取勝，馬到成功，才不羞辱了朝命。小臣怎麼去得。長老道：貧僧是個軟弱法門，就只會看經念佛，況且領兵動衆，提刀殺人，却不是個和尚幹的勾當。聖旨道：怎麼要國師領兵統衆，提刀殺人，只求國師前去，大作一個主張，便足矣。長老道：既是只要貧僧做個證明功德，貧僧怎敢有違。只是天師也躲不得個懶。聖上道：天師也要他去。天師道：小臣去了，龍虎山中沒有了人。長老道：天師之言差矣，豈不聞爲國忘家不憚勞。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把個天師就撐得他啞口無言，只得應聲道：去去。聖旨道：此去西洋有多少路程。長老道：十萬八千有零。聖旨道：此去西洋，從旱路便，從水路便。長老道：南朝走到西洋國，並沒有旱路，只有水路可通。從水路便。聖旨道：此去路程，國師可曉得麼。長老道：略節曉得些。聖旨道：國師曉得路程，還是自家走過來，還是書上看見來。長老道：

貧僧是個遊腳僧。四大部洲略節也都是過來。聖上聽見他說四大部洲都已走遍了。心上老大驚異。他說道走遍四大部洲有何憑據。長老道。有一首律詩爲證。聖旨道。律詩怎麼講。長老道。

踏遍紅塵不計程 看山尋水了平生

已經飛錫來南國 又見乘杯渡北溟

花徑不知春坐穩 松林未許夜談清

擔頭行李無多物 一束詩囊一藏經

聖旨道。國師既是記得這些路程。可略節說來與朕聽着。長老道。天師也是曉得的。相煩天師說罷。天師道。我已曾說過來。聖旨道。雖說過來。朕久已忘懷了。長老道。口說無憑。貧僧有個小經摺兒。奉上朝廷。龍眼觀看。聖旨道。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上朝廷。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一個經摺兒。盡是大青大綠粧成的故事。青的是山。山就有行小字兒。註着某山。綠的是水。水就有行小字兒。註着某水。水小的就是江。江面有行小字兒。註着是某江。水大的是海。海有行小字兒。註某着海。一個圈兒是一國。圈裏面有行小字兒。註着某國。一個圈兒過了。再一個圈兒。一個圈兒裏面。一行小字兒。

註着某國某圖。畫兒畫得細。字兒寫得精。龍顏見之。滿心歡喜。說道。國師多承指教了。萬里江山。在吾目中矣。叫聲近侍的你接着這本兒。把路程還念一遍。與我聽着。長老道。還是貧僧來念。聖上道。從上船處說起。長老道。下船處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轉過來。就是金山。聖上道。這金山的水。就是天下第一泉了。長老道。便是。過了金山。就出孟河。過了孟河。前面就是紅江口。過了紅江口。前面就是白龍江。過了白龍江。前面却都是海舟。船望南行。右手下是萬歲的錦繡乾坤。浙江福建一帶。左手下是日本扶桑。前面就是大琉球。小琉球。過了日本琉球。舟船望西走。右手下是兩廣雲貴地方。左手下是交趾。過了交趾。前面就是個軟水洋。過了軟水洋。前面就是個吸鐵嶺。萬歲道。怎麼叫做個吸鐵嶺。長老道。這個嶺。生於南海之中。約五百餘里遠。周圍都是些頑石。那頑石。壞見了鐵器。就吸將去了。故此名爲吸鐵嶺。聖旨道。水底下可有這個吸鐵石麼。長老道。這五百里遠近。無分崖上水下。都是這個吸鐵石。子兒。聖上道。明日我和你下西洋舟船。却怎麼過去。長老道。也會自有個過的。聖上道。多謝國師。但不知那個軟水洋。還是怎麼樣兒的。長老道。這軟水洋。約有八百里之

遠。大凡天下的水。都是硬的。水上可以行舟。可以載筏。無論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皆是一般。惟有這個水。其性軟弱。就是一匹毛。一根草。都要着底而沈。聖上道。似此軟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麼得過去。却不知這個軟水。還是過得去。還是過不得去。却不知碧峯長老。有擔當過這個軟水。沒有擔當。還不得過這個軟水。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碧峯圖西洋各國 朝廷選掛印將軍

詩曰 雨足江湖水色新 碧琉璃滑淨無塵

潮回萬頃鋪平穀 風過千層簇細鱗
野鷺沙鷗爭出沒 白蘋紅蓼情精神
個中浩蕩無窮趣 却屬中流舉釣人

這詩是于忠肅公秋水詩。見得天下的水。都不似那個軟水。却說聖上聽得這個軟水。心上也有半分兒不喜。問道。似此軟水。明日要下西洋。却怎麼得過去。長老道。貧僧也曾有個過的。天師忽然搶着說道。佛們軟弱。弱水也是軟弱。兩個都是一家。故此有個道理。長老道。不因軟弱不得倒埋。天師不覺的赤面通紅了。說道。這又是舊文章來了。聖旨道。過了軟水洋。前面何如。長老道。軟水洋以南。還是南瞻部洲。軟水洋以西去。却是西牛賀洲了。聖上道。

西牛賀洲是個甚麼地方。長老道。就叫做西洋國。聖上道。既叫做西洋。就在這裏止了。長老道。西洋是個總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國是一國。乞龍顏觀看這個經摺兒。就見明白。聖上起頭一看。纔看見這一十八國。說道。原來却有這許多國土也。長老道。可知哩。第一國金蓮寶象國。第二國爪哇國。第三國女兒國。第四國蘇門答刺國。第五國撒髮國。第六國淄山國。第七國大葛蘭國。第八國柯枝國。第九國小葛蘭國。第十國古哩國。第十一國金眼國。第十二國刺國。第十三國木骨國。第十四國忽魯國。第十五國銀眼國。第十六國阿丹國。第十七國天方國。第十八國鄴都鬼國。經摺兒已自開得清。長老口裏又說得明。說得個萬歲爺心神飛度。西洋國。恨不得伸手搥將玉璽來。說道。國師西洋的路程。朕已知道了。這個經摺兒。朕收下。却不知下西洋還用多少官員。還用多少兵卒。你說來與朕聽着。長老道。下西洋用多少官員。用多少兵卒。貧僧也有一個小經摺兒。奉上朝廷。龍顏觀看。聖旨道。好好好。原來國師也有個經摺兒。快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與聖上。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這個經摺兒。却沒有那大青的顏色。也沒有那大綠的粧點。只是

素素淨淨幾行字兒。聖上叫聲道。近侍的。按着這個本兒上的字念一遍與我聽着。近侍的念着說道。第一行。計開二字。第二行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第三行副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副元帥之印。第四行。左先鋒一員。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第五行。右先鋒一員。掛征西右先鋒副將軍之印。第六行。五營大都督。中都。左都。右都。坐都。行都。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第七行。四哨副都督。參將。遊擊。都事。把總。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第八行。指揮官一百員。第九行。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第十行。百戶官五百員。第十一行。管糧草戶部官一員。第十二行。觀星斗陰陽官十員。第十三行。通譯番書教諭官十員。第十四行。通事的舍人十名。第十五行。打幹的餘丁十名。第十六行。管醫藥的醫官醫士一百三十二名。第十七行。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二十名。第十八行。雄兵勇士三萬名有零。第十九行。神樂觀道士二百五十名。第二十行。朝天宮道士二百五十名。念畢。聖上道。原來國師是個法演三千界。胸藏百萬兵。萬歲爺心上。老大的驚異他。說道。還有天師當任何職。當填註在那行。長老道。天師照舊官銜。管理軍師事務。不必另加官職。故此不會填註名姓。萬歲爺道。國師當任何

職。當填註在那行。長老道。貧僧只好做個證明功德。故此不會填註名姓。萬歲爺道。既是國師與天師不肯填註名姓。料應是不敢把個官職相煩。這的朕不相強。只是明日出師之時。斬妖縛邪。在天師身上。扶危濟難。在國師身上。彼此都要用心竭力。馬到功成。旗開得勝。不負今日倚托之重。纔稱朕心。長老道。貧僧和天師各當効力。不費聖心。萬歲爺道。下西洋的路程有了一個經摺兒。朕已知道了。下西洋的官員兵卒。又有一個經摺兒。朕又知道了。只是國師說道。南朝去到西洋。並無旱路。只有水路可通。既是水路。雖則是個船隻。還用多少。還是怎麼樣的制度。國師你心上可會料理一番麼。碧峯長老道。過洋用的多少船隻。怎麼樣兒制度。貧僧也有一個經摺兒。奉上朝廷。龍眼觀看。聖旨道。妙妙。原來也有一個經摺兒。快接上來。長老雙手舉起來。奉與聖上。聖上接着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這個經摺兒。又是大青大綠的故事。青的畫得是山。綠的畫得是水。海裏畫得是船。船又分得有個班數。每班又分得有個號數。不知纔是少多少班數。每班有多少號數。今番萬歲爺一天好事。喜中喜。滿紙雲烟佳更佳。不叫近侍的來觀。只是龍眼親自觀看。只見

頭一班畫的船。約有三十六號。每隻船上有九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道寶船三十六號。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第二班畫的船。約有一百八十號。每隻船上有五道桅。那小字就填着。說道戰船一百八十號。長一十八丈。闊六丈八尺。第三班畫的船。約有三百號。每隻船上有六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道坐船三百號。長二十四丈。闊九丈四尺。第四班畫的船。約有七百號。每隻船上有八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道馬船七百號。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第五班畫的船。約有二百四十號。每隻船上有七道桅。那小字兒就填着。說道糧船二百四十號。長二十八丈。闊一十二丈。船五班。共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號。每一號船中間有明三暗五的廳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號船上面有三層天盤。每一層天盤裏面擺着二十四名官軍。日上看風看雲。夜來觀星觀斗。這個經摺兒。萬歲爺看了。心上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怎見得一則以喜。因有了這個船隻。却就到得西洋。取得國璽。這不是個一則以喜。却這個船數又多。制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來。纔方費用。這不是個一則以懼。萬歲爺終是取翼的心勝。不怕他甚麼事幹得不成。此時已自是落

日。啣山昏鴉逐隊。聖旨一道。百官散班。着僧錄司迎送國師。到於長干上刹。各住持輪流供應。萬歲爺退回乾靜宮。心裏有老大的費想。怎麼費想。却說這個下西洋的事務重大。用度浩繁。一行一止。都在萬歲爺的心上經緯。到了九龍繡榻之上。睡不成寐。只見更又未。夜又長。果真是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層城綺閣遙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雁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環曳履出長廊。爲君秋夜擣衣裳。織羅對鳳凰。丹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自傷。征夫萬里成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萬歲爺睡不成寐。叫起近侍的來。開了玲瓏八窗。捲起珠簾絳箔。只見萬里長空。一輪明月。果真是

三五月華流烟光 可憐懷歸道路長
 逾江越漢津無梁 遙遙思永夜茫茫
 昭君失寵辭上宮 蛾眉嬋娟臥氈穹
 胡人琵琶彈北風 漢家音信絕南鴻
 昭君此時怨畫工 可憐明月光腫臃
 節旣秋兮天向寒 沉有漪兮湘有瀾

沅湘糾合淼漫漫 洛陽才子憶長安
可憐明月復團圓 逐臣戀主心彌恪
棄妾忘君情不薄 已悲芳歲徒淪落
復恐紅顏坐銷鑠 可憐明月方照灼
向影傾身比葵藿

一輪明月不至緊還有一天星斗燦燦爛爛果真是

萬物之精爲列星 庶民象兮元氣英
認綽約兮其機冷 瞻瑤光兮其玉繩
歌既稱兮列重耀 傳嘗聞兮還夜明
牽牛服箱兮不以 今夕在戶兮識取
辰參主兮爲晉商 箕畢分兮見風雨
爲張華兮而見拆 感仲尼兮以常聚
中方定兮作楚宮 三五彗兮彼在東
子韋識宋公之德 史墨知吳國之凶
軒轅大電兮繞樞 白帝華渚兮流虹
東井漢祖兮興起 梁沛曹公兮居止
驚嚴光兮帝共臥 笑戴逵兮自求死
息夫指之兮獲罪 巫馬戴之兮出治
燦連貝兮倚莎蘿 授人時兮命羲和

二使兮隨之入蜀 五老兮觀之遊河
歲則降靈於方伯 昂則淪精於宵何
清爲柳兮濁爲畢 亂如雨兮隕如石
天錢瞻兮於北落 老人指兮於南極
任彼彗光兮竟天 然而聖朝兮妖不
勝德

萬歲爺對月有懷因星有感。龍腹中猛然間想起一椿事
來了。急傳旨意。宣上印綬監掌印的太監來。這叫做是個
殿上一呼。階下百諾。旨意已到。誰敢有違。只見印綬監掌
印的太監。即時來到。跪着珠簾之外聽旨。萬歲爺道。你是
印綬監掌印的太監麼。太監道。奴婢是印綬監掌印的太
監。萬歲爺道。你監裏可有餘剩的金銀印信麼。太監道。本
監並沒有個餘剩的金印信。萬歲爺道。我原日過南京
之時。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有若干顆數。五十四兩重
的站虎銀印。有若干顆數。三十六兩重的螭虎印。走蛟印。
盤蛇印。虬髯印。龜紐印。鯨魚印。蝦鬚印。也不計其數。你職
掌印綬。怎麼說得一個沒有印。太監道。本監職掌印綬。俱
是奉爺爺聖旨。禮部關會篆文。旋時鑄成一個印。旋時鑄
上幾個字。這却都是新的。並沒有個舊時印信。萬歲爺道。

我這舊時的印信。從那裏去了。太監道。既是舊時的印信。俱屬寶貝。敢在寶藏庫裏麼。聖旨道。急宜寶藏庫的庫官來。原來寶藏庫設立。在內殿。掌管的不是個庫官。也是個太監。一聲有旨。只見寶藏庫內太監。飛星而來。磕頭如搗蒜。連聲稟道。喚奴婢有何旨意。萬歲爺道。你寶藏庫裏。可有舊時的金銀銅鐵的印信麼。太監道。有有有。萬歲爺道。你快把那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取過兩顆來。你再把五十四兩重的站虎銀印。取過兩顆來。你再把三十六兩重的螭虎印。取過五顆來。你再把三十四兩重的虬髯印。取過四顆來。那寶藏庫的太監。即時取過許多的印來。萬歲爺分付印綬監太監捧着。此時正是金雞三唱。曙色朦朧。萬歲爺降殿。文武百官進朝。只見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聖上道。今日文武百官都會集在這裏。朕有旨意。百官細聽敷宣。百官齊聲道。萬歲萬歲萬歲。有何旨意。臣等欽承。聖上道。朕今日富有四海之內。貴爲天子。上承千王。傳國璽。陷在西洋。朕甚憫焉。合行命將出師。掃蕩西洋。取其國璽。先用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大元帥之印。朕如今取出一顆坐龍金印在這裏。那一員官肯去征西。即時出

班掛印。連問了三四聲。文官鴉哨不鳴。武班風停草止。聖上又問了一回。只見班部中閃出四員官來。朝衣朝冠。手執象簡。一字兒跪在丹陛之前。聖上心裏想道。這四員官莫非是個掛印的來了。心裏又想道。這四員官人物鄙萎。未可便就征西。當駕的問道。見朝的甚麼官員。那第一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徐某。第二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正張某。第三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副陳某。第四員說道。小臣是欽天監五官挈壺正高某。聖上道。你們既是欽天監的官員。有何事進奏。欽天監齊聲道。臣等夜至三更。仰觀乾象。只見帥心入斗口。光射尚書垣。故此冒昧仰奏天庭。聖上道。帥心入斗口。敢是五府裏面公候駙馬伯麼。欽天監齊聲道。公候駙馬伯應在右弼星上。不是斗口。聖上道。莫非六部裏面尚書侍郎麼。欽天監說道。尚書侍郎。應在左弼星上。不是斗口。聖上道。既不是武將。又不是文官。却那裏去另尋一個將軍掛印。欽天監道。斗口係萬歲爺的左右近臣。聖上道。左右近臣不過是這些內官太監。他們那個去征得西洋。掛得帥印。只見殿東首班部中閃出一位青年侯伯來。履聲琤琮。環佩琤琤。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萬歲爺龍眼觀之。只見

是個誠意。伯劉某。聖上問道。劉誠意有何奏章。劉誠意道。小臣保舉一位內臣。征得西。掛得印。聖上道。是那一個。劉誠意道。現在司禮監掌印的太監姓鄭名和。聖上道。怎見得他征得西。掛得印。劉誠意道。臣觀天文。察地理。知人間禍福。通過去未來。臣觀此人。若論他的身材。正是下停短。今上停長。必爲宰相侍君王。若是庶人生得。此金珠財寶。滿倉箱。若論他的面部。正是面闊風頤。石崇擅千乘之富。虎領燕額。班超封萬里之侯。又是河目海口。食祿千鍾。鐵面劍眉。兵權萬里。若論他的氣色。紅光橫自三陽。一生中須知財旺。黃氣發從高廣。旬日內必定選官。聖上道。只怕司禮監太監老了些。劉誠意道。乾姜與棗。越老越好。正是龜息鶴形。純陽一夢。還仙境。明珠入海。太公八十遇文王。聖上道。却怎麼又做太監。劉誠意道。只犯了些面似橘皮。孤刑有準。印堂太窄。妻子難留。故此在萬歲爺的駕下。做個太監。聖上道。既是司禮監。可就是三寶太監麼。左右近侍的說道。就是三寶太監。聖上道。既是三寶太監。下得西洋。掛得帥印。快傳旨意。宣他進朝。即時傳下一道旨意。即時三寶太監跑進朝來。磕了頭。謝了旨。聖上道。我今日出師命將。掃蕩西洋。取其國寶。要用總兵官一員。掛征西。

大元帥之印。劉誠意保你下得西洋。掛得帥印。你果是下得西洋麼。你果是掛得帥印麼。三寶太監道。奴婢仗着萬歲爺的洪福。情願立功海上。萬里揚威。奴婢是下得西洋。奴婢是掛得帥印。聖旨道。着印綬監遞印與他。着中書科寫勅與他。三寶太監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丹墀下去。有詩爲證。

詩曰

鳳凰池上聽鶯笙

司禮趨承舊有名

袍笏滿朝朱履暗

弓刀千騎鐵衣明

心源落落堪爲將

膽氣堂堂合用兵

撚指西番盡稽顙

一杯酒待故人傾

聖上道。征取西洋。次用副總兵官一員。掛征西。副元帥之印。朕還取得有坐龍金印一顆。在這裏。是那一員肯去征西。出班掛印。又問了一聲。還不見有人答應。聖上道。適來欽天監照見帥心入斗口。光射尙書垣。司禮監是個斗口了。今番副元帥却應在尙書垣。你們六部中須則着一個出來掛印。道猶未已。只見右班中閃出一位大臣。垂紳正笏。萬歲三呼。說道。臣願征西。臣願掛副元帥之印。聖上把個龍眼觀看之時。這一位大臣身長九尺。腰大十圍。面闊口方。肌肥骨重。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歷諫議之郎。

九轉三遷。踐樞陟要。先任三邊總制。屹萬里之長城。現居六部尙書。校八方之戎籍。參贊機務。爲鹽爲梅。中府協同。乃文乃武。堂堂相貌。說甚麼燕類食肉之資。耿耿心懷。總是些馬革裹尸之志。正是門迎珠履三千客。戶納貔貅百萬兵。原來是姓王名某。山東青州府人氏。現任兵部尙書。聖上道。兵部尙書。你肯征進西洋麼。你肯掛副元帥之印麼。王尙書道。小臣仰仗天威。誓立功異域。萬里封侯。小臣願下西洋。小臣願掛副元帥之印。聖旨道。着印綬監遞。印與他。着中書科寫勅與他。王尙書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回本班而去。有詩爲證。

詩曰

海岳儲精膽氣豪 班生彤管呂虔刀

列星光射龍泉劍 瑞霧香生獸錦袍

威振三邊勛業重 官居二品姓名高

今朝再掛征西印 兩袖天風拂海濤

聖上道。征取西洋。要用左先鋒一員。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朕取得有站虎銀印一顆在這裏。那一員任左先鋒之職。願掛大將軍之印也。一連問了幾聲。不見有個官員答應。怎麼問着個官員。偏再沒人肯答應。原來下海兩個字。有些嚇怕人。故此文武官員等。閑不敢開口。聖上又

問了一聲。只見殿東首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來。履聲琤琮。環佩琤琤。原來是個英國公張某。直至丹墀之內。三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微臣保舉兩員武官。堪充左右先鋒之職。聖上道。朕求一個左先鋒。且不可得。老卿連右先鋒都有了。這都是個爲國求賢。深得古大臣之體。但老卿保舉的。還是甚麼人。英國公道。他兩個人。都是世胄之家。將門之子。執干戈而衛社。每忝盟府之助。侍孫武以爲師。深達戎韜之略。一個虎頭燕額。捲毛鬚。絡腮鬚。長長大大。攀不倒的猛漢。一個銅肝鐵膽。回子鼻。銅鈴眼。粗粗喬喬。選得上的將軍。一個武藝高強。一任他大的鉞。小的斧。長的鎗。短的劍。件件皆能。一個眼睛溜煞。憑着些遠的箭。近的礮。飛的彈。掣的鞭。般般盡會。一個站着就是李天王。降下凡塵。手裏只少一把降魔劍。一個坐下恰如真武爺坐鎮北極。面前只少一桿七星旗。一個人如猛虎。馬賽飛龍。抹一角明幌幌。電閃旌旗日月高。一個威風動地。殺氣騰空。喝一聲黑沉沉。雷轟霹靂山河震。一個是姓張名計。定遠人也。現任羽林左衛都指揮之職。一個姓劉名蔭。合肥人也。現任羽林右衛都指揮之職。這兩個武官。下得西洋。掛得左右先鋒之印。聖上道。依卿所奏。即時傳下兩道旨意。

宣上羽林衛兩員官來。羽林衛兩員官。即時宣上金鑾殿。萬歲爺龍眼觀來。果直的不負英國公所舉。旨意道。着印綬監各遞一顆站虎銀印與他。着中書科各寫一道先鋒勅與他。兩員官各掛了印。各受了勅。各謝了恩。各回本衛而去。有詩爲證。

詩曰 英傑天生膽氣豪 先鋒左右豈辭勞

斗牛並射龍泉劍 雨露均沾獸錦袍

九陞每承皇詔寵 雙眸慣識陣雲高

此回一吸鯨波盡 歸向南朝讀六韜

英國公也回本班而去。聖上道。征取西洋。還用五營五員大都督。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還用四哨四員副都督。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印綬監有印在此。你們班部中。不論文官武將。但有能征進西洋者。許即時出班掛印。道猶未了。殿東首班都中。又閃出一位老臣來。履聲琤琫。環佩琤琤。原來是定國公徐某。他直至丹墀之內。三呼萬歲。稽首頓首奏道。三軍之命。懸於一將。用之者不得不慎。今日征進西洋。事非小可。五營四哨。又非一人。依臣所奏。許文武各官保舉上來。取用奉聖旨。依卿所奏。許百官即推堪任正副都督的幾十員來看。這些文武百官。奉了旨意。議舉

所知。五府都督說道。考核將材。本兵官的事。打一個恭。請兵部尙書定奪。兵部尙書說道。今日此舉。時刻有限。未可造次。須是你本官舉薦。打一個恭。請五府侯伯定奪。定國公道。今日選將出征。事務重大。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這如今或是那一員堪任正都督。或是那一員堪任副都督。先許五府侯伯指名推來。次用六部官僉名保結。次後本兵官裁定參詳。請旨定奪。如此再三。庶幾用不失人。前無憤事。文武百官齊聲道。老總兵言之有理。即時間。府中推出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參詳。一會兒。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參詳。再推一會兒。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參詳。再推一會兒。府中又推一員。部中僉名保結。本兵官裁定參詳。三推四保。五結六詳。七裁八定。頃刻間。把個長單填遍了。也有推了沒保結的。也有有保結過不得本兵官的。又推又保。又過得本兵官的約有二十多員。百官俯伏丹墀。稽首頓首奏道。臣等保舉堪任正副都督的官員姓名。開具揭帖。進呈御覽。伏乞聖裁。奉聖旨。有點的是文武百官。欽此。欽遵。即時間奉聖旨。點了。的。卿命而來。拜舞丹墀之下。見朝已畢。當駕的說道。五營五員大都督。站立丹墀中。左

側。四哨四員副都督。站立丹墀中右側。鴻臚寺唱名。印綬監交印。中書科付勅。只見五營五員大都督。一字兒站着丹墀中左側。四哨四員副都督。一字兒站着丹墀中右側。鴻臚寺站在班首唱名。說道第一員第一營大都督姓王名堂。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二營第二員大都督姓黃名棟。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營第三員大都督姓金名天雷。便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營第四員大都督姓王名明。王明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五營第五員大都督姓唐名英。唐英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有詩為證。

詩曰

少年乘勇氣

五虎過烏孫

力盡軍勞苦

功加上將恩

曉風聽戍角

殘月倚城門

共掛征西印

鯨波漾月痕

五營五員大都督過了。就到四哨四員副都督。鴻臚寺又唱道。第一哨第一員姓黃名全彥。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二哨第二員姓許名以誠。應

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三哨第三員姓張名柏。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第四哨第四員姓吳名成。應聲道有。掛了印。領了勅。謝了恩。竟投階下而去。有詩為證。

詩曰

族亞齊安陸

風高漢武威

營門連月轉

戍角逐烟催

青海聞傳箭

天山報合圍

今朝攜劍起

馬上疾如飛

聖上道。征取西洋。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百戶官五百員。着兵部尚書逐一推來看。以便鑄印與他。却不知聖上取到這些官。有何重用處。却不知兵部尚書取到那些官上來復旨。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四

第十六回 兵部官選將練師 教場中招軍買馬

詩曰 十八羽林郎 戎衣事漢王 臂鷹金殿側

挾彈玉輿傍 馳道春風起 陪遊出建章

侍獵長楊下 承恩更射飛 塵生馬影滅

箭落鴈行稀 薄霧隨天仗 聯翩入瑣闌

却說萬歲爺道。征進西洋。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百戶官五百員。着兵部尙書逐一推來看。鑄印與他。兵部官俯伏丹墀。稽首頓首奏道。陛下選將征西。事非小可。須則是個智勇具足。文武兼資。馬到功成。旗開得勝。方纔不辱滅了朝命。似此任大責重。小臣未敢擅便。聖上道。卿意何如。兵部道。依臣所奏。寬賜欽限。容臣等會同五府侯伯。教場之內。嚴加考校。拔其尤者。來復朝命。未審聖意若何。奉聖旨。依卿所奏。限三日內回報。即時御駕轉宮。文武百官散班。兵部尙書歸衙。移咨五府。五府侯伯。傳示各營。示仰各衛指揮。各所千百戶。各備軍營器械。馬匹。俱限明日黎明齊赴大教場內。操演武藝。比較勝負。中

間武藝高強。韜略閑習。即便疏名進朝。請旨掛印。前往征西。不覺的日往月來。就是三更五鼓。鷄唱天明。兵部尙書開了棍。搭了轎。竟投大教場而來。那些京營裏的將官。人頭簇簇。馬首相挨。不在話下。還有一班五府公侯伯子男。貂蟬滿座。只見兵部尙書進了營。各各相見。相見已畢。敘次坐下。各官投參。尙書把個投參的手本查一查。大略約有二千四百餘員。尙書心裏想道。今日多中撈摸。想必得個好將官也。即時上了將臺。東首扯起一桿爲國掄材。四個大金字的旗號。西首扯起一桿欽差選士。四個大金字的旗號。即時傳下將令。各官先試弓馬。次試弩箭。三試鎗。四試刀。五試劍。六試矛。七試盾。八試斧。九試鉞。十試戟。十一試鞭。十二試簡。十三試搥。十四試叉。十五試把。十六試白打。十七試綿繩。十八試套索。一十八般武藝。件件考全。這一考不至緊。把這些將官。都考倒了。投參時原有二千四百餘員。及至考校已畢。把個紀錄簿兒來總一查。却好的去了一千七百餘員。止得七百員登簿中間。却有張相等一十八名。現任指揮之職。鐵楞等三十六名。現任千戶百戶之職。這兩班兒却是與衆不同。一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三略六韜。無不習熟。尙書心下十分歡喜。即時類集。

表奏朝廷。只是欽限少了五十名。五府侯伯說道。千日之長。一日之短。一個人討上了幾個。滿了欽限。各官散場。直到明日五鼓。金鷄三唱。曙色朦朧。宮裏陸殿。百官進朝。正是。

紫殿俯千官

春松應合歡

御爐香焰煖

馳道玉聲寒

乳燕翻珠綴

祥鳥集露盤

宮花一萬樹

不敢舉頭看

萬歲爺降殿。百官進朝。文武班齊。奏章已畢。兵部尚書出班俯伏。萬歲三呼。稽首頓首奏道。臣蒙聖恩。考選諸將。考選已畢。今將堪任指揮一百員。堪任千戶一百五十員。堪任百戶五百員。具有劄子上呈。奉聖旨。接上來看。聖旨看了。說道。各官現在何處。尚書道。現在午門外聽宣。奉聖旨。宣進來。只見那七百五十員將官。奉了聖旨。蜂湧而進。進了朝門。一字兒跪着丹墀之下。黃門官奏道。介胄之士不拜。各官平身。百官齊聲呼上一聲。萬歲萬歲萬萬歲。站將起來。只見

一個個頭戴的爛金盔映日。一個個身穿的鎖子甲鋪銀。一個個札袖兒半寬半窄。織成五彩文章。一個個縷鬚兒不短不長。斜拽三春楊柳。一個個掛一把戒手的

刀。夜靜青龍偃月。一個個跨一口防身的劍。秋高白虎臨門。一個個掩心鏡兒明幌幌。照耀乾坤。一個個獸吞頭兒黑沉沉。鋪堆煙雨。一個個弓衣兒邊邊。早三絃。晝三絃。晚三絃。弦上撥許多的虎豹。一個個箭壺兒小小。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洞裏有無限的神仙。一個個遠望處。紺地勾文。虎頭連壁。赫奕兮最是英明。一個個近前時。蚪龍列象。樓蝶成形。炳爛兮越加壯麗。一個個擦掌摩拳。盜牙獠齒。略略綽綽。那裏再尋這個混世魔王。一個個橫眉豎髮。鬪角拳。毛僵僵兜兜。就是生成狼的當年太歲。正是。渾身有膽能披難。奮武何人敢敵鋒。豺虎陣中驅戰馬。貔貅隊裏捉真龍。

奉聖旨。首事的鑄印與他。協同的關防管事。各各謝恩而退。聖上道。征進西洋。還要管糧草的官幾員。陰陽官幾員。通譯番書官幾員。精通醫藥的醫官幾員。醫士幾員。名。該部知道。即時戶部尚書。點本部浙江司郎中某官一員。進呈。欽天監點陰陽官某共十員。進呈。四夷館點通譯番書某共十員。進呈。太醫院點醫官一百名。醫士三十名。進呈。奏聖旨各該到任聽調。有詩為證。

詩曰

耀武揚威海上州

百官濟濟借前籌

襟裾華夏未爲遠 俯仰堪輿不盡遊

任是怪禽呼姓字 何難海鳥佐朋儔

明朝來享來王日 一統車書闕下收

聖旨道。征進西洋。還用精兵十萬名。馬千匹。該部知道。兵部領了招兵的旨意。太僕寺領了買馬的旨意。不旬日之間。兵部招了十萬雄兵。每日間在於教場中操演。分班就在長干門外札了五個大營。分個中左右前後。這個中却不是留守中。武功中。濟陽中。武場中。富峪中。大寧中。這個左。却不是金吾左。羽林左。將軍左。留守左。虎賁左。永清左。武功左。武驤左。騰驤左。潘陽左。神武左。這個右。却不是金吾右。羽林右。燕山右。留守右。虎賁右。永清右。武功右。武驤右。義勇右。騰驤右。潘陽右。這個前。却不是金吾前。羽林前。府軍前。燕山前。留守前。義勇前。忠義前。大寧前。這個後。却不是金吾後。府軍後。留守後。義勇後。忠義後。他自操自演。自札自營。只在伺候聖旨調遣。有一闕從軍行爲證。

詩曰 穹廬雜種亂金方

武將神兵下玉堂

天子旌旗過細柳

匈奴運數盡枯楊

關頭落月橫西裔

塞下凝雲斷北荒

漠漠邊塵飛衆鳥

昏昏朔氣聚羣羊

依稀蜀杖迷新竹 髣髴胡床識故桑

臨海舊來開驃騎 尋河本自有中郎

坐看戰壁爲平土 近待軍營作破羌

兵部尙書復了招兵的本奏。聖旨該部嚴加訓練。俟征西之日調發。却說太僕寺領了買馬的旨意。遍尋天下名馬。不旬日之間。馬已齊備了。這個馬却不是等閑的馬。盡是些 飛龍 赤兔 駿驥 驪騮 紫燕 驢驘 嘶膝 踰暉 麒麟 山子 白蟻 絕塵 浮雲 赤電 絕羣 逸驃 騾驪 龍子 麟駒 騰霜驄 皎雪驄 凝露驄 照影驄 懸光驄 決波驄 飛霞驄 發電赤 奔虹赤 流金駭 照夜白 一丈烏 五花虬 望雲騅 忽雷駭 捲毛驄 獅子花 玉驢驄 紅赤撥 紫叱撥 金叱撥 就是毛片也不是等閑的毛片。都些布汗論。聖虎喇。合里烏。赭啞兒。爺屈良。蘇盧棗驄。海驢。栗色。燕色。兔黃。真白。玉面。銀鬃。香膊。青花。就是馬廐。也不是等閑的馬廐。都是些飛虎。翔麟。吉良。龍驤。驪駃。駃騠。鸞。六羣。天花。鳳。苑。荒。象。奔星。內駒。外駒。左飛。右飛。左方。右方。東南內。西南內。這個太僕寺馬匹齊集。只是伺候旨意發落。有一闕天馬歌爲證。

詩曰 漢水揚波洗龍骨

房星墮地天馬出

四蹄蹀躞若流星

兩耳尖流如削竹

天閑十二連青雲

生長出入黃金門

鼓鬚振尾恣偃仰

食粟何以酬王恩

豈堪碌碌同凡馬

長鳴噴沫奚官怕

入爲君王駕鼓車

出爲將軍靜邊野

將軍與爾同死生

要令四海無戰爭

千古萬古歌太平

太僕寺復了買馬的旨意。奉聖旨該本衙門牧養。俟征西之日發落。明日萬歲爺爺陞殿。百官進朝。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一道聖旨。竟往長干寺宣國師進朝。却說金碧峯在長干寺裏。領著非幻徒弟。雲谷徒弟。更有本寺的飲定上人。古隴上人。廣宣上人。靈聰上人。元敍上人。講經說法。正果朝元。忽聞得聖旨召。你看他頭戴的瓢兒帽。身穿的染色衣。一手鉢盂。一手禪杖。大搖大擺。擺上金鑾殿來。萬歲爺看見個碧峯長老遠來。忙傳聖諭。着令當駕的官。看下繡墩賜坐。長老見了萬歲。打個問訊。把個手兒拱一拱。聖上道。不見國師。又經旬日。長老道。貧僧知得上位連日有事。選將練師。招軍買馬。故此不敢擅自進朝。恐妨軍

國重務。聖上道。但說起個選將練師。我心上就有許多不寬快處。長老道。爲何有許多不寬快處。聖上道。枉了我朝中有九公十八侯三十六伯。都是位居一品。祿享千鍾。續紀旗常。盟垂帶礪。一個個貪生怕死。不肯征進西洋。長老道。怎見得不肯征進西洋。聖上道。是我前日當朝廷之上。取過幾顆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並沒有一個公侯伯肯出班掛印征西。長老道。這正使合該是司禮監太監。協同合該是兵部尙書。聖上道。國師是何高見。長老道。貧僧夜觀乾象。只見帥星入斗口。光射尙書垣。聖上道。欽天監也會說來。但不知這斗口可是三寶太監麼。長老道。是誰保舉三寶太監來。聖上道。是劉誠意保舉的。長老道。欽天監該連陞他三級。劉誠意該進爵公侯。聖上道。怎見得欽天監該連陞他三級。劉誠意該進爵公侯。長老道。欽天監陰陽有准。劉誠意天地無私。聖上道。欽天監陰陽有准。這個是了。怎見得劉誠意天地無私。長老道。漢朝文武百官俱征不得西洋。止有三寶太監下得西洋征得番。這是個天造地設的。劉誠意直言保舉。却不是個天地無私。聖上道。怎見得三寶太監下得海。征得番。長老道。三寶太監不是凡胎。却是上界天河裏一個蝦蟆精轉世。他的性兒不

愛高山。不愛旱路。見了水便是他的家所。故此下得海。征得番。聖上道。怎麼兵部尙書去得。長老道。兵部尙書也不是個凡胎。却是上界白虎星臨凡。有了這個虎將。鎮壓軍門。方纔個斬將奪旗。催枯拉朽。萬歲聽見這兩個元帥。都是天星。心裏想道。世上那裏有這許多的天星。只怕明日征西洋。有些做話把。忙問道。左右先鋒。國師可會知道。長老道。貧僧知道。聖上道。國師何事得知道。長老道。貧僧都是個未卜先知的。萬歲爺心裏想道。原來這長老未卜先知哩。問道。既是國師未卜先知。這兩個先鋒可去得麼。長老道。這兩個先鋒。不但只是去得。還有老大吃緊處。聖上道。敢是個吃緊的天星麼。長老道。這兩個人雖不是個天星。却是個吃緊處相生相應。聖上道。怎叫做個相生相應。長老道。三寶太監是個蝦蟆精。這個張計號做東塘。這個劉蔭號做個西塘。蝦蟆見了塘。你說他伏水土不伏水土。况兼有了西塘。就保管得他前往西洋。有了東塘。又保管得他轉歸東土。這却不是個吃緊處相生相應呵。萬歲爺道。其餘諸將。可都是個天星麼。長老道。一言難盡。天機怕洩。明日征西之後。上位責令欽天監註記某日某星現某方。貧僧到西洋去做證明功德。也立一項文簿。填寫着某

日某人出陣。某日某人出陣。等待回朝之日。兩家登對。便知道某人是某星。龍目觀之。纔見明白。聖上道。這也是國師慎密處。朕不相強。只是眼目下軍馬俱已齊備。寶船的事體。國師上裁。長老道。這個寶船。事非小可。須則戶部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工部委官。欽探皇木。却又要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擇一個吉日良時。蓋一所寶船官廠。却纔用得人官之能。盡得物曲之利。把個三百六十行的匠作。選上加選。精上要精。動日成功。刻期完件。這叫體要取驪龍項下珠。先須打點降龍手。萬歲爺沉思了半晌。說道。朕有個處分了。目今蓋造皇宮。錢糧木料。俱已齊備。權且大工停止。把這錢糧木料。都移到寶船廠來。彼此有益。民不知勞。長老道。上位言念下民。社稷之福。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此去西洋。百戰百勝。都在上位這一念愛民心上得來。萬歲爺聽知個百戰百勝。滿心歡喜。說道。全仗國師指點。即時傳下旨意。大工暫止。轉將前項錢糧木料。盡赴寶船廠聽用。該部知道。又傳出一道旨意。竟往朝天宮宣張天師進朝。選擇吉日良時。以便起工。又傳出一道旨意。着船政分司踏勘寬闊去處。蓋造寶船廠一所。又傳出一道旨意。着匠作精選三百六十行匠人。類齊聽用。聖旨已

出誰敢有違。只見張天師親自進朝。具上一個章疏。擇取本年九月初六日寅時破木起工。萬歲道今日已是八月二十日。欽限却快了些。道猶未了。工部船政分司一本。爲大工事。臣等踏勘。就於下新河三叉口草鞋夾。地形寬闊。蓋造寶船官廠一所。工完奏聞。奉聖旨。九月初六日開廠興工。道猶未了。匠作監一本。爲大工事。臣等考選三百六十行匠人。堪充工作。開具姓名揭帖。具奏。奉聖旨。九月初六日寶船廠聽用。戶部一本。爲大工事。臣等欽遵旨意。將前項錢糧清查明白。聽候寶船廠支用。先此奏聞。奉聖旨。工部知道。工部一本。爲大工事。臣等採取皇木。已經進城的。盡行用訖。未用的。散在龍潭江天寧州上。多月江水歸漕。以致水次驚遠。抑且木料長大。一時搬運不便。恐違欽限。先此奏聞。聖旨看了。說道。此時水滸岸高。果是上下不便。初六日。不論水之大小。起工便罷。碧峯長老道。不可不。豈不聞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起工之日。須得皇木取齊了。聖上道。河乾水淺。搬運不便。將如之何。天師說道。若是搬運不便。容臣驅下天將來搬運罷。長老道。今番另寫過四十八道飛符。不可仍前的不應付。天師但說起個四十

八道的飛符。心上就有些吃力。好個萬歲爺。生怕囂倖了天師。說道。但憑國師高見。長老道。貧僧袖占一課。初五日寅時。皇木一齊到廠。天師心裏想道。這和尚說個日期。且不可。還又限了個時辰。只當半夜三更。說個謔語。萬歲爺心裏也有三分兒不淮信。心裏雖然不淮信。然而面上却要奉承他。說道。初五日皇木到廠。國師何以知之。長老道。天機不可洩漏。到了初五日便見。議事已畢。萬歲爺轉宮。文武百官班散。天師去朝天宮。長老又投長干寺而去。不覺的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的就是九月初旬。戶部錢糧俱已齊備。寶船廠俱已齊備。管工分司俱已齊備。三百六十行匠作人等俱已齊備。只是不得個皇木到廠。看看的是九月初四日。每日三本進朝。皇木却還在洲上。不得下水。萬歲爺心裏想道。長老今番也有些謔了。天師心裏想道。這和尚今番却有些跋嘴了。到了初四日挨晚上。天寧洲搬運官夫。嘖嘖哇哇。你也說道。朝裏好個國師。初五日皇木到廠。我也說道。朝裏好個國師。初五日皇木到廠。一更歇工。二更安寢。三更悄靜。四更撮空。五更鷄叫。六更天明。怎麼有個六更。却說這些官夫。睡到天明。還不會翻身轉摺。却不是個六更。及至醒了。撐開眼來。只見白茫茫一

江洪浪。赤喇喇萬里滔天。睡在簾篷裏。簾隨水起。還落得個乾淨。渾身睡在店房中。床廳兒都也澆了。澆了床廳。到不至緊。過了工部大堂印信的皇木。大約有幾千萬多根。一根也沒有了。官夫又慌。管工的官又慌。都說道。這皇木若有差池。粉骨碎身不及。也有望下流頭去找的。也有望上流頭去找的。却說初五日早晨。萬歲爺還不會陞殿。只見寶船廠管廠的官。已有飛本進朝。說道今日洋子江非常潮信。自五鼓起至日出寅時止。潮頭約有五十丈多。高寶船廠。盡行滄沒。臣等站在水中。幾乎沒頂。須臾之際。只見水面上幾千萬根頂大木植。隨潮而來。直至寶廠下。臣等攀援而上。苟延殘喘。即時潮退。臣等細查。原來木植之上。俱有工部大臣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謹此奏聞。萬歲爺龍眼觀看。龍腹中就明白了。心裏想道。好個長老。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即時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天師長老一時俱到。萬歲爺道。皇木到廠。多謝國師扶持。長老道。萬歲爺洪福齊天。鬼神助力。潮從上湧。簾逐潮來。貧僧何敢貪天功爲己功乎。這幾句話。說得何等謙卑。百官無不心服。萬歲爺即時傳旨。寶船廠動工。萬歲爺道。寶船廠委官。雖有幾員。還得幾員大臣督率纔好。道猶未

了。工部馬尚書出班奏道。造船本是該部公幹。小臣不憚勤勞。願時常督率。萬歲爺道。功程浩大。難以責備一人之身。還要斟酌。道猶未了。兵部王尚書出班奏道。造船事務重大。小臣願時常督率。萬歲爺道。這纔是個敬事後食之臣。道猶未了。只見司禮監太監出班奏道。奴婢願往。協同二位尚書。不時督率。萬歲爺道。百官都是這等不肯偷閑。那怕甚麼西洋大海。即時欽差一員太監兩員尚書。前往寶船廠督率。御駕轉宮。百官班散。天師長老各歸舊刹。這一位內相。二位尚書。搭了橋。開了棍。選投寶船廠而來。進了廠。下了轎。敲了禮。參見了委官。查明了手本。點過了匠作。燒了天地紙馬。破了木。動了工。一日。三日。九日。事事俱好。只是那個皇木。原是深山之中採來的。俱有十抱之圍。年深日久。性最堅硬。斧子急忙的砍不進。鑿子急忙的錐不進。鏹子急忙的鋤不進。鋸子急忙的鑿不進。鏹子急忙的銑不進。銑子急忙的釘不進。腮子急忙的推不進。動工已經一月有餘。工程並不會看見半點。每日問一個內相。兩個尚書。聯鑣並轡。奔着廠裏而來。馬尚書道。似此成功之難。十年也造個寶船不起。王尚書道。就是十年也下西洋不成。三寶太監笑了一笑。說道。二位老先生。十年還是

一書生馬尙書心裏道。這寶船終是我工部的事務。這擔兒終是我挑的。心生一計。瞞了二位同事。獨自一個兒。逕投長干寺中。請教碧峰長老。長老道。這個土木之工。使不得甚麼手法。只廣招天下匠人。其中自有妙處。馬尙書得了這兩句話兒。就辭却長老而歸。心裏只是念茲在茲。不得這個工程快捷。忽一日坐在轎上。猛然間想起個長老那兩句話來。廣招天下匠人。其中自有妙處。多半這個寶船成就。都在這十二個字裏面。即時寫下告示。揭於通衢。廣招天下匠人。有功者許賞官職。請旨遵行。天下的匠人。聽知道有功者許賞官職。不遠千里而來。四方雲集。匠人日見其多。這多中撈摸。果真的就有個妙處。鋸子也鐮得快。斧子也砍得快。鑿子也錐得快。鏽子也鋤得快。鏟子也銑得快。箭子也釘得快。爬子也推得快。請下了金碧峯的寶船圖樣來。依樣畫葫蘆。圖上寶船有多少號數。就造成多少號數。圖上每號有多少長。就造成多少長。圖上每號有多少闊。就造成多少闊。圖上每號怎麼樣的制度。就依他怎麼樣的制度。只有四號寶船不同。都是萬歲爺的旨意如此如此。是那個四號寶船不同。第一號是個帥府頭門。儀門。丹墀。滴水。官廳。穿堂。後堂。庫司。側屋。別有書房。

公廨等類。都是雕梁畫棟。象鼻挑簷。挑簷上都安了銅絲羅網。不許禽鳥穢污。這是征西大元帥之府。第二號也是帥府一樣的頭門。儀門。丹墀。滴水。一樣的官廳。穿堂。後堂。一樣的庫司。側屋。一樣的書房。公廨。一樣的雕梁畫棟。象鼻挑簷。一樣的挑簷上銅絲羅網。這是征西副元帥之府。第三號是個碧峯禪寺。一進是個山門。過了山門。就是金剛殿。過了金剛殿。就是天王殿。兩邊泥塑的金剛未雕的風調雨順。峻嶒古怪。殺氣漫漫。過了天王殿。纔到大雄寶殿上。上坐了三尊古佛。兩邊列着十八尊羅漢。這十八尊羅漢。俱是檀香木刻的。約有七尺多高。後面是個毗羅閣。另有方丈。另有個禪堂。中間有一個寶座。盡是黃金葉子。做成金蓮花。一千瓣團團簇簇。號爲千葉蓮臺。又有一個懸鏡臺。臺高三丈五尺。兩邊俱是畫成的。諸天神將別樣的那謨。這是金碧峯受用的。第四號是個天師府。頭門。儀門。門裏有千樹仙桃。四時不謝。中間是個三清殿。後面有個玉皇閣。後面又有個聚神臺。上面是馬趙溫關四位天將。兩邊列的。都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另有個真人不老宮。奇花異卉。別是人間一洞天。這是龍虎山張天師受用的。這些寶船用了無萬的黃金。費了萬歲爺許多聖

慮不及八個月日。大工告完。馬尙書會同王尙書三寶太監。連名一本。寶船告成。乞加恩賞事。萬歲爺見了本。龍顏大怒。急宣文武百官。却不知龍顏爲甚麼這個大怒。急宣文武百官。有甚麼旨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寶船廠魯班助力 鐵錘廠真人施能

大明開鴻業 巍巍皇猷昌 止戈戎衣定

詩曰 修文繼百王 統天從兩施 理物體含章

深仁諧日月 撫運邁時康 幡旗旣黑黑

征鼓何鏗鏗 外夷違命者 剪覆被天殃

和風凝宇宙 遐邇競呈祥 四時調玉燭

七耀巡萬方 維岳降宰輔 維帝用忠良

三五成一德 於昭虞與唐

却說工部尙書一本。寶船工完。乞加恩賞事。萬歲爺看了本。龍顏怒發。急宣文武百官。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萬歲爺道。今日百官在此。工部一本。爲寶船工完事。這寶船可是完了麼。馬尙書出班奏道。陛下洪福齊天。不日成之。王尙書出班奏道。天地協和。鬼神効力。故而寶船工程易完。三寶太監出班奏道。奴婢們星夜督率。委實是工完。聖上道。你這厮俱是欺侮我朝廷。豈有恁大的功。不假歲月

而成。文武百官。一齊跪下。稽首頓首奏道。爲臣的誰敢欺侮朝廷。萬歲爺把個龍眼觀看。只見班部中獨自劉誠意。不會開口。聖上就問道。劉誠意。你爲何不作聲。劉誠意道。非干小臣不言之罪。小臣袖裏占一課。故未及奏稱。聖上道。你占的課怎麼說。劉誠意道。小臣袖占一課。這寶船廠裏。有個天神助力。故此易於成功。陛下不須疑慮。聖上道。須則是眼見那個天神。我心纔信。劉誠意道。要見也不難。聖上道。怎麼不難。劉誠意道。無其誠則無其神。有其誠則有其神。聖上道。既是這等說。我三日齋七日戒。親至寶船廠內。要九張桌子。單層起來。果是天神飛身而上。此心纔信。百官齊聲說道。欽此。欽遵。御駕回宮。百官班散。馬尙書迎着劉誠意。喝了一個。打了幾個。恭說道。聖上要見天神。怎麼得個天神與他相見。劉誠意道。到了七日上。自有天神下來。劉誠意雖是這等說。馬尙書其實不放心。不覺的挨到了七日之上。果真的萬歲爺排了御駕。文武百官護從。逕往寶船廠來。廠裏已是單層了九張金漆桌子。御駕親臨。即時要個天神出見。如無天神。准欺侮朝廷論。官匠盡行處斬。說着個處斬二字。那一個不伸頭縮頸。那一個不魄散魂飛。那一個是個神仙出來。未久之間。只是廚

下一個燒鍋的火頭。蓬頭跣足。走將出來。對衆匠人說道。我在這裏無功食祿。過了七個月。今日替衆人出這一力罷。只是你們都要吆喝着。一聲。天神出現。助我之興。我纔得像。果真的衆人吆喝一聲道。天神出現哩。到是好個火頭。番身就在九張桌子上去了。把個聖上也吃了一驚。心裏想道。莫道無神也有神。聖上問道。天神你叫做甚麼名字。天神道。我即名。名即我。萬歲爺轉頭叫聲當駕的官。再轉頭時。其人已自不見了。萬歲爺心上十分快活。今日天神助力。明日西洋有功可知。即時叫過衆匠人來。衆匠人見了個御駕。骨頭都是酥的。一字兒跪着。萬歲爺道。這桌子上是個甚麼人。衆匠人道。是個燒鍋的火頭。萬歲爺道。他姓甚名何。衆匠人道。只曉得他姓曾。不曉得他的名字。萬歲爺道。他怎麼樣兒打扮。衆匠人道。他終日裏蓬頭跣足。腰上繫的是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左腳上雕成一隻虎。虎口裏啣一個珠。右腳上雕成一枝牡丹花。花傍有一枝蘭草。他食腸最大。每日間。剩一盆。他就吃一盆。剩一缸。他就吃一缸。若是沒有得剩。三五日也不要吃。萬歲道。果真是個天神。發放衆匠人起去。又宣劉誠意上來。問道。卿再袖占一課。看這個天神是甚麼名姓。劉誠意道。不必占

課。衆匠人已自明白說了。聖上道。他衆人說道不曉得他的名字。劉誠意道。他說姓曾。腰裏繫着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曾字腰上加了四點。却不是個魯字。他左腳下一隻虎。虎是獸中之王。右腳下一株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老虎口裏啣着一個珠。是一點牡丹。傍邊一株蘭。是一撇。兩個王字中間。着一點一撇。却不是個班字。以此觀之。是個魯班下來助力。故此他說我即名。名即我。聖上道。卿言有理。即時叫傳宣的官。宣碧峯來見駕。長老見了聖駕。微微的笑道。今日魯班面奏天子。聖上道。國師你怎麼得知。長老道。是貧僧指點馬尙書請來的。聖上道。怎麼是國師指點馬尙書請來的。長老把馬尙書請教的話。細說了一遍。萬歲爺老大的敬重長老。老大的敬重劉誠意。一面宣紀錄官紀功。鼓功重賞。一面御駕臨江。觀看寶船。好寶船也。有一篇寶船詞爲證。

詞曰 刻木爲舟利千古

肇自虞姁與共鼓

權輿竅木吳餘艘

矜誇浮土漢雲母

白魚瑞周以斯歸

黃龍感禹而來負

誰知道濟舡艣功

乘風縱火有艣艣

徐宣凌波共抗厲

鄧通持權何從容

艤烏江而待項羽
沙棠木蘭稀巧麗
采菱翔鳳兮並稱
李郭共泛兮登仙
涉江求劍兮楚偵
縛纜維兮汎五會

燒赤壁而走曹公
指南常安有奇制
吳艗晉舶兮一類
胡越同心兮共濟
伐晉王官兮在秦
軸轆接兮容萬人

飛雲見兮知吳國
漢武兮汾陽申辨
穆滿兮乘之烏龍
伐維江陵兮喬木
翔螭赤馬兮三侯
蒼隼兮先登見號

青翰閣兮爲鄂鄰
廣德兮便門陳諫
山松兮望彼鳧鴈
習維昆明兮鏖戰
鷓首鴨頭兮五樓
飛鷹兮利涉爲謀

却說萬歲爺看了寶船。就問長老道。寶船已是齊備。國師何日起行。長老道。寶船雖是齊備。船上還少些鐵錨。聖旨道。三山街舊內之門裏。裏面會有幾把。可借用罷。長老道。那個錨小了些。去不得。聖上道。既是舊錨去不得。新錨但憑國師上裁。長老道。須則是興工鑄造。聖上道。文武百官在這裏。是那個肯去興工造錨哩。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

浮巨浸兮梁銀鉤
鷓首鴨頭兮五樓
飛鷹兮利涉爲謀
浮巨浸兮梁銀鉤

三寶太監來。稽首頓首奏道。奴婢願去興工造錨。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兵部王尙書來。稽首頓首奏道。小臣情願協同造錨。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工部馬尙書來。稽首頓首奏道。小臣願去興工造錨。聖上見了這原舊三員官。心上老大的寬快。說道。多生受了列位衆官齊聲道。這是爲臣的理。當怎麼說個生受兩個字。但不知興工造錨。錨要多大的。聖上道。非朕所知。可宣國師來問他。長老就站在左壁廂。說道。這個錨。忒大了。也艱難。用不得。忒小了。也浪蕩。用不得。大約要分上中下三號。每號要細分三號。每上號要分個上上號。上中號。上下號。每中號要分個中上號。中中號。中下號。每下號。又要分個下上號。下中號。下下號。三三共九號。頭一號的錨。要七丈三尺長的。應要三丈五尺長的。齒要八丈五尺高的。環。第二號的錨。要四丈三尺長的。應要一丈二尺長的。齒要三尺五寸高的。環。第三號的錨。要五丈三尺長的。應要二丈二尺長的。齒要五尺五寸高的。環。其餘雜號。俱從這個丈尺上乘除加減。便是。還要百十根棕纜。每根要吊桶樣的粗笨。穿起錨的鼻頭來。纔歸一統。長老分派已畢。聖駕回朝。文武百官隨駕。所有三寶太監。兵部尙書。工部尙書。面辭了萬歲。分了委

三寶太監來。稽首頓首奏道。奴婢願去興工造錨。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兵部王尙書來。稽首頓首奏道。小臣情願協同造錨。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工部馬尙書來。稽首頓首奏道。小臣願去興工造錨。聖上見了這原舊三員官。心上老大的寬快。說道。多生受了列位衆官齊聲道。這是爲臣的理。當怎麼說個生受兩個字。但不知興工造錨。錨要多大的。聖上道。非朕所知。可宣國師來問他。長老就站在左壁廂。說道。這個錨。忒大了。也艱難。用不得。忒小了。也浪蕩。用不得。大約要分上中下三號。每號要細分三號。每上號要分個上上號。上中號。上下號。每中號要分個中上號。中中號。中下號。每下號。又要分個下上號。下中號。下下號。三三共九號。頭一號的錨。要七丈三尺長的。應要三丈五尺長的。齒要八丈五尺高的。環。第二號的錨。要四丈三尺長的。應要一丈二尺長的。齒要三尺五寸高的。環。第三號的錨。要五丈三尺長的。應要二丈二尺長的。齒要五尺五寸高的。環。其餘雜號。俱從這個丈尺上乘除加減。便是。還要百十根棕纜。每根要吊桶樣的粗笨。穿起錨的鼻頭來。纔歸一統。長老分派已畢。聖駕回朝。文武百官隨駕。所有三寶太監。兵部尙書。工部尙書。面辭了萬歲。分了委

官。即時到於定淮門外。寬闊所在。蓋起一所鐵鑄廠來。即時出了飛票。仰各柴行炭行鐵行銅行。并三百六十行。凡有支用處。俱限火速赴鐵鑄廠應用。毋違。即時發下了幾十面虎頭牌票。仰各督直府州縣道。凡有該支錢糧。火速解到鐵鑄廠應用。毋違。即時出了飛票。拘到城裏城外打熟鐵的。鑄生鐵的。打熟銅的。鑄生銅的。火速齊赴鐵鑄廠聽用。毋違。即時發下了幾十面虎頭牌。仰各省直府州縣道。招集鐵行匠作。星夜前赴鐵鑄廠應用。毋違。這叫做是個朝裏一點墨。侵早起來跑到黑。朝裏一張紙。天下百姓忙到死。不日之間。無論遠近。供應錢糧。一應解到。無論遠近。銅鐵行匠作。一應報齊。三寶太監坐了中席。王尙書坐左。馬尙書坐右。各項委官逐一報齊。燒了天地甲馬。祭了鐵鑄祖師。開了爐。起了工。動了手。三位總督老爺。歸了衙。只說眼觀旌旗捷。耳聽好消息。那曉得這些匠作。打熟鐵的。打不成鑄。鑄生鐵的。鑄不成鑄。毛糙。就過了一個。月。只鑄鑄的。還鑄得有四個爪。打鑄的。還打得一個環。却說這三位總督老爺。三日一次下廠。過了一個。月。却不是下了十次廠。並不會見個鑄星兒。這一日三位老爺。又該下廠。下廠之時。先叫二十四名打熟鐵的作頭過來。二十

四名打熟鐵的作頭。一齊跪下。三寶老爺問道。你們打鐵。怎麼樣哩。衆作頭說道。俱打成了一個箍。三寶老爺道。鑄到不打。到打個甚麼箍。叫左右的。把這些作頭揪下去。每人重責三十板。衆作頭吆喝着道。箍就是鑄上用的。三寶老爺道。那裏鑄上有個箍。衆作頭吆喝道。老爺在上。豈不聞鑄而不秀者有一箍。三寶老爺聽之大怒。罵說道。你狗娘養的。你欺負。不讀書。豈不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你怎麼敢謊。鑄而不秀者有一箍。坐他一個造作。不如法。准違滅聖旨論。該斬罪。即時請過旨意。盡將二十四名作頭。押赴直江口梟首示衆。可憐二十四個無頭鬼。七魄三魂逐水流。却說斬了二十四名打熟鐵的作頭。方纔來叫這二十四名鑄生鐵的作頭。這二十四名作頭。說道。你我今番去見公公。再不要說書語。只好說個眼面前的方言俗語纔是。及至見了三寶老爺。老爺問道。你們鑄的鐵鑄。怎麼樣哩。衆作頭道。小的們三番兩次。還不曾鑄得完。老爺道。工程不完。也該重責三十板。叫聲左右的。踹下去打着。衆作頭吆喝道。小的們禁不得這等打。三寶老爺道。怎麼禁不得這等打。衆作頭道。小的們是鐵鑄的。鋒聲禁不得這等打。三寶老爺聞之又發大怒。罵說道。你這狗

娘養的。到不把鐵去鑄。却把鐵來鑄你的諍諍。坐他一個。個侵盜官物滿貫該斬罪。請了旨意。又將這二十四名作頭。押赴橫江口梟首示衆。可憐二十四個諍諍鬼。一旦無常萬事休。却說鐵鑄廠裏殺了四十八個作頭。另換一班新作頭。更兼各省解來的銅匠鐵匠。看見這等的賞罰。那一個不提心。那一個不挈膽。那一個不着急。那一個不盡力。那一時不燒紙。那一時不造鑄。只是一件鑄的鑄不成。打的打不成。三位總督老爺見之。也沒奈何。欲待寬恕些。欽限又促。欲待嚴禁些。百姓無辜。三位老爺只是焚香告天。願求鐵鑄早就。忽一日三位老爺坐在廠裏。正是午牌時分。衆匠人都在過午。猛然間作房裏囉囉吶吶。泛唇泛舌。三寶老爺最是個計較的。叫聲左右的你看作房裏甚麼人跋嘴。這正是猛虎坐羊羣。嚴令肅千軍。一霎時。拿到了作房裏跋嘴的。老爺道。你們鑄便不鑄。跋嘴甚麼。那掌作的說道。非干小的們要跋嘴。緣是街坊上一個釘碗的。他偏生要碗釘。因此上跋起嘴來。非干小的們之事。老爺道。釘碗的在那裏。那掌作的說道。現在小的們作房裏面。老爺道。拿他來見咱。左右的即時間拿到了釘碗的。那釘碗的老大的有些懶懶。自由自在。那裏把個官府攔在心

上。走到老爺的面前。放下了釘碗的家火。深深兒唱上一個喏。左右的喝聲道。喏釘碗的行甚麼禮。那釘碗的說道。禮之用。小大由之。百官在朝裏。萬民在鄉裏。農夫在田裏。樵夫在山裏。漁翁在水裏。就是牧牛的小厮。也唱個囉哩。這都是禮。我豈沒有個禮。老爺道。你既是這等知禮。怎麼又釘碗營生。釘碗的道。小的釘碗就是這個禮。假如今日碗釘的多。就是禮以多爲貴。假如今日釘得碗少。就是禮以少爲貴。假如今日事繁。就是禮以繁爲貴。假如今日事簡。就是禮以簡爲貴。豈謂知禮者不釘碗乎。老爺道。既是釘碗的。你釘你碗罷。怎麼到咱作房裏來。釘碗的道。老爺作房裏有千萬個人吃飯。豈可不打破了幾個碗。豈可沒有幾個碗釘。這叫做個一家損有餘。一家補不足。老爺道。你既尋碗釘。便罷了。怎麼在這裏高聲大氣的。釘碗的道。小的那裏有高聲。只有老爺是指日高陞。小的那裏是大氣。只有老爺是個君子不器。三寶老爺道。原來這個人。字義也不明白。釘碗的道。字義雖不明白。手藝却是高強。老爺道。你有些甚麼手藝。釘碗的道。到也不敢欺嘴說。小人也會釘。鉢也會釘。鍋也會釘。缸也會釘。就是老爺坐的轎。我也會釘。就是老爺你這個廠。我也會釘。就是老爺你

這個錨我也會釘。三寶老爺。平素是個火性的。到被這個釘碗的吱吱嚙嚙這一席話兒不至緊。說得他又惱又笑。况兼說個會釘錨。又扞到他的心坎兒上過了。半晌說道。你這個人說話也有些胡謔哩。釘碗。釘鉢。釘鍋。釘缸。這都罷了。就是釘轎也罷了。只說是釘廠。一個廠怎麼釘得。釘碗的道。除舊布新。也就是釘。君子不以辭害意。可也。老爺道。一個錨怎麼釘得。釘碗的道。造作有法。也就是釘。老爺心裏想道。這莫非是個油嘴。豈有個釘碗的會造貓哩。沉思半晌。還不曾開口。王尚書在左席。曉得老爺的意思。說道。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這等小人之言。何足深信。馬尚書坐在右席。說道。夫人既有大言。必有大用。豈可以言貌取人。莫非是這些匠人有福。鐵錨數合當成。故此馬尚書說出這兩句話來。這兩句話兒不至緊。把個三寶老爺挑剔得如夢初醒。如醉方醒。猛然間心生一計。說道。口說無憑。做出來便見。釘碗的道。是做出來便見。老爺叫聲。左右的看茶來。左右的捧上茶來。老爺伸手按着。還不會到口。舉起手來。二十五里。只是一拽。把個茶甌兒。拽得一個粉碎。也不論個塊數。老爺道。你既是會釘碗。就把這個茶甌兒釘起來。方纔見你的本事。釘碗的道。釘這等個茶甌

兒。有何難處。只是一件。天子不差餓兵。功懋懋賞。老爺要小人釘這個碗。須則是飲小人以酒。飽小人以肉。又飽小人以饅首。老爺道。你吃得多少哩。釘碗的道。須則是猪首一枚。饅首一百。順家糟房裏的原罈酒一罈。老爺道。這個不打緊。即時取酒。取猪首。取饅首。堂上一呼。階下百諾。取酒的先到。老爺道。有酒在此。你可飲去。只見他一手勦將下去。一手拔開泥頭。伸起個奪錢伍。不管他酸甜苦澀。只是一齣。這一齣不至緊。就踏乾了半罈。左右的說道。你也等個殺來進酒哩。釘碗的道。先進後進。其歸一也。須臾之間。取猪首的。取了一枚猪首來。取饅首的。取了一百饅首來。你看他三途並用。一會兒都過了。作。老爺道。你今番好釘茶甌兒了。釘碗的道。承老爺尊賜過厚了些。待小人略節歇息一會。就起來釘着。這一日三寶老爺且是好個磨賴的性子。說道也罷。你且去歇息一會。就來。老爺也只說是歇息一會。就來。那曉得他到是個陳搏的徒弟。儘有些好睡哩。一會也不起來。二會也不起來。三會也不起來。老爺等得性急。叫聲左右的快叫他起來。左右的就叫聲左右的一般。他只是一個不醒。老爺急將起來。叫聲左右的連床將他抬來。真個是連人連床。抬將出來。放在三位老爺

面前好說他是個假情。他的鼾響如雷。好說他是個真情。沒有個人叫不醒的。把個三寶老爺。只是急得爆跳。沒奈何叫聲左右的。拿起他的腳。夾將起來。左右的把兩個拿起他的腳。把兩個拿了夾棍。夾起他的腳來。他只是一個不醒。只見把個索兒。收了一收。把個榔頭兒。敲了幾下。那邊頭的長班。平空的叫將起來。老爺道。叫甚麼。長班道。敲得小的脚疼哩。老爺道。敢是敲錯了。待咱來看看你敲。老爺親眼看着。拿榔頭的却又敲了一敲。恰好是第二個長班叫起來。說道。敲得我的孤拐好疼哩。老爺道。再敲。及至再敲了一敲。第三個長班。又叫將起來。說道。敲了我的孤拐好疼哩。老爺道。既是這等。且放了他的夾棍。選粗板子過來。叫聲板子。只見拿板子的兩點兒一般來了。老爺叫聲打。只見頭一板子就打了捺頭腿的。第二板子就打了捺脚的腿。老爺叫聲再打。第三板子就打了行杖的自家腿肚子。老爺道。這是個寄杖的邪法兒。王尙書道。既是邪術。把顆印印在他的腳上。再寄不去了。三寶老爺就把個總督印信。印在他的腿上。叫聲再打。再打就寄在印上。打得個印吱吱的響。馬尙書道。不消費這等的事罷。莫若待他自家醒過來。他決有個妙處。三寶老爺也是沒有了法。

只得叫聲各長班且住了。住了許久。還不見他醒來。老爺道。抬下去些。果真的抬到丹墀裏面。看看的金烏要西墜。玉兔要東升。三位總督商議散罷。只見他口兒裏吐了一聲。兩隻腳縮了一縮。兩隻手伸了一伸。把個腰兒拱了一拱。一轂碌爬將起來。就站在三位老爺公案之下。老爺道。你這小人貪其口腹。有誤大事。釘碗的道。起遲了些。多釘幾個碗罷。老爺道。老大的只有一個茶甌兒在那裏。說甚麼多釘幾個。釘碗的道。把甌兒來。左右的拾起那個碎甌兒。與他。甌兒原本是個碎的。左右的惱他。又藏起了兩塊。要他打不起來。那曉得他釘碗全不是這等鑽眼。全不是這等釘。丁抓了一把碎磁片兒。左手倒在右手。右手倒在左手。口裏吐了兩口唾沫。倒來倒去。就倒出一個圓圓的甌兒來。雙手遞與三寶老爺。老爺見之。心上有些歡喜。還不會開口。釘碗的道。再有甚麼破家破火。趁我們手裏釘了他。永無碰壞。老爺叫聲左右的。可有甚麼破敗家火。拿來與他釘着。老爺開了口。那些左右的。就不是破的。也打破了。拿來與他釘着。一會兒。盤兒。碗兒。甌兒。盞兒。鉢兒。盆兒。就搬倒了一地。你看他拿出手段來。口裏不住的吐唾沫。手裏不住的倒過去。一手一個。一手一個。就是宣審裏

燒也沒有這等的快捷。一會搬來。一會搬去。三寶老爺心裏想道。此人非凡。一定在造錨上有個結果。故意的問道。他。你說是會釘錨。你再釘個錨來與我看看。其人道。老爺。你有壞了的錨。拿來我釘着。老爺若沒有壞了的錨。我便與你造個新的罷。老爺道。你若興造得錨起來。咱們奏過天廷。大大的賞你一個官。重重的賞你幾擔祿。釘碗的道。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祿。我也不要後面的賞。老爺道。你要怎麼。其人道。我只是頭難。頭難。老爺道。怎麼個頭難。頭難。釘碗的道。就在起手之時。要盡禮於我。老爺道。怎麼盡禮於你。釘碗的道。要立一個臺。要拜我為師。要與我一口劍。許我生殺自如。要憑我精造。不許催限。老爺道。築一個臺也可。拜你為師也可。與你一口劍也可。許你生殺自如也可。只是不許催限就難。釘碗的道。怎麼不許催限就難。老爺道。却有個欽限。豈由得咱們。釘碗的道。欽限多少時候。老爺道。欽限一百日。釘碗的道。一百日也還有後面日子多哩。老爺道。此時已過了四十多個日子。釘碗的道。餘有六十日。還用不盡哩。老爺道。既是六十日用不盡。這個就好了。王尚書道。就此築臺。拜了他罷。馬尚書道。還須奏過了朝廷。纔為穩便。三寶老爺道。馬老先兒言之有理。待

咱明日早朝。見了萬歲爺。奏過了此事。纔來築臺。拜他為師。又叫釘碗的來。問他道。你叫做甚麼名字。甚麼鄉貫。咱明日好表奏萬歲爺的。釘碗的道。小人是萊州府蓬萊縣人氏。也沒有個姓。也沒有個名字。只因自幼兒會鉗各色雜扇的釘角兒。人人叫我做個釘角兒。後來我的肩膀上掛了這個葫蘆。人人又叫我做葫蘆釘角。三寶老爺道。今文從省。就叫個胡釘角罷。三位老爺。一面起身。一面分付委官厚待那胡釘角。待明日奏過朝廷。拜他為師。却不知道這三位老爺。明日奏廷。過朝有何旨意。又不知這個釘碗的。拜了為師。有何德能。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金殿上大宴百官 三叉河親排鑾駕

歌曰 雲英英兮出山阜 倏為白衣忽蒼狗

月皎皎兮照清澄 波光亂擊驚蛇走

浮雲飛盡或無蹤 明月西沉還自有

雲來月短本無心 下有真人胡釘紐

不生不滅不人間 且與天地共長久

為送寶船下西洋 鐵錨廠裏先下手

却說三位總督老爺。各歸本衙歇息。明日五鼓。萬歲爺陞殿。文武班齊。三寶太監出班奏道。奴婢奉萬歲爺的旨意。

前往鐵鋪廠監造鐵鋪。怎奈所造之鋪。異樣長大。一時人力難成。昨有山東萊州府蓬萊縣人氏。姓胡名釘角。自稱造鋪有法。指日可成。奴婢未敢擅便。奏過萬歲爺。乞賜他欽勅一道。寶劍一口。令其便宜從事。俟功成之後。另行請旨定奪。奉聖旨是。寫勅與他。着劍與他。三寶老爺。得了聖旨。領了勅劍。即時搭轎。逕往鐵鋪廠來。原來兩個尙書。已自先到了廠裏。三位老爺。彼此相見。叙序坐下。即時分付左右的。築起臺來。臺成分付備辦金花一對。綵緞四端。渾猪二口。鮮羊二隻。饅首二百。美酒二罈。即時請出胡釘角來。請他登臺。三位老爺拜他爲師。送上欽勅一道。寶劍一口。各色禮物。胡釘角受下勅劍。把個花紅禮物。盡行散與衆匠人。衆匠人說道。釘碗的也行。這一步時。却說三位老爺進城去了。分付委官。仔細答應。分付已周。胡釘角捧了勅。提了劍。坐在臺上。叫聲衆匠人過來。衆匠人看見他有了勅劍。不敢不來。胡釘角說道。衆匠人跪着。衆匠人不敢不跪。只得跪下。胡釘角說道。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今日三位總督老爺。築了這個臺。拜了我一拜。朝廷賜我一道勅。一口劍。我今日忝有一日之長了。你們衆人俱要聽我調遣。衆匠人道。惟命。胡釘角說道。我也不是甚麼難時調遣。

但只是我叫行。你衆人就要行。我叫止。你衆人就要止。我叫往東。你衆人就要往東。我叫往西。你衆人就要往西。我叫往南。你衆人就要往南。我叫往北。你衆人就要往北。如違軍法從事。此劍爲證。衆人見沒有甚麼疑難處。齊齊答應一聲。是好聲。是奉承得胡釘角滿心歡喜。走下臺來。竟往廠門外跑。把個四圍的山。把個四圍的水。把個四圍的地場。細細的看了一遍。轉來要酒吃。要肉吃。要饅首吃。委官一一的答應他。歇息了一夜。明日早上起來。也不洗臉。也不梳頭。也不要吃。分付衆匠人要蘆蓆五百領。對面洲上使用。即時蘆蓆俱到。又步了一個丈尺。分付搭起蓬來。四圍俱不用門。即時搭起蓬來。將完之時。他坐在裏面。安了勅。安了劍。分付衆匠人在外面封起來。蓆上又加蓆。一層又一層。他在裏面坐着。百步之內。並不許外人囉呢。又不許外人走動。也不許外人叫他。亦不許外人聽他。如違軍令施行。衆匠人因他有勅有劍。誰敢執拗他。只得一一的依他分付。竟不知他在裏面幹的甚麼勾當。就是三位總督老爺出來。看見他的作用。也自由他。衆匠人打的打。鑄的鑄。工夫各自忙。日月如梭。不覺的就是一七。光陰似箭。不覺的又是一七。去了二七之久。衆匠人俱有些疑惑。

他也有說道。他在裏面做法的。也有說道他騙了三位老爺。金蟬脫殼的。也有說道他長睡着在裏面的。只有三位老爺。料他是有個作用的。分付衆匠人再不許近前驚動他。到了二七。只見他一拳一脚。把個蘆蓆蓬兒掀翻了。叫一聲衆匠人們。衆匠人忙忙的走近前來。他分付折了篷罷。衆匠人人多手多。卽時把個篷拆了。只是篷中間有一領蘆蓆。蓋在地上。他指定了。說道。這個中間是我的勦劍。都不許動我的。衆人依他分付。不敢動他的。他就把那一領蘆蓆。做個磨盤心。四周圍端了七七四十九個圓圈兒。就像個磨盤的模樣。分付衆匠人。一個圈兒上。安一座爐。這一座爐。却不是小可的爐。周圍約有九丈九尺。爐高約有二丈四尺。每座爐上。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方位上。留下一個小小的風門兒。却於兌位上築起一個小小的臺基兒。設了一個公座。擇取次日午時舉火起工。卽時分付各鋪行運鐵。各匠人運炭。定於各爐之中。以滿爲度。也不論他千百擔斗。到了次日午時。運鐵的工完。運炭的炭畢。胡釘角請到三拉老爺。獻了豬羊。奠了茶酒。燒了紙馬。舉火動工。三位老爺回馬。他便走到臺基兒上去。坐着。按住個八卦方位。口兒裏囁囁嚅嚅。手兒裏撮撮弄弄。只見那

爐上的小兒。風兒又宣。火兒又緊。火趁着風威。風隨着火力。無分晝夜。都是這等通明。本然只是一個蘆洲子。安了這個七七四十九座無大不大的爐。却就是火燄山。也不過如此。不覺的過了一七。不覺的又過了一七。到了二七之上。把那一個蘆洲子。方圓有三五十里。莫說是草枯石爛。就是土也通紅的。莫說走路的下不得腳。就是烏雀也是不敢飛的。胡釘角曉得裏面的工程完備了。却下了臺基兒。來見三位老爺。三寶老爺連聲問道。鑄造得何如了。胡釘角道。已經完了。老爺道。完在那裏。胡釘角道。都在土裏。老爺道。既在土裏。快遣人去取來看。胡釘角道。正在火性頭上。還不好取哩。老爺道。待幾時纔取得。胡釘角道。今夜亥時有雨。明日丑時纔晴。辰時就有鑄來復命。說得個三寶老爺心裏就是鑄抓。等不得下雨。等不得天晴。又等不得今日天晚。又等不得來日天明。果真的亥時大雨。丑時放晴。辰牌時分。胡釘角請到三位老爺看鑄。走到洲上。那地土還是燒腳的。胡釘角走到磨盤心裏。掀開那一領蘆蓆來。只見一道勦。一口劍。還是好好的在那裏。嚇得三位老爺。只是把個頭搖。却說胡釘角叫聲人。夫們看。鏃鋤來。一聲鏃鋤。只見挖的挖。畚的畚。撇開土來。裏面就

是個鐵錨的窖。三位老爺見之。一天歡喜。胡釘角說道。稟上三位老爺。收回勅劍去罷。這個鐵錨殼用了。儘你是多少號數船。每船上儘你放上幾根。放到了。取到了。只是不可算數。三寶老爺道。怎麼不可算數。還不會問得了。早已不見了胡釘角。三位老爺吃了一驚。只見廠裏把門報道。

張天師來拜。三位老爺正在吃驚之處。聽見個張天師來拜。即時轉身迎候。依次相見。相見已畢。依次坐定。天師道。連日造錨何如。三寶老爺就開口把個胡釘角的始末緣由。細細的說了一遍。天師道。原來是他。老爺道。天師認得這個人麼。天師道。他不是個凡人。是上界左金童胡定教真人。王尙書道。怪得他背了葫蘆。原來隱了一個胡字。他又說道。會鉗各色雜扇的釘角兒。原來藏得是個定教兩個字兒。馬尙書道。他坐在篷裏二七一十四日。這是甚麼勾當。天師道。他不是坐在篷裏。他是學得穿山甲。着地裏。刻成錨樣兒。三寶老爺說道。多承天師指教了。王尙書道。他臨行之時。說道錨殼用了。只是不宜算數。快分付取錨的任意取去。每船上憑他任意。要多少。只不許算數。如有違令。先斬後奏。因是先斬後奏四個字。故此取錨的不會敢算數。錨却用得有利。却說天師先別了三位。三位老爺

進朝奏道。鐵錨已經造完。請旨定奪。奉聖旨。敕功頒賞有差。一面宴賞百官。一面宣請國師下河看錨。碧峯長老曉得是胡定教真人造完鐵錨。奉了聖旨。逕往寶船上來看錨。只見他頭角崢嶸。爪牙張大。真好錨也。有一闋鐵錨歌爲證。

歌曰

渾沌兮一九未剖 陰陽老少無何有

鵝毛兮點波紅爐 亞父鴻門撞玉斗

煨煉功成九轉丹 爐錘萬物爲芻狗

開成千丈黃金蓮 結就如船白玉藕

更誰兮頭角崢嶸 嗟余兮身材窈窕

鱗鱗巨艦兮江頭 蒼隼飛盧兮海口

撼天關兮風浪掀 沉地府兮蛟龍走

豈捕鼠之玳瑁兮 賈金勇而獅子吼

噫嚅乎寶船兮百千萬艘 征西兮功成唾手

三寶兮卮酒爲壽 我大明兮大地長久

却說金碧峯長老。看了鐵錨。回到朝堂裏面。奏知萬歲爺。鐵錨功程浩大。賞賜不可輕微。奉聖旨知道了。萬歲爺即時陞殿。文武百官班齊。萬歲爺對着長老道。寶船鐵錨。俱已齊備。不知國師幾時下洋。此時已是永樂九年正月十

四日長老道。明日上元日。就取上元吉兆。燒神福紙馬開船。萬歲爺得了長老的日期。即時傳下一道旨意。着文武百官散班。天師歸朝天宮。長老歸長千寺。萬歲爺坐在金殿上。即時傳下幾道旨意。一宣營繕局掌印太監。一宣織染局掌印太監。一宣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宣尙衣監掌印太監。一宣針工局掌印太監。即時五個太監。一齊叩頭奏道。奉聖旨。宣奴婢們。不知有何使用。萬歲爺道。宣進你們不為別事。明日征進西洋。各官俱有各官的行頭。各官俱有各官的服飾。就是天師有天師的行頭。有天師的服飾。只是國師。全然不曾打疊。我今日要八寶鑲成的毗盧帽一頂。要魚肚白的直身一件。要鵝黃色的偏衫一件。要四圍龍錦袍的袈裟一件。要五指闊的玲瓏玉帶一條。要龍鳳雙環的暑襪一雙。要二龍戲珠的僧鞋一雙。要四條蛟龍盤旋的金牌一面。又傳下幾道旨意。着光祿寺備辦素齋筵宴。務在潔淨。款待國師。另辦筵宴。大宴征西官將。着尙寶寺備辦金銀花朵。紅綠綵緞。聽候征西官將簪花。表裏傳宣已畢。萬歲爺不會進宮。坐以待旦。及至金鷄三唱。曙色朦朧。早已坐在殿上。百官進朝。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萬歲爺傳下一道旨意。朝天宮宣天師。傳下一道旨

意。長千寺宣國師。天師國師俱已進朝。萬歲爺道。今日征進西洋。文武百官俱已峨大冠。拖長紳。前呼後擁。受朕爵祿。享朕富貴。料想他勞而不怨。只是有勞國師遠涉。於朕心却是不安。却又無物可表恭敬。叫聲內使們何在。只見五個太監們慌忙的走近前來。奏道。萬歲爺有何旨意。萬歲爺道。昨日吩咐的禮物。可曾齊備。五監太監們道。已經齊備。又問光祿寺。筵宴可曾齊備。光祿寺奏道。董素筵宴俱已齊備。又問尙寶寺。花紅可曾齊備。尙寶寺奏道。花紅已經齊備。即時吩咐當直官。就在九間金殿上。擺開筵宴。中一席素食筵宴。吃一看十款待國師。左側一席。大葷筵宴。吃一看十款待天師。右側兩席。俱是吃一看八一席。款待征西大元帥鄭太監。一席款待征西副元帥王尙書。文華殿大開筵宴。款待征西官將。武英殿大開筵宴。款待在朝文武百官。這一日筵宴不是小可的。正是

| | | |
|-------|-------|-------|
| 詔光開令序 | 淑氣動芳年 | 駐輦華林側 |
| 高宴柏梁前 | 紫庭文樹滿 | 丹墀袞絨連 |
| 九夷簫韶席 | 五服列瓊筵 | 娛賓歌湛露 |
| 廣樂奏鈞天 | 清尊浮綠醕 | 雅曲韻朱絃 |
| 大明君萬國 | 書文混八埏 | 金甌保鞏固 |

神聖厲求賢

却說筵宴已畢。取過八寶裝成的毘盧帽。魚肚白的直身。鵝黃色的偏衫。龍錦欄的袈裟。五指闊的玉帶。龍鳳雙環的暑襪。二龍戲珠的僧鞋。用盤龍盒兒盛了。欽命閣老皇親。雙手遞與長老。又取過四條蛟龍盤的金牌一面。萬歲爺御筆寫着大明國師金碧峯七個大字於其上。又用閣老皇親雙手遞與長老。三番兩次。欽賜欽依。長老只是把個嘴兒一挑。分付徒孫雲谷收下。把個手兒略節的舉一舉。文武百官站在兩傍。都說道好大意的和尚。全不像個捧鉢孟化齋吃的。萬歲爺又取過金花銀花各二十對。紅綠綵緞各二十表裏。用皇親遞與大元帥鄭太監。又取過金花銀花各二十對。紅綠綵緞各二十表裏。用皇親遞與副元帥王尚書。仍各御酒三杯。空頭勅三百道。許先斬後奏。體朕親行。大元帥副元帥叩頭謝恩。歷階而下。萬歲爺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五對。紅綠綵緞各十五表裏。用尚寶寺遞與左先鋒張計。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五對。紅綠綵緞各十五表裏。用尚寶寺遞與右先鋒劉蔭。仍各御酒三杯。簪花掛綵。左右先鋒叩頭謝恩。歷階而下。萬歲爺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對。紅綠綵緞各十表裏。用尚寶寺遞

與五營正總兵官。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對。紅綠綵緞各十表裏。用尚寶寺遞與四哨副總兵官。仍各御酒三杯。簪花掛綵。五營四哨叩頭謝恩。歷階而下。萬歲爺又傳出幾道旨意來。一應指揮官各金花銀花四對。綵緞四表裏。一應千戶官各金花銀花二對。綵緞二表裏。一應百戶官各金花銀花各一對。綵緞各一表裏。一應管糧戶部官各金花銀花二對。綵緞二表裏。一應陰陽官醫官通事醫士各銀花一對。綵緞一端。分賞已畢。各官叩頭謝恩而下。萬歲爺又傳出一道旨意。着兵部官點齊十萬雄兵。每名給賞夏絹四疋。冬布八疋。花銀十兩。舍人餘丁。每名給賞夏絹八疋。冬布十二疋。花銀十兩。寶船水手。每名給賞紅綠布十疋。花銀八兩。萬歲爺又傳出一道旨意。禮部官點齊神樂觀道士樂舞生。朝天宮道官道士。每名給賞夏青布四疋。冬青布四疋。花銀五兩。一切征西人役。無不沾恩。一切沾恩人役。無不忻喜。歡聲動地。四路謳吟。真個是縹緲天門。曉日射黃金之殿。罪微春晝。歌聲徹赤羽之旗。却說九重金殿。傳出一道旨意。着征西大元帥統領將官。點齊軍馬。護送國師天師。先上寶船。聖駕即時親送。聖旨已到。誰敢有違。三寶老爺即時會同王尚書。關會左右先鋒。五營四

哨。一切將官。前往大教場裏。點齊軍馬。將臺上扯起一面二十丈長的帥字旗來。殺猪宰羊。千張甲馬。如儀祭賽。二位元帥領頭。其餘將官各挨班次。五拜三叩頭。禮生開讀祭文。

文曰 維旗風翻鳥隼之文日薄蛟龍之影 八陣

兮婆娑 七星兮炳炳 花明兮越水春 楓

落兮吳江令 蠢彼西洋 師煩東井 跨龍

門兮寧賒 吸鯨波兮誓靖 萬國兮朝宗

百蠻兮繫頸 凱歌兮食封 歸第兮朝請

祭畢。三聲礮響。萬馬齊奔。旗列五方。兵分九隊。竟上寶船而去。人歸隊。馬到營。二位元帥。上了帥府寶船。國師上了碧峯禪寺的寶船。天師上了天師府的寶船。坐猶未定。藍旗官報道遠望見鸞駕來也。只見

王排御駕 帝整鑾旌 王排御駕離金關 帝整鑾旌出鳳城 逐隊的千軍萬馬 排班的三公九卿 作對成雙兮金瓜月斧 行歌互答的玉笛鑾旌 金聲錯落 玉響琮琤 雪消千嶂巧日出萬山明 花徑穿雙飛之粉蝶 柳隄藏百囀之黃鶯 旗閃處山搖地動 刀響處鬼哭神驚 頭搭兮

露浥好花潘岳里 眼前兮風搓細柳亞夫營 搓駕已到三义河。倒豎虎鬚。圓睜龍眼。只見千百號寶船。擺列如星。每一號寶船上。扯起一桿三丈長的鵝黃旗號。每一桿旗上。寫着上國天兵撫夷取寶八個大字。萬歲爺龍眼細觀。只見另有四號寶船。與衆不同。第一號是個帥府。扯着一桿十丈長的帥字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左邊牌上。寫着迴避。右邊牌上。寫着蕭靜。第二號。也是個帥府。也扯着一桿十丈長的帥字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統兵招討副元帥。左邊牌上。寫着迴避。右邊牌上。寫着蕭靜。第三號。是個碧峯禪寺。也扯着十丈長的慧日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國師行臺。左邊牌上。寫着南無阿彌陀佛。右邊牌上。寫着九天應元天尊。第四號。是個天師府。也扯着十丈長的七星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天師行臺。左邊牌上。寫着天下鬼神免見。右邊牌上。寫着四海龍王免朝。鸞駕逕排上帥府寶船之上。天師國師出迎。大元帥副元帥侍立兩邊。左右先鋒五營四哨。還有一切將官。挨班次站着。天師俯伏御前。稽首頓首奏道。江口開船。須是萬

歲爺親自祭江。纔爲穩便。奉聖旨是。卽時擺下祭禮。翰林院撰下祭文。就於帥府船上設壇祭賽。萬歲爺親自行禮。文武百官依次叩頭。禮部官展讀祭文。

文曰

維江之瀆

維忠之族

維忠有君

維朕爲肅

用殄鯨鯢

誓清海屋

旌旗蔽空

舳艫相逐

櫟彼忠精

所在我福

祭畢。文武百官保駕回朝。三寶老爺請過王尙書來。同時坐在帥府廳上。各將官依次參見。聽候將令。三寶老爺道。咱們今日揚旌旆於轅門。捧九重之命令。洗甲兵於海嶠。張萬里之神威。任屬鉅肩。事非小可。你衆將官聽咱傳示。每戰船一隻。捕盜十名。舵工十名。瞭手二十名。扳招十名。上斗十名。錠手二十名。甲長五十名。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每五船爲一哨。每二哨爲一營。每四營設一指揮官。統領指揮以上舊有職掌。座船馬船糧船。執事照同。每戰船器械。大發貢十門。大佛狼機四十座。碗口銃五十個。噴筒六百個。鳥嘴銃一百把。煙罐一千個。灰罐一千個。弩箭五千枝。藥弩一百張。粗火藥四千斤。鳥銃火藥一千斤。弩藥十瓶。大小鉛彈三千斤。火箭五千枝。火磚五千塊。火礮三

百個。鈞鑣一百把。砍刀一百張。過船釘鎗二百根。標鎗一千枝。藤牌二百面。鐵箭三千枝。大座旗一面。號帶一條。大桅旗十頂。正五方旗五十頂。大銅鑼四十面。小鑼一百面。大更鼓十面。小鼓四十面。燈籠一百盞。火繩六千根。鐵蒺藜五千個。什物器用各船同。每日行船。以四帥字號船爲中軍帳。以寶船三十二隻爲中軍營。環遶帳外。以坐船三百號。分前後左右四營。環遶中軍營外。以戰船四十五號爲前哨。出前營之前。以馬船一百號實其後。以戰船四十五號爲左哨。列於左。人字一撇撇開去。如鳥舒左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拽開到左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副於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爲右哨。列於右。人字一捺捺開去。如鳥舒右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拽開到右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爲後哨。留後分爲二隊。如燕尾形。馬船一百號當其前。以糧船六十號。從左哨頭起。斜拽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以糧船六十號。從右哨頭起。斜拽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晝行認旂幟。夜行認燈籠。務在前後相維。左右相挽。不致疎虞。敢有故縱。違誤軍情。因而債

事者。即時梟首示衆。傳示已畢。三寶老爺。差下馬公公。過到國師船上。請問國師。那個時辰開船。國師道。船已開了。馬公公回報道。船已開了。老爺即時叫過親隨的少監。來問道。寶船還是幾時開了。少監道。適纔老爺分付齊幫的時候。船就開了。老爺道。怎麼不來稟我。少監道。開船的時候。因爲吊了一根綜纜。左撈右撈。撈不上來。故此忙迫。不會來稟。老爺道。猶未了。只見小內監使兒報道。張天師過船相拜。老爺迎着就問道。今日開船。怎麼咱門也不會知道。天師道。老公休怪。只因貧道撮弄的小術法兒。老爺道。怎麼是個撮弄的法哩。天師道。爲因貧道船上。有神樂觀裏的二百五十名道士樂舞生。有朝天宮裏的二百五十名道士道童。他都是怕下海的。故此貧道弄了一個手法。把船開了。令其不知。免得他啼哭。老爺道。適纔開船時。吊了一根綜纜。這個主何禍福。天師道。這個沒有禍福。甚麼不過是他有些氣候。日後成精作怪而已。道猶未了。外面的小內使兒。又來報道。王老爺過船相拜。天師看見王尙書過來。即時告辭而去。王尙書和三寶老爺坐了一會。談了一會。正在綢繆之處。只聽得藍旂官跪在門外稟道。江上狂風驟起。白浪翻天。前船不動。左右兩哨不行。寶船后

船顛倒。甚在危急之處。把個兩位元師老爺。唬得魂不附體。魄已離身。王尙書道。快去請教國師。看是甚麼緣故。老爺道。且先去問聲天師來。王尙書道。學生去問罷。老爺道。老先兒請回船。待咱們親自過去。老爺逕過天師寶船之上。天師正在玉皇閣上書寫飛符。只見樂舞生報道。元帥老爺過船相拜。天師聞之。即時迎到玉皇閣上。分賓主坐下。天師道。大元帥不在中軍。驅兵調將。下顧貧道。有何見教。老爺道。無事不敢擅造。只因這如今風狂浪大。寶船不行。故此特來相見。天師道。江上風波。此乃常事。老爺道。寶船不行。怎麼說得個常事。天師道。貧道有處。即時取了一條紙兒。寫了兩個字。叫聲樂舞生來。分付他拿這個免朝二字。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樂舞生拿着免朝二字。丟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老者來。有頭沒耳。有眼沒鼻。有口沒鬚。一尺長的手。二寸長的指頭兒。接着個免朝二字。輕輕的扯破了。樂舞生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江。問他的名字。不答而去。樂舞生回復道。丟得免朝二字下水。去。只見一個姓江的老者。接着就扯破了。天師道。我還有個處。即時取了一頁紙兒。又寫了兩個字。叫聲樂舞生來。分付他拿這個天將二字。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樂舞

生拿着天將二字丟下水。只見水裏又走出一個老者來。頭上不見肉。眼睛不見皮。鬚長三五尺。背在彈弓。西接着天將二字。也輕輕的搭碎了。樂舞生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夏。問他的甚麼名字。不答而去。樂舞生回復道。丟將天將二字下水。只見一個姓夏的。老者接着。又搭碎了。天師道。我還有個處。又取了一頁紙兒。寫了兩個字。另叫一個樂舞生來。分付他拿這個天兵二字。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樂舞生拿着天兵二字丟下水。水裏又走出一夥娃子來。背兒烏。肚兒白。眼兒光。嘴兒窄。手兒過於膝。屁眼上一把剪刀。淬淬黑。他接着天兵二字。也輕輕的撚做個紙條兒。樂舞生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鄢。問他甚麼名字。不答而去。樂舞生回復道。丟將天兵二字下水。只見一夥姓鄢的娃娃。接着撚做紙條兒。天師道。是個甚麼波神水怪。敢這等無禮。叫聲徒弟。皎修。拿過符章寶劍來。却不知張天師取了符。取了劍。怎樣的樣設施。又不知那些精怪。見了符。見了劍。怎麼樣的藏躲。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白鱗精鬧紅江口 白龍精吵白龍江

詩曰 北風捲塵沙 左右不相識 颯颯吹萬里

昏昏同一色 船煩不敢進 人急未遑食

草木春更悲 天景畫相匿 兵氣騰北荒
軍聲振西極 坐覺威靈遠 行看禮氛熾
賴有天師張 符水申道力

却說天師拿了符章寶劍。即時寫了一道飛符。就叫徒弟皎修。拿了這道飛符。丟在船頭之下。看他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飛符。丟下水去。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老者。身子矮鬆。背上背斗蓬。一張大闊口。江上呷西風。他接了這道飛符。一口就吃了。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沙。問他甚麼名字。也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下去。只見姓沙的。老者一手接着。一口呷了。天師道。再寫一道符去。即時寫了。又叫過徒弟來。分付他拿了這道靈官符。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這道靈官符。丟了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白面書生。兩眼銅鈴。光頭禿腦。嘴是天庭。他接着這道靈官符。輕輕的袖到袖兒裏去了。問他是姓甚麼。他說道。姓白。問他甚麼名字。也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靈官符下水。只見一個白面書生。袖將去了。天師道。連靈官符也不靈了。又寫一道符。又叫幾個徒弟過來。分付他拿了這道黑煞符。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黑煞符。丟了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花子。搖頭擺尾。一

張寡嘴近處打一瞧。原來是個大頭鬼。他接了這道黑煞符。輕輕的抿了嘴。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口天吳。問他甚麼名字。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黑煞符下水。只見一個姓口天吳的花子。拿着抿了嘴。三寶老爺見之。又惱又好笑。說道。張老先兒你的符。只好嚇得人罷。原來鬼也嚇不殺哩。天師道不是那個嚇殺。老爺道取笑而已。天師道。笑便笑。這些妖精。儘有老大的氣候。待我再寫一道符來。即時又寫了一道符。叫過徒弟來。分付他拿了這道雷公符。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雷公符。丟了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老媽媽兒來。毛頭毛腦。七撞八倒。腰兒長天天。腳兒矮煊煊。他接了這道雷公符。吹上一口氣。把個飛符在半天之中去了。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朱。問他甚麼名字。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雷公符下水。只見一個姓朱的老媽媽兒。接了符。吹上一口氣。吹在半天之中去了。天師道。三番四覆。有這許多的精怪。連雷公也沒奈何哩。叫過外面聽差的圓牌校尉來。他又寫了一道急脚符。叫他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那校尉拿了這道急脚符。丟了下水。也只見水裏走出兩個老者來。一個有鬚。一個有角。一個身上花叢叢。一個項下鱗索索。須

臬之間。又走出一個長子來。一光光似油。一白白如玉。窈窕竹竿身。七灣又八曲。三個老者共接着一道急脚符。叫做是我急他未急。只當個不知。問他姓甚麼。也當不知。問他叫做甚麼名字。只見長子說道。不消你。左符右符。酒兒要幾壺。左問右問。豬頭羊肉要幾頓。那校尉回來。把這些事故說了一遍。天師道。似此要求酒食。却怎麼處置他。三寶老爺道。他都是些甚麼精妖怪哩。天師道。因為不曉得他。是些甚麼精怪。故此不好處得。老爺道。去請國師來治化他罷。天師道。這就倒了我的架子。我還有個調遣。好個天師。即時披髮仗劍。躡罡步斗。捻訣念咒。一會兒燒了符。取出令牌來。敲了三響。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天神赴壇。只見令牌響處。吊將一位天神下來。這一位天神也不是小可的。只見他

頭戴銀盔金抹角

臉似張飛一樣黑

渾身披掛紫霞籠

腳踏風車雲外客

天師問道。來者何神。其神道。小神是勅封正一威靈顯化鎮守紅江口黑風大王。天師道。你這裏是甚麼地方。大王道。此處正是紅江口。天師道。我奉大明國朱皇帝欽差撫夷取寶。寶船行至此間。風浪大作。舟不能行。特請大王赴

壇請問紅江口作風浪的是些甚麼妖精。大王道。也不是
一個哩。天師道。一總有多少。大王道。一總有十個。天師道
是那十個。大王道。

兵過紅江口

鐵船也難走

江豬吹白浪

海燕拂雲鳥

蝦精張大爪

鯊魚量人斗

白鱗趁波濤

吞舟魚展首

日裏赤蛟爭

夜有蒼龍吼

蒼龍吼

還有個豬婆龍在江邊

守江邊守

還有個白鱗成精天下少

原來姓江的是個江豬。姓鄒的是個海燕。姓夏的是個蝦
精。姓沙的是個鯊魚。姓白的是個白鱗。姓口天的是個吞
舟魚。姓朱的是個豬婆龍。身上花的是條赤蛟。項下有鱗
的是條蒼龍。長子是條白鱗。天師謝了天神。罵道。孽畜敢
無禮。即時親自步出船頭。披了髮。仗了劍。問道。水族之中
何人作吵。只見江水裏面。大精小怪。成羣結黨。浮的浮。沉
的沉。游的游。浪的浪。聽見天師問他。他說道。管山吃山。管
水吃水。你的寶船在此經過。豈可只是脫個白罷。天師道。
不消多話了。我這裏祭賽你一壇就是了。衆水怪道。你既
是祭賽。萬事皆休。天師回轉玉皇閣。對着三寶老爺說了。
老爺回過帥府寶船。分付殺猪殺羊。備辦香燭紙馬祭物。

齊備了。方纔請到天師。天師帶了徒弟。領了小道士。念的
念。宣的宣。吹的吹。打的打。設醮一壇。祭祀已畢。那些水神
方纔歡喜而去。只是一個白鱗神。威風凜凜。怪氣騰騰。昂
然在於寶船頭下。不肯退去。天師道。你另要一壇祭麼。只
見他把個頭兒搖兩搖。天師道。你要隨着我們寶船去麼。
只見他又把個頭兒搖兩搖。天師道。左不是。右不是。還是
些甚麼意思。猛然間計上心來。問他道。你敢是要我們封
贈你麼。只見他把個頭兒點了兩點。天師道。我這裏先與
你一道勅。權封你爲紅江口白鱗大王。待等我們取寶回
來。奏過當今聖上。立個廟宇。置個祠堂。叫你永受萬年之
香火。只見白鱗精搖頭擺尾而去。去了這些水怪。風息浪
靜。寶船自由自在。洋洋而行。正行得有些意思。三寶老爺
叫了一個小內使。過到天師玉皇閣問道。這如今船進了
海也不曾。天師道。纔到了有名的白龍江。小內使回復老
爺說道。纔到了有名的白龍江。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
江上狂風大作。白浪掀天。大小寶船盡皆顛危之甚。莫說
是行。就如站也站不住哩。三寶老爺。心裏想道。這分明是
我的不是。叫起妖精作禍殃。好個老爺。即時請出王尙書
來。同去玉皇閣上拜見天師。行到天師船上。只見

萬里茫然烟水勞

狂風偏自撼征艘

愁添舟楫顛危甚

怕看魚龍出沒高

樹葉飄飄歸朔塞

家山渺渺極波濤

多君宋玉悲秋淚

雁下蘆花猿正號

却說三寶老爺同了王尙書。來見天師。天師正在玉皇閣上。說這個風浪不妥。只見樂舞生報道。二位元帥老爺來拜。天師倒身相迎。迎到玉皇閣上坐下。天師道。有勞二位元帥龍步。三寶老爺道。特來相候。請問這個白龍江。是甚麼處所。這等的風狂浪大。寶船不得前行。好憂悶人也。王尙書道。這風浪又是個甚麼妖精作吵麼。天師道。貧道適來看見這個風浪。不知其由。是貧道袖占一課。課上帶頭帶角帶鬚帶鱗。依貧道愚見。多敢是個億懶的蛟龍。王尙書道。事在危急。既是不知他的端的。怎麼好處置他。不兔再去請問國師來。天師道。言之有理。王尙書辭了天師。邀了三寶老爺。同到國師船上。國師已在千葉蓮臺上打坐。只見徒弟雲谷報道。二位元帥老爺相拜。國師道。爲着風浪而來。快請他進來。雲谷忙步的出來。請着二位老爺進去。二位元帥竟到千葉蓮臺之上。長老相見。分賓主坐定。長老道。有勞二位仙車。未及迎候。老爺道。輕造了。王尙書

道無事不敢輕造。只因這個風狂浪大。寶船不行。特來請教。長老道。這是個白龍江。有名的神道。尙書道。是個甚麼有名的神道。長老道。到也不會詳考。他不知天師曉得麼。尙書道。適來天師袖占一課。課中帶頭帶角帶鬚帶鱗。長老道。似此課上。就是龍哩。尙書道。因是不知他個端的。不好處置他。故此特來請教。長老道。此事有何難處。貧僧和二位同到懸鏡臺。掛起照妖鏡來。就見明白。果真的三位老爺。同到懸鏡臺上。長老分付放下鏡來。早有個徒弟非幻。徒孫雲谷。兩個人解開了索。放下那個寶鏡來。那個寶鏡也不是小可的。那個鏡臺有三丈多高。這個寶鏡方圓就有三丈多大。正是

月樣團圓水樣清

不因紅粉愛多情

從知物色了無隱

須得人心如此明

試面緇塵私已克

搖光銀燭旭初晴

今朝妖怪難逃鑑

風浪何愁不太平

却說懸鏡臺上掛起了照妖鏡的寶。長老道。請二位元帥親自看來。二位元帥看來。只見是一個老白龍。口裏不住的要吃人哩。二位元帥道。原來真是一個白龍。只是口裏要吃人。有些不好處。他長老道。此事只憑天師裁處罷。二

位元帥好費心也。辭了長老。又到玉皇閣上。天師接着說道。國師怎麼說來。三寶老爺道。國師也沒有甚麼話說。他只是懸鏡臺上掛起個照妖寶鏡來。照得這個孽畜。是一條白龍。口裏不離的吃人哩。故此相凜天師。做個處置。天師道。有些不好處置。尙書道。怎麼不好處置。天師道。貧道只說是老龍已去。又是甚麼新到的妖魔。若是那個老龍。他原是黃帝荆山鑄鼎之時。騎他上天。他在天上貪毒。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羅闍尊者。尊者養他在鉢盂裏。養了千百年。他貪毒的性子不減。走下世來。就吃了張果老的驢。傷了周穆王的八駿。宋謾評心壞不忿。學就個屠龍法。要下手他。他藏到巴蜀中橘兒裏面。那兩個着棋的。想他做龍鋪。他又走到葛陂中來。撞着費長房。打了一棒。忍着疼。奔到華陽洞。那曉得吳綽的斧子又利害些。受了老大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會破。却失了項下這顆珠。再也不得上天。恨起來在這個白龍江。大肆貪毒。喉嚨又深。食腸又大。尙書道。怎麼叫做喉嚨深。食腸大。天師道。他只是要人吃。一吃就要吃五百個。少一個也不算飽。也不甘心。尙書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個難剃頭的。三寶老爺道。天下事有經有濟。我和你欽承皇命。征進西洋。還要深入虎穴。探

得虎子。豈可就在家門前礙口飾羞。逡巡不進。天師道。若要風平浪靜。寶船安妥。須得五百名生人祭養了他。他纔心滿意足。放我們經過。老爺道。五百名也是難的。依我算。只不離他一個五字。就是把五十個生人祭他也罷。天師道。這五十名生人。從何處得來。老爺道。我有個處置。天師道。是甚麼處。老爺道。這兩日有許多的軍士。遞病狀到我處來。我把這個遞病狀的。叫來當面審。審看得他果是病勢危急。不可復生。選出五十名來。把他祭了。江也罷。天師和三寶老爺說了這一席話。王尙書只是一個低頭不語。正是眉頭捺上雙鎗鎖。心內平填萬斛愁。天師道。司馬大人爲何不悅。尙書道。我思想起來。人命關天。事非小可。我們雖是職掌兵權。生殺所係。却是罪者殺。無罪者生。這五十名軍士。跟隨我們來下西洋。背井離鄉。拋父母。棄妻子。也只指望功成之日。歸來受賞。父母妻子。還有個團圓之時。豈可今日纔方出得門來。就將些無辜的人。役祭江。於心何忍。這王尙書說的話。都是個正正大大的道理。誰無個惻隱之心。把個三寶老爺。撐了個嘴。把個天師。張真人。掃了一樹桃。只是老爺門下有個馬太監。到也是個飢餐上將頭。渴飲仇人血的。他說道。成大事者。不惜小費。

小不忍則亂大謀。掌三軍。封萬戶。豈可這等樣兒的。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咱爺的雄兵幾十萬。那裏少了這五十名害病的囚軍。只請他下水便罷。馬太監這一席的話。老爺知天師聞之。心上有些寬快。王尙書聞之。越加愁悶。天師道。司馬大人意下何如。尙書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况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也。五十個人的性命。平白地致他於死。天理人心何安。天師又聽了王尙書一番這等的慈悲說話。他只是個不開口。三寶老爺說道。作舍道傍。三年不成。這如今事在呼吸存亡之頃。那顧得這些。叫聲小內使過來。分付他傳令各營。凡有害病的軍人。許同伍合隊者。抬來相驗。小內使跑將出去。傳了號令。說道。各營中凡有害病軍人。許同伍合隊者。抬來相驗。果是病重。將來祭江。可憐這一行害病的軍人。聽說道病軍祭江。那一個不挨挨拶拶。扒將起來。張也說道。張的病好了。李也說道。李的病好了。這都是個真害病的。還有一等老奸巨滑。推假病的。猛然間。聽知道病軍祭江。你看他一個一轍。掀將起來。也有三五日不曾吃飯的。都扒起來。三五碗的飯吃。也有七八日不曾梳洗的。都扒起來。梳了頭。洗了臉。裹了網巾兒。帶了勇字大帽。這些軍士。爲着那

一件來。豈不聞螻蟻尙且貪生。豈可一個活活的漢子。就肯無辜一命喪長江。却說三寶老爺。坐在帥府之上。立等着這些病軍相驗。只見隊長伍長。領着干的軍人。跪在老爺跟前。齊來回話。老爺見了這些沒病的軍人。即時大怒。罵說道。你這些狗娘養的。沒有耳朵聽着。也有鼻子聞着。咱這裏要害病的軍人相驗。你怎麼領着一干沒病的軍人。到這裏來。搪抵咱們。那些隊長伍長。唬得個屁股震葫蘆。都說道。這干軍人。就是前日害病的。老爺道。害病的軍人。豈可是這等的精壯。衆軍人說道。小的們前日害病。這兩日都好了。老爺道。你這些狗娘養的。都到咱們這裏。胡塞賴。咱們有個話兒。對你講。叫過管冊籍的都公來。只見管冊籍的都公。連忙的跑將來。跪着。說道。元帥老爺。有何事呼喚。老爺道。你把前日各營裏遞來的病狀。都拿來。咱們看着。都公道。病狀都在這裏。即時把個病狀。都抱在老爺公案之上。老爺自家逐一的指名。叫過逐一的。有人答應。答應的都是些精壯漢子。並沒有個害病的軍人。老爺道。你們既不害病。怎麼到咱們這裏亂遞病狀。衆軍人道。自古說得好。昨日病。今日愈。小的們一則是托賴朝廷的洪福齊天。二則是生受老爺們恩深以海。故此舊病

全安。苟延殘喘。這都是實情。怎麼敢有虛話。原來人情却是好奉承的。三寶老爺看見這些軍士奉承他兩句。把個心腸就軟了。王尙書看見三寶老爺心上有些不忍處。他就開口道。有病的軍人。且猶不可。况兼這如今都是些沒病的軍人。豈可活活的推他下水。老爺道。事在兩難。憑老先兒主裁罷。王尙書道。也難憑我學生一人之愚見。莫若去請教國師一番來。看他怎麼處法。天師不行。只是兩個元帥。竟過碧峰寶船上去。直上千葉蓮臺之上。長老見了兩個元帥過來。已知其意。笑一笑道。阿彌陀佛。做元帥的都會活埋人也。老爺道。怎麼說個活埋人。只見孽畜使風作浪。沒奈何處。長老道。二位元帥可曾看過三國志麼。二位元帥道。也曾略節看過來。長老道。既是看過三國志來。豈不聞諸葛亮祭瀘水之事乎。長老只是這一句話兒。不至緊。正叫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莫說是救了五十個軍人的性命。這都是佛爺爺運用之妙。把個二位元帥。說得滿天歡喜。計上心來。撫掌大笑。三寶老爺。又有些謗氣。說道。只怕算不的哩。尙書道。豈不聞梁武帝宗廟以麴爲犧牲。享帝享親。且可。何況一妖精乎。老爺說道。是是。是。二位即時辭了長老。歸到本船。叫過得力的圓牌校

尉來。附耳低言。教他如此如此。那校尉依計而行。直至黃昏。左側立了供案。獻了生人。天師帶了道士道童。念經拜懺。二位元帥親自行香。禮數已畢。把個供案生人。一齊推將下水。方纔下水。颼地裏一陣響風。刮得個風篷亂轉。把捉不來。恰好的船稍上篷脚索打一拽。拽將兩個軍人下水去了。後面馬船上流星的搭救。救了一個上來。還有一個不會救得。藍旗官報與老爺知道。老爺道。五十個也要捨得。這一個軍人好打緊哩。原來那長老的計策高強。二位元帥的設施巧妙。圓牌校尉的手段伶俐。怎見得伶俐。那校尉領了二位元帥軍令。即時選上些妙手。把個紙來糊在蔑圈兒上。裝做一個軍人。却又裏的病軍的網巾兒。戴的是病軍的帽兒。裏面穿的是病軍的小衣服。外面穿得是病軍的海青。脚下穿得是病軍的鞋襪。且又一個人肚裏安上些豬羊鵝鴨腸肚血臟。祭賽已畢。揪將下去。那白龍精看見是個人。吃的又是血。即時俛首而去。浪靜波恬。寶船照直而走。只是可憐那個軍人吊在水裏。不曾救得起來。那個吊在水裏的。把冊籍來查一查。原來是南京水軍右衛一個軍士。姓李名海。吊在水裏。一連沉了幾個沒頭。吃了好幾口水。隨波逐浪。漂了有二三百里之遙。天

色將晚。忽然一陣潮來。推到一個山脚下。那海口的山。都是石頭的。年深日久。浪洗沙淘。石頭却都是空的。李海推到山脚下。石岩之中。權且歇息一會。纔醒轉來。只見衣服又濕。天地又昏。只是喜得石頭裏煖煖的。倒不冷。把些濕衣服脫下來。滌乾了水。及至明日早晨。衣服乾了。仍舊穿起來。只是孤身。獨自不知道那是東西。那是南北。這裏還是那個去處。又沒有個舟船往來。又沒有個人來搭救。起頭一望。只見天連水。水連天。正是仰面叫天天不應。翻身入地地無門。昨日下午推到這裏。今日又是日西。肚子裏雖是水灌的飽。心裏其實的悽惶。一會兒想起寶船來。此時風平浪靜。穩載而行。不知走到那裏了。我如今怎麼再得到他的船上。一會兒想起南京來。京城地面。花花世界。雨花臺踏青兒。文定橋遊船兒。我如今怎麼得去踏個青。遊個船。一會兒想起家裏來。父母在堂。妻兒老小在房。我如今怎麼得見我父母的面。怎麼得見我妻子的面。轉思轉想。越悲越傷。初然間還噙噙啣啣哭了兩聲。到其後不覺的放聲大哭。放聲大哭不至緊。早已驚動了山崖上一位老媽媽。這一位媽媽原是彌羅國王之女。兩個哥一個爲王。一個封公。三個兄弟。一個封伯。一個封子。一個

封男。平生好養的是個麻雀兒。養一個麻雀兒。過了五百年。能言能語。自去自來。忽一日飛到終南山上。耍子。撞着后羿一箭射死了他的。他就吃了一惱。竟過中國來。告訴周天子。周天子下堂。替他唱個喏。後來秦始皇要謀他做正宮皇后。他又不肯從。走遍天下。只見淮上漂母。留他吃飯。冤家便多。韓信又來調戲他。是他恨着。拈一把掌把個韓信打風了。從高祖提着他監禁了。直至三后七貴人來。纔得脫。他說道南瞻部洲。難過日子。走到東勝神州花界山上。去住。又着孫行者吵得慌。却纔飛進海口。占了這個山頭。這個山叫做個封姨山。他在這裏住了。到也有好多年。東鉤西搭。養下了有四個孩兒。原來是一隻老母猴。生下的四個小孩子。就是四個小猴兒。這一日老猴正在洞中打坐。只聽得山岩之下。有人啼泣。打動了他的慈悲念頭。即時叫聲小的個都在那裏。只見那四個小猴兒。聽見老母猴呼喚他。一擁而至。問道母親呼喚孩兒。有何分付。老猴道。山岩下有人啼哭。莫非是個過洋的客人。遭了風浪。打破了船隻。你與我去看一看來。那些小猴兒不敢違命。一竟跑到倒掛岩上。跨着一塊石。磴扯着一條葛藤。低着頭。睜着眼。望着山岩之下。打一瞧來。只聽得人便是

有個啼哭。不曾看見那個人躲在那廂兒。却不知是個甚麼。人在此山岩之下。啼啼哭哭。却不知那些小猴兒尋着那個啼啼哭哭的怎麼樣兒搭救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李海遭風遇猴精

遭風誰道不心酸

曲頸坐時如鳥宿

拍天浪沸渾身濕

喜有白猿修行滿

三寶設壇祭海濱

巖洞之中斗樣寬

屈腰睡處似猢猻

刮地風生徹骨寒

却說四個小猴承了母命。竟望山巖之下。打一瞧。只聽得有個哭泣之聲。却不會看見是個甚麼樣兒的客子。是這些小猴兒。着實吆喝一聲。說道。甚麼人啼哭哩。却說李海在個山巖之下。啼哭。猛聽得有人問他。他心裏想道。這等大海之濱。終不然有個茅屋。鷄鳴。猥海曲。終不然有個漁翁。夜傍江干宿。怎麼巖上有個人聲。心裏一則犯疑。二則巴不得有個人來。纔有個解手。故此收拾下眼淚。閃到洞門外面。抬起頭來。望上瞧着。那些猴兒。看見巖下。委果是個生人。連忙的。又問道。君子。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爲那一件事。故撒在這個巖洞之中。你若告訴的明白。我這裏救你的性命。李海抬頭一看。只見是一班小猴兒。嘆

上一聲氣。說道。運去奴欺主。時乖鬼弄人。我今日遭此大難。誰想一夥猴子。也來戲弄我哩。那山上的猴子。聽見他嘆氣。高聲大叫。漢子。你不消嘆氣哩。你但從實的說個來。蹤去跡。我這裏搭救你上山來。李海心裏想道。這些猴兒。話語兒輕。喉嚨兒清。想必也是有些氣候的。我欲待不告訴他來。我也到底是個死的。到不如告訴他這一段苦情。或者又有個生活處。未可知也。這叫做是個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到如今礙口飾羞的事。做不得了。沒奈何。高聲答應道。我乃是南朝朱皇帝駕下。欽差下海取寶的軍士。本貫水軍右衛先鋒。姓李名海的。便是。爲因寶船行至白龍江下。風浪大作。寶船有顛覆之危。當有我朝國師。高登懸鏡臺。掛起照妖鏡。看見江水裏面。是一條白龍精。因戾一千餘載。專一在此顛風作浪。破壞往來舟船。除是生人祭賽。纔得平安。衆官商議。不忍殺生害命。又是國師遠效梁武帝。宗廟犧牲。近做諸葛亮。灑水祭品。彼時陳設祝贊。是小人站在寶船梢上。却不知是個祭物。不周。又不知是個孽龍貪毒。陡然間。一口怪風。吹轉篷腳。推得小的下水。救援不便。以致飄流此間。你們若是救得我的殘生。恩當重報。那些小猴兒。聽知他這一席的話。說得好不苦楚。

哩。即時轉身報與母猴知道。把李海的話兒細說了一遍。老猴聽知。搯個爪兒。算了一算。早知其事。滿心歡喜。不覺的笑一個嘎嘎。小猴說道。母親爲何如此大笑。敢又是個好饅頭餛兒來也。老猴道。你還想着要吃人哩。你就不記得骹顛頭。你嚼子的時候。小猴道。終不然因咽廢食罷。老猴道。只你們有這些淘氣哩。小猴道。不是淘氣。只因母親笑的不是。老猴道。我笑不是要吃人。小猴道。既不吃人。笑些甚麼。老猴道。我適來把個前定數。算了一算。却算得此人有一條金帶之分。且我與他有一十八年前世的宿緣。故此發了一笑。小猴道。却怎麼得他上來。老猴道。你到洞裏取出那些葛藤來。揀選幾根長大的。又要堅勳的。接續了。放將下去。救他上山來。我自有個道理。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與我快去快來。那些小猴。領了母親尊命。不敢有違。隨即取了藤。接了索。放下山來。高聲叫道。漢子。你休要害怕哩。我奉母親之命。救你上山來。李海接着這一根葛藤。在手裏。心裏想道。上去也是死。不上去也是死。拚着一個死。且上去走一遭來。硬着個心。拚着個命。把個葛藤。拴在腰裏。叫聲道。你上面拽着哩。只見山上四個小猴兒。拽了半日。拽上山來。李海心裏想道。人將

禮樂爲先。樹將花果爲園。我今日到此。也不知是凶是吉。且把個禮樂施他一施。好個李海解下了葛藤。抖一抖衣袖。對着四個小猴兒。一個人唱上一個喏。那四個小猴兒。看見他一個人唱上一個喏。好不快活哩。即時領他洞裏相見老猴。李海跟着他。經移三兩步。便是洞門前。李海提着個肚子。走進洞中。雙膝跪下。把兩個眼兒悄悄的瞧着。他原來是一個老猴婆。金睛凹臉。尖嘴索腮。渾身上一片白毛。那白毛長有五六寸正。

獨自深山學六韜

依稀一片白皮毛

枝頭喜共猿奴戲

月下寧同狗黨噫

冠沐已經輕楚客

拜封猶自重齊髦

幾回顛倒埋兒戲

爲道胡孫醉濁醪

李海也是沒奈何。雙膝跪着。口裏說道。小人是南朝朱皇帝御前。先鋒。姓李名海。下海取寶。不幸遭風被難。至此。望乞老爺救命。生死不忘。那老猴走下座來。雙手挽着李海。說道。請起。請起。你原來是南朝一個將軍。李將軍實不相瞞。你說。是我在這裏打坐。聽知你的啼哭之聲。是我算你一算。雖然眼下有驚。日後有條金帶之福分。且與我有些夙世姻緣。故此專命小兒接你上山來。你且權住在此。等

上四個小猴兒。拽了半日。拽上山來。李海心裏想道。人將

待你的寶船。取得寶來。必然在此經過。我還送你上了寶船。同回京去。豈不是好。這個老猴。話兒雖是說得好。其實像貌兒有些蹺蹊。李海心上有些害怕。老猴早已知其中情。說道。李將軍你不要怕我。我在此中已經修行了有上千百餘年。全是人身。你不信我。待我穿起衣服來。你看着。叫聲小的個拿衣服來與我穿着。只見四個小猴兒蜂擁而來。拿衫兒的遞了衫兒。拿羅裙的遞了羅裙。拿鬚髻的遞了鬚髻。拿釵環的遞了釵環。一會兒撮撮弄弄。恰好是一個婦人。正是個

翠翹金鳳絕塵埃

畫就蛾眉對鏡臺

攜手問郎何處好

絳帷深處玉山頹

却說老猴變成了一個婦人。又叫聲小的個都要穿起衣服來。只見四個小猴兒。跑出跑進。指東話西。一會兒就是四個齊整小廝。正是

紫衣年少俊兒郎

十指纖纖玉筍長

借問美人何所有

爲言贏得內家裝

老猴是個婦人。小猴又是四個小廝。這會兒李海心事纔定。老猴又且慇懃。叫聲小的個取仙茶。仙酒。仙桃。仙果之類。來我與李將軍壓驚。一時酒果俱到。兩個對飲對渡。不

覺的天色已晚。老猴精就纏住李海。鳳枕鸞衾。猥紅倚翠。正是

一線春風透海棠

滿身香汗濕羅裳

個中好趣惟心覺

體態惺鬆意味長

魚水相投意味真

不膠不漆自相親

一團春色融懷抱

誰解猴精變底人

一個李海。一個猴精。日近日親。情濃意密。問無不言。言無不盡。李海每日早晨睡在牀上。只聽得山頂上響聲如雷。心上常是疑惑。這一日問着老猴說道。你這山上可是有個雷公窰麼。老猴道。那裏雷公有個窰之理。李海道。不是雷公窰。怎的三日兩日。這等狠狠的響。老猴道。不是雷響。李海道。不是雷響。還是甚麼響。老猴道。我這山上有一條千尺大鱗。他時常問下山來戲水。下山之時。鱗甲粗笨。尾巴拘橋。招動了山上的亂石。故此響聲如雷。李海道。有這等的異事。老猴道。也不是甚麼異事。我在這山上住了有千幾百餘年。他在這山上過了有千多年。何足爲異。李海道。他與你無相妨礙麼。老猴道。公修公德。婆修婆德。自是不相妨礙。李海道。我們要看他兒可通得麼。老猴道。看也通得。只要閃在洞裏面。不可露出身子來。李海緊記在

心過了幾日。山上又在雷響。李海謹守老猴的教誨。閃在洞門裏偷眼瞧着他。真個是好一條老蟒哩。身長百丈有餘。鱗甲斗般的大。一張喪門血口。一對燈籠眼睛。李海看罷回來。問着老猴說道。怎麼大蟒下山。面前又有一對燈籠照着他來。老猴道。不是燈籠。是他兩隻眼睛。李海道。眼睛怎麼這等發亮哩。老猴道。他項下有一顆夜明珠。珠光射目。越添其明。故此就像一對燈籠照着的。李海心理想道。夜明珠乃是無價之寶。若能取得這顆珠。日後進上朝廷。也強似下西洋走一次。又問老猴說道。大蟒的珠。我要取他的。可通得麼。老猴聽知大笑了一聲。說道。螳臂當車。萬無一濟。這條大蟒。身材長大。力量過人。假饒你千百個將軍。近他不得。何況獨自一人。如何近得他也。李海口裏答應着。是心裏一邊就在村個計策。終是個南朝人物。心巧神聰。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問聲道。這大蟒幾日下來戲水一次。老猴道。不論陰晴。三日下山一次。李海又問道。大蟒下山。還有幾條路。老猴道。他走了一千年。只是這一條路。李海討實了他的行藏。心中大喜。每日間自家運用。月深日久。計策堅勳。瞞着老猴。安排布置。安排已定。布置已周。心裏想道。明日大蟒遭我手也。又對老猴說道。我

夜來一夢甚凶。心懷疑慮。是我適來起一個數。原來這個凶夢。應在大蟒身上。大蟒數合休囚了。老猴聞之。吃了一驚。却自家掐着爪兒。算他一算。說道。咳。真個是大蟒數合盡也。李將軍你也曉得數。你既曉得。還是個甚麼數哩。李海道。我是諸葛孔明馬前神數。老猴道。你可曾和我起個數哩。李海道。也會起個數來。老猴道。數上何如。李海道。你的數上千年不朽。萬年不壞。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得了朝元正果的。李海這幾句話兒。把個老猴奉承得他歡天喜地。老猴又問道。我這四個小的。不知他後日何如。李海道。我也曾起個數來。老猴道。數上何如。李海道。他的數上比你差不得幾釐兒。老猴道。怎麼只差幾釐兒。李海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就只好差得幾釐兒。道又未了。只聽得山上又在響雷。老猴道。那話兒來了。李海道。我和你去瞧他。一瞧來。老猴道。不可造次。李海道。數盡之物。畏之何爲。兩個人攜手而出。纔出得洞門。恰好是那個終生自山而來。頭先向下。不知怎麼樣兒。項下吃了些虧。終生性子又躁。抬起頭來。盡着力氣。望山下只是一溜。快便是去得快。那曉得身子兒已是劈做了兩半個。到得水次之時。三魂逐水。七魄歸天。李海急忙的走近前去。把顆夜明珠。即時撈在

手裏了。老猴見之。又驚又愛。心裏想道。南朝人不是好相交的。我這如今。事到頭來不自由。不如做個君子成人之美罷。猛然間把隻手兒望西一指。說道。西邊又有一條大蟒來也。李海聽知。又有一條大蟒。嚇得他心神撩亂。抬起頭來。望西上去瞧。老猴趁着這個空兒。就把李海的腿肚子一爪。剗了一條大口子。一手搶過夜明珠來。就填在那個口子裏。吐了一口唾沫。搗上了一個大拳頭。及至李海回頭之時。一個夜明珠。好好的安在自家腿肚子裏了。李海道。這是怎麼說來。老猴道。夜明珠乃是活的。須得個活血養他。你今日安在腿肚子裏。一則是養活了他。二則是便於收藏。三則是免得外人爭奪。李海道。明日家去。怎麼得他出來。老猴道。割開皮肉。取他出來。獻上明君。豈不享兩個高官大爵。李海聞言。心中大喜。說道。多謝指教了。老猴道。我且問你來。李海道。問我甚麼事。老猴道。這個大蟒。雖是命當數盡。怎麼樣兒身子就劈開了。做兩半個。李海不敢瞞他。從直告訴他。說道。是我用了一個小計。老猴道。還是個小計。若是大計。豈不粉骨碎尸。你且把個小計說來。我聽着。李海道。一言難盡。我和你同去看來。就是李海攆着老猴的手。照原路上打一看。原來路上埋的卻都

是些鐵鎗兒。老猴道。你這一付家火是那裏得來的。李海從直說道。不是個鐵鎗。就是你這山上的苦竹。取將來。斷成段數。一根一根的。削成籤兒。日晒夜露。月深日久。以致如此。老猴聞之心裏老大的有些怕個李海。李海也知其情。每事小心謹慎。毫釐不敢放肆。心裏只在等待的寶船轉來。帶他歸朝。却說寶船自從祭賽之後。風平浪靜。照直望前而行。正是船頭無浪。舵後生風。不覺的離了江。進了海。只見總兵官傳出將令。盡將大小寶船。一切戰船座船。馬船糧船。俱要下篷落錨。一字兒擺着海口上。三寶老爺會了王尙書。會了國師。會了天師。商議已畢。站着船頭上一望之時。只見

今朝入南海 海闊不可臨 茫茫失方面
混混如凝陰 雲山相出沒 天地互浮沈
萬里無涯際 云何測廣深 潮波自盈縮
安得會虛心

即時備辦祭品。陳設已周。兩位元帥。排班行禮。中軍官開讀祭文。

文曰 維我大明 祥開戴玉。拓地軸以登皇。道
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戶。纂靈瑞於丹陵。

綠錯昇壇薦禎圖於華渚。六合照臨之地。候月歸琛。大壚覆載之間。占風納賚。蠢茲遐荒絕壤。自謂負固憑深。祝禽疏三面之恩。毒虺肆九頭之暴。爰命臣等。謬以散材。飭茲軍容。忝專分闔。鯨舟吞滄溟之浪。鯨囊括鄴善之頭。呼吸則海岳翻騰。啞啞則乾坤搖蕩。橫劍鋒而電轉。擬大火之西流。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下。俯僂耳而椎髻。誓洞胸而達腹。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狼封。紫微殿受俘。重觀峴邱之虎績。嗟爾海濱。祀典攸崇。赫今天兵。用申誥告。祭畢連天三砲響。萬馬一齊奔。只見舟行無阻。日間看風看雲。夜來觀星觀斗。行了幾日。中軍帳上有幾個軍士。整日家哈哈睡睡。只是要磕。原來三寶老爺手下的小內使。也是這等哈哈睡睡要磕。王尙書船上伏侍的軍牌校尉。也是這等哈哈睡睡要磕。傳令前哨後哨左隊右隊各色軍士人等。也都是這等哈哈睡睡要磕。問及天師船上。天師船上那些道童樂舞生。也都是這等哈哈睡睡要磕。問及國師船上。只有國師船上一個個眉舒目揚。一個個有精有神。細作的報與三寶老爺。老爺道。其中必有個

緣故。竟往碧峯寺來。碧峯長老正在千葉蓮臺上打坐。只見徒孫雲谷說道。元帥來拜。國師卽忙下坐迎接。相見禮畢。分賓主坐下。長老道。自祭海之後。連日行船何如。老爺道。一則朝廷洪福。二則國師法力。頗行得順遂。只有一件來是個好中不足。長老道。怎麼叫做個好中不足。老爺道。船便是行得好。只是各船上的軍人。都要磕睡。沒精少神。却怎麼處。長老道。這是一場大利害。事非小可哩。老爺聽知道一場大利害。這個是一場大利害。事非小可哩。說道磕睡怎麼叫做個大利害。敢是個睡魔相侵麼。咱有個祛倦鬼的文。將來呪他一呪。何如。長老道。只是磕睡。打甚麼緊哩。隨後還有個大病來。老爺聽知還有個大病來。心下越加慌張了。說道。怎麼還有個大病來。長老道。這衆人是不伏水土。故此先是磕睡病來。磕睡不已。大病就起。老爺道。衆人上船已是許多時了。怎麼到如今方纔不伏水土。長老道。先前是江裏。這如今是海裏。自古道海鹹河淡。軍人吃了這個鹹水。故此臟腑不伏。生出病來。老爺道。既是不伏水土。怎麼國師船上的軍人就伏水土哩。長老道。貧僧取水時。有個道理。老爺道。求教這個道理何如。長老道。貧僧有一掛數珠兒。取水之時。用他鋪在水上。鹹水自開。

淡水自見取來。食用各得其宜。老爺道。怎麼能穀濟寶船就好了。長老道。這個不難。貧僧這個數珠兒。按周三三百六十五度之數。我和你寶船下洋。共有一千五百餘號。貧僧把這個數珠兒散開來。大約以四隻船爲率。每四隻船共一顆珠兒。各教以取水之法。俟回朝之日。付還貧僧。老爺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國師陰功浩大。不盡言矣。長老道。這是我出家人的本等。况兼又是欽差元帥嚴命。敢不奉承。兩家各自回船。各船軍人。自從得了長老的數珠兒。取水有法。食之有味。精神十倍。光彩異常。船行又順。那一個不替國師念一聲佛。那一個不稱道國師無量功德。却說長老正在蓮臺之上。收神默坐。徒孫雲谷報道。王老爺來拜。長老迎着。就問道。有甚麼事。下顧貧僧。王老爺說道。連日寶船雖是行動。却被這海風顛蕩。得不穩便。怎麼是好。特來請教國師。長老道。便是連日間。颶颻不絕。寶船老大的受他虧苦。但不知三寶老爺意下何如。王尙書道。他在中軍帳上。只是強着要走哩。長老道。若不害事。由他也罷。王尙書道。我學生連牽三日。親眼看見日前出船來。只見

天代昏正中 渺渺無何路 極島遊長川

嚴颶起夕霧 海氣蒸戎衣 攬金識高成
捲簾豁雙眸 不辨山與樹 振衣行已遙
寒濤响孤鷺 嗟哉炎海中 勒征何以故
日昨出船來只見

冥冥不得意 無奈理方艤 濤聲裂山石
洪流莫敢東 魚龍負舟起 馮夷失故宮
日月雙蔽虧 寒霧飛濛濛 誰是凌雲客
布帆飽茲風 而我媿大翼 未由乘之從
今日出船來又只見

顛風來北方 傍午潮未退 高雲斂晴光
况乃日爲晦 飛廉欻縱橫 濤翻六鼉背
挂席奔浪中 辨方竟茫昧 想像問篙師
猥以海怪對 海濱祀典神 胡不恬波待
學生連日所見如此。以學生之愚見。還求國師法力。止了。這個颶颻。更爲穩便。長老道。既是老總兵。分付貧僧。貧僧自有個處置。只是相煩老總兵。出下個將令。叫三百六十行中。選出那一班。綵畫匠來。王尙書道。要他何用。長老道。自有用他之處。王尙書相別而去。即時傳出將令。發下一班。綵畫匠來。衆匠人見了國師。叩了頭。稟了話。長老拿出

一隻僧鞋來。叫徒孫懸在寶船頭下。做個樣兒。令畫匠就在萍實中間。依樣畫了一隻僧鞋在上。畫匠看了僧鞋。仔細描畫。只見僧鞋之中。還寫得有四句詩在裏面。畫匠也。不知其由。竟自畫了。長老又令衆匠人照本船式樣。凡是寶船并一切雜色船隻。俱在船頭上畫一隻僧鞋。一邊畫鞋。一邊風靜。一邊畫鞋。一邊浪息。衆匠人畫完了僧鞋。只見天清氣朗。寶船序次前行。王尙書把這個話兒告訴三寶。三寶老爺道。有這等神通的手段哩。叫過匠人來問道。那國師的鞋是甚麼樣的。衆畫匠道。就是平常的一隻僧鞋。只是裏面有四句詩寫着在。老爺道。你們可記得麼。衆匠人道。也有記得的。原來衆匠人之中。癡呆懵懵的。雖多。伶俐聰明的。也有。那記得的說道。詩說。吾本來茲土。傳法覺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三寶問王尙書道。老先生可解得這詩麼。王尙書道。學生一時也不解其意。不如請天師來問他怎麼說。即時請得張天師來。把這四句詩問他。天師到也。博古說道。這是達摩祖師東來的詩。三寶老爺道。可是真哩。天師道。怎麼敢欺。王尙書道。既是達摩祖師的詩。一定就是達摩祖師的鞋了。天師道。敢是碧峰長老適纔畫的麼。王尙書道。正是。天師道。這是達摩祖師

的禪履。不消疑了。王尙書道。怎見得。天師道。達摩祖師在西天爲二十八祖。入東土爲初祖。自初祖至弘忍。盧能共爲六祖。經上說道。初祖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遍地香。二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髮寒。三祖一罪身。覓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四祖一隻虎。雄威鎮十方。聲光動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圖粧景致。也要壯家風。六祖一隻碓。踏破關捩子。方知有與無。以此觀之。這僧鞋却不是達摩的。兩個元帥說道。還是天師通今博古。天師道。這個長老。其實是個有打點的。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道。國師將令着各船落篷打錨。不許前進。兩個元帥。一個天師。都不解其意。未及開口。大小寶船一切諸色船等。俱已落了篷。打了錨。照舊兒擺着。却不知碧峯長老不放船行。前是還是甚麼地面。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軟水洋換將硬水 噲鐵嶺借下天兵

詩曰 莽莽雲空遠色愁 鳴鳴戍角上征樓

吳宮怨思吹雙管 楚客悲歌動五侯

萬里關河春草暮 一星烽火海雲秋

鳥飛天外斜陽盡 弱水無聲噎不流

却說碧峯長老傳令着前後五營四哨船隻盡行落篷下錨。不許前進。適逢得元帥天師正在議論僧鞋之事。猛聽得這個消息。兩個元帥俱不解其意。只有天師說道。這莫非是軟水洋來了。三寶老爺一向耽心的。是這個軟水洋。一說起軟水洋三個字。就嚇得他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連聲說道。來到此間。怎麼是好。王尙書道。全仗天師道力。天師道當原日碧峯長老見萬歲爺。萬歲爺問他軟水洋的事。他說道。也曾自有個過的事。至於此豈可自食其言。王尙書道。相煩天師同往蓮臺之上。走一遭何如。天師道。但去不妨。三位竟往蓮臺上去。只見雲谷報知長老。長老早知其情。迎着就道。三公下顧貧僧。莫非軟水洋的事麼。三

寶老爺道。正是當原日承國師親許萬歲爺擔當渡過此水。今日事在眉睫。特來相求。長老道。不消三位費心。貧僧自有個道理。三位請回本船。姑待明日便可過去也。三位只得回船。天師心裏道。好漢便讓他做。且看他做個穿來。却說碧峯長老靜坐蓮臺之上。分付徒弟徒孫各自打坐去訖。待至三更時分。將色身撒下。金光一聳。離了寶船。竟撞入龍宮海藏。早已驚動了東海龍王。那個龍王看見了燃燈古佛。忙近前來。透佛三匝。禮佛八拜。說道。不知佛爺前來。不會遠接。接待不周。望乞恕罪。長老道。你是何神。龍王道。弟子是東海小龍神。敖廣長老道。我今領了南朝朱皇帝駕下寶船一千五百餘號。軍馬二十餘萬。前往西洋。撫夷取寶。今日到了你這個軟水洋。我特來問你。我的寶船怎麼過去。龍王道。寶船其實的難過哩。長老道。怎的其實難過。龍王道。若是佛爺爺。乃是三千古佛的班頭。萬代菩薩的領袖。過去何難之有。爭奈你寶船上許多軍馬。都是凡夫。况兼寶船又甚重大。遇此軟水。怎麼得過。長老道。據你所說。我的寶船。就過去不成了。我這西洋也下不成了。龍王道。恰像也有些難處。長老道。我且問你。自盤古到如今。可也曾有人過此水麼。龍王道。盤古到今。豈無一個

人曾經過得此水的。長老道。怎麼又過得。龍王道。說起來話又有根。長老道。是甚麼根。龍王道。當原先大唐朝有個蜀郡城都人。姓袁道。號天罡先生。上察天文。下通地理。知道過去未來。曉得吉凶禍福。每日在十字街頭賣卦營生。其日有一個秀才來占課。袁天罡起下課來。說道。占課君子。你不是個凡人。那秀才道。我不是個凡人。還是甚麼。袁天罡道。你是個水府龍神。其神大驚。說道。先生何以得知。在下就是龍神。袁天罡道。不是我誇口說。我這課問無不知。知無不盡。算得天有幾萬丈高。算得黃河水有幾百丈深。大則洩漏天機。小則人間禍福。那一件不知道。其神說道。你既是這等神課。你且算一算天曹該我幾時行雨。行雨該有幾千萬點。你若算得我着。我就說你是個神仙。袁天罡道。空算也不見得妙。我和你賭了罷。其神道。賭些甚麼。袁天罡道。我若算不着。我便不來賣卦。我若算得着。你便不要行龍。其神道。差池了一點也不算贏。袁天罡道。便是。只見起下課來。袁天罡道。該你行雨快了。說在三日內。玉皇有旨差你。午牌時分起雲。未牌時分下雨。雨有四十八萬點。其神道。三日後沒有勅旨。纔來和你講話哩。過了三日。果真是玉皇傳出一道的旨意。着這金河老龍。午時

起雲。未時行雨。雨有四十八萬點。火速毋違。原來這個占課的是金河老龍。金河老龍接了旨意。心下大驚。說道。袁天罡的手段這等神哩。我天曹的事故。都把他賣出銅錢來。我有個道理。雨便去行。只是少行幾點。却便是我贏的。只指望少行幾點去贏賣課的先生。那曉得少行幾點。違滅了勅旨。玉皇傳令該斬。差唐太宗駕下左丞相魏徵監斬。那時節金河老龍慌了。只得反來拜求袁天罡先生。天罡道。你違了上帝勅旨。我是凡人。怎麼見得上帝。怎麼會救得你。老龍大哭。拜伏地下。只是一個不起來。天罡道。你起來罷。我有一計可以救得你的性命。老龍聞之。即時磕了幾個頭。扒將起來。拱立而聽。天罡道。我教你一個斬草尋根的法兒。明日斬你的是魏徵丞相。丞相是唐太宗爺的親臣。你今夜三更時分。前到太宗爺寢殿。托一個夢。將此情哀訴與他。煩他轉達魏徵。方可救你的性命。老龍道。太宗雖是天子。終是凡人。怎麼止得天曹的事。袁天罡道。太宗是個君。魏徵是個臣。君令臣共。何敢不聽。老龍唯唯而去。夜至三更。逕到寢殿。托夢太宗。哀求他救命。細說苦情一番。又說是魏徵丞相的事理。原來唐太宗本是個不嗜殺人之君。就是夢魂裏也會慈悲。聽知老龍這一段苦

情便就說道。我救你一命。老龍又哭哭啼啼說道。萬歲不
要誤了我的事。太宗爺道。若是誤了你的事。一命還你一
命。老龍又哭哭啼啼說道。只在明日午時三刻。挨過了這
個時辰。小龍就得了性命。太宗爺道。知道了。老龍拜謝而
去。太宗驚醒回來。原來是個南柯一夢。唐太宗心下吃了一
驚。却又想道。雖是個夢裏。我做天子的無戲言。只得救
他性命。只是還有一件來。若是明白說了此事。又恐怕泄
漏天機。猛然間心生一計。無任歡喜。早上起來設朝。百官
朝罷。聖旨獨留丞相魏徵。到文華殿對奕。唐太宗原是
借此羈留丞相魏徵。丞相心裏想道。今日玉帝有旨。差我
監斬金河老龍。聖上又有旨着我文華殿對奕。兩下裏儘
有些妨礙。一則是不敢泄漏了天機。二則是不敢違滅了
當今聖上。終是陽間天子要緊。只得陪着唐王着棋。魏徵
丞相着了一會棋。到了午牌時分。只見情思昏昏。精神困
倦。不覺的伏在桌上打一瞌睡。唐太宗心裏想道。正好不
要叫他醒來。捱過了這個午時三刻。龍王之命可救矣。一
會兒丞相醒將回來。看見個唐太宗皇帝陪他坐着。就嚇
得他渾身是汗。遍體生津。忙忙的俯伏金階。奏道。臣該萬
死。臣該萬死。非臣敢慢君。故意的瞌睡。只因玉帝有旨。差

臣南天門外監斬金河老龍。復旨纔回。伏乞我王赦罪。說
了一個監斬金河老龍。唐太宗只是口裏叫屈。只是口裏
叫屈。撇了魏徵丞相。竟轉寢宮而來。悶悶的不快活。夜至
三更。金河老龍。直至宮裏。拉住唐太宗。要他填命。唐太宗
驚懼。爬明不明。盼曉不曉。及至天亮。設聚兩班文武商議。
龍王索命之事。常有護國公秦叔寶。救國公尉遲敬德。出
班奏道。萬歲爺但放心。今晚小臣二人把住宮門。看是甚
麼龍王敢進。果真的到了晚上。兩個國公把守宮門。龍王
又來時。抬頭一看。左邊是個天蓬星站着。右邊是個黑煞
星站着。他那裏敢進。龍王沒奈何。竟投閻君告下了一紙
陰狀。陰司拘到唐王。唐王如夢一般。竟赴陰司對理。金河
老龍說道。你原說過了一命填一命。唐王沒奈何。對了閻
君。親自許他削髮出家。前往西天雷音寶刹。面佛求取真
經。超度老龍。托生轉世。唐太宗又遍遊地府。只見尉遲公
鞭掃六十四處烟塵。多少士卒。一個個困苦陰曹。無錢使
用。也都來哀告唐王。唐王無計可施。當得判官崔珏。借辦
了東京城裏相老兒寄莊的金銀一庫。仍許了衆鬼魂超
度他。一壇。唐太宗回轉陽間。如夢初醒。次日早朝。聚集滿
朝文武。當朝堂之上。把個陰司地府的事情。細說了一遍。

即時傳旨東京城裏要個相老兒尋來尋去止尋得一個貧窮老漢擔水營生是個相老兒原來這個相老兒年高八十子息俱無恐怕身沒之時無人燒化錢紙每日食用之外剩得幾文錢盡數兒買了金銀紙馬燒化在井泉傍邊有此一段緣故欽差校尉拿來進見太宗太宗審實了他的情詞賞他銀子他不要銀子賞他金子他不要金子賞他大官他不願做官唐太宗傳旨勅建一座相國寺奉他萬年的香火到今相國寺尚存却說唐王許下了老龍超度果真的要削髮出家前往西天雷音古剎而佛求經百官上表奏道天不可一日無日國不可一日無君既是前言要踐莫若張挂榜文召集天下僧人內中揀選個有德行的代萬歲取經庶爲兩善唐太宗准奏大張皇榜召集天下僧人果真的就有一個僧人俗姓陳金山寺長老拾得的留養成入法名光蕊有德有行竟往長安揭了皇榜面見太宗太宗大喜封爲御弟賜名玄奘帶了三個徒弟第一個是齊天大聖一個是澆來僧一個是朱八戒師徒們前往西天取經當得齊天大聖將我海龍王奏過天庭封爲掌教釋迦牟尼佛故此奉佛牒文撤去軟水借來硬水纔能過去這今早晚兩潮有些硬水間或的過得此水

長老道。我便不用你們撤去軟水。你待何如。龍王道。既是佛爺爺不要我們撤去軟水。越加省力。小神敢不奉承。長老別了龍王金光一聳。早已在寶船上來了。只見天色將明。外面已自是元帥天師都過蓮臺之上來了。國師心裏想道。你們只曉得來看。那曉得我們和龍王磨了這一夜牙來。心裏這等講。口裏一邊叫看茶。三寶老爺道。不消吃茶罷。只求速些過去。就吃水也甜。國師道。不必催儂貧僧。你們只管傳下將令。着大小船隻盡行起錨。以水響爲度。但聽得船下水響。卽忙的扯起篷來。望前逕走。再無阻礙。三位心上也不十分准信。只見將令已出。各船起錨。長老慢慢騰騰的走出船頭上來。三位都跟將出來。長老慢慢的問聲道。各船上起的錨如何。當有欽差校尉回報道。各船上起錨已畢。只是船下水還不會聽見他響。長老道。你們站開來。歇了一會。方纔伸出手來。又歇了一會。方纔溜出個鉢盂來。又歇了一會。方纔口裏噴出二三聲來。噯了這等兩三聲不至緊。天有些雲。海有些霧。長老拿了兩隻脚。駝了一個彈弓。背輕輕的走到船頭下。把個鉢盂搯起。了這等一鉢盂兒水。須臾之間。船下的水。微微的有些響聲。各船上一齊拽起篷來。照前便走。如履平地一般。船上

還有一等不知事的。說道。只說甚麼軟水洋。鵝毛也載不起。似這等重大。的寶船也過了。又有一等略知些事的。說道。這個船行。都是我朱皇帝的洪福齊天。水神擁護。如此這叫做是個耳聞是虛。只是三位老爺眼見的是實。眼見的國師取了一鉢盂兒水。眼見的大小寶船望前而行。眼見的長老把個鉢盂掛在天盤星上。那三位却纔辭了長老而去。長老也不會送他。只是分付欽差校尉仔細照管行船。分付徒弟非幻。徒孫雲谷。同到千葉蓮臺上打坐。却說那三位回船。都有些疑慮。三寶老爺說道。敢是個遮眼法兒。三寶老爺道。便是個法。却不是個遮眼法。天師道。這個法我也猜詳得他的着。不過是個天將天兵。虛空撮過的手段。王尙書道。他那一鉢盂的水。是怎麼。天師道。那是個例子。常言道。十法九例。無例不成法。三寶老爺道。我有个處。即時差下藍旗官。稟過了國師。明日鉢盂裏的水。三位老爺還要來面見發放。長老早知其意。傳言回道。俟發放之日。請同三位老爺當面過來。長老只在蓮臺上運神定炁。聽候寶船過洋。却又這個軟水洋有八百里之遠。急切裏走不過去。只是喜得風恬浪靜。穩載而行。正是

征西諸將坐扁舟 晚照風烟萬里收

一望海天成四塞 雙垂日月浸中流
波翻簫鼓龍知避 水放桃花地共浮
問道軟洋難覓路 也應穩載下西牛

却說碧峯長老坐在千葉蓮臺之上。收神運炁。俟候寶船過洋。且喜得連日風平浪靜。揚帆鼓楫而行。行了幾日。長老心裏知道。軟水將過。分付徒弟孫雲谷。傳命欽差校尉。請過三位來。天師早已知道。將過軟洋。會同兩位元帥。三寶老爺道。國師有請。不知甚麼事。因王尙書道。不過是個發放鉢盂的事。因長老見了三位。便說道。恭喜了。三寶老爺道。國師同喜。長老道。過了這個軟水洋。是我和你下西洋第一個關隘。老爺道。多謝國師佛力。長老道。朝廷的洪福。貧僧何功。道猶未了。只見欽差校尉報道。船頭之下。已是清水泛流。長老聞知。即時起身而出。到於天盤星上。取下了那一鉢盂之水。拿在手裏。口兒又是這等囔了兩三聲。三寶老爺。終是有些風子樣兒。看見長老拿了鉢盂。他快着口。問道。國師。你這個鉢盂裏的水。敢是個例子麼。長老輕輕的說道。阿彌陀佛。元帥在上。不要小覷了這個鉢盂。這八百里軟水。都在我這一個鉢盂之中。這一句話兒。說得不大不小。莫說是兩位元帥吃驚。就是天師也老大的

蕩了些主意。長老輕輕的。又噙了兩聲。把個鉢盂裏的水。放將下去。就是倒瀉天河。穿沙激石。放了半日工夫。纔放得乾淨。二位元帥。見之纔害怕哩。天師却纔是死心倒地。扯着長老。只是磕頭。長老道。天師請尊重。怎麼行這等的大禮。天師道。老師父佛力無邊。伏乞師父指教一番。長老道。三位請坐下。容貧僧從直相稟。三位坐定。長老道。這軟水洋。匹毛枝草。俱是載不起的。是貧僧出乎無奈。夜來撞入龍宮海藏之中。央浼龍王。龍王道。亘古至今。只是唐三藏西天取經。仗着齊天大聖。過了一遭。自從早晚兩潮。有些硬水。却只容得一葉扁舟。這麼過得這等重大的寶船。果然要過去。也須是奉佛牒文。撤去軟水。借來硬水。方纔過得。貧僧討了他這一個口訣兒。纔把鉢兒抬起了軟水。口裏兒念動了真言。借些硬水。以此上纔過得來。天師又打了一個恭。唱了一個喏。王尙書道。國師的鉢盂。掛在天盤星上。這是甚麼佛法。國師道。八百里海水。終不然船上載得起。借着天盤星爲因。其實的掛在天柱上。三寶老爺道。怎麼這等一個鉢盂。就盛得這許大的水。長老道。老元帥。你不記得水滄兜率宮。浪打靈霄殿的日子了。天師道。這就是我學生連燒了四十八道飛符的舊事。大家反取

笑了一場。這會分明取笑得有些意思。猛然間。藍旗官報。道。前哨的戰船險些兒一沈着底。喜得是回舵轉篷。天風反旆。纔方免了這一場沈溺之苦。那個海路本等是險。這一個報事的官。却又凶嚇得三寶老爺。一天憂悶。兩淚雙垂。王尙書道。老元帥何事。這等感傷哩。老爺道。咱原日掛印之時。也只圖得爲朝廷出力。爲中國幹功。倘得寸勞。或者名垂不朽。那曉得一路上有這些風浪。有這些崎嶇。耽這些驚憂。受這些虧苦。終不然咱這一束老筋骨。肯斷送在萬里外障海之中。王尙書道。雖是路途險峻。賴有天師國師。老元帥當自保重。天師道。凡事有國師在前。老元帥不必如此悲切。西來的路程也只是這一個吸鐵嶺。過此俱是坦途。三寶老爺得了這一段的勸解。歇了一會。問道。這便是吸鐵嶺麼。長老道。便是。老爺道。這寶船是鐵釘釘的。大小錨俱是鐵鑄的。刀鎗劍戟。都是鐵打的。却怎麼得過去。長老道。列位請回過嶺。都在貧僧身上。即是。送過了。三位老爺。轉到千葉蓮臺之上。寫下了一道牒文。當天燒下。那道牒文。早有個直符使者。奏事功曹。一直贖上靈霄寶殿。玉帝位下親投。却又有個左金童。胡定教真人。接着問道。這牒文是那裏來的。幹甚麼事的。功曹道。是南贖

部洲朱皇帝駕下金碧峯下西洋過吸鐵嶺。特來懇借天兵。搬運鐵錨等件。胡真人聽知道鐵錨二字。恰好又是個買香囊吊淚觀物傷情。怎麼叫做個觀物傷情。原來這個鐵錨。都是他親手自造。只見胡真人拿了這道牒文。竟自展開奉上玉帝。玉帝看來。

牒曰。於維大明。三光協順。暨我皇上。萬國來王。帝道光華。寶籙啓千年之景運。乾文璀璨。璇臺符萬壽之昌期。不忍國寶。陷彼西洋。爰命雄師。赫然東出。戈戟散飛蛇之電。鼓鼙掀震蟄之雷。鳴劍伊吾。揚帆海濱。胡吸鐵之有嶺。嗟破竹之無門。恭薦特牲。用申短牒。望彤輿而敬止。被玉座以綏安。願假天兵。快茲戎器。庶鯨鯢就戮。見西海之無波。果氛沴頓消。得太陽之普照。無任延結。須牒施行。

玉帝看了牒文。即時准奏。傳下一道玉旨。欽差三十六天罡。統領天兵四隊。往西洋大海吸鐵嶺下。搬運寶船上鐵錨兵器等項。不得有違。玉旨已出。誰不遵依。只見三十六天罡。領了天兵四隊。竟自駕起祥雲。望西洋大海而來。見了古佛。領了佛旨。把些寶船上的鐵錨兵器。無論大小。無

論多寡。一會兒都搬到西洋海子口上去了。各自駕轉雲回。長老心裏又想道。鐵錨兵器。雖是搬運去了。這些大小船隻。却都是鐵釘釘的。我身上的金翅吠琉璃。也要得個好力士。纔用的快捷。好個碧峯長老。念上一聲佛。佛法一時生。轉身寫了一個飛票。差了一個夏得海。竟投西海中。龍宮海藏而去。只見西海龍王敖順。接了佛爺爺這一個飛票。票說道。票仰西海龍王。火速統領犀侯鰲伯。一干水獸。前到寶船。聽候指使。毋違。龍王領了飛票。即時點齊一干水獸。統率前來。見了佛爺爺。稟說道。適承飛票呼召。不知有何指揮。長老道。敬煩列位。替我把這些船隻。抬過吸鐵嶺鐵沙河。逕往西洋海子口上。須在今夜。不得遲誤。雞鳴。龍王道。抬便容易。抬得只是盡在今夜。似覺得限期太速了些。長老道。我還有你一個寶貝在這裏。龍王道。正是。若是佛爺爺拿出那個金翅吠琉璃來。照着前面後面。抬的便輕巧了。這五百里路。不消呼吸之間。長老取出一個寶貝。交付龍王。龍王拿了這個寶貝。親自領頭。後面一干水獸。抬了船隻。一會子就是西洋海子口上。龍王交還了琉璃。說道。佛爺爺這鐵沙河。今日經過了。這個寶貝。却有十年不生鐵。却有十年走得船。長老道。要他千萬年

走船。龍王拜辭，領着水獸而去。長老又坐在千葉蓮臺之上，却說三寶老爺耽驚受怕，爬不得天明來看長老的手。及至天已微明，船上人多嘈嘈雜雜，你也說道不見了。我也說道不見了。有個說道失了的，有個說道走了的，有個說道飛了的。一會兒戰船上軍士起來，又囉囉呢呢，你也說道不見了。鎗我也說道不見了。劍張也說道不見了。戟李也說道不見了。刀一嚷嚷到三寶老爺耳朵裏來。老爺又吃了一驚，說道這些鎗和這些軍器，想都是吸鐵石兒吃吊了。飛星差人報知王爺船上，王爺早已知道了。又飛星差人報知天師，天師早已知道了。又差人報知碧峯長老，只見長老船上的鎗，照舊在船頭上，校尉還不會起來。傳送官回復三寶老爺道：某船如此，某船如此。老爺道：快請王爺同天師來。只見王尚書會了天師，天師也不解其意，一同見了老爺。老爺道：同去問國師，就見明白。長老換了三位老爺，笑了一笑道：列位都爲不見了鐵鎗軍器而來。老爺道：敢是吸鐵石兒吃吊了。長老道：豈有此理。是貧僧受了元帥鈞旨，費了一夜辛勤，我和我的船，已自過了吸鐵嶺。這如今是西洋海子口上了。老爺道：吸鐵嶺有五百里之遙，如何一夜會過得。長老把個牒文飛票

兩項事，細說了一遍。三位老爺心下老大的吃驚，一齊的打恭一齊的作揖。那一位不欽敬老爺，又問道：天兵搬的鐵鎗在那裏。長老道：在這西崖百步之內，便是。老爺傳下將令，責令各船人夫，各船軍士，前往崖上百步之內，抬回鎗來。這些人夫軍士，跑上崖去，百步之內，是有無限的鎗，只是一個也擡不動，却不知這個鎗怎麼樣兒擡不動，又不知往後去，這個鎗怎麼樣兒擡得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宮夜助天燈 張西塘先排陣勢

詩曰 將軍遠發鳳凰城 日月回看帝座明

豈是仙槎窮異域 將因駟牡急王城

陽當九五飛龍出 甲擁三千跨海行

底事嶺呼爲吸鐵 頑貪當爲聖人清

却說各船上人夫，各船上軍士，得了將令，逕投西崖之上，百步內擡鎗。鎗便是有無數的，在那裏，只是一個也擡不起來。即時報與元帥老爺，老爺道：這個鎗擡不起來，也在國師身上。長老道：喜得不是驢鞍兒，叫聲雲谷近前來，分付他取過甲馬一百張，交與擡鎗的，令他一個鎗上貼一張甲馬，擡了這一回，又將這一百張甲馬，貼在那一百個鎗上，擡將回來。周而復始，擡完了交付還我。衆人得了長

老的甲馬。一會兒。盡數擡來。還了甲馬。船上軍人。那一個不念聲。碧峯老爺。佛法無邊。那一個不念聲。碧峯老爺。無量功德。王尙書道。只此一事。莫大之功。即時拽篷開船。長老分付道。目今已是西洋大海。前哨的務要小心。不得模糊誤事。不便。各船傳示已畢。恰好行了這等一二日之間。只見海面寬闊。路徑不明。且又是浮雲蔽天。太陽不見。前面嘹哨的兩眼昏花。也不知何爲天。也不知何爲水。也不知那是東。那是西。也不知那是南。那是北。正是雲暗不知天。早晚眼花難認路高低。前哨的傳與中軍。中軍的稟了元帥。三寶老爺。心上又慌了。王尙書道。老公公不消這等耽煩耽惱。縱有甚麼不豁節處。還有國師擔當。道猶未了。只見烏天黑地。浪滾濤翻。正西上一陣狂風刮地。而到正是

來無蹤跡去無形

不辨渠從那處生

費盡寶船多少力

顛南倒北亂蓬瀛

這一陣風不至緊。把這些前後船隻。打開了不成隊伍。連天師的船也不在幫。連國師的船也不在幫。只是兩隻中軍船。還在一幫。三寶老爺。却就埋怨王尙書。說道。王老先生。你只道是有個國師。今番你去尋個國師來也。尙書道。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怎怕得這許多哩。兩位元帥。雖強在辨論。風却是狂。浪却又大。船却也有些不豁節處。三寶老爺道。怎麼處哩。王尙書道。付之天命而已。老爺道。與其付之天命。不如拜天懇求他一番。尙書道。這也說得有理。二位元帥。即時跪着。稽首頓首說道。信士弟子鄭某王某。恭奉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欽差前往西洋。撫夷取寶。不料海洋之上。風狂浪大。寶船將危。望乞天神俯垂護佑。回朝之日。永奉香燈。禱告已畢。只見半空中。劃喇一聲響。響聲裏吊下一個天神。天神手裏拿着一籠紅燈。明明白白。聽見那個天神喝道。甚麼人作風哩。又喝聲道。甚麼人作浪哩。那天神却就有些妙處。喝聲風。風就不見了。喝聲浪。浪就不見了。一會兒。風平浪靜。大小寶船漸漸的歸幫。二位元帥。又跪着說道。多謝神力扶持。再生之恩。報答不盡。伏望天神。通一個名姓。待弟子等回朝之日。表奏朝廷。勅建祠宇。永受萬年香火。以表弟子等區區之心。只聽得半空中。那位尊神說道。吾神天妃宮主是也。奉玉帝勅旨。永護大明國寶船。汝等日間瞻視太陽所行。夜來觀看紅燈所在。永無疏失。福國庇民。剛道了幾句話。兒却又不見了這個紅燈。須臾之間。太陽朗照。大小寶船

齊來攏幫。天師國師重聚二位元帥。叩頭伸謝而起。這一節可見的朱皇帝萬歲爺是個真命天子。寶船所在百神護呵。正是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瓠稜瑞靄。闔闔臚傳。誕紹洪圖。丕承駿命。

至仁育物。待秋而萬寶來。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

當立綱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周公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却說行了數日。只見藍旗官跪着中軍帳下。稟道。落篷下錨。三寶老爺只說道。又是甚麼蹺蹊險峻。吃了一驚。也就不會答應。當有王公公在傍。問道。甚麼事。落篷下錨。藍旗官道。如今到了一個海口。口上有許多的民船。岸上有一座石塔。塔下有許多的茅檐草舍。想必是個西洋國土了。故此稟過元帥爺。早早的落篷下錨罷。老爺聽知道。到了西洋國土。却纔放心。發放了藍旗官。傳下將令。收船之時。仍舊的前後左右四哨。仍舊的中軍。即時請到王尙書。天師國師。大家商議征遼之策。尙書道。須先差人體訪一番。纔議征進。天師道。老總兵之言有理。老爺道。似此一掌之地。何用體訪他。長老道。貧僧適來問到土民了。此處只

是個海口。叫做哈密西關。往來番船艤船之所。進西南上去。有百里之遙。纔是個大國。怎麼不要人去探訪。老爺道。既是如此。差下五十名夜不收去訪。那五十名夜不收。鑽天踏地。一會兒去。一會兒來。一齊復命。老爺道。這是個甚麼國。夜不收道。這個崖上中間是一條小汊港兒。兩岸上有百十家店房。那店房都是茅草蓋的。檐不過三尺之高。出入的低着頭。鑽出鑽入。路頭上是一個石頭砌的關。關門上寫着哈密西關四個大字。從關門而入。望西南上行去。還有百十餘里路。却纔有個城郭。是小的們走到那個城門之下。只見他疊石爲城。城下開着一個門。城上是個樓城。樓上掛着一面黑葳葳的牌。牌上粉寫金蓮寶象國五個大字。是小的們要進城去。那把門的眼兒。且是溜煞。就認着是遠方來的。盤詰來歷。小的們怕泄漏軍情。取罪不便。故此就跑將回來。老爺道。看起來。這是個金蓮寶象國了。即時傳令諸將兵。分水陸二營。大張旗幟。晝則擂鼓搖旗。夜則高招掛起。朗唱更籌。務在慎密。比在南朝時倍加嚴謹。如違軍令。施行諸將得令。五營大都督移兵上崖。札做一個大營。中軍坐着是兩位元帥。左先鋒另下一營。在左右先鋒另下一營。在右。爲犄角之勢。四哨副都督仍

舊在船上割做一個水寨。分前後左右中軍。坐着是國師天師。却說兩位元帥高陸中軍寶帳。只見

藍對白 黑對紅 鵝黃對魏紫 綠柳對青葱 角

聲悲塞月 旗影捲秋風 寶劍橫天外 飛鎗出海

中 干戈橫碧落 矛盾貴重瞳 弩箭纏星舍 雕

弓失塞鴻 綠巍巍 荷葉擊秋露 紅灼灼 天桃破故

叢 一對對紫袍金帶南山虎 一個個鐵甲銀盔北

海龍 坐纛輝前擺列着七十二層回子手 中軍帳

裏端坐下無天無地一元戎。

三寶老爺傳下將令說道。那一位將官敢統領上國天兵。

先取金蓮寶象國。建立這一陣頭功。道猶未了。帳下閃出

一員大將。身長九尺。膀闊三停。黑面拳髯。虎頭環眼。威風

凜凜。殺氣騰騰。連聲說道。末將不才。願領天兵先取金蓮

寶象國。首報效朝廷。元帥老爺起頭看時。只見是個現任

征西左先鋒掛大將軍之印。姓張名計。別號西塘。定遠人

也。原任南京羽林左衛都指揮。他是個將門之子。世冑之

家。業擅韜鈴。才兼文武。三寶老爺見之。滿心歡喜。說道。兵

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醜夷叵測。黠虜難馴。張

先鋒你此行務在小心。免致疏虞。有傷國體。張計道。元帥

放心。不勞囑咐。三寶老爺遞酒三杯。軍政司點付京軍五

百。只見一聲礮響。擂鼓三通。扯起一面行軍旗號。各哨官

各按各方。各暨各方旗幟。吹動了驚天聲的喇叭。各軍吶

喊三聲。正是鼓角連天。震威風動地來。竟奔金蓮寶象國

哈密西關而進。却早有個巡關的小番。叫做田田。嚇得滾

下關去。報與巡邏番總兵占的里。占的里正坐在牛皮帳

下。調遣小西飛。只見小番連聲報道。禍從天降。災擁地來。

占的里道。怎叫做禍從天降。災湧地來。田田道。小的職掌

巡關。只見沿海一帶。有寶船千號。名將千員。大軍百萬。說

是甚麼南贖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來。甚麼撫夷取

寶。早有一員大將。統領着一彪人馬。殺進關來。逼城而近。

好怕人也。占的里也是個曉得世事的。聞着這一場的凶

報。沉思了半晌。說道。沒有此理。他南朝和我西番隔着一

過軟水洋八百里。又隔着一個吸鐵嶺五百里。饒他插翅

也是難飛。道又未了。只見又有一個細作小番。叫做區連

兒。跪着報道。是小番去打聽來。打聽得南來船上兩個大

元帥。坐着兩號帥字船。就是山麼樣兒長。就有山來樣大。

扯着兩桿帥字旗號。就有數百丈高。就有數百丈闊。一個

不當小可的。一個元帥。叫做甚麼兵部王尙書。原是個職掌兵權。出生入死。又不是個小可的。道猶未了。只見又有一個細作小番。叫做奴文兒。忙忙的跪着報道。是小番又去打聽來。打聽得南來船上。還有一個道士。叫做甚麼引化真人張天師。那天師雖不會看見他的本領。只是寶船頭上。立着兩面大長牌。左邊一面。寫着天下諸神免見。右邊一面。寫着四海龍王免朝。這個還不到緊。中間還有一面沈香木雕的魚尾團牌。牌上寫着一行硃砂大字。說道。值日神將關元帥壇前聽令。道猶未了。又只見一個細作小番。叫做海弟寧兒。忙忙的跑將來。跪着說道。小番也去打聽來。打聽得南來船上。還有一個和尚。那和尚頭上光禿禿。項下毛簇簇。叫做個甚麼金碧峯。比道士還利害幾十分哩。占的里說道。還利害十分。不過是會吃人罷。海弟寧兒說道。說甚麼吃人的話。他有拆天補地之才。他有推山塞海之手。呼風喚雨。役鬼驅神。袖頓乾坤。懷揣日月。他前日出門之時。那南朝朱皇帝親下龍床。拜他八拜。拜爲護國國師。故此他的寶船上。有三面大牌。中間牌上。寫着國師行臺。左邊牌上。寫着南無阿彌陀佛。右邊牌上。寫着九天應元天尊。這四遞飛報。把個番總兵。唬得魂離殼

外。膽失胎中。說道。無事不敢妄奏。有事不得不傳。連忙的帶了菱葉冠。披上竺花布。竟去面奏番王。只見番王聽知外面總兵官奏事。卽忙戴上三山金花玲瓏冠。披上潔白銀花手巾布。穿上玳瑁朝履。束上八寶方帶。兩旁列了美女三四十人。竟坐朝堂之上。宣進總兵官來。番王道。奏事的是誰。總兵官道。小臣是巡邏番總兵占的里。便是。番王道。有甚麼軍情。占的里道。小臣欽差巡邏哈密西關。只見沿海一帶。平白地到了戰船幾千號。名將幾千員。雄兵數百萬。說道。是南膽部洲朱皇帝駕下。欽差兩位大元帥。撫夷取寶。現有一員大將。領兵一枝。播破了花腔戰鼓。斜拽了錦繡狼旗。聲聲討戰。喊殺連天。故此啓奏。駕前伏乞大王定奪。番王聽奏。想了一會。說道。總兵官差矣。若是南膽部洲。他和我西番。相隔了八百里軟水洋。五百里吸鐵嶺。他怎麼得這些船隻軍馬過來。占的里奏道。所有我國巡哨的小番。三回四轉。報說道。南朝船上兩個元帥。本領高強。十分利害。番王道。是個甚麼元帥。占的里奏道。一個叫做甚麼三寶老爺。他原是個出入禁闈近侍君王的。不當小可。一個叫做甚麼兵部王尙書。他原是個職掌兵權。出生入死。又不是個小可的。番王道。這也不爲甚麼高強。不

爲甚麼利害。占的里道。還有兩個人。本領越高。高強。利害越加十倍。番王道是兩個甚麼人。占的里道。一個是道士。一個和尚。番王聞知。大笑了一聲。說道。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他既是個出家人。已超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有個甚麼本領高強。他有個甚麼十分利害。占的里道。那個道士不是個等閒的。道士號爲天師。世上只有天大。他還是天的師父。却大也不大。他寶船上有三面大長牌。左邊一面。寫着天下諸神免見。右邊一面。寫着四海龍王免朝。中間一面。寫着值日神將關元帥壇前聽令。那個和尚。也不是個等閒和尚。發行之時。南朝天可汗親下龍床。拜他八拜。拜爲護國國師。這個國師。有拆天補地之才。有推山塞海之手。呼風喚雨。駕霧騰雲。袖頓乾坤。懷揣日月。這一席話兒。不至緊。把個番王唬得高山失脚。大海崩洲。高山失脚。非爲險。大海崩洲。好一驚。番王未及答應。只見守城的番官。又來報道。南朝將官。分付手下軍士。架起一個甚麼。湖陽大礮。準備打破城牆也。番王愈加驚懼。計無所出。當有左丞相李鎮龍。說道。寫封降表。投降便罷。右丞相田補龍也說道。寫封降表。投降便罷。只有三太子補的力。站在龍床之下。說道。俺國是一十八國的班頭。

西方國王的領袖。終不然是這等袖手而降。就是國中百姓。也不好看見哩。番王道。若不投降。那裏有南朝的雄兵。那裏有南朝的大將。三太子道。俺國的軍馬。也不是單弱的。俺國的刺儀王父子兵。也不是容易的。番王道。爭奈刺儀王父子。又在崑崙山去了。三太子道。俺國數不合休。刺儀王父子早晚就回也。道猶未了。只見傳事的小番報道。今有刺儀王姜老星忽喇。領了姜儘牙姜代牙父子們。自崑崙山回還。特來見駕。這一個歸來見駕。不至緊。有分教。晴空轟霹靂。聚幾羣猛虎豺狼。平地滾風波。起無數毒龍蛇。番王聽知道刺儀王父子見駕。喜不自勝。即時宣進朝來。三太子道。俺國還是合該興也。番王道。今有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兩個元帥。統領戰船千號。名將千員。雄兵百萬。侵俺社稷。俺欲待寫了降表。投降與他。却辱滅了國體。俺欲待擂鼓揚旗。與他爭鬪。爭奈兵微將寡。卿意下何如。三太子高聲說道。父王差矣。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君命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俺這裏堂堂大國。豈可輕易自損威風。刺儀王道。托大王的洪福。憑小臣的本事。只要大王與臣一枝人馬。前往哈密西關。與他對陣。管教是鞭敲金鑼。

響人唱凱歌旋。番王道。內中有一個道士。一個和尚。本領高強。十分利害。三太子道。父王好差。單只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刺儀王道。憑着小臣這一枝畫桿。方天戟。若不生擒了和尚。活捉了道士。若不攻上寶船。掃蕩元帥。俺誓不回朝。番王大喜。即時焚香祭天地。殺牛祭戰鬼。點了番兵五千。付與刺儀王。臨行時。遞了三個裹簾葉的檳榔。賜了三杯咂甕的佳釀。自送朝門之外。好個刺儀王。領了五千番兵。一聲牛角別力響。竟奔哈密西關而來。只見南朝軍馬。早已札成一個陣勢。在那裏。南軍看見番兵蜂湧而來。早有左哨千戶黃金彥。到於中軍請令。說道。番兵行列不齊。行走錯亂。道路擠塞。言語喧嘩。乘其未定。而擊之。此以逸待勞之計也。張先鋒說道。不可。夷人狡詐。信義不明。中國堂堂。恃有此信義二字。若復欺其不見。而取之。何以使南人不復反也。道猶未了。番兵直逼陣前。高聲搦戰。先鋒傳令回復道。今日天晚。各自安營。明早整兵來戰。到於明早。先下戰書。兩軍對列於曠野之中。各成陣勢。南軍陣上。旌旗擺列。隊伍森嚴。三通鼓罷。張先鋒乘馬而出。只見

鳳翅盔纓一撇 魚鱗甲鎖連環 鑲金筓玉帶獅蠻

獸面吞頭雙結 大桿鋼刀搖拽 龍駒戰馬往還
將來頭骨任飢餐 一點寒心似鐵

張先鋒在中。上手是左哨千戶黃金彥。下手是右哨千戶許以誠。兩個千戶。押住陣脚。探子馬跑出軍前。請對陣主將打話。只見番陣上門旗開處。兩員番將。分左右而出。各持兵器。立於兩傍。次後將一對對分列在門旗影裏。中央擁出一員主將。只見

胡帽連簷帶日看 札袖貂裘攔雪寒 畫桿方天戟

詐輸人不識 金龍九口刀 慢說小兒曹 頭大

渾如斗 逢人開大口

却說番將擁出中央。對南陣問道。來將何人。張先鋒勒馬近前。應聲道。吾乃南贛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撫夷取寶征西大將軍左先鋒西塘張計的便是。你是何人。番將道。俺是西牛賀洲金蓮寶象國占巴的賴御前官封刺儀王姜老星忽刺的便是。張先鋒道。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迅掃胡元。定鼎金陵。華夏一統。所有元順帝白象駝。入於西番。我們奉今萬歲爺欽旨。寶船千號。名將千員。雄兵百萬。二位元帥。一切天師國師。遠下西洋。一則安撫夷邦。二則探問玉璽。你倘奉上通關牒文。獻上玉璽。萬

事皆休。何故興師動衆。敢阻我們去路麼。老星忽刺道。俺和你地分夷夏。天各一方。兩不相干。焉得領兵犯我境界。你這都是生事四夷。非帝王遠馭之術。豈不聞漢光武閉關謝西域乎。張西塘道。談甚麼。今博甚麼。古奉上通關牒文。獻上玉璽。萬事皆休。若是半聲不肯。却教你受我的大桿雁翎刀一場虧苦也。姜老星道。你休開這大口。說這大話。只說是偶然間從此經過。借幾擔糧食。求幾擔柴草。我這裏便把三五擔來賞你。若說甚麼通關牒文。便要俺主御名簽押。便是俺主降書降表一般。俺這國是西洋第一

國。豈可無故投降於人。你說你的大桿雁翎刀。你還不認得俺的畫桿方天戟。張西塘道。你有畫桿方天戟。你敢來和我比個手麼。姜老星道。呆者不來。來者不呆。豈怕個比手二字。好番將即時挺起畫戟。直撞而來。張西塘舉起雁翎刀。直奔而去。兩馬相交。兩戟並舉。戟來刀去。刀往戟還。一上手就是五六十回。不分勝負。只見南陣上鼓響三通。東南角上跑出一員大將來。全裝攬甲。勒馬相迎。高聲叫道。番狗竟敢如此無禮。麼。輪起一張宣化銅斧。直取番將的六陽狗頭。只見番陣上也跑出一個番將來。青年大膽。手舞雙刀。叫聲道。搶陣者何人。你豈不認得我姜二公子

在這裏麼。南將道。我黃金彥的眼睛大些。那認得你甚麼。姜二公子。兩個人兩騎馬。兩般武藝。抵手相交。只見南陣上又是鼓響三通。西南角上又跑出一員大將來。全裝攬甲。勒馬相迎。高聲叫道。番奴敢無禮。掣出一條丈八神鎗。直取番官首級。只見番陣上又跑出一個番將來。人強馬壯。手架鐵鞭。叫聲道。何人敢來搶陣。敢搶我姜三公子麼。南將道。你是甚麼姜三公子。你且來認一認我許以誠來。兩個人兩騎馬。兩般武藝。抵手相交。這一陣三員南將。三個番將。混殺一場。果是一場好殺也。只見

人人兇暴。個個粗頑。兇暴的是九里山橫死強徒。粗頑的是三天門遭刑惡黨。鎗如急雨。刀似秋霜。刀林林裏。猛然間風生虎嘯。戟斷殘虹。戈橫落日。戈戟叢中。忽聽得霧湧龍行。斜刺的不離喉管。豎砍的長依頸項。一衝一撞。渾如四鬼爭環。這壁廂怒冲斗牛。那壁廂氣滿胸膛。一架一迎。儼似雙龍戲寶。南陣上耀武揚威。依行逐隊。單的對的。居然孫子兵機。番夥裏張牙弄爪。縮頸伸頭。後的後。前的前。管甚麼穰租紀律。鼓聲震地。礮響連天。陰陰沈沈。枉教他天空絕寨。聞邊雁。白日昏霾。黃雲慘淡。鬧鬧嚷嚷。直殺

得水盡孤村見夜燈。一任的亂軍中。沒頭神催命鬼。提刀仗劍。殺人放火。江豚吹浪夜還風。兩家的門旗下。斜地煞。直天罡。關星步斗。吸霧吞雲。石燕拂衣晴欲雨。正是城邊人倚夕陽樓。城上雲凝萬古愁。山色不知秦苑廢。水聲空傍漢宮流。

却說南陣上三員南將。番陣上三個番將。混殺了幾百合。不分勝負。斜日漸西。兩家子各自鳴金收陣。張先鋒道。莫說此人全沒用。也有三分鬼畫符。明日須則設個計策兒。去拿他。只見明日之間。兩軍對陣。姜老星出馬。張西塘道。爲將之道。智力二字。有智鬪智。有力鬪力。昨日連戰百十餘回。量汝之力。不足爲也。汝既無力可施。必定有智足恃。我佈下一個陣勢。你可識得麼。却不知張西塘布下的是個甚麼陣勢。又不知姜老星看見這個陣。還認得是個甚麼來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小王良單戰番將 姜老星九口飛刀

詩曰 大將原從將種生

英雄勇略鎮邊城

陣師頗牧機尤密

法授孫吳智更精

色動風雲驅虎旅

聲先雷電擁天兵

西洋一掃天山定

百馬軍中顯姓名

却說張西塘擂鼓搖旗。布成陣勢。問聲番將道。你可認得我的陣麼。姜老星道。俺夷人不認得甚麼陣。全憑着畫桿方天戟。殺得你血湧藍關馬不前。張先鋒道。既是如此。你敢殺進來麼。姜老星掣過方天戟。一直殺過陣來。三公子姜儘牙說道。殺過陣去。可曾預備着寶貝兒麼。姜老星一邊的廝殺。一邊的答應道。齊整齊整。須臾之間。南陣上皂旗一展。單擺開兩聲。只見黑霧障天。狂風大作。對面不見人。伸手不見掌。張先鋒傳下將令。活捉姜老星。姜老星左衝右突。不得脫身。却被南兵活活的捉將來了。捉了姜老星。天氣清明。姜老星把個斗大的頭來。搖了兩搖。只見肩膀子上。上鞞鞞一聲響。響裏吊出九口飛刀。一齊奔着南軍的身上。這些南軍看見個事勢不諧。各人奔命。各自逃生。那裏又管個甚麼老星。忽刺。恰好的貓兒踏破油瓶蓋。一場快活一場空。張先鋒聽知道走了番將。恨了幾聲。問衆軍道。他的飛刀從何而來。衆軍道。只見他斗大的頭。擺了兩擺。却就肩膀子上。上鞞鞞一聲響。響裏吊下這九口飛刀來。竟奔到小的們身上。先鋒道。甚麼還不會傷人。衆軍人道。是小的們捨命而跑。跑的快些。故此不會受他的虧。苦。張先鋒道。怪的臨陣之時。他兒子說道。預備寶貝。原來

就是九口飛刀的寶貝。自今以後。我與他交戰。只看見他頭搖脖子動。許烏銃手。火箭手。一齊奔他。他說道。是個寶貝。我們偏要壞他的寶貝。道猶未了。只見姜老星又來討戰。張先鋒勒馬相迎。兩軍對陣。射住陣脚。張先鋒道。爲人在世上。既叫做個總兵官。怎麼又抱頭鼠竄而走。姜老星道。今後只是將對將。兵對兵。鎗對鎗。劍對劍。再不和你打。甚麼陣勢。你看我再走也不走。張先鋒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說得個番將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一條畫桿方天戟。殺將過來。張先鋒一把大桿雁翎刀。殺將過去。戰到四十餘合。不分勝敗。姜老星心生一計。撥轉馬頭。落坡而走。口裏說道。張先鋒我且讓你這一陣罷。放開馬逕跑。張先鋒心裏想道。要追將下去。怕他九口飛刀。若不追將下去。又不得成功。爲人都是貪名逐利的心。勝顧不得甚麼。刀竟自追將下去。這一追好似三星月下追韓信。九里山前捉霸王。那番將聽得後面馬鈴兒漸漸的響。料是追我者近也。把個頭兒搖了一搖。喜得張先鋒眼兒溜煞。看見他的頭搖。撥轉馬頭便走。及至九口飛刀迸將出來。張先鋒連人帶馬。不知走到了那裏。那裏却是烏銃火箭。一齊而發。番官歎上一口氣。叫一聲天。竟自回去。幾番討戰。

幾番詐敗。幾番飛刀。只是不奈張先鋒何。却是張先鋒也。不及奈何得他哩。一連數日。迄無成功。張先鋒道。似此難贏。怎麼下得番。取得寶。不免去見元帥。別選良將。別出奇兵。纔是個道理。張先鋒回船。一面留下將令。不許諸將擅自離營。廝殺。如違軍令。施行。先鋒纔去。番將就來討戰。營裏虛張旗鼓。並沒有個將官出來。姜老星說道。你們怕的廝殺。不如安穩在南朝罷。却又到俺西番來。尋個甚麼死哩。他就來來往往。絮絮叨叨。營裏却有一班招募的子弟。兵。人人雄壯。個個英明。聽不過他的瑣碎。大家說道。似此番狗奴。敢說這等大話。自古道。三拳不及四手。四手不及人多。我和你拚命殺他一場。說起一個殺字兒來。正叫做是出兵不由將。一湧而出。人多馬衆。將勇兵強。黃草坡前。搖旗吶喊。把那老星忽刺一裏。裹在垓心裏面。就是衆虎攢羊。那消個張牙露爪。飛蟲觸火。不過是損滅其身。倒是虧了這個姜老星。困在垓心裏面。一疋馬橫衝四下一桿戟。混戰八方。正在危急之時。只聽得西南角上一彪人馬。殺將進來。當先一員番將。口裏說道。休得傷俺父親。還有俺姜儘牙在這裏。道猶未了。東南角上一彪人馬。殺將進來。當先一員番將。口裏說道。休得傷俺父親。還有俺姜代

牙在這裏。三員的番將。內外夾攻。方纔救得個姜老星。出去。姜老星得了命。出了重圍。放開馬。望坡下只是一個跑。這些子弟兵。却又不肯放他。你也指望拿了姜老星。你是頭功。我也指望拿了姜老星。我是頭功。那曉得姜老星是個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他算計着這些追俺的將次近身。就口裏念動真言。宣動密咒。把個頭兒略節的搖了一下。只見明晃晃九口飛刀。望空而起。這些子弟兵。看見九口飛刀。望空而起。唬得心旌搖拽。意樹昏迷。心旌搖拽。隨風蕩。意樹昏迷。帶雨沈。撥回馬便走。一時間那裏走得這許多。及到了本營。原是十六個子弟兵。趕將去。就只有七個子弟兵。沒傷。這九個也有砍了盔的。也有砍了甲的。也有傷了指頭的。也有傷了膀子的。也有傷了耳朵的。也有傷了鼻子的。也有傷了鎗桿的。也有傷了刀鞘的。這叫做是個有興而去。沒興而回。坐猶未定。只見姜老星又在陣前討戰。口裏不乾不淨。說短道長。這十六個子弟兵。你也說道去。我也說道去。身子兒却是你也爛絲絲。我也爛絲絲。早已激發了一個金吾前衛指揮王明。他聽不過姜老星的閑言碎語。激得他就爆跳如雷。他一條鎗。一疋馬。竟奔陣外殺去。那姜老星。颼地來迎。兩個人不

通名姓。不叙閒話。只是廝殺。殺到五十合。姜老星力氣不加。畫戟亂戳。王明越加精神。越加細密。那一條鎗。相將是個銀龍護體。玉蟒遮身。實指望一鎗戳透了番奴的脅。那曉得姜老星不是個對頭。撥馬便走。王明促馬相追。走的走得緊。追的追得緊。走的走得忙。追的追得忙。姜老星却又弄了一個術法。只見九口飛刀。望空而起。王明不曾預備得。看見九口飛刀。一齊奔他。他便勒住了馬不走。只憑着這一桿鎗。團團轉轉。就像一面懸牌。那九口飛刀。他就架一個七打八。只有末後一口刀。獨下得遲。他只說是飛刀盡了。不曾支持。却就吃了這一苦。把隻左手傷了一下。雖不爲害。終是護疼。舉止不便。却說姜老星看見王明一桿鎗。架住了九口飛刀。嚇得他魂飄天外。魄散九霄。聲聲說道。南朝好將官。也饒我們通神會法。也沒奈何。收了九口飛刀。回陣而去。這兩場廝殺。不至緊。早有藍旗官報上寶船上來。元帥說道。故違軍令。王法無私。一時間。拿到了一班子弟兵。并王明等。限即時梟首示衆。刀尚未開。早已帳下閃出一個年小的將。跑將過來。未曾跪下。先自兩眼淚拋。鶴唳猿啼。號天大哭。高叫道。元帥老爺。刀下留人。屈情上訴。元帥道。你是甚麼人。敢在這裏號咷大哭。小將

道。小的是南京金吾前衛指揮王明之子王良。今有殺父之冤。不得不訴。元帥道。你父親故違軍令。理令梟首示衆。何得爲冤。王良道。將以當先爲勇。軍以克敵爲功。方今元帥老爺與兵海外。不憚勤勞。却實指望萬里封侯。立功異域。這金蓮寶象國。不過是一個番國。這姜老星忽刺。不過是一個番將。這九口飛刀。不過是一個妖術。他敢於如此。偏強阻我去路。老元帥爲九重之股肱。三軍之司命。獨不思懸重賞。募異材。破拘攣。殄茲凶頑。用彰天伐。而反執小令。守小信。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況且今日之功甚大。敗之易。成之難。天之生材有數。殺之易。得之難。伏乞元帥天恩。赦宥諸臣死罪。容其立功異日。自贖前愆。小的不勝戰慄待命之至。三寶老爺道。賞罰是公事。救父是私情。你話兒雖說得好。也難道以私害公。王良道。緹縈一女子。且能上書。沒身救父。况兼小的是個男兒。略通武藝。豈可坐視父兄之死而不救乎。小的情願單鎗出馬。生擒番將。報父之仇。贖父之罪。伏乞元帥天恩。三寶老爺道。將功贖罪的話兒。還說得通。即時傳下將令。違令將官免死。蔭襲王良。出馬立功。王良即時披掛綽鎗上馬。你看他

生長將門有種 孫吳妙算胸藏 青年武藝實高強

寇賊聞風膽喪 上陣能騎劣馬 衝鋒慣用長鎗
千軍萬馬怎攔當 梓潼帝君模樣
好個王良。渾身披掛。綽鎗上馬。竟奔前來。怒目圓睜。咬牙切齒。大喝一聲。番將何在。姜老星早已畫戟相迎。說道。小將軍是那裏來的。願通姓名。王良喝一聲道。哇。番狗奴。你豈不認得我是南朝總兵官大元帥麾下都指揮王明長公子蔭襲王良。姜老星道。就說是王良便能。說了這許多根脚怎的。王良罵道。我和你南山之竹。節節是仇。東海之濤。聲聲是恨。爲你這個番狗奴。險些兒喪了我父親一命。道猶未了。掣出那一桿嵌銀鎗。直取姜老星首級。好個姜老星。看見他的鎗來。即時舉起那桿方天戟。架住了他的。王良道。番狗奴。這一鎗是你輸了。番官道。未曾舉手交鋒。怎見得是俺輸。王良道。你既不輸。爲何雙手架住。姜老星道。不是俺雙手架住。適來看見你年方一十四五歲。口上乳腥尚臭。頂上胎髮猶存。我欲待殺了你。這個小畜生。肉不中吃。血不中飲。昨日汝父尙然受我一虧。量汝何足道哉。饒汝性命回去。報與總兵官知道。叫他早早退下寶船。招回人馬。萬事皆休。若就半個不字。俺即時攻上船來。把你這些大小官軍。俱爲刀下之鬼。王蔭襲大怒。喝聽道。哇

你這番狗奴。焉敢小覷於我。掣過嵌銀鎗來。照着番官便戳。番官說道。俺本待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俺道昨日既傷其父。不可今日又傷其子。誰想你這個小冤家。反要來討死。連忙的舉起畫戟。劈面相迎。兩軍搖旗擂鼓。吶喊連天。真好一場大殺也。你看他

響瑟瑟陳皮鼓打 血淋淋旗磨碌砂 檳榔馬上要

活拿 就把人參半夏 暗裏防風鬼箭 烏頭桔梗

飛抓 直殺得他父子染黃沙 只要地黃天子駕

姜老星看見王良年紀雖小。鎗法甚精。心裏想道。除非是舊對子。纔得這個小冤家下場。即時撥轉馬順。詐敗下陣而去。王良早已知其情。大喝一聲道。哇。番狗奴。你今日却

輸陣與我了。番官道。權且讓你這一個頭功。番官一邊走馬。一邊轉頭。實指望王良趕他下去。中他九口飛刀。王良只是一個不趕。那怕他飛刀飛不到他身上來。明日又戰。番官又詐敗。王良又是不趕。如此者一連兩三日。王良心裏想道。這番狗奴。只是會飛刀。我若不賣一獬與他看着。他不曉得我的本領高強。明日兩軍對敵。番官又詐敗而走。王良高聲叫道。番狗奴。你這個誘敵之法。瞞不過我了。我那怕你甚麼飛刀。你且站着飛來我看。番官即時勒轉

馬來。說道。你既是不怕飛刀。怎麼不敢趕俺。王良道。趕你便中你之計。覺的我愚。不怕飛刀。是我的本領。見得我好。番官道。我飛來與你看着。王良道。你且飛來。番官口裏念動真言。官動密咒。把個斗大的頭。搖了兩搖。只見九口飛刀望空而起。第四口竟奔到王良身上來。好王良那放個飛刀在心上。本是他的眼睛兒快。本領兒高。照着那口刀一鎗撇去。一撇撇在二十五里之外。復手來一鎗。就在番官身上。番官慌忙的收了刀。用畫戟相迎。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兩個人正在酣戰。不分勝負。只聽得東南角上。鼓聲震地。喊殺連天。番官起頭一望。早已是南朝一員大將來也。

自小精通武略 從來慣習兵書 狀元御筆我先除

赫赫名傳紫署 丈八長鎗誰抵 穿楊箭發無虛

降龍伏虎有神圖 海外立功報主

姜老星看見南朝添了一員大將。他情知是個好漢。不敵兩手。丟下了王良。撥轉馬便走。來將高聲叫道。好番將你這一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番將聽知是個說書的。心上略安穩些。勒住馬回頭一看。只見門旗影裏。軍仗森嚴。四蓋八塵。雙旌坐纛。中間有一面牙旗。牙旗上

寫着一行大字。說道征西後營大都督武狀元唐英。番官心裏想道。既是個武狀元。此人必定文武兼資。超羣出衆的豪傑。今番不可輕敵也。再又勒住馬看上一回。只見旌旗閃閃。中央坐着個武狀元。

戴一頂三叉四縫五瓣六楞。護胸遮頭。攔鎗抵箭。水磨鳳翅爛銀盔。披一領老君爐燒煉成的。欺寒冰餐瑞雪。九吞頭十八紮。柳葉砌成金鎖甲。襯一件巧女妝。繡女描前後。獬豸銷金補子。左鸞右鳳。雙朝日月。剪絨碎錦紫欄袍。繫一件茜珠英攢八寶嵌珍珠拖瑪瑙。鈕口鈕門倒搭銀鈎。玲瓏剔透噴花帶。懸兩面照耀乾坤。光輝日月。走妖魔。親鳳侶。左吞頭。右吞口。掩心前後鏡青銅。圍一條滿天紅雙摺擺。左走獸。右飛禽。霜敲玉兔。電閃蟾蜍。兩幅戰裙雙鳳舞。左手下帶一張。稍不長靶不短。控金鈎填玉腕。上陣長推九個滿通梢。挺直寶雕弓。插幾枝剜人心。摘人膽。捻一捻。轉千轉。射去長行一里半水。銀灌桿攢竹箭。右手下帶一根。逢人傷。逢虎傷。老傷亡。少傷亡。水磨竹節嵌銅鞭。跨一口嵌七星沙魚鞘。砍殺龍。砍殺虎。吹毛利刃喪門劍。正叫做十年前是一書生。仗鉞登壇領重兵。惹

嶺射鵬雙磧暗。交河牧馬陣雲明。羽書火速連邊塞。露布星馳入漢城。掛印封侯今日事。十年前是一書生。

番官見之。已自有了三分懼怕。高聲叫道。來將何人。願留名姓。來將道。吾乃南贛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撫夷取寶。征西後營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姜老星忽刺心裏想道。此人面如傅粉。唇似抹朱。清清秀秀的人品。却又打着武官的旗號。又說着武官的出身。莫非是個說客。待俺探他一探。看是怎麼。思想已定。却纔開口問道。你既是個武狀元。來此有何話說。唐狀元道。你是何人。番官道。俺是西牛賀洲金蓮寶象國占巴的賴御前官封刺儀王。姜老星忽刺的便是。唐狀元道。你既是個刺儀王。是個天王之稱。位居極品。豈不知機。姜老星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俺豈不知機。唐狀元道。我天兵西下。經過你這小邦。我又不是占你的城池。我又不是滅你的社稷。不過是要你一張通關牒文。問你可有傳國玉璽。如有玉璽。獻將出來。如無玉璽。你便寫下一張降表。親到寶船。見我元帥。我兵再往他國。別作道理。你焉敢執拗抗違。賣弄小術。連日統領兵卒。糜爛小民。你既知機。豈不知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畏天者保其國。我這寶船上謀臣如雨。猛將似雲。殲你這國小將。如折柳穿魚。滅你這個小國。如泰山壓卵。只是你他日噬臍悔之晚矣。你與我作速的退兵進城。送上通關牒文來。還不失知機之智。姜老星聽知這一席的話兒。心裏想道。此人果是個說客。雖是一篇誇誕之詞。其實的却有幾分道理。但有一件事在中間不當穩便。當原日俺在國王面前。誇口說道。要生擒和尚。活捉道士。今日豈可遇着這等一個說客。却自輕易回兵。莫若還與他交戰一場。再作區處。思想已定。喝聲道。你既是個狀元。怎麼把這個虛詞來慌我。我不知機。只曉得廝殺。道猶未了一枝畫桿。方天戟。早已刺到唐狀元跟前。唐狀元舉鎗架住。罵道。你這番狗官。我說你是個知彼知己的。原來是一個草木匹夫。我唐狀元豈是個怕你的。若不生擒這賊。誓不回兵。好一個唐狀元。掣過那一條帶血滾銀鎗。

左五右六六。上三下四相遮。揚前抵後沒分差。

雪片梨花雨打。武藝九邊首選。文章四海名誇。
孫吳伊呂屬吾家。鎗法豈在人下。

姜老星看見唐狀元這一桿鎗。就是泰山一般相似。心裏想道。此人鎗法甚精。只在俺上不在俺下。果是南朝一員

名將也。不敢怠慢。把個畫桿方天戟。越加用心。一來一往。一架一攔。大戰百十餘回。不分勝負。唐狀元心裏想道。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這番狗奴。也有三分鬼畫符。不用個奇計勝他。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正在大戰之時。把根滾銀鎗。虛晃了一晃。放開馬。下陣而跑。番官看見唐狀元敗陣下去。心裏想道。此人詐敗而去。我若是趕他。不免中他詭計。我若是不趕他。我便怯陣。不見得我的本領高強。還有一件。饒他詭計。不過是個回馬鎗。回馬箭。在意提防他。便是。好番官放心大膽。趕下陣來。唐狀元看見番官趕下陣來。心中暗喜。撇下了帶血滾銀鎗。取過那一張通梢。挺直寶雕弓。搭上那一枝水銀灌桿攢竹箭。正是弓如滿。月箭似流星。鞞鞞一聲響。早已射中了番將的心窩兒裏。面好番將賣弄他的手段。把馬望左夾一夾。左手就綽住了這一枝箭。唐狀元的箭。是個百發百中的。他曾在金錢眼裏番筋斗。也曾把半風道士穿胸走。也曾把百步垂楊開大口。也曾把紅心隊裏陰陽剖。何愁有個不中的。纔方取馬過來。欲待梟了番官的首級。只見番官那把一枝箭。捻着在手裏看哩。唐英大驚失色。心裏想道。豈有我的箭。綽在他手裏之理。連忙的取下第二枝箭。只聽着聲響。早

已射將過來。番官把個馬往右夾一夾。右手又綽住了這一枝箭。唐狀元大怒。說道：好番奴敢兩手綽住了我兩枝箭。喝一聲看箭。早已鎖喉一箭飛來。原來這個番官又巧。顯他一個手段。賣弄他一個聰明。也不用左手。也不用右手。儘着那個斗大的頭。張開那個獅子口。一口就綽住了那一枝箭。這一枝箭射成一個麋鹿啣花的故事。把個唐狀元見之。又惱又好笑。却說那個番官。綽了三枝箭。拿在手裏。輕輕的拗做六枝。唐英見之。越加大怒。罵說道：番賤奴敢折我寶貝。不斬此賊。誓不回船。捻過鎗來。直取番官首級。番官挺戟相迎。兩家又戰了三四十合。不分勝負。番官卻又來費手。把個戟虛晃了一晃。竟敗陣而走。唐狀元心裏想道：這番奴詐敗假輸。奉我九口飛刀的術法。這呂太后的筵席好狠哩。只一件來。我不趕他下去。我反不如他了。好個唐狀元。放開馬。趕他下去。姜老星看見唐狀元趕下來。心中暗喜。連忙的口裏念動真言。諷動密語。把個頭兒搖了一搖。那九口飛刀望空而起。唐狀元正然追下陣來。只聽得半空中呼呼的響。料應是九口飛刀下來。即時取弓在手。搭箭當弦。却好的就是第一口刀。他照着那口刀。噹的一響。射落在地。番官看見唐狀元射落了

他的飛刀。心裏想道：我這飛刀。自祖宗以來。傳流了七八十代。並沒有個脫白的。今番却不濟事了。連日之間。不會傷得南朝一個將官。昨日被那小將軍打了一鎗。今日又被這狀元射了一箭。你這飛刀雖有若無了。正是夷狄之有刀。不如諸夏之無也。眉頭一蹙。恨上心來。正待把戟分開。那曉得唐狀元猛空一箭。好番官急忙裏閃個空。高聲叫道：似此暗箭傷人。不爲高手。唐狀元道：就憑你說個高。手來。番官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這纔是個高手。唐狀元道：悉憑你說來。就是番官道：若依俺說來。兩家對面相迎。約去百步之遠。勒住馬。拽滿弓。一遞三箭。唐狀元道：就是對面相迎。就是百步之遠。就勒住馬。就拽滿弓。你就射我三箭起。番官道：還不是這等射。唐英道：你還要怎麼射哩。番官道：一不許鎗撥。二不許刀攔。三不許劍遮。四不許弓打。正是生鐵補鍋。看各人的手段。唐狀元道：你若是輸了之時。却不要反悔。番官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豈有反悔之理。唐狀元道：我做個靶子。你射來。番官道：就俺做個靶子。你射來。這一番對面比射。却不知誰先誰後。又不知誰勝誰輸。且聽下面分解。

第二十四回 唐狀元射殺老星 姜金定圍淹四將

詩曰 君子雍容揖遜行 射將觀德便多爭

一枝貫蝨諸人羨 百步穿楊衆口稱

后羿仰天烏殞落 薛仁交陣馬飛騰

邊城今見胡塵靜 多感將軍手段精

却說一個唐狀元。一個姜老星。兩家對陣。取弓在手。搭箭當弦。唐英道。我做個靶子。你射來。番將道。俺做個靶子。你射來。唐狀元道。恭敬不如從命。怒攞了取弓搭箭。對着番官。一箭過去。番官把個左眼瞪了一瞪。那枝箭望左邊地下去了。唐英道。好蹺蹺。我的箭焉得偏左。急忙的射過第二箭去。那番官把個右眼眨了一眨。那枝箭望右邊地下去了。唐狀元道。好古怪。怎麼我的箭會偏右。第三箭看得清。去得輕。多管是結果了番官也。那曉得番官把兩隻眼齊瞪了一瞪。那枝箭兒。竟望馬前地下去了。唐英心裏想道。這冤家不是頭了。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見那番官道。今番該俺射你了。唐英道。且慢。番官道。你射了俺三箭。應該俺射你三箭。怎麼說道且慢。唐英道。我南朝人不進軍門便罷。進了軍門。從三歲五歲就學個射法。起。番官道。怎麼叫做個射法。唐英道。是你方纔眼瞪左箭落。左眼瞪右箭落。右眼雙瞪箭落馬前。這却不是個射法。

法。番官道。原來你也曉得些。唐英道。此等何足爲奇。番官道。還有什麼奇的。唐英道。我南朝還有三枝箭。莫說是你眼不會見。就是你耳也不會聞。番官道。好胡謔哩。有個甚麼三枝箭。眼不會見。耳不會聞。唐英道。我南朝這三箭。非是我誇口所說。頭一箭。射天就射得天叫。第二箭。射山就射得山崩。第三箭。射石頭就射得石頭粉爛。番官聽知大笑了一聲。說道。好胡謔。自古到今。那裏有個天會射得叫哩。唐英道。口說無憑。做出來。便見。番官道。既是做出來。便見。俺也不要你射山。俺也不要你射石頭。你只把個天射得叫來。與俺聽着。若是射得天叫。俺即時下馬投降。舉國降書降表。送上寶船。不費你絲毫之力。若是射不得天叫。你却下馬投降於我。軍中却無戲言。唐英道。你不要走。待我射來與你看。番將道。怎麼我走。正當看你射天。只怕你射天天不叫。教你入地地無門。原來軍伍中隨身有三綳箭。第一綳。是狼牙棗子箭。第二綳。是一寸二分闊的鏟馬箭。第三綳。是響撲頭箭。唐狀元心聰計巧。叫一聲。我射的天叫。你看來。此時正是西南風。他却把馬勒在東北上。望空着力一射。撲頭箭原是響的。迎着風。愈加聲響。只聽得半空中呼呼的好響哩。那姜老星到底是個番國裏的。

人有三分稚氣。聽得響聲。只說真個射得天叫。抬起頭來。瞧着上面。那曉得唐狀元鬧中奪趣。暗裏偷情。急忙的取出第二綱一寸二分闊的鏟馬箭。照着番官鎖喉一箭。把個斗大的頭。就是切葫蘆的樣子。一鏟鏟將下去。唐狀元綽了這個番頭。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早已有個靈旗官報與寶船上總兵官知道。唐狀元算下西洋第一功。喜酒綵旗。金花色緞。南船上歡聲動地。却可憐小西番報上番王。說道禍事臨門。一來不小。番王嚇得魂不附體。問道怎麼禍來不小。小番道。刺儀王出馬。却被南朝一個甚麼唐狀元砍了頭去。五千名番兵。盡爲齏粉。左丞相李鎮龍笑了一笑。說道。砍了姜老星。今番又多個大頭鬼了。番王道。好丞相。國事通不知。只曉得鬼打錢。俺如今江山不穩。社稷不牢。早知有此災禍。當初只是寫一道降書降表。萬事皆休。却又是三太子在傍。說道勝敗兵家之常。霸王百戰百勝。一敗而失天下。漢王百戰百敗。一勝而得天下。豈可以此小鏟。頓失大事。伏乞父王寬解。番王道。既如此。作急傳下旨意。責令各總兵官。誰敢領兵前去。與朕分憂。道猶未了。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青年小將。年方二十。約長八尺。眼橫秋水。頭戴金盔。身着皂袍。腰垂玉帶。啼啼哭哭。

跪伏金階奏道。俺王在上。末將不才。願領一枝番兵。前退南朝人馬。活捉唐英。碎尸萬段。以報父仇。番王起頭看來。乃姜老星忽刺二公子姜儘牙。番王素知他父子們本領高強。心中大喜。遞酒三杯。少壯行色。臨行又叮囑道。南人文武全才。智勇雙備。你務在小心。姜儘牙道。不斬南將。誓不回朝。即時點齊軍馬。奔出關來。黃草坡前。擺開陣勢。高叫道。你們巡船小校。探事兒郎。早早報與總兵官知道。教那甚麼唐狀元出來受死。唐英知道。一馬一鎗。離船相敵。姜儘牙道。來將何人。通名與俺。唐英道。你豈不知我唐狀元的大名。如雷灌耳。你這黃口稚子。從何而來。番將道。俺是姜總兵二公子姜儘牙的便是。甘羅十二爲丞相。豈不是稚子乎。唐英道。稚子乳臭。來此何幹。姜儘牙道。殺父之仇。不得不報。聲猶未絕。一張金滿斧飛來。直取唐英。好唐狀元掣鎗急架。兩下交鋒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番將心生毒計。把個金滿斧晃了一晃。敗陣而去。唐英仗了破竹之威。那裏把這個小夥兒放在心上。撇開馬竟追下去。姜儘牙看見唐英追他下陣。心中暗喜。連忙的褪了頭上金盔。抖亂了青絲細髮。念動真言。宣動密語。喝聲道。疾風不到。等待何時。只見西南上狂風大作。四面八方。飛砂走石。亂

打將來。起初只有石子兒大。次後就有雞卵般粗。就把個唐狀元披頭散髮。甲卸盔歪。竟投寶船而去。坐猶未穩。小番將又來討戰。中軍帳傳出將令。誰敢領兵出戰。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原來是征西副將軍右先鋒劉蔭。跨刀上馬。只見班部中又閃出一員大將。原來是征西中營大都督王堂。綽鎗上馬。

兩員將將似金剛。兩頂盔。盔攢鳳翅。兩領甲。甲掛龍鱗。兩件袍。袍腥血染。兩條帶。帶束玲瓏。兩張弓。弓彎秋月。兩綳箭。箭插流星。兩疋馬。翻江攪海。兩般兵器。取命攝魂。

那番將雖則是小小的年紀。仗了些妖兵。倚着些邪術。那怕甚麼南朝的將軍。正叫是初生兔兒不識虎。看見兩個將官下來。他便舉斧相迎。口裏說道。適來唐狀元且大敗而去。何懼於汝乎。劉蔭道。這等一個小番。胡敢放開這大口。敢說這大話。王堂道。稱錘雖小壓千斤。我和你也要提防他些。劉蔭道。甚麼提防。只是蠻殺他下去。那一個小番胡怎麼當得這兩個大將。一上手就是走。二將趕下去。他便褪下了金箍。抖散了頭髮。念動真言。諷動密咒。喝聲風就是風。果然的就是飛砂走石。劈面抓頭。却說這兩個將

軍。又比唐狀元不同。偏不怕風。偏不怕砂灰。偏不怕石子兒。迎着風。領着砂灰石子兒。只是一個殺。把個姜儘牙直殺得沒有個存身之地。只得望前而走。走了這等一會兒。風清氣朗。兩員大將。却又一併砍殺將去。姜儘牙殺慌了。却又褪下金箍。抖散頭髮。念動真言。宣動密咒。喝聲風。又是一陣風。飛砂走石。劈面抓頭。這兩個將軍。又迎着風。又領着砂灰石子兒。厮殺。殺得個姜儘牙沒有存身之地。只得望前而走。三回四轉。殺的殺得轉精神。只是金箍褪得煩瑣了。頭髮抖得煩瑣了。咒語念得煩瑣了。神通都不靈驗。口嘴都不准信。姜儘牙慌了。落草坡而走。這兩位將軍儘力趕將前去。看看的趕上約有一躍之地。王堂伸長了手。狠着是還他一鎗。實指望結果了小番胡。那曉得斜刺裏又有一個小番胡。橫刀躍馬而出。舉刀架住長鎗。王堂道。來者何人。小番道。俺乃姜總兵三公子姜代牙的便是。你南朝人好心歹哩。前日既傷俺父。今日又欲致傷俺兄。這冤家不可結盡罷。王堂道。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我天兵西下。你何敢謀動干戈。擋吾去路。這是自作孽。不可活。劉蔭道。那聽他的胡言。我和你只曉得殺。一刀一鎗。這個姜代牙也不擋手。連戰了兩回。撥轉馬便走。趕上去一

鎗。姜代牙把個旗兒望左閃。一鎗戳一個空。趕上去一刀。姜代牙把個旗兒望右閃。一刀砍一個空。劉蔭道。小番奴你既是這等會撮空。你站着不走。我就說你是個好漢。姜代牙道。站着不走。有何難處。俺便站着。看你何如俺哩。好個姜代牙。即時站着。劉蔭對面站着偏左。王堂對面站着偏右。站成一個品字的模樣。王堂先試一鎗。姜代牙旗兒左閃。一鎗戳一個空。劉蔭再砍一刀。姜代牙旗兒右閃。一刀砍一個空。一鎗空。百鎗空。一刀空。百刀空。姜代牙心裏想道。似俺有如此撮空之法。那怕他南朝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其奈我何。那曉得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猛空裏一個黑面閻羅王。舉起一根狼牙棒。照着頂陽骨上。聳一聲響。早已打得個腦蓋天靈俱粉碎。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姜儘牙又在面前褪箍念咒。他跑着念就好。却又是站着念。早被這個黑面閻羅王。舉起那根狼牙棒。照着鼻梁骨上。聳一聲響。早已打得個烏珠凹骨盡分開。原來這個黑面閻羅王。現任征西前哨副都督姓張名柏。按上方黑煞神臨凡九尺之軀。千斤之力。面如塗漆。聲若巨雷。鐵作幘頭。硃紅抹額。烏牛角帶。深皂羅袍。手中使的狼牙棒。本是鐵梨木做的。桿子周圍有八十四根狼牙釘。故此叫做狼牙棒。

就有八十四斤多重。他正在勒馬巡河。聞說道。番將費嘴。故此怒發雷霆。前來助陣。一棒一個。打發了兩個番官。過作。劉蔭王堂稱羨不盡。一齊金鎧響。都唱凱歌歸。却說小西番又報上番王。說道。禍事又來了。禍事又來了。番王又吃了一驚。說道。甚麼禍事又來了。小番道。所有姜二公子。姜儘牙。姜三公子。姜代牙。却被南朝帶來的黑面閻羅王。一槌一個。俱已槌成肉泥了。番王道。好悶死人也。若是早寫降書降表。怎至於此。正是。悶似湘江水。涓涓不斷流。番王叫聲。三太子在那裏。三太子應聲道。番王道。今朝禍事臨門。你與俺去解着。三太子道。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做孩兒的便行。何懼之。有一邊束裝。一邊上馬。只見一個小女子。渾身掛孝。兩淚如麻。跪着三太子的馬前。奏道。不勞太子大駕親征。婢妾不才。情願領兵出陣。上報國家大恩。下報父兄深仇。番王道。你是個甚麼人。女子道。婢妾是刺儀王姜老星忽刺之女。二公子姜儘牙。三公子姜代牙之妹。叫做姜金定是也。妾父兄俱喪於南將之手。誓不共戴天。望乞我王憐察。番王道。你是個女子之身。三把梳頭。兩截穿衣。怎麼會輪鎗舞劍。上陣殺人。姜金定說道。木蘭女。代父征西。豈不是個女子。妾自幼跟隨父兄。身親戎馬。武

藝熟閑。輜略盡曉。更遇神師傳授。通天達地。出幽入冥。番王道也。自要小心些。姜金定道。若不生擒僧人。活捉道士。若不拿住唐英張柏。火燒寶船。誓不回朝。即時領兵前去搦戰。早已有個藍旗官報上寶船。說道西洋一夷女。聲聲討戰。不提別人。坐名武狀元唐英前哨裏張柏出馬。定奪輸贏。三寶老爺聽知夷女討戰。笑了一笑。說道這個番王是個朽木不可雕也。王尙書道。怎見得是個朽木不可雕也。三寶老爺道。有婦人焉。朽人而已。尙書道。到不要取笑。只一個女子。敢口口聲聲要戰。我南朝兩員名將。也未可輕覷於他。傳下將令。誰敢領兵戰退西洋夷女。道猶未了。班部中一連閃出四員大將來。第一名武狀元唐英。第二名正千戶張柏。第三名右先鋒劉蔭。第四名應襲王良。三寶老爺道。割雞焉用牛刀。一個女人那裏用得這四員名將。王爺道。他既坐名要此唐張二將。只着此二將出馬便罷。軍令已出。誰敢再違。唐狀元單鎗出馬。遠遠望見門旗開處。端坐着一員女將。

面似滿月 貌似蓮花 身材潔白修長 語言清冷
明朗 舉動時威風出衆 號令處法度森嚴 密控
細甲 豈同繡襖羅襦 緊帶鑾刀 不比金貂玉珮 上

陣柳眉倒豎。交鋒星眼圓睜。慣騎戰馬。鳳頭鞋寶。鏗斜蹬。善便鋼刀。烏雲髻金簪束定。包藏斬將寨旗志。撇下朝雲暮雨情。

真好一員女將也。他看見南朝大將勒馬而來。便問道。將留名。唐英道。你豈不聞我唐狀元的大名如雷灌耳。你這女將還是何人。姜金定道。吾乃姜總兵之女。姜金定是也。唐狀元高聲罵道。你這潑賤婢。焉敢陣前指名廝戰。捻一捻手中鎗。飛過去直取姜金定。只見姜金定柳眉直豎。鳳眼圓睜。斜撇着櫻桃小口。恨一聲說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殺兄之仇。不共日月。我怎麼與你干休。掣過那日月雙刀。擺了一擺。竟奔唐狀元身上而去。兩家大殺一場。有一篇花賦爲證。

山花子 野露薔薇 一丈蓮娥眉錦纈 玉簪金盞肯
干休 劈破粉團別走 水仙花旗展千番 鳳仙花
馬前踏鬪 只殺得地堂萱草隔江愁 金菊空房獨
守

兩家大戰多時。不分勝負。姜金定要報父兄之仇。心生巧計。把個雙刀空地裏一撇。敗陣而走。唐英喝道。好賤婢。那裏走。把馬一夾。追下陣去。那女將見唐英追下陣去。按住

了雙刀懷抽。取出一尺二寸長的黃旗來。望着地上一索勒馬在黃旗之下。轉了三轉。竟往西走了。唐英笑了一笑道。此爲惑軍之計。偏你轉的。我就轉不得。勒住馬也望着黃旗轉了三轉。轉了三轉不至緊。就把個唐狀元網縛得定定的。帶馬往東。東邊是一座尖削的高山。阻住。帶馬往南。南邊是一座陡絕的懸崖。阻住。帶馬往西。西邊是一座突兀的層嵐。阻住。帶馬往北。北邊是一座嶮巖的峭壁。阻住。四面八方。俱無去路。唐英心裏想道。這樁事好古怪。怎麼一行交戰。一行撞倒山窰裏來了。這決是些妖邪法術。不免取過降魔伏鬼的鞭來。賞他一鞭。看是何如。却就儘着力拳承他一鞭。只見忽刺一聲響。響裏面有斗大的青石頭吊將下來。唐英道。似此青石頭。真個是山了。我總兵官。又不知我在這裏受窘。正叫是裏無糧草。外無救兵。心中驚懼。沒奈何。又是一鞭。却說姜金定在於雲頭之上。看見這個唐英。左一鞭。右一鞭。說道。似這等打壞了我的山。怎麼好。還我的祖師老爺去。連忙諷動真言。宣動密咒。只見唐英一鞭打將去。那石頭的線縫裏面。都爆出火來。唐英大驚。心裏想道。四面俱是高山。又無出路。倘或燒將起來。倒不是個藤甲軍的故事。這唐英吃驚還不至緊。早有

藍旗官報上寶船來。說道武狀元唐英與夷女姜金定交戰多時。姜金定敗陣。唐英趕下陣去。只見熱烘烘一股黃氣升空。唐狀元不知下落。此時姜金定吶喊搖旗。又來討戰。三寶老爺道。有此異事。刀便刀劈了。鎗便鎗刺了。捉便活捉了。怎麼一個人不知下落。此必是個妖邪術法。快差那員將官出陣擒此妖婦。救取唐狀元。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狼牙棒張柏來。提棒出馬。誓擒妖婦。救取唐狀元。姜金定看見寶船上另是一員將官出來。他即時勒馬迎敵。問道來將留名。張千戶那有個心腸和他通名道姓。只是一片狼牙釘鑿番他。姜金定一則是力氣不加。二則是武藝不高。三則是要伴輸詐敗。好弄邪法。故此盪不得手。你看狼牙棒張千戶大展神威。有一篇花賦爲證。

一丈葱曬紅日 十樣錦剪春羅 金梅銀杏奈他何

鳳尾雞冠笑我 紅芍藥紅灼灼 佛見笑笑呵呵

菖蒲虎刺念彌陀 夜落金錢散夥

只一交馬。姜金定便自敗陣而走。張柏自料我雙臂有千斤之力。坐下馬有千里之能。這一根狼牙棒。有百斤之重。假饒他強兵猛將。也須讓我三分。何況一女子乎。實指望趕他下去。一狼牙棒結果了他的終生。那曉得這一個妖

婦袖兒裏取出一桿一尺二寸長的白旗來。望地上一索。勒馬在白旗之下。轉了三轉。望北而去。張柏大罵道。潑賤婢那裏走。放開馬趕來。只在白旗之下打一轉。這一轉却不是有心跟隨他轉。只去趕他下陣。却就轉了這一轉。猛聽得忽喇一聲響。把個千里馬陷住了。不能前進。張千戶起頭一看。只見天連水。水連天。四面八方都是這等白茫茫的。張千戶心裏想道。好古怪。一行廝殺。一行陷在水裏。這却不是個水淹七軍麼。把個張千戶只是激得爆跳如雷。南陣上早有個藍旗官報上寶船上來。說道。千戶張柏與夷女交戰多時。夷女敗陣。張千戶趕下陣去。只見白澄澄一股白氣騰空。張千戶不知下落。此時姜金定吶喊搖旗。又來討戰。三寶老爺道。這都是個術法。一個人錯誤。第二個人豈容再誤。快差那一員將官出陣。擒此夷女。救取兩員大將來。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回子鼻。銅鈴眼。威風抖抖。殺氣漫漫。全裝擻甲。綽衣上馬。竟奔陣前。要捉夷女姜金定。救取南朝兩員大將。姜金定對着馬便問道。來將何人。大將應聲道。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威武副將軍征西右先鋒劉蔭的便是。你是何人。夷女道。我是刺儀王姜老星忽刺之女。姜儘牙姜代牙之妹姜

金定便是。劉蔭道。汝何等尤物。敢播弄妖邪。陷我南朝大將。姜金定道。敗兵之將。各自逃生。他與我何干。劉蔭道。胡講。趁早把我南朝二將送上船來。萬事皆休。若說半個不字。教你碎屍萬段。立地身亡。姜金定大怒。掣過日月雙刀。分頂就砍。劉先鋒舉起繡鳳雁翎刀一桿。劈面相迎。砍的砍得快。迎的迎得凶。到也一場好殺。有一篇花賦爲證。

大將軍芭蕉葉 西夷女洛陽花 繡毬團兒挂着花
木瓜 攀枝孩兒當要 火石榴張的口 錦荔枝劈
的牙 濃桃郁李漫交加 撇却茶糜滿架

大戰多時。姜金定敗陣而走。劉先鋒殺得性如烈火。况兼坐下一匹五明馬。急走如飛。不覺的跑下陣去。猛然間想起夷女邪術之事。好一個劉先鋒。知己知彼。知進知退。勒住馬摺轉回來。那姜金定念動真言。宣動密咒。取出一桿一尺二寸長的青旗。照着劉先鋒的腦後一撇。撇將來颼地裏一陣狂風。烏天黑地。走石揚沙。就刮得劉先鋒雙目緊閉。不敢睜開。及至風平灰靜。睜開眼打一看時。只見四面八方。都是些酸棗茨樹。周圍圍重重疊疊。不知所出。劉先鋒心裏暗想道。分明是這個妖婦的術法。我這等英雄好漢。豈有束手待斃之理。舉起那一桿繡鳳雁翎刀。照

着酸棗茨蓬兒。着地一掃。那茨蓬裏無萬的毒蛇排頭而出。都要奔着這個先鋒身上來。劉先鋒道。與其惹火燒身。不如靜以待動。沒奈何只得息怒停威。再作區處。却說應襲王良。看見劉先鋒不見回陣。早知其計。綽短鎗。披細甲。放馬前去。見了姜金定。高聽罵道。潑賤婢。你既沒個堂堂六尺之軀。又沒個三略六韜之妙。但憑着些傍門小術。敢淹禁我們上國大將軍。我教你剛骨碎屍。疊爲齏粉。姜金定道。小將軍不須怒發。且看你的手段。何如。王良罵道。潑賤婢。你豈不曉得我應襲王良。百戰百勝。姜金定道。口說無憑。做出來便見。王良喝一聲道。照鎗。喝聲未絕。一鎗早已刺到姜金定面前。姜金定急忙裏舉起日月雙刀。左遮右架。一個一桿鎗。一個兩口刀。鎗來刀往。刀送鎗迎。好一場殺。有一篇花賦爲證。

滴滴金搖不落。月月紅來的多。芙蓉香露濕干戈。

鐵線蓮蓬踢破。挂金燈照不着。水晶葱白不過。

繡毯雙滾快如梭。十姊妹中惟我。

兩家大戰二十多回。不分勝負。姜金定又是詭計而行。敗陣下去。王良料他是計。不去趕他。姜金定看見王良不趕他。說道。今番是小將軍輸了。王良道。你敗陣而走。怎麼算。

是我輸。姜金定道。你不趕我。便是怯陣。却不是你輸麼。王良道。你今番一尺二寸的法兒行不得了。姜金定道。一個一桿鎗。一個兩口刀。憑着手段。厮殺。說甚麼一尺二寸長的法兒。王良道。你只在陣上厮殺。不許假意的丟身。便見你的手段。姜金定道。你既是要當面硬殺。你看刀來。噯通一聲響。日月雙刀。早已飛在王良的面前。王良連忙的舉鎗相架。兩下裏又戰了二十多合。不分勝負。姜金定把個雙刀晃了一晃。却又敗陣而走。王良勒住了馬。又不去趕他。姜金定看見王良不趕。他詭計又行不得。却又跑馬上陣來。王良罵道。潑賤婢。輸了兩陣。有何面目。又上陣來。姜金定道。雖是我輸。你却不敢趕我。終是怯陣。也算不得贏。王良道。你既是本領高強。再和我對面硬殺幾十合。姜金定道。對戰的本事。我已自看見了。莫若你先丟身敗陣。待我趕來。王良道。我便敗陣。任你趕來。不知王良怎麼敗陣。姜金定怎麼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張天師計擒金定 姜金定水圍逃生

詩曰 截海戈船飛浪中 金蓮寶象卽蛟宮

水紋萬疊飛難渡 魚麗千峯陣自雄

映日旌旗懸蜃氣 震天鼙鼓吼鼉風

饒他夷女多妖術 敢望扶桑一挂弓

夷女姜金定詭計不行。說道俺敗陣而去。你不敢趕來。莫若你先敗陣。待我趕來何如。王良心裏想道。趁着他教我敗陣。不免將計就計。奉承他一鎗。應聲道。我便敗陣而走。待你趕來。好個應襲王良。說聲走。真個是狀元歸去馬如飛。姜金定一馬趕來。王良拖了一桿丈八神鎗。只見姜金定看看的趕近身邊。他紐轉身子。颺地裏一鎗。把個姜金定嚇得魂不附體。魄不歸身。一時間措手不及。只得把個衣袖兒一展。王良急地裏掣回鎗來。早已把個衣袖兒扯做了兩半個。衣袖兒扯做了兩半個。不至緊中間吊出一面小紅旗來。只聽得忽喇一聲響。如天崩地塌一般。虧了王良連人帶馬。就跌下一個十餘丈的深坑底下。上面紅光相照。火簇滔天。將欲往上而行。正叫是上天無路。將欲策馬而走。却又是四壁無門。好悶人也。姜金定又得了勝。又來討戰。二位元帥問道。怎麼夷女又來討戰。藍旗官說道。右先鋒劉蔭出馬一道。青煙燭天。不知下落。應襲王良。出馬一道。紅煙燭天。不知下落。王爺道。似此說來。却不陷了我南朝四員將官了。藍旗官道。是四員將官了。第一員是武狀元唐英。第二員是狼牙棒張柏。第三員是銅鈴眼

劉蔭。第四員是應襲王良。三寶老爺道。罷了罷了。似此一國左戰右戰。戰不勝他。左殺右殺。殺不贏他。不如傳下將令。席捲回京。還不失知難而退之智。王尚書道。老公請寬懷抱。自古道。虎項金鈴誰去解。解鈴還是繫鈴人。我們當初那知得甚麼西洋。那知得甚麼取寶。都是天師國師二人所奏。今日我兵不利。夷女猖狂。不免還在天師國師身上。三寶老爺道。目今夷女討戰。天師國師怎麼得及。王爺道。今日天晚。且擡將免戰牌出去。再作道理。果然擡將免戰牌出去。夷女見之。竟回本國報上番王。番王大喜。說道。朕的江山社稷。全仗卿家父子兵。不料卿之父兄。俱喪於南軍之手。今日江山牢固。社稷不移。此以賢卿貽我也。待事平之日。卿當與國同休。同享富貴。姜金定奏道。今日仰仗我王洪福。小臣本領。困住了南朝四將。明日出戰之時。定要生擒長老。活捉天師。燒了寶船。殺了元帥。纔稱心也。此時天色已晚。番王退朝。姜金定回去。正是

玉漏銀壺底事催 鐵關金鎖幾時開

誰家見月能閑坐 何處呼童不酒來

却說姜金定執妖邪之術。指望全勝南軍。盼不得天明。又來討戰。二位元帥正在議事。藍旗官報道。夷女討戰。王爺

請三寶老爺同過天師船上請計。馬太監道：俺們今日也去拜天師一拜。王爺道：既然如此，請便同行。三位竟到玉皇閣上。天師相見坐定，馬太監起頭一瞧，只見玉皇閣上面坐着是上清玉清太清三位元君，左右兩邊列着都是些天神天將。這天神天將都是些三頭六臂、青臉獠牙、硃鬚絳髮、馬公道：二位總兵在上。天師在前，似此兩邊擺列着天神天將，當原日醜陋不堪如此，到反以為神，不知如何以為其正果。這如今的人，生得眉清目秀，博帶峨冠，聽俊如此，到反不能為神，何以墮落輪劫？王爺道：老公有所知，當初古人是獸面人心，故此盡得為神，成其正果。這如今的人，都是人面獸心，故此不得為神，墮落輪劫。馬公道：老總兵言之有理。馬公又起頭看來，只見兩邊神案之下，斜曳着有幾面大枷，馬公心裏想道：譬如南京三法司、上江兩縣五城兵馬理刑衙門，纔有這個枷鎖刑具，怎麼天師是個玄門中人，用這等的刑具？若是俺當初在內守備的時節，不免動他一本，是個擅用官刑，仔細一看，只見枷面上還有許多洗不曾淨的封皮，封皮上還有許多看得見的字跡。馬公起身看時，原來是廣西甚麼急腳神，又是潮陽洞甚麼大頭鬼。馬公又問道：二位總兵在上，天師在前，

似此兩邊供案之下，擺列着這幾面大枷，還是那裏用的。天師道：老公有所不知，天下有一等狂神惡鬼，擾害良民，有一等鬼怪妖精，為災作祟，這都是貧道該管的。故此這左一邊的枷，俱枷號的，此急腳神、游手神、遊食神、大頭鬼、靛面鬼、楊梅鬼、一千神鬼，右一邊枷，俱枷號的，是雞精、狗精、豬精、驢精、馬精、騾子精、門拴精、掃帚精、扁擔精、馬子精、一千妖精。馬公道：天師如此神威，俺們今日何幸得親侍左右。天師道：承過獎了。馬公道：假如這海外妖邪，俱服老天師管轄麼？天師道：通天達地，出幽入冥，豈有海外不服管之理？馬公道：連日金蓮寶象國女將姜金定、妖邪術法，陷我南朝四員大將，不知生死存亡。天師可也管得他麼？天師道：老公豈不聞假不能以勝真，邪不能以勝正？既是女將姜金定有甚麼妖邪術法，貧道不才，願效犬馬之力，生擒妖婦，救取四將，遠報朝廷之德。近張元帥之威，二位元帥道：多謝了。天師即時出馬，左右列着兩桿飛龍旗，左邊飛龍旗下二十四個神樂觀的樂舞生，細吹細打，右邊飛龍旗下二十名朝天宮的道士，執壺捧水，中間一面坐纛，坐纛上寫着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十二個大字，門旗影影，一疋青鬃馬，馬上坐着一個天師，你看他。

如意冠玉簪翡翠 雲鶴氅兩袖扒裘 石榴珠履映
 桃花 環珮叮噹斜掛 背上雌雄寶劍 龍符虎牌
 交加 大紅旗展半天霞 引化真人出馬

却說姜金定又來討戰。只見南陣上兩面飛龍旗。兩邊列
 的是些道童道士。中間一桿皂纛。皂纛之下。坐着一個穿
 法衣的。恰像個道官樣兒。姜金定笑了笑。說道。南朝殺不
 過俺們。叫道士來解繫哩。不是解繫。就是打醮祈禳。保佑
 昨日四個將軍。道猶未了。只見天師傳令搖旗擂鼓。喊殺
 連天。姜金定吃了一驚。說道。南朝有個甚麼道士。此來莫
 非就是他。好個姜金定。即時擺開人馬。抖擻精神。高叫
 道。來的敢是牛鼻子道士麼。天師把個七星寶劍。擺了一
 擺。把個青鬃馬。前了一前。果見是西洋一個女將。喝一聲
 道。小妖精。早早的下馬受死。免污了我這寶刀。姜金定道。
 俺把你這個大膽的。道士。俺聞你的大名。如轟雷灌耳。俺
 慕你的大德。如皓月當空。我只說你三個頭。六個臂。七個
 手。八個腳。旋的天。潑的地。轉的人。原來也只是這等一個
 紡車頭。蚱蜢腿的。道士麼。這正是聞名不如面見。面見勝
 似聞名。你今日到此何幹。莫非是自送其死。天師大怒。把
 個七星寶劍。就是一劍砍來。姜金定把個日月雙刀。急忙

的架住。天師道。你把些傍門小術。淹禁了我四員大將。是
 何道理。還敢架住我的寶劍麼。姜金定道。兩軍對敵。一輸
 一贏。俺贏了。聲唱凱歌。他輸了。落草而走。不知走在那裏。
 與我何干。天師道。好油嘴賤婢。還不早早的獻上四將出
 來。免你剛骨熬油之罪。姜金定道。不消講多話了。你說俺
 淹禁你四員大將。你如今算一算。算得你四員大將。在何
 處。你便稱得過一個真人。若是算不出來。不如早早下馬。
 受我一條繩索。張天師聞言。心裏想道。今番到被這個小
 妖精難住了。我。肩頭一蹙。計上心來。說道。站開待我算來。
 說與你聽着。好天師。連忙的掣起寶劍。對着日光。晃了一
 晃。那寶劍噴出火來。又連忙的。取出一道飛符。放在火燄
 上。燒了。叫聲朝天宮的。道士。把個硃砂的香兒。拿來。怎
 麼有個硃砂的香兒。俟候。原來天師的令牌。都是些天
 神天將的名姓。若還敲在馬鞍橋上。却不褻瀆了聖賢。故
 此。早先辦下了。這個香兒。以尊聖賢。天師把個令牌。放
 在香兒兒上。擊了三下。叫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
 三擊天將赴壇。道猶未了。只見雲生西北。霧長東南。東南
 上。萬道金光。西北上。千條瑞氣。半空中。雲頭裏面。吊將一
 位天將下來。長似金剛。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拿的是

青龍偃月刀。騎的是赤兔胭脂馬。天師道來者是那一位天將。天將道。小神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現今職掌南天門的關元帥。不知天師呼喚小神。有何道令。天師道。今有西番出一妖婦。擅用傍門。困我四員大將。不知困在那一方。你與我仔細看來。關聖賢得了道令。一駕祥雲。騰空而起。撥開雲頭。往下看來。只見南朝四員。各在一方。好兇險也。聖賢即時轉到馬前。回復道。南朝四員大將。被西洋妖婦。將石圍水圍木圍火圍四圍。圍在東西南北四方上。天師若不救他。明日午時三刻。化成血水矣。天師道。就煩聖賢與我破了他的圍。法罷。聖賢駕起雲來。飛向前去。正南上一拳。打破了火圍。正東上一腳。踢破了木圍。正北上一刀。挑破了水圍。正西上一鞭。只見這個圍是一座石山。任你一鞭。兀然不動。聖賢發起怒來。打一拳也不動。踢一脚也不動。挑一刀也不動。關聖賢仔細看來。原來是羊角山羊角道德真君的石井圈兒。這一個圈兒不至緊。有老大的行藏。是個甚麼老大的行藏。原來未有天地。先有這塊石頭。自從盤古分天地。這塊石頭。纔自發生。平白地響了一聲。中間就爆出這個羊角道德真君出來。他出來時。頭上就有兩個羊角。人人叫他做羊角真君。後來修心

煉性。有道有德。人人叫他做個羊角道德真君。這羊角道德真君。坐在這個石頭裏面。長在這個石頭裏面。飢餐這個石頭上的皮。渴飲這石頭上的水。女媧借一塊補了天。秦始皇得一塊塞了海。這石圈兒有精有靈。能大能小。年深日久。羊角道德真君。帶在身上。做個寶貝。却是姜金定拜羊角道德真君爲師。依着師弟之情。借他的來困住了。武狀元唐英。關聖賢仔細看來。纔知其情。沒奈何放下了偃月刀。伸出了拿雲手。把這一座山提將起來。纔放得武狀元唐英出去。關聖賢回了話。鸞雲去了。天師高叫道。小妖婢何在。姜金定說道。有理不在高聲。何事這等的吆喝。天師道。小妖婢有多大的神通。敢把金木水火四圍。圍住了我的將官。姜金定道。現在何處。天師道。你敢來瞞我哩。現在東西南北四方上。姜金定看見天師扞實了他。他把嘴兒啞了兩啞。把個頭兒搖了兩搖。心裏想道。天師大德。名下無虛。撥回馬便走。天師高叫道。這小妖婢那裏走。饒你走上鴈摩天。我腳下騰雲追着你。放開青鬃馬。趕近前去。把個七星寶劍。就是一劍。姜金定急忙的閃開。急忙的懷袖裏取出那一桿一尺二寸長的白旗來。望地上一索。勒着馬照白旗之下轉三轉。指望圍住天師。那曉得天師

是個斬妖縛邪的都元帥。只看見他取出白旗來。早已知道了他的詭計。把個指甲對着他指一指兒。那桿白旗。噹栗一聲響。化陣白烟而去。姜金定看見國法不行。只得掣過日月雙刀來。強支持幾下。天師的七星寶劍雨點的下。來一來一往。一架一迎。一個是南朝得道的老天師。一個是西番保駕的姜金定。一個是扶持大皇帝安天下。一個保守西番王做上邦。兩家這一場殺也好一場大殺。有幾句俗語兒說得好。是個甚麼俗語兒說得好。俗語說道。江南一塊銅。一馬兩分鬃。一塊鑄成鑼。一面一塊鑄成一口鐘。鐘響僧上殿。鑼響將交鋒。一般俱是銅。善惡不相同。這一陣殺。是天師要心服姜金定。不肯輕易下手。他姜金定自知他不是天師的對子。放開馬望正西上逃生。纔走不過一箭之路。猛聽得前面一枝兵。搖旗擂鼓。喊殺連天。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潑妖婦那裏走。早早的下馬盪鎗。姜金定擡頭看時。原來是一個爛銀盔。金鎖甲。花玉帶。剪絨裙。通文會武的武狀元浪子唐英。姜金定吃了一驚。心裏想道。他是俺師父的石井圈兒圈着的。怎麼輕易的得到此間。姜金定情知是冤家路窄。更不打話。撥轉馬。望正北上逃生。纔走不過一箭之路。猛聽得前面一枝兵。搖旗擂

鼓。喊殺連天。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潑賤婦那裏走。早早的下馬受我一頓狼牙釘。姜金定擡頭看時。原來是一個鐵幘頭。銀抹額。皂羅袍。牛角帶。騎烏錐馬。使狼牙棒的千戶張柏。姜金定又吃了一驚。心裏想道。這個人是淹水團裏的人。怎麼輕易的得到此間。姜金定情知是個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更不打話。撥轉馬望正東上逃生。纔走不過一箭之路。猛聽得前面又有一枝兵。搖旗擂鼓。喊殺連天。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潑妖婦那裏走。早早的下馬盪我一刀。姜金定擡頭看時。原來是個身長十尺。腰大十圍。回子鼻。銅鈴眼。騎一匹五明馬。使一桿繡鳳雁翎刀的威武副將軍劉蔭。姜金定又吃了一驚。心裏想道。這個人是淹木團圍着的。怎麼國法都不靈。反惹他到來殺俺。姜金定情知是個好漢。不敵兩好事。不過三。更不打話。撥轉馬望正南上逃生。纔走不過一箭之路。猛聽得前面又是一枝兵。搖旗擂鼓。喊殺連天。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賤妖婦那裏走。早早的下馬受我一鎗。姜金定擡頭看時。原來是個青年小將。束髮冠。兜羅袖。練光拖。獅蠻帶。聰聰俊俊。孌孌婷婷。騎一匹流金驄千里馬。使一桿張飛丈八神鎗的金吾前衛長公子應襲王良。姜金定一連看見這四員大將。嚇

得他心驚膽戰。骨悚毛酥。心裏想道。這些國法。想都是張天師破了我的。教我四顧無門。多應是死也。只見天師提了一張七星寶劍。在於中央。四面是四員大將。四枝天兵。一片只是鼓響。一片只是殺聲。把個姜金定圍得鐵桶一般相似。好個姜金定。手裏拿了一枝簪棒兒。望地上一刺。早已連人帶馬刺到地上不見了。張天師連忙的走向前來。把個七星寶劍一指。綰住了姜金定。却又走不脫。地下裏一轂轆爆將出來。天師又是一劍。好個姜金定。手裏丟下一段紅羅。連人帶馬。就站在紅羅上一朵紅雲。騰空而起。天師卽是撇過了青鬃馬。跨上草龍。一直趕到雲頭裏面。高叫道。賤妖婦那裏走。你會騰雲。偏我不會騰雲麼。姜金定說道。天師差矣。趕人不過百步。你在陣上圍得我。四面八方。鐵桶相似。我欲待入地。你又要我入地。無門。我只得上天。還幸得上天有路。你怎麼又追趕我來。天師道。直待拿住了你。碎尸萬段。纔報得你淹禁我四將之罪。姜金定說道。四將已自出去了。怎麼又說是俺們淹禁。天師道。是你放他出去的。是我老張打破了你的國法。方纔得出。姜金定說道。既往不咎。何必苦苦見罪。天師道。那聽你這。個花貓巧嘴。照頭就是一劍砍去。姜金定只得舉刀相架。

兩個人在雲頭裏面戰了多時。姜金定却又心生巧計。一隻手輪刀相架。一隻手取出那家傳的九口飛刀來。念動真言。寶動密咒。望空一撒。寶指望取到天師首級。天師看見他明幌幌九口飛刀。望空而起。反笑了一笑。說道。你的飛刀。焉能近我。道猶未了。那九口飛刀。看見天師齊齊的望後一觸。原來天師是個正一法門。百邪逃避。故此九口飛刀。看見他。便是望後一觸。早已四漫散了。天師罵道。你這賤妖婢。敢在我跟前使甚麼飛刀之計。我叫你飛蛾撲火。自損其身。連忙的取出一道飛符。放在寶劍頭上燒了。燒了之時。望空一撒。只見四面八方的天神天將。一湧而來。姜金定又唬得心驚膽戰。骨悚毛酥。欲待駕雲而去。却又四壁無門。欲待不去。只怕住會兒上有天羅。下有地網。那時悔之晚矣。姜金定無心戀戰。挨挨拶拶。只要尋個出路。張天師看見他挨挨拶拶。要尋出路。恐有疎虞。空費了這一番精力。連忙的取出一方九龍神帕。望空一撒。罩將下來。這個九龍神帕。原是太上老君受生的胎衣兒。斗方如壽帕之狀。紋成九道飛龍。若是罩將下來。任你就是天神天將。也不能逃。莫說是個凡夫俗子。故此天師將帕收取。姜金定。姜金定眼兒又巧。看見天師丟下寶貝兒來。他又

隨着寶貝兒望下一響。天師只說是在寶貝兒裏面。那曉得這個姜金定。連人帶馬。撇却雲頭。吊將下來。一吊吊在荒草坡下。却說南朝四員大將。看見天師跨上草龍。竟往雲頭之上。追殺夷女。都說道。我們暫歸寶船。稟過元帥。另調兵馬前來策應。唐狀元說道。不可不可。我們若不是天師神通。焉能脫此大難。豈可天師廝殺。我們私自回營。衆將道。悉憑唐狀元發揮。唐英道。依我學生之愚見。扎立軍營。在此時候。衆將道。伺候便罷。何必扎營。唐狀元道。列位先生有所不知。勝負兵家之常果。是天師得勝。那賤妖婢必定落將下來。倘或天師不勝。天師一定落將下來。我和你扎營在此。天師下來。便於救應。那賤婢下來。便於擒拿。豈不兩利而俱存。衆將道。狀元高見。學生輩遠拜下風。道猶未了。只聽得霹靂一聲響。吊將一個姜金定下來。你看那四員南將。就如猛虎攢羊一般。一個人使一樣兵器。各樣兵器。一齊殺將下來。把個姜金定殺做了一塊肉泥。一堆肉醬。唐狀元說道。是我珠纓閃閃滾銀鎗殺的。張千戶道。是我八十四斤重的狼牙棒打的。劉先鋒道。是我繡鳳雁翎刀砍的。王應襲道。是我張飛丈八神鎗刺的。一併卸下馬來。爭他的首級。只見都是些爛盔爛甲舊衣舊裳。

蓋着的。是一泓清水。約有幾杓之多。何會有個姜金定在那裏。南朝四員大將。你也說道。眼見鬼。我也說道。眼見鬼。你也說道。摸了一場空。我也說道。摸了一場空。原來天師收了九龍神帕。也摸了一場空。天師早知其意。即時謝了天神天將。卸下草龍。竟到荒草坡前。只見四員南將。正在猜疑。天師道。那妖婢吊將下來到那裏去了。四將道。正吊在這個荒草坡前。是我們一齊攢着他。你一鎗。我一刀。你一搥。我一棒。實指望結果了他的性命。取了他的首級。獻上天師。及得下馬之時。都是些爛盔爛甲。破衣破裳。排開來打一看。却又蓋着一泓清水。約有一杓之多。小將們正在這裏猜詳未定。忽然天師下來。有失迎接。望乞恕罪。天師道。說那裏話。只是便饒了這個賤婢子。這一泓水。他就是水囤去了也罷。閻王註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五更。想是這個賤婢子命不當絕。待等明日擒他未遲。分付軍中。與我掌上得勝鼓。大家齊唱凱歌聲。回上寶船。見了二位元帥。二位元帥聽知天師得勝。又看見四員大將逐隊而來。滿心歡喜。各各相見。三寶老爺道。這四員將官連日陷在何處。天師道。唐狀元被他石囤。圍在正西方上。張狼牙被他水囤。圍在正北方上。劉先鋒被他木囤。圍在正東方

上。王應襲被他火圍。圍在正南方上。三寶老爺道。何以得勝。天師道是貧道請下關元帥打破了圍法。纔方救得他們出來。三寶老爺道。這女將現在何處。天師道是貧道要拿他。他走上天。貧道就趕他上天。他走下地。貧道就趕他下地。他適來又是水圍而去。想必是遠走高飛去了。王尙書道。那女將方纔又在這裏討戰。口口聲聲說道。要與天師賭勝。又說他明日有個師父下山來。他神通廣大。變化無窮。還有許多不遜之言。天師道。這潑妖婦。果是無理。我貧道若不生擒妖婦。碎骨粉尸。誓不回船。不知天師往後怎麼樣兒。拿住這個妖婦。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007B

